

阅读声明

您现在所阅读的这本电子图书由“风暴轻狂”制作出品。

本书版权归作者所有，“风暴轻狂”只负责制作发行工作。在保证原书内容完整的情况下，您可以对本书进行转载。如果您愿意，我们很乐意您在转载的时候写上我们网站的名字。

如果您需要使用本书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用于某种商业用途，请联系作者，在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您可以继续您的行为。但如果您没有征得作者同意而擅自用于某种商业目的，“风暴轻狂”将不对此负任何责任。如果您有意出版您的作品，或者您有制作好的别人的作品，我们都欢迎您授权我们为您制作或者出版，联系信箱是：scdown@vip.sina.com。

登陆<http://www.fbqk.org>即可进入风暴轻狂网站。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您跟“风暴轻狂”站长联系。

网站地址：<http://www.fbqk.org>

郑渊洁童话

皮皮鲁传

郑渊洁 著



ZHENG YUAN JIE SHOU QUAN
郑渊洁
授 权
防 伪 标 识
ZHENG YUAN JIE SHOU QUAN

学苑出版社

郑渊洁童话



责任编辑：张 翔
绘 画：孙移风

郑渊洁童话丛书

★ ★ ★ ★ ★ ★ ★ ★ ★ ★ ★ ★ ★ ★ ★ ★

- 皮皮鲁传
- 鲁西西传
- 大灰狼罗克
- 舒克和贝塔历险记

郑渊洁网址：

WWW.ZHYJ.COM

ISBN 7-5077-1000-9



9 787507 710007 >

定价：11.00 元

敬告读者

本书封面贴有郑渊洁授权出版防伪标识。此防伪标识内含皮皮鲁头像，在验钞灯照射下即显现。如无此标识，即为盗版书。请您举报售书地点和售书人，一经查实，本社必有奖励。

举报电话：(010)6828149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渊洁童话

皮皮鲁传/郑渊洁著.-北京:学苑出版社,1995.3

ISBN 7-5077-1000-9-X

I. 皮… II. 郑… III. 童话-中国-当代 IV. 1287.7

责任编辑:张翔

封面设计:张翔

封面画:李小幻

插图:孙移风

责任排版:曹立群

皮皮鲁传

郑渊洁 著

学苑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市万寿路西街11号 邮编:100036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 1/32 11印张 201千字

1995年4月北京第1版 2000年5月北京第1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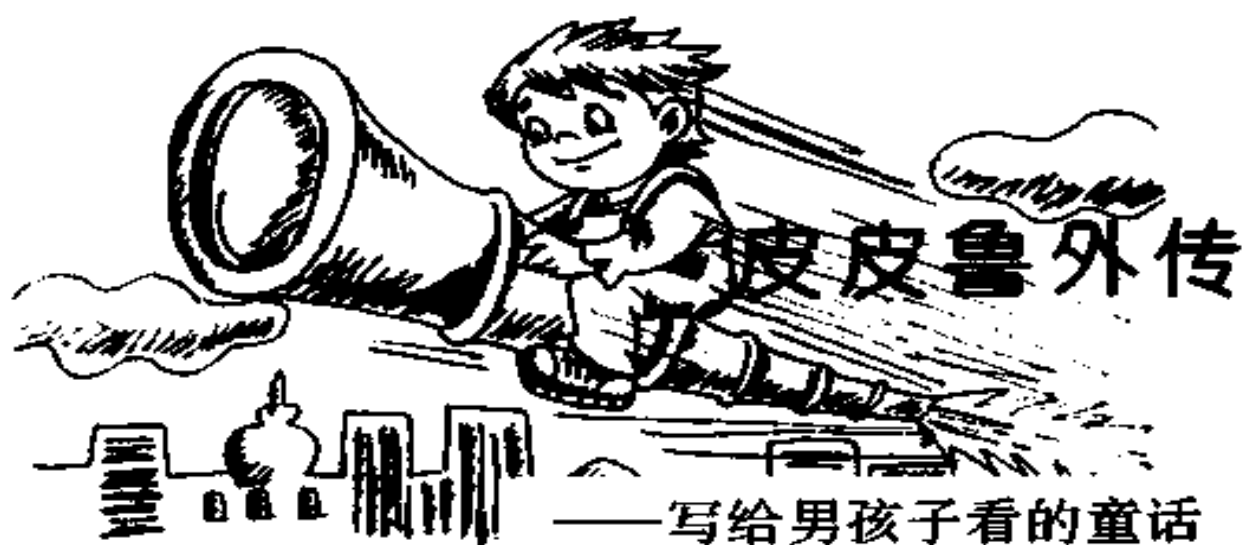
印数:325001—340000册

定价:11.00元

郑渊洁童话

目 录

- | | |
|----------------|--------|
| 皮皮鲁外传 | (1) |
| 鲍尔历险记 | (55) |
| 世纪末危机 | (168) |
| 红塔乐园 | (197) |
| 驯兔记 | (235) |
| 名画风波 | (266) |
| 巴斯波和他的飞碟 | (294) |
| 皮皮鲁分身记 | (299) |
| 皮皮鲁和水姑娘 | (310) |
| 皮皮鲁奇遇记 | (316) |
| 皮皮鲁魔袜 | (323) |
| 皮皮鲁牙膏奇遇记 | (326) |
| 大侠皮皮鲁 | (343) |
| 后记 | (347) |



A “大火烧出的童话”

终于有一天，在一座图书馆里，男孩子和女孩子都不满意啦！他们想，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头发不一样，穿的衣服不一样，说话的声音也不一样，可为什么看的书一样呢？

他们一不满意，可不得了啦！一个个嘴撅得老高，脸涨得通红，把半边天都烧烫了。消防队发现北边的天烧红了，开着救火车赶来，可是到了现场一看，哪有什么火，原来是孩子们生气呢。

后来，图书馆的阿姨把我叫去。我一想，也是，怎么早没想起给男孩子和女孩子分着写本书呢！男孩子和女孩子毕竟不一样。于是，我就答应给他们写两本书，一本给男孩子看，一本给女孩子看。这样，他们才高兴了，笑了。

这不，给男孩子看的童话先写好了。希望男孩子们看完后一定保密，千万别传到女孩子耳朵里去，这是纪律。不信你看——

只许男孩子看的童话

《皮皮鲁外传》

绝密

请女孩子自觉！自觉！！

再自觉!!!

这是本书的发行广告，你们一定在电视上见过了。

B 皮皮鲁坐上了“二踢脚”

皮皮鲁今年十二岁。

他刚生下来时，就把医生吓了一跳！医生用 X 光给小皮皮鲁透视，发现他的胆特别大，像个大馒头似的。后来医生仔细一看，皮皮鲁是个男孩子，他才不那么大惊小怪了。男孩子嘛，胆总要比女孩子的大一些，要不，怎么叫男孩子呢！

皮皮鲁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叫鲁西西，她的胆子挺小，小得都看不见。医生同皮皮鲁的爸爸和妈妈商量了一下，把皮皮鲁的胆给了鲁西西一点。皮皮鲁和鲁西西一点都不知道，要不然，皮皮鲁更该笑话妹妹了。

正过春节。

爸爸给皮皮鲁买了许多鞭炮和花炮。皮皮鲁呢，简直成了院里的放炮英雄。他连闪光炮都敢拿着放。别说女孩子，就是男孩子也用吃惊的眼光望着他手

里点着了捻的花炮！

皮皮鲁最爱当着女孩子放炮，看到她们捂着耳朵乱叫的那副样子，他总是把鼻子往上一皱：“哼，胆小鬼！”

“哥哥，让我先过去，你再放，好吗？”皮皮鲁身后传来妹妹细细的声音。

“行啊，你过去吧！”皮皮鲁像将军对待俘虏那样宽宏大量地同意了。

可是当鲁西西刚走了两步时，皮皮鲁点着了一个小炮，扔到妹妹脚旁。

“啪！”

鲁西西吓得连蹦了三下，哭了。

皮皮鲁和男孩子们哈哈大笑：“中弹了！中弹了！”

所以，一过春节，女孩子就不敢出门，都怕皮皮鲁这个“炮兵司令”。

“皮皮鲁，你真行！连二踢脚都敢拿着放。”一个男孩子夸奖皮皮鲁。

“这算什么！”皮皮鲁眉毛一扬。他就爱逞能，人家越夸他越来劲儿。“我还敢坐二踢脚上天呢！”

“什么？”几个男孩子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约而同地把小脑袋凑过来。

“坐二踢脚上天！”皮皮鲁扯着嗓子喊了一声，把几个小伙伴吓了一跳。

“二踢脚这么小，你怎么坐？”不知谁问。

“这……”皮皮鲁为难了。他忽然看见靠在墙上

的一根大粗竹竿，眼睛一亮，“有办法了！”

皮皮鲁命令“部下”把竹竿扛来，然后把所有二踢脚里的火药都倒出来，装进竹竿里，再引出一根药捻。他用火柴把捻点着，然后双手抱住竹竿，嘴里大声喊着：“10、9、8、7、6、5、4、3、2、1——起爆！”

只听“轰！”的一声，巨大的“二踢脚”带着皮皮鲁飞上了天空。

皮皮鲁觉得耳旁的风“呼呼”地刮着。他睁开眼睛往下一看，啊！汽车小得像甲虫，房子像火柴盒，根本看不见人。皮皮鲁觉得头有点晕，不敢往下看了。

“二踢脚”喷着火，带着皮皮鲁向上飞着……

离太阳越来越近，皮皮鲁有点心慌了。因为他听说过，太阳是个大火球，表面就有六千度高温！

皮皮鲁很后悔，真不该逞这个能，现在可怎么办呢？

C 整个地球都睡着了

皮皮鲁毕竟是男孩子。要是女孩子，也许早就吓哭了，可他一滴眼泪也没掉。他忽然看见下边有一块很大的五彩缤纷的云朵，皮皮鲁把手一松，便掉了下去……

“二踢脚”笔直地射进了太阳。

皮皮鲁一直往下落。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

觉得好像落在棉花堆里。

皮皮鲁睁开眼睛一看，啊！原来是落在那朵云彩里。四周飘浮着迷雾般的彩色水珠，两脚就像踩在弹簧床上一样软绵绵的。

皮皮鲁定了定神，朝皮球房子走去。还没走到房子跟前，就听到一种挺响的声音：“嘀嗒、嘀嗒……”

皮皮鲁赶忙跑过去，趴在窗户上一看，房子里有一座大钟。原来，声音是从它这儿发出来的。

“真有意思，这云彩里哪儿来的钟表？”皮皮鲁自言自语道。

他绕着皮球房子走了一圈，没有找到门。

这难不住皮皮鲁，他跳窗户是能手。皮皮鲁两手扒住窗台，身子往上一跃，“噌”地就进去了。

这钟很大，皮皮鲁还没有表盘最下边那个6字的一半高。

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皮皮鲁看见墙上贴着一张纸，是这样写的：

地球之钟

本钟专门掌管地球旋转的时间，每昼夜走24小时。如有误差，可调整钟座后面的快慢控制仪。但必须十分小心！否则，将改变地球的运转时间。

“还有这种事！”皮皮鲁小声嘟囔着：“我们老师可没说过地球是靠什么钟来控制的呀？”

皮皮鲁走到钟座后面，看见果然有个绿颜色的小盒子。他按了一下盒子上的黄色按钮，盖子慢慢打开了。里面有一个旋钮。旋钮的左边写着“快”，右边写着“慢”。

“让地球转快点，一定很好玩。”皮皮鲁心想。他最喜欢恶作剧。

皮皮鲁把旋钮往“快”的方向连着转了两圈。想到现在地球上的人弄不清地球为什么突然转快了，他高兴得直拍手。

皮皮鲁从窗口跳了出去。他的肚子开始饿了。看见前边有一棵大芭蕉树，他走过去，撕下一片芭蕉叶。

皮皮鲁准备返回地球了。

他拿着芭蕉叶走到云彩的边上，双手举起芭蕉叶，跳了下去。芭蕉叶像一个降落伞，带着皮皮鲁往下飘。

皮皮鲁总算着陆了——尽管摔了个屁股蹲儿，可他连裤子都不掸一下，爬起来就走。

刚走了两步，他就站住了。他发现，整个大街上没有一个人，路旁有许多人躺在地上睡觉，汽车司机坐在汽车里睡，售货员趴在柜台上睡……

皮皮鲁用爸爸平时喊他的口气大声喊起来：“都什么时候了，还睡觉！快起床，太阳都照屁股喽——”

平时除了星期天外，皮皮鲁都得要等爸爸喊他才起床。

他一连喊了两次，没人理他。

他上前推了推躺在地上的一位叔叔，那位叔叔伸个懒腰，又睡了。

他跑了好几条街，人们都在睡觉。整个地球上的人都睡着了！

皮皮鲁忽然明白了。他拨快了地球之钟，地球就转得快了，人们都被转晕了！

皮皮鲁发现自己闯了大祸。

D 将功赎罪

皮皮鲁看到大家睡在地上，很过意不去，觉得对不起大家。

他跑进一家商店，抱出一大堆枕头。

“这么多人，先给谁枕呢？”皮皮鲁很犯难。

他看见一位老爷爷。

“对，先给老爷爷老奶奶枕。”皮皮鲁对自己说。

他走到老爷爷身旁，把老爷爷的头轻轻抬起，对他说：“老爷爷，没让您睡好，真对不起。您枕着枕头舒舒服服地睡吧。”

他把枕头垫在老爷爷头下。

整整忙了一下午，总算给整条街的老爷爷老奶奶都垫上了枕头。

皮皮鲁又开始给叔叔阿姨们垫枕头。

他一趟一趟地跑着，累得满头大汗。

总算给叔叔阿姨们垫完了。现在只剩下孩子们

了。

皮皮鲁一边擦汗，一边琢磨：先给男孩子垫呢，还是先给女孩子垫？

要在平时，皮皮鲁肯定连想都不想：“当然先给男孩子垫喽！”旁边的人越多，皮皮鲁说的声音也会越大。

可现在，旁边一个醒着的也没有。别看皮皮鲁嘴上讨厌女孩子，心里却不是这样。他挺爱跟女孩子玩呢，当然这是秘密。正因为这是专门给男孩子看的童话，我才敢泄露这个秘密。

还有一个秘密：皮皮鲁喜欢女孩子的方式和喜欢男孩子的方式不一样。他要是喜欢某个男同学，跟那个男同学可热乎呢，又是抱肩膀，又是轮流当马骑。要是皮皮鲁喜欢某个女同学呢，方式就不一样啦。他欺负得最厉害的那个女同学，就是他最喜欢的女同学。

现在，既然旁边连一个醒着的人也没有，他就得先给女孩子垫枕头。当然，垫枕头的时候，他说的话可不好听：

“给你个枕头，省得你睡觉想妈妈！”

“馋猫，快抬头！”

“快垫上枕头吧，省得你哭鼻子！”

“一看你就是个怕放炮的胆小鬼！”

“臭美！”

“娇包！”

皮皮鲁一边垫枕头一边嘴里不闲着。

轮到该给男孩子垫枕头，枕头却没有了。

“怎么办呢？”皮皮鲁挠挠头皮。“你们只好互相枕了。”

皮皮鲁把这个男孩子的头放在那个男孩子的肚子上，又把第三个男孩子的头放在第四个男孩子的腿上……

最后只剩下一个男孩子，他的头又放在谁身上呢？

皮皮鲁想了一下，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卷成一个团，给男孩子枕上。

这时，天已经黑了。皮皮鲁钻进一辆小卧车也睡着了。

E 他们都怎么啦

皮皮鲁醒来时，发现小卧车在公路上飞奔着。他连忙坐起来，那位戴着瓜皮帽的司机叔叔一边吹口哨，一边开着车。

“叔叔，你这是去哪儿呀？”皮皮鲁急忙问。

“去该去的地方呀！”瓜皮帽叔叔说。

“什么地方该去呀？”

“该去的地方该去呀！”

“哪儿是该去的地方呀？”

“该去的地方就是该去的地方呀！”

“……”

皮皮鲁觉得这位叔叔精神不大正常。

他扒在车窗上往外一看，嗨，真热闹！人们都睡醒了。有的唱歌，有的在跳舞，有的在讲演。

“他们都怎么啦？”皮皮鲁愣住了，“都疯了？”

“叔叔，你停一下车？”皮皮鲁说。

“没时间，对不起。”瓜皮帽叔叔回答。

“就停一秒钟！”皮皮鲁请求。

“半秒钟也不行，时间太紧。”瓜皮帽叔叔不同意。

“你去干什么呀？”皮皮鲁问。

“去看运动会。”瓜皮帽叔叔说。

“什么运动会？”

“不知道，刚才广播里听到的，最新式的运动会！”瓜皮帽叔叔兴奋地说。

皮皮鲁一听是去看运动会，也高兴了。因为他最爱凑热闹，哪儿热闹就往哪儿钻。

小卧车在公路上飞奔着，轮子都离开了地面。

“叔叔，您家住哪儿呀？”皮皮鲁问。

“我家住哪儿呀？”

“是呀，住哪儿呀？”

“对呀，住哪儿呀？”

“……”

皮皮鲁觉得这位司机叔叔真怪。

“您有病吧？”皮皮鲁问。

瓜皮帽叔叔点点头。

“什么病？”

“舌头下垂。”

皮皮鲁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病，过去只听爸爸说有“胃下垂”。

“舌头下垂怕什么？有下巴挡着。”皮皮鲁宽慰瓜皮帽叔叔。

“时间长了，下巴多累呀！”瓜皮帽叔叔说完摸摸下巴，好像在宽慰辛苦的下巴似的。

“真怪！”皮皮鲁心里说。

小卧车前面出现了一座大体育场。体育场门口人山人海。

瓜皮帽叔叔把车停在路旁，和皮皮鲁下了车。

皮皮鲁惊讶地发现，有许多人不是朝前走，而是倒着走。有的侧着身子走，像螃蟹似的。还有的边走边翻筋斗。

皮皮鲁平时最爱出洋相，但他还从来没见过大人出洋相。

“他们这是怎么啦？”皮皮鲁很纳闷。

F 奇特的运动会

皮皮鲁跟着瓜皮帽叔叔走进体育场，找了个座位坐下来。

运动会开始了。

大会主席宣布：“第一届噎瓜子运动会现在开始！”

“噎瓜子运动会？”皮皮鲁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呀，就是噎瓜子运动会，看谁噎得快嘛。”瓜

皮帽叔叔一边嗑瓜子一边说。

“真好玩！”皮皮鲁来劲儿了。

“运动员入场！”大会主席宣布。

喇叭里传出了“噼哩啪啦”嗑瓜子的声音，这是《嗑瓜子进行曲》。

一队运动员走进了体育场，有大人，有小孩。皮皮鲁一数，女孩子比男孩子多一个。他感到很不公平。

皮皮鲁不顾一切地跑到体育场中央，站在运动员的队列里。

裁判员走过来，说：“你来这儿干什么？”

“比赛嗑瓜子呀！”皮皮鲁才不怕他呢。

“你报名了吗？”

“没有。”

“那你不能参加。”

“谁让女孩子比男孩子多呢！”

“那你也不能参加。”

“那我就要参加。”

“你不能参加。”

“我就要参加。”

“你就不能。”裁判员固执地说。

“我就要能。”皮皮鲁平时任性惯了。

裁判员一看说不过皮皮鲁，急得哭了。

“没羞！没羞！”皮皮鲁使劲地用手指在脸蛋上刮着。

“你叫什么名字？”大会主席走过来问皮皮鲁。

“皮皮鲁。”皮皮鲁大声回答。

“你的名字怎么这样怪呀？”

“我爸爸姓皮，我叔叔也姓皮，我妈妈姓鲁，所以我就叫皮皮鲁。”

“哦，是这样。”大会主席点点头，“好吧，批准你参加比赛。”

皮皮鲁高兴极了，冲着裁判员挤挤眼睛。裁判员一看主席同意了，只好把眼泪擦干。

“现在宣布比赛规则。”大会主席说，“每个运动员发十万颗瓜子，谁先嗑完，谁就是冠军！”

“预备——嗑！”裁判员喊道。

只听得一阵“噼哩啪啦”、“噼哩啪啦”，运动员们争分夺秒地嗑着。

皮皮鲁嗑一颗吃一颗，觉得挺好玩儿。可他歪过头一看，好家伙，旁边那个女孩子已经吐了一大堆瓜子皮，自己身边只有一点点。

皮皮鲁急了，说什么也不能落在女孩子后头呀！

他拚命往嘴里塞瓜子，可就是嗑不快。再看那女孩子，两片嘴唇上下翻飞，瓜子皮就像水龙头里的水似地涌泄出来，眼看着把脚埋住了，接着又把腿埋住了……

皮皮鲁再看别的运动员，有的已经被瓜子皮埋住全身，只剩下一个头在外面还不停地嗑着呢。

观众们起劲儿地嚷着：“加油！加油！”

皮皮鲁认输了：女孩子嗑瓜子就是比男孩子行！

“干吗开这样的运动会呀！”皮皮鲁真闹不通。他

忽然想起那些大人走路的奇形，那位瓜皮帽叔叔说话的古怪……

“难道……”皮皮鲁的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可怕想法。他简直吓坏了。

G 他们都在梦游

皮皮鲁没有想错：人们仍在睡觉，谁也没有睡醒。他们是在梦游呢！

原来，地球旋转的速度突然加快，人们都被弄得晕头转向，醒不过来，只好在梦中生活了。

皮皮鲁怎么不晕呢？因为他是在地球转快之后回到地球上的，所以感觉不出来。

现在，全世界只有皮皮鲁一个人是清醒的！

“我真该死！”皮皮鲁骂自己了。他真后悔，不该乱拨“地球之钟”，现在该怎么办？

人们在平时不敢说的话，在梦中敢说；人们在平时不敢做的事，在梦中敢做。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童话世界，什么新鲜事都有。

像“嗑瓜子比赛”这样的运动会才算新鲜呢！还有“拔头发比赛”、“眨眼睛比赛”、“打喷嚏比赛”、“磨牙比赛”、“撇嘴比赛”……

那些平时做梦都想当官的人，现在都当了大官。他们各霸一方，乱打一气，成立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国家……

皮皮鲁想，自己要是个女孩子就好了，就不会

坐“二踢脚”上天了，看来胆子大也有坏处——尽惹祸。

“我要去把地球之钟再拨回来！”皮皮鲁下了决心。男孩子嘛，就要敢做敢当！

皮皮鲁现在要找一根粗竹竿，还有一些鞭炮，再做一个“二踢脚”。

H 误入三眼国

皮皮鲁来到一座城里，走进一家山货铺。

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椅子上抽烟。

“请问，有鞭炮吗？”皮皮鲁问。

那人一抬头，吓了皮皮鲁一跳，他有三只眼睛，两道眉毛中间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只！他看了皮皮鲁一眼，中间那只眼睛亮了一下红光，于是他不理皮皮鲁。

“有鞭炮吗？”皮皮鲁又问。

还是不理。

这时，进来一个与皮皮鲁差不多大的男孩子。

“有鞭炮吗？”男孩子问。

那人一抬头，中间的眼睛闪出了绿光。他马上笑了，笑得很甜。

“有！有！要多少？”那人问。

“买十个二踢脚。”男孩子趾高气扬地说。

“就来，就来！”那人一边飞快地从柜台后面拿出十个二踢脚，用红纸包好，双手递给男孩子，一

边说：“问您爸爸好！问您爸爸好！”

男孩子不耐烦地接过二踢脚。皮皮鲁这才看见，那男孩子也是三只眼，他中间的那只眼睛闪着红光。

“你干吗不理我？”等那男孩子走了，皮皮鲁生气地问售货员。

售货员又看了皮皮鲁一眼，中间那只眼睛又发出了红光，于是他仍然不理皮皮鲁。

皮皮鲁没办法，只好走出了山货铺。

他抬头一看，街上的人都是三只眼。

皮皮鲁身边有两个人面对面地走过来。其中一个人中间那只眼睛发出了绿光，他马上笑容可掬地和对面那个人打招呼。可那个人的眼睛发出的是红光，他根本不理冲他点头的这个人。

看着这奇怪的景象，皮皮鲁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又有两个人走过来了，他们中间的那只眼睛同时发出了绿光，两个人立刻迎上去拥抱对方，那亲热劲儿就别提了。

“请问您尊姓大名？”

“不敢，贱名溜溜。”

“我叫拍拍，咱们真是一见如故呀！”

“一见如故，一见如故，哈……”

皮皮鲁愣住了。他还以为他俩早就认识呢，原来是头一次见面。

“这两位叔叔心肠一定好。”皮皮鲁心里说。

他走过去，对溜溜和拍拍说：“叔叔，你们能帮

我找一根竹竿吗？”

溜溜和拍拍同时回过头来。溜溜中间的那只眼睛发出了红光，他一扭头，不理皮皮鲁。拍拍中间的那只眼睛发出了绿光，他笑了，热情地对皮皮鲁说：“你要什么样的竹竿呀？”

“就要这么粗的。”皮皮鲁用手比划了一下。

“有，有，你跟我走吧。”拍拍告别了溜溜，拉着皮皮鲁走了。

“拍拍叔叔，你们这儿的人为什么有三只眼睛？中间那只干吗会发出红绿光？”皮皮鲁边走边问。

“我们这儿是三眼国。我们国家的公民都有三只眼，中间的一只叫势利眼。每当碰见别人的时候，如果势利眼发红光，就是告诉你别理他，这人对你没用；如果势利眼发绿光，就是要你快讨好他，这人对你有用！懂了吧？”拍拍对皮皮鲁说。

“那我对你有什么用呢？”皮皮鲁站住了。

“当然有用啦，你可以使我加薪呀！”拍拍得意极了。

“什么叫加薪？”

“就是长工资！”

“我怎么能让你长工资？”

“到那儿你就知道了。”拍拍拉着皮皮鲁走。

“咱们去哪儿？”皮皮鲁问。

“去我家，你不是要竹竿吗？”拍拍笑着说。

皮皮鲁只好跟着拍拍走。他们来到一座大门前，门旁有两个警察站岗。

拍拍把皮皮鲁领了进去。

I 宁死不当势利眼

当皮皮鲁发现上了拍拍的当时，已经晚了。

现在，皮皮鲁站在三眼国的国王面前。

“报告国王，”拍拍满脸堆笑，“我抓来一个好细。”

国王打量着皮皮鲁，他眉毛中间的那只势利眼特别大。

“你、哪？”国王问皮皮鲁。

势利眼国王对没用的人说话很简短，只说几个主要的词。

“你说什么？”皮皮鲁听不懂。

“我来当翻译。”拍拍对国王鞠了个躬，“国王问你，你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你们凭什么抓我？”皮皮鲁气愤地问。

“我是便衣警察，当然有权抓你！”拍拍瞪了皮皮鲁一眼。

国王对拍拍说：“你、功、长。”意思是说：你抓皮皮鲁有功，我给你长一级。

拍拍高兴得晕过去两秒钟。

国王对皮皮鲁说：“你、我、人、要、眼。”

拍拍忙给翻译：“国王说，你是我国的人了，要安上一只势利眼。”

“我不安！”皮皮鲁觉得势利眼坏透了，他才不

当势利眼呢！

国王发怒了，三个眼珠都鼓了出来。

“你、坐。”国王对皮皮鲁喊道。

“坐就坐！”皮皮鲁一屁股坐在地上。

“谁让你坐了？”拍拍急了。

“他让我坐的！”皮皮鲁指指国王。

“国王说，你不安势利眼，就让你坐牢！”拍拍嚷着。

“我死也不当势利眼！”皮皮鲁像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勇敢。别看他平时淘气，关键时刻还真不含糊。

皮皮鲁被关进了牢房。

J 越狱

牢房里已经关了好多不愿意当势利眼的人。

皮皮鲁的房间里有三个小女孩，她们一见皮皮鲁进来，挺热情的，又是让他喝水，又是让他坐下休息。

皮皮鲁想起自己过去爱欺负女同学，感到很不好意思。他见她们和自己一样，都是两只眼睛，心里舒服极了。皮皮鲁讨厌那只势利眼。

“你叫什么名字？”一个小女孩问。

“皮皮鲁。你们呢？”

“我叫田田，她叫瓦瓦，她叫墨墨。”

“你们好！”皮皮鲁头一次问女孩好。

“你好！”田田、瓦瓦和墨墨一起说。

皮皮鲁心里暗暗发誓，今后再也不欺负女孩子了。

“你真好！”瓦瓦对皮皮鲁说，“我们班上有的男生，见了我们女生就瞪眼睛。好像在女生面前不要耍威风就不算男生似的。哼，这也是势利眼，只不过没长三只眼罢了。”

皮皮鲁脸红了。

“要是男孩子都像皮皮鲁这么和气就好了。”田田也说。

皮皮鲁的脸更红了。

“别说了，你们看，他都不好意思了。”墨墨笑着说。

三个女孩子“格格格”地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她们笑累了，就不笑了。

“你是怎么被抓进来的？”墨墨问皮皮鲁。皮皮鲁把经过讲了一遍。

“那个拍拍是便衣警察，坏透了！我们也是被他抓进来的。他抓一个人，国王就给他升一级。”田田愤愤不平地说。

“我们应该想办法逃出去。”皮皮鲁说。

“我们逃了几次，都没成功。”墨墨伤心地说。

看着门上的铁栏杆，皮皮鲁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有办法了！”他小声告诉三个伙伴。

“好是好，可你多受罪呀？”瓦瓦不忍心了。

“没关系，我身体好！”皮皮鲁拍拍胸脯。

皮皮鲁要把自己饿瘦了，然后从铁栏杆的缝儿里钻出去，偷来看守的钥匙，打开牢门……

一天过去了，皮皮鲁没吃饭。

两天过去了，皮皮鲁还没吃。

他饿得两眼直冒火星，但他咬牙坚持着，只差一点儿就能钻出去了。

皮皮鲁三天没吃饭，他的身子瘦成了一条儿。

这天夜里，看守睡着了。

皮皮鲁从铁栏杆里钻出去，从看守兜里偷得钥匙，把所有的牢门都打开了。当他打开最后一扇牢门之后，饿得昏过去了。

K 皮皮鲁当了“部长”

皮皮鲁醒来时，看见许多人围在他身边，有田田、瓦瓦、墨墨，还有好多不认识的人，反正都是两只眼睛。

“你真勇敢！”田田红着脸说。

“好样的，像个男孩子！”一位叔叔拍拍皮皮鲁的脸蛋儿。

皮皮鲁平时最爱听表扬的话，现在不知怎么搞的，倒有点不好意思了。

月光像一层白纱，温柔地盖在他身上。

人们把最好的食物给皮皮鲁吃。没过多久，他的身体就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咱们应该离开三眼国。”瓦瓦说。

“到处都是警察！”墨墨为难地说。

“有办法了！”皮皮鲁眼睛一眨巴，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们不都是势利眼吗？咱们就让他们吃吃势利眼的亏。”

皮皮鲁把自己的主意告诉大伙，大伙儿都觉得太妙了。

墨墨立即找来一张大纸，裁成许多小方块，每人分一张。

“你写什么？”瓦瓦问皮皮鲁。

皮皮鲁想了一会儿，在纸上写上：**部长**

“你呢？”皮皮鲁问瓦瓦。

瓦瓦已经写好了，皮皮鲁一看：**局长**

大家都写好了，有的写“主任”，有的写“宰相”，还有“副国王”、“秘书长”、“司令”、“将军”……反正都是大官！

大家把纸条都别在自己的胸前。

“这办法行吗？”田田问皮皮鲁。她有点怀疑。

“没问题！”皮皮鲁胸有成竹地说，“势利眼不怕刀，不怕枪，就怕这些牌子！”

“他们就那么傻？看见我们是小孩，还会相信我们是什么‘部长’、‘局长’？”田田还是担心。

“势利眼才不认人呢！他们就认牌子。”瓦瓦抢着说。

“好了，咱们分头走吧，保险没事。”皮皮鲁说。天亮了，太阳出来了。

“咱们四个一块走吧。”瓦瓦对皮皮鲁、田田和

墨墨说。

四个小伙伴往城门口走去。

“你们看，拍拍来了！”田田用手指着前面说。

“别怕，咱们迎过去。”皮皮鲁走在最前面。

拍拍一见皮皮鲁，先是一愣，可他脸上的势利眼发出了绿光！于是拍拍满脸堆笑，冲着皮皮鲁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部长，您好！拍拍给您请安！”

皮皮鲁想笑，忍住了。

拍拍看见皮皮鲁身后的瓦瓦、田田和墨墨，他的势利眼连续闪了三次绿光！

“啊，局长！啊，主任！！啊，宰相!!!”看着这么多大官，拍拍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干脆跪在地上磕起头来。

皮皮鲁、田田、瓦瓦和墨墨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了，身后还传来“嗵、嗵”的磕头声。

这时，整个大街都轰动了。

人们看见皮皮鲁他们以后，眼睛都发出了绿光。由于人多，那绿光连成一片，把半个天都映绿了。

人们把皮皮鲁、瓦瓦、田田、墨墨团团围住。

“部长，请您到我家吃饭吧！”

“局长，请您赏个脸吧！”

“主任……”

“宰相……”

皮皮鲁被两个人拽着胳膊走。他仔细一看，左边是溜溜；右边是山货铺的售货员。

“部长，去我家吧！”溜溜说。

“部长，去我家吧！”售货员说。

皮皮鲁哭笑不得。

溜溜和售货员对看了一眼，溜溜的势利眼发出了红光，售货员的势利眼发出了绿光。于是，溜溜大骂起来：“滚开！”

售货员乖乖地溜了。

皮皮鲁现在才明白，在势利国当官真是活受罪。也不知田田、瓦瓦和墨墨被拽到什么地方去了。

L 在溜溜家作客

“您一定得去我家，”溜溜对皮皮鲁说，“我们全家都在等您。”

皮皮鲁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去溜溜家。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人给他鞠躬，他的耳边不停地响着：“部长好！科长好！”

皮皮鲁这才知道溜溜是个科长。

走进溜溜家，溜溜的夫人和儿子先是坐着不动，待绿光闪过之后，才大惊失色地站起来。

“哎呀，欢迎您，高贵的部长！我是多么荣幸呀！”溜溜夫人一张嘴，满屋子酸味，差点把皮皮鲁熏晕了。

“部长叔叔，您好！”溜溜的儿子明明比皮皮鲁年龄大，却管他叫“叔叔”。

“混蛋！叫爷爷！”溜溜打了儿子一个耳光。然后对皮皮鲁陪着笑脸，“犬子不懂事，请部长多多原

谅！”

“部长爷爷，您好！”溜溜的儿子一边摸着被打红的脸，一边向皮皮鲁鞠躬。

皮皮鲁瞪了溜溜的儿子一眼，他觉得这小子真给男孩子丢脸，小小的年纪就当势利眼。

“您千万别生气，快请坐！”溜溜夫人的势利眼不停地闪着绿光。

皮皮鲁大摇大摆地往沙发上一坐，只见溜溜和夫人扑通一声就给他跪下了。

“部长若不嫌弃，收下我这个干儿子吧！”溜溜一边磕头一边说。

“请您也收下我这个干儿媳妇！”溜溜夫人紧接着说。

“不要。”皮皮鲁摇摇头。

溜溜和夫人对看了一眼。夫人马上爬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五条烟、七瓶酒、二十四筒罐头、三十盒巧克力，放在皮皮鲁面前。

“这是干儿子的一点心意！”溜溜往皮皮鲁兜里塞烟。

“您就赏儿媳妇一个脸吧！”溜溜夫人一边喷着酸气一边说。

皮皮鲁实在受不了，觉得不如呆在监牢里舒服。他眉头一皱，悄悄把手伸到胸前，撕下那张“部长”纸牌。

溜溜和夫人正苦苦哀求皮皮鲁当他俩的干爹，突然势利眼发出了红光。

溜溜和夫人“腾”地一下从地上蹦起来，指着皮皮鲁破口大骂：“你是从哪儿来的？小叫花子，敢进我们家偷东西！”

溜溜和夫人向皮皮鲁扑过来，皮皮鲁跳到沙发后面。他俩扑了个空，由于使劲太大，趴在沙发上起不来。

皮皮鲁急忙跳窗户跑了。

M 拔刀“相助”

皮皮鲁总算逃出了势利国。他实在累极了，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

“瓦瓦她们被拽到哪儿去了？”皮皮鲁不安地对自己说，“我得去救她们！”

他站起身来，可又一转念，现在最紧急的是要把地球之钟拨正时间。

到哪儿去找二踢脚呢？

皮皮鲁往四面张望。

突然，南边传来了哭声和笑声。

皮皮鲁好奇地跑过去，只见六个男孩子拿着木棍当马骑，追赶三个小女孩。小女孩吓得哇哇大哭，“骑兵”们却在后面哈哈大笑。

要是往常，他早就加入到“骑兵”的队伍里去了。可现在，他生气地大吼一声：“不许欺负女孩子！”

“骑兵”们吓了一跳，回头一看，皮皮鲁只有一个人，才又神气起来。

“向着女孩子，真没出息！”一个“骑兵”说。

“哈哈……”“骑兵”们都笑了。

“欺负女孩子才没出息呢！”皮皮鲁双手往腰里一叉，“我看你们谁还敢欺负她们！”

三个女孩子看见皮皮鲁给她们撑腰，就不哭了，一起躲到皮皮鲁身后。

“你们是不是想跟她们玩呀？”皮皮鲁想起自己以前欺负女孩子的“奥秘”来了。

“她们是女的，谁爱跟她们玩？”一个“骑兵”把嘴一撇。

“假话！”皮皮鲁不相信地说。

“真话！”“骑兵”嘴硬地说。

“就是假话！”

“就是真话！”

“那好吧，你能一分钟不眨巴眼睛，就证明你说的是真话；不然，就是假话。”

“骑兵”们一想，一分钟不眨巴眼睛算什么，就同意了。

“预备——开始！”皮皮鲁宣布。

那个“骑兵”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一、二、三、四、五、六……”皮皮鲁数着。

刚数到十五，“骑兵”的眼皮就酸了，终于眨巴了一下。

“假话吧！”皮皮鲁高兴了。“我就知道你们想和她们玩。玩就好好玩呗，干吗欺负人呀！”

“骑兵”们没话说了。他们早就想和女孩子玩，

可又不好意思，只好用这种办法玩。

皮皮鲁回头对三个女孩子说：“去和他们玩吧。他们不会欺负你们了。”

“我的马给你骑吧！”

“我的马给你骑吧！”

“骑兵”们争先恐后地把自己心爱的“战马”送给女孩子。

要不是有事，皮皮鲁真想和他们一起玩。

N 皮皮鲁要给一二三四五总统治病

皮皮鲁告别了“骑兵”和女孩子，沿着公路往前走。

他看见路边一棵树上挂着一面大广告牌，上面贴着一张告示，有好多人在围着看。

皮皮鲁挤进去一看，告示写道：

告 示

本总统身患开会综合症，痛苦万分，昼夜不眠。
有能治愈此病者，给以重赏，说话不算数是小狗。

总统：一二三四五（签字）

皮皮鲁想：“只有我能治好他的病。”于是，他把告示揭下来，走进了总统宫。

一二三四五总统听见侍从报告说，有个孩子能治他的病，马上停止了开会，出来接见皮皮鲁。

“你能治好我的病？”一二三四五总统看着皮皮鲁，有点不相信。

“当然能。”皮皮鲁说，“不过你得给我一根粗竹竿和一些鞭炮。”

皮皮鲁刚说完，就发现一二三四五总统脸色变了，他的胸脯急剧地起伏着，像个风箱。

“快！快……快……开……会……我……的……病……犯……了……”一二三四五总统气喘吁吁地说。

立刻，从外面跑进来好多手拿椅子的大臣，一排一排地坐在一二三四五总统面前。

“现……在……开……会……”一二三四五总统宣布。

大臣们都把鞋子脱掉，用脚心鼓掌。

“请发言！”一二三四五总统胸脯平静下来。

“请问总统，今天开什么会？”一个大臣站起来问。

“今天的会嘛……第一，讨论今天开什么会；第二，讨论为什么开这个会；第三，研究怎样开这个会；第四，研究怎样才能开好这个会；第五，总结。”一二三四五总统说。

大臣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来。

有的说：“这次会讨论嘴为什么爱吃东西吧。”

有的说：“我看还是研究耳朵为什么爱听好话吧。”

有的说：“屁股干吗爱和椅子亲嘴呢？这问题应

该讨论讨论。”

听到大臣们热烈的发言，一二三四五总统得到了极大的享受，浑身舒服极了。

“会议到此结束。”一二三四五总统宣布。

大臣们赶快脱下鞋子鼓掌。

“你刚才说要什么？”等大臣们都退场后，一二三四五总统问皮皮鲁。

“要一根粗竹竿和几挂鞭炮。”

“竹竿能治我的病？”一二三四五总统还是不相信。

“能治。”皮皮鲁说。

突然一二三四五总统的脸色又变了，他的会瘾又犯了！

“开会！快开会！！”总统喊着。

等候在门外的大臣们搬着椅子蜂拥而进。

“开会！”一二三四五总统喘着气宣布。

脱鞋。鼓掌。

皮皮鲁看到这情形，悄悄溜出了总统宫。

○ 屁股上磨出了茧子

街上行人很少。商店都不叫商店，而叫“百货会议”，“副食会议”，“蔬菜会议”，还有“小吃会议”，把皮皮鲁的眼睛都看花了。

这个城市里的人差不多都得了开会上瘾症。他们天天开会，越开越想开，越开越爱开，什么事也

不干，什么事也干不了。

他们开的是些什么会呢？

皮皮鲁十分好奇，想要看个明白。他马上走进了一个大礼堂。礼堂里正举行十万人大会。

皮皮鲁一看，有五分之一的人在掏耳朵，有五分之一的人在挖鼻孔，有五分之一的人在抠脚趾头，有五分之一的人在打呼噜，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在聊天。

主席台上有一个瘦高个子在发言，他说：“这个这个嘛，因为，所以，这个这个嘛，所以，因为，这个这个嘛……”

他的讲话不时被掌声打断。

皮皮鲁等瘦高个讲完话后，就走上主席台，对大会主席说：“我想发言。”

“你是谁？”

“我是皮皮鲁。”

大会主席说：“好，现在我们开会研究一下。”

于是，上来好多工作人员，把大会会标换成了

研究让不让皮皮鲁发言大会

这个大会整整开了四十天。开会期间，尽吃好东西，怪不得他们都爱开会呢。皮皮鲁可受不了，他的屁股上磨出了两个大血泡。别人的屁股上都有一层三寸厚的茧子，所以坐多长时间也不疼。

大会终于做出了决议：同意皮皮鲁发言。

可是皮皮鲁够不着麦克风，他请求让他站在椅子上发言。

大会主席决定开会讨论这件事。

上来许多工作人员，把大会会标换成了——

讨论让不让皮皮鲁站在椅子上发言大会

大会开了六十天，皮皮鲁的屁股上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第六十一天上午，大会做出决议：同意皮皮鲁站在椅子上发言，但不能超过五秒钟。

皮皮鲁像百米赛跑一样跳到椅子上，一口气说道：“请大家给我找一根粗竹竿和几挂鞭炮。”他的讲话只用了两秒钟。

“现在开会研究皮皮鲁的要求。”大会主席宣布。

三十天过去了，五十天过去了，八十天过去了，会还没开完。

皮皮鲁等不及了。这么长时间，天知道地球上又发生了什么事！

皮皮鲁离开了大礼堂，来到街上。

P 学会了开车

一辆小卧车开过来，皮皮鲁觉得司机挺面熟，仔细一看，是瓜皮帽叔叔。

瓜皮帽叔叔也认出了皮皮鲁，来了个急刹车。

“皮皮鲁，你怎么在这儿？”瓜皮帽叔叔从车里探出头。

皮皮鲁做了个鬼脸，耸耸肩膀：“我不知道。”

“你现在去哪儿？”

“不知道。”

“那跟我上车吧！”瓜皮帽叔叔打开车门。

皮皮鲁钻了进去。

小卧车向前方驶去，车窗两旁的树木和建筑物向后退着……

“你去哪儿？”皮皮鲁问。

“哪儿热闹去哪儿！”瓜皮帽叔叔兴奋地说，“这些天过得真痛快，也不上班，每天开着车到处逛。”

皮皮鲁羡慕地望着瓜皮帽叔叔，他真想学开车。

“你能教我开车吗？”皮皮鲁说完又后悔了，哪儿有这么小就学开汽车的！

“当然可以！”瓜皮帽叔叔把车开到一段平坦的大路上，停下来。

皮皮鲁只学了一刻钟就会开了。

现在是皮皮鲁开着车，瓜皮帽叔叔坐在旁边。小卧车向前飞奔着。

“看不出，你脑子还挺聪明，嗑瓜子可不快呀！”瓜皮帽叔叔想起皮皮鲁在嗑瓜子运动会上出洋相。

皮皮鲁笑了。

“叔叔，你知道哪儿有粗竹竿吗？”

“要粗竹竿干什么？”

“有大用处。”

“我帮你找。”

皮皮鲁把小汽车开得飞快，一会儿就开到了地

球的西边。

皮皮鲁看见前边有一座小城镇，就使劲儿踩了一下油门，小卧车快得像飞起来一样。

Q 奇奇市长爱听什么歌

四个带枪的士兵站在路中间，拦住了小卧车。皮皮鲁把车停住。

“出来！”一个士兵走过来，冲皮皮鲁和瓜皮帽叔叔喊。

“干什么？”瓜皮帽叔叔问。

“唱歌！”那个士兵大声说。

“唱歌？”皮皮鲁和瓜皮帽叔叔都觉得新鲜。

“唱得好就放你们过去，唱不好就扣下练习。”士兵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也没有。

“真好玩！”瓜皮帽叔叔高兴了，对皮皮鲁说，“咱们去唱，我是公司里有名的男高音。”

皮皮鲁和瓜皮帽叔叔被带进了路旁的一间大房子。

屋子正中央坐着一个大胖子，穿戴得整整齐齐，很有风度。

皮皮鲁一看他的脸，吓了一跳。

是一只狗熊！

“奇奇市长，这两个人的歌声请您检查。”士兵说完走出去了。

奇奇市长按了一下电铃，从后门进来一队夹着

黑色皮包的人，他们都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皮鞋亮得晃眼。

皮皮鲁仔细一看，有狐狸、有狼、有豹、有狗……

原来，动物园的动物们都出来梦游了，而且还当上了大官。

“我来介绍一下。”奇奇市长指着狐狸说，“这是贪污部的部长，专管贪污。他叫没没够。”

奇奇市长指了指狼，说：“这是掠夺部的部长，叫盗盗。”

奇奇市长又指指豹子：“他是宴会部部长，叫无底洞。”

“我来自我介绍。”狗站起来说，“我是音乐部部长，叫多来米法索拉西多。”

“现在我们开始唱吧。唱得好听，就放你们过去。唱不好，就关起来练习。”奇奇市长说。

瓜皮帽叔叔清了一下嗓子，唱起来了。

皮皮鲁听得入了迷。瓜皮帽叔叔的歌声美极了！

“不许唱了！”奇奇市长大怒，“什么烂歌，难听死了！”

“难听死了！”没没够部长说。

“难听死了！”盗盗部长说。

“难听死了！”无底洞部长说。

“简直不是歌！”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说。

这时，窗外传来一阵驴叫。

“哎呀，多好听的歌！”奇奇市长像喝醉了酒……

样，竖起耳朵听着。

“多好听呀！”没没够说。

“多好听呀！”盗盗说。

“多好听呀！”无底洞说。

“这才叫艺术呢！”多来米法索拉西多摇头晃脑地说。

“现在你唱吧！”奇奇市长对皮皮鲁说。

皮皮鲁知道，要是他学一阵驴叫，就能马上被放走，可他不愿意。他像所有有骨气的男孩子一样，不做自己认为不对的事。

皮皮鲁唱了一支最好听的歌。

奇奇市长和部长们把耳朵都堵起来，他们简直受不了，太难听了。

“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你带他们去学歌，什么时候唱好了，什么时候再放他们走！”奇奇市长命令。

R 多来米法索拉西多唱的歌真难听

皮皮鲁和瓜皮帽叔叔跟着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来到一个大厅，大厅里坐着好几百人。

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走到大厅中央，对大家说：“现在，我教你们唱歌。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歌。谁学会了，谁就可以得到自由。”

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说完就唱起来。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大家都笑了。这哪儿是什么歌，分明是狗叫。

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以为大家在夸奖他唱得好，更来劲儿了：“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皮皮鲁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现在，我唱一句，你们跟着学一句。”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说。

“汪汪！”

“……”

“汪汪！”

“……”

谁也不跟他唱。

“你们为什么不唱？”多来米法索拉西多急了。

“不——好——听——”大家一起喊。皮皮鲁的声音最大。

“胡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歌，你们都是笨蛋！”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骂人了。

皮皮鲁跳到凳子上，对大家说：“我们请瓜皮帽叔叔唱支歌好不好？他的歌才好听呢。”

“欢迎——”

大家一边喊一边鼓掌。

瓜皮帽叔叔站起身，瞪了多来米法索拉西多一眼，然后唱起来。

他的歌声那么优美，那么动听，深深地打动着人们的心。尤其是在刚听完一阵狗叫后，再听这么美好的歌声，人们都陶醉了。

“不许唱！不许唱，难听死了！”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急了，大叫着。

谁也不理他。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用自己的歌声和瓜皮帽叔叔的歌声对抗。

大家一听多来米法索拉西多也唱了，就都帮着瓜皮帽叔叔唱，声音可大呢，把多来米法索拉西多的狗叫给压没了。

皮皮鲁真高兴，他站在凳子上，给大家打拍子。多来米法索拉西多捂着耳朵，倒在地上。

S 弄不断的纸手铐

奇奇市长带着没没够部长、盗盗部长、无底洞部长赶来了，还带了许多士兵。

他们脸上都戴着防毒面具，耳朵上套着防毒耳罩，要不然，他们会被这歌声气晕的。

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一看奇奇市长带着大队人马来了，立刻从地上爬起来，气势汹汹地指着皮皮鲁对奇奇市长说：“就是那个皮皮鲁，就是他挑动闹事！”

奇奇市长命令两个士兵把皮皮鲁抓起来。

“你们凭什么抓我？”皮皮鲁一边挣扎一边喊。

“你们凭什么抓皮皮鲁？”大家一起喊。

“他带头唱这么难听的歌儿，就要抓！”奇奇市

长说。

盗盗部长从皮包里拿出一张逮捕证，递给奇奇市长。

奇奇市长从兜里掏出一盒印泥，伸出舌头在印泥上舔了一下，然后把舌头往逮捕证上一按，盖好了一个章。原来，奇奇市长的舌头就是他的章。

盗盗部长把逮捕证递给皮皮鲁看。

皮皮鲁一看，逮捕证是这样写的：

逮捕证

第 10078023 号

皮皮鲁唱歌太难听，严重危害本市长和各位部长的健康。为了社会的安全，经本市长批准，逮捕皮皮鲁。

市长：奇奇

“给他戴上手铐！”奇奇市长命令。盗盗部长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纸条。围着皮皮鲁的两只手腕绕了一圈；然后用浆糊粘上。

皮皮鲁一看，纸条上写着：

多来米法索拉西多唱的歌难听

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你要是把这张纸条撕破了，就说明你认为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唱的歌好听！”奇奇市长对皮皮鲁说。

“我就不撕！”皮皮鲁大声说。

“那你就永远被铐着！”盗盗部长恶狠狠地说。

“我宁愿永远被铐着，也不承认狗叫是好歌！”皮皮鲁倔强地说。

大家都给皮皮鲁鼓掌。瓜皮帽叔叔伸出大拇指：“好样的，皮皮鲁。像个男孩子！”

这时，无底洞部长小声对奇奇市长说：“市长，宴会时间到了。”

“这是今天的第几号宴会呀？”奇奇市长眯起眼睛问，一滴口水从他嘴角流下来。

“第 231 号。”无底洞部长翻了一下记事本，告诉奇奇市长。

“让他们好好练歌。把皮皮鲁带走！”奇奇市长命令道。

T 管子宴会

皮皮鲁跟着奇奇市长他们走出了大厅。

“我们把皮皮鲁关在哪儿呀？”盗盗请示奇奇市长。

奇奇市长想了一会儿，说：“关在哪儿我都不放心，就让他跟着我们吧！”

于是，皮皮鲁跟着奇奇市长来到了宴会厅。

这个宴会厅真怪，没有桌子，没有碗筷，只有五只大粗管子。

“请你先入席。”无底洞部长冲奇奇市长鞠了一躬。

奇奇市长走到 1 号粗管子跟前，坐在沙发上，把

粗管子插进嘴里。

盗盗、无底洞、没没够和多来米法索拉西多也陆续入席。

宴会开始了。

只听大粗管子“咕噜咕噜”响起来，好吃的东西顺着管子源源不断地流进奇奇市长和部长们的肚子里。

那食物的怪味熏得皮皮鲁睁不开眼。他想用手揉揉眼睛，可双手被铐着，不敢动，生怕那纸条撕破了。

奇奇市长的饭量不大，吃了十秒钟就饱了……一秒钟管子里只流出二十公斤食物。

无底洞部长最后一个吃完。

“报告！”一个士兵走进来。

“什么事？”奇奇市长问。

“那些关在大厅里的人要吃饭，他们五天没吃东西了。”

“他们要是不唱歌，就饿死他们！”奇奇市长瞪大眼睛说。

没没够部长转了一下眼珠，对奇奇市长说：“咱们往馒头里掺上辣椒面，给他们吃，把他们的嗓子都辣坏了，唱的歌不就好听了么？”

“哎呀，你真聪明。”奇奇市长拍拍没没够的头，“我提升你为副部长！”

没没够一听“提升”他为副部长，愣了一下，小心地问：“市长，副部长是降了呀！”

奇奇市长也发觉自己说错了，但他想起市长是不会犯错误的，于是他对没没够说：“父部长就是部长的父亲，当然是升了！”

没没够一听自己能当自己的爸爸，高兴极了。他荣幸地当上了父部长。

“快去把馒头里掺上辣椒面，给他们吃！”没没够父部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对士兵下了第一号命令。

U 盗盗咬掉了没没够的鼻子

“这个没没够父部长真坏！”皮皮鲁在心里骂道。他下决心要把没没够父部长的阴谋告诉瓜皮帽叔叔他们。

可是每个门都有士兵把守，怎么出去呢？

这时，只见盗盗部长凑到奇奇市长跟前，说：“没没够可坏呢！有一次，他在背后骂您，说您笨得像狗熊，什么也不懂。”

盗盗看见奇奇市长给没没够升官了，就来使坏了。

奇奇市长一听，眼珠鼓了出来。

没没够忙凑到奇奇市长跟前：“尊敬的市长，有一天，盗盗对我说，您是靠拍马屁当上市长的。我说不是，您明明是靠说假……您明明是靠说假……”没没够发觉自己说漏了嘴，不敢往下说了。

“说假什么？”奇奇市长盯着没没够父部长问。

“您是靠说假话一句没说当上市长的。”没没够

吓得汗都出来了。

“这还差不多。”奇奇市长满意了。

“没没够是在骂您哪。说您‘说假话一句没说’意思是只有‘一句没说’，其他都是假话！”盗盗又在奇奇市长面前挑拨。

“这是真的吗？”奇奇市长冲着没没够要发火。

“您别听盗盗的，他还说您死了他好当市长呢。”没没够也急了。

盗盗部长再也忍不住了，从腰里拔出两把匕首，往嘴里一插，朝没没够父部长扑过来。

没没够父部长也不示弱，掏出两只鞋，穿在手上，伸手就打了盗盗部长一个耳光。

奇奇市长哈哈大笑，他就爱看部下打架。无底洞和多来米法索拉西多在一旁幸灾乐祸。

盗盗部长挨了一记耳光，眼珠都气绿了。他大嘴一张，露出两把闪亮的匕首。一步步朝没没够父部长逼过来。

没没够父部长狡猾地躲在皮皮鲁身后。

盗盗部长朝皮皮鲁扑过来。没没够躲在皮皮鲁身后笑。皮皮鲁看见盗盗扑过来，朝旁边一闪，盗盗就把没没够抓住了。

“我比你官大！”没没够父部长一边挣扎一边喊。盗盗部长一口把没没够父部长鼻子咬了下来吃了。

没没够父部长疼得昏过去十秒钟。

“好吃吗？”奇奇市长咽了一下口水，问盗盗部

长。

“淡了点儿，要是放些盐，再加点味精就好了。”
盗盗部长一边吃一边说。

“咱们下一个宴会就吃鼻子吧，多放点儿味精。”
奇奇市长扭头对无底洞部长说。

无底洞部长赶忙掏出记事本，写上了。

V 追回辣椒馒头

没没够父部长躺在地上哭了，他的脸上少了一个鼻子，多了一个大洞，流着血。

“谁会治病？”奇奇市长看着没没够父部长挺可怜他。

皮皮鲁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就说：“我会。”

“那你快给没没够治吧！”奇奇市长说。

“可是我的手没法动呀！”皮皮鲁说。

奇奇市长让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给皮皮鲁打开手铐。

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早就恨那张纸条，两下就把手铐撕了个粉碎。

“去拿辣椒面来！”皮皮鲁对士兵说。他要治治没没够。

“拿辣椒面干什么？”奇奇市长问。

“治病呀！”皮皮鲁一边揉着发痛的胳膊一边说。

“辣椒面能治病？”奇奇市长吃了一惊。

“当然能治。”皮皮鲁说，“没没够就是专门往慢

头里掺辣椒面，给我们治嗓子！”

“快去把馒头都要回来，不许给他们吃！”奇奇市长大声吼着命令无底洞部长。

无底洞部长窜了出去。

没没够想说话，可是鼻子掉了，漏风，说不出

来。一个士兵拿来了一包辣椒面，递给皮皮鲁。皮皮鲁把辣椒面都撒在没没够父部长的伤口上。没没够父部长昏了过去。

“我宣布：逮捕没没够，撤销他的父部长职务！”奇奇市长说。

盗盗部长高兴得直咧嘴，赶忙从皮包里拿出一张逮捕证，递给了奇奇市长。

奇奇市长打开印泥盒，用舌头舔了一下，在逮捕证上盖了章。

没没够被士兵拖下去了。

无底洞部长满头大汗地跑回来，气喘吁吁地向奇奇市长报告：“馒头都追回来了，一个也没被他们吃掉。”

“太好了！”奇奇市长拍着手说。

“太好了！”皮皮鲁也拍着手说。

W 把女孩子从后门放跑了

“你怎么也拍手？”奇奇市长问皮皮鲁。

“我高兴呀！”皮皮鲁说。

“这么说，你投降我们啦？”奇奇市长恍然大悟。皮皮鲁没理他。他正盘算着到哪儿去找竹竿和鞭炮。

“我宣布：任命皮皮鲁为贪污部长，接替没没够的职务。”奇奇市长说，“现在，给你十个士兵，去把学校里的女孩子抓二十个来，我要揪她们的辫子玩。”

皮皮鲁一听，这倒是个溜走的好机会，就答应了。

皮皮鲁带着十个士兵离开了宴会厅。

他本来打算马上逃走，可又一想，揪辫子够疼的，他恨死了这个奇奇市长，决定救救那些女孩子。

到了学校门口，皮皮鲁对士兵们说：“你们在这儿等着，我进去看看。”

士兵们绝对服从部长的命令，老老实实地站在门外。

皮皮鲁来到教室，把奇奇市长要揪女孩子辫子的消息告诉了同学们。

女孩们都吓哭了。

“你们别怕，有我呢！”皮皮鲁拍拍胸脯。他忽然想起自己从前也揪过女孩子的辫子，不禁脸红了。

“你们都从后门跑吧。”皮皮鲁对女孩子们说。

女同学们收拾好书包，都从学校的后门出去了。

皮皮鲁走出学校对士兵说：“哪儿有什么女孩子？全是男孩子！”

士兵们不信，进去一看，果然全是男孩子。他

们只好跟着皮皮鲁回去了。

走着走着，皮皮鲁眼睛猛然一亮：他看见停在路旁的小汽车。

皮皮鲁刚要走过去，又一想，瓜皮帽叔叔还被关在大厅里，应该去把他救出来一起走。

于是，皮皮鲁带着士兵来到了大厅门口，把门的士兵拦住他。

“我是部长！”皮皮鲁故意神气地对门卫说。

“必须有奇奇市长盖的通行证才能进去。”

门卫一点也不怕这位小孩子部长。

“那你把瓜皮帽叔叔叫出来。”皮皮鲁说。

“有什么事？”门卫问。

“奇奇市长要我来找他问句话。”皮皮鲁只得撒个谎。

说来也巧，正好这时，奇奇市长在宴会厅等得不耐烦了，带着盗盗、无底洞和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出来走走。他们看见皮皮鲁站在大厅门口，就走过来。

X 鞭炮战争

皮皮鲁一看不好，扭头就跑。

奇奇市长一看皮皮鲁跑了，就命令盗盗部长和士兵们追。盗盗部长从皮包里拿出一张逮捕证，奇奇市长用舌头盖了章。盗盗部长这才带着士兵们追捕皮皮鲁。

皮皮鲁一头钻进小卧车，可是发动机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他回头一看，盗盗部长已经追上来了。

皮皮鲁急坏了，没有一点办法。

盗盗部长跑的速度太快，站不住脚，一头撞在小卧车后面，把小卧车撞出去老远，发动机就启动了。皮皮鲁加大油门，把小卧车开得飞快，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

皮皮鲁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开，他感到肚子饿了，忽然看见后座上有一个面包，拿过来大口大口吃起来。

这时，皮皮鲁猛然听见前边传来一阵鞭炮响，还夹杂着“噉——噉——”的喊叫声。

皮皮鲁把车开快，冲着响鞭炮的地方驶过去。

原来是两伙男孩子在打鞭炮仗。他们把鞭炮点着了，扔到对方的“阵地”上，还有二踢脚，像迫击炮一样崩来崩去。

皮皮鲁把车停在一旁，走出来大声喊着：“别打了，别打了！”

“啪！”一个鞭炮在皮皮鲁身边炸了。是马路北边的那群男孩子扔过来的。

皮皮鲁生气了，二话没说，加入到马路南边这群男孩子的队伍里。要说放炮，皮皮鲁可不含糊，他从一个大眼睛男孩子手里要过一根香，点着了，又拿来了几个二踢脚；瞄准对方的“阵地”一放一个准儿，把马路对面的男孩们炸得乱躲乱藏。

“你真行！叫什么名字？”大眼睛男孩问皮皮鲁。

“皮皮鲁。你呢？”

“淘淘。”

“你们干吗要打仗？”

“我们是两个院的，见面就打。恨死他们了！”淘淘咬牙切齿地说。

皮皮鲁心里一惊，发现自己又做错了事，干吗要跟他们一起打架呢？应该劝他们才对。别看最近这一段经历不长，皮皮鲁好像长大了许多。

“别打啦！”皮皮鲁突然跳到路中间，“听我说句话。”

鞭炮声停止了。

“大家可以一起玩，干吗非要分成一拨儿一拨儿的呢？”

“他们是胆小鬼，我们才不和他们玩呢！”路南的孩子们说。

“他们才怕死呢，谁稀罕理他们呀！”路北的孩子们也不示弱。

正当这时，有好多男孩子们从远处慌慌张张地跑来，他们大声地喊道：“不好啦，一只大狗熊，还有狼，带着好多兵来啦！”

大家一听说是狗熊来了，都慌了，好多孩子扔了鞭炮就想跑。

Y 盗盗的匕首牙被炸飞了

皮皮鲁知道是奇奇市长追来了，他对大家说：

“别跑，一跑散了都得被抓住，咱们要团结，你们不都是勇敢的英雄吗？怎么一遇到真的敌人就害怕了？”

想跑的孩子们一听，都脸红了。

皮皮鲁看见前边不远有一条小河，对大家说：“现在都听我指挥，咱们到河那边去，把住桥，他们过不来。淘淘，你把人带过去。”

淘淘带着合并的两支队伍往小河那边跑过去。

皮皮鲁把小卧车也开了过去。

皮皮鲁让大家把二踢脚都拿出来冲着河对面架好，把小桥牢牢封锁住。

刚准备好，奇奇市长就带着盗盗、无底洞、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和士兵们追来了。

奇奇市长一见到皮皮鲁，肺都气炸了：“谁抓到皮皮鲁，我就封谁当父部长！”

士兵们都抢着往桥上冲。

“点火！”皮皮鲁一挥手，男孩子都把二踢脚点着了。

只听“噠！——啪！”把士兵都炸回去了，还有几个掉在河里。

盗盗部长一看，气坏了，从兜里拿出两把匕首，往嘴里一插，冲过去。

皮皮鲁拿起一个二踢脚，对准盗盗部长的脸，只听“噠！——啪！”

盗盗部长的嘴被炸豁了！两把匕首飞得无影无踪。盗盗部长疼得直打滚儿。

小伙伴们都拍手叫好。

奇奇市长气得咬碎了五颗牙，对士兵们喊着：“开枪！开枪！”

士兵们都举起枪，朝这边瞄准。

“快卧倒！”皮皮鲁提醒大家，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啪！啪！啪！”枪响了，大家这才发现，士兵的枪里装的不是子弹，是死苍蝇，打在身上特恶心。

“投降吧？皮皮鲁！”奇奇市长嚷道。

“就不投降！”皮皮鲁大声回答。

“你要是投降，我请你吃糖醋鼻子。”奇奇市长一边说一边流哈喇子。

“谁稀罕你的糖醋鼻子！恶心。”皮皮鲁耸耸鼻子。

“还请你听最好听的歌！”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也跟着喊，接着就唱起来：“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孩子们还以为是什么好歌，一听是狗叫，都笑得流出了眼泪。

皮皮鲁觉得再这样呆下去，地球上会越来越糟，他必须马上去把地球之钟拨正，可是没有竹竿！

皮皮鲁一眼看见小卧车，马上想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

乙 小卧车变成了飞机

皮皮鲁把淘淘叫过来，对他说：“快去找五十个二踢脚，两百个鞭炮。”

“干什么？”淘淘问。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皮皮鲁说。

淘淘非常佩服皮皮鲁，二话没说，就去搜集鞭炮。

不一会儿，淘淘抱来一堆二踢脚和鞭炮。

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在对岸看见了，连忙对奇奇市长说：“皮皮鲁把那么多炮放在一起，想轰咱们吧？”

奇奇市长一看，也吓了一跳，立刻趴在地上。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和无底洞部长一看奇奇市长趴下了，也赶忙趴下了。

皮皮鲁和那五个男孩子拿了鞭炮和二踢脚，朝小卧车跑过去。

无底洞部长看见皮皮鲁抱着鞭炮往后跑，赶忙告诉奇奇市长。

奇奇市长抬头一看，皮皮鲁果然往后跑了，连忙从地上爬起来，踢了还趴在地上的多来米法索拉西多一脚，骂道：“胆小鬼，皮皮鲁都往回跑了，你怎么还不站起来？”

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赶快爬起来。

“进攻！进攻！”奇奇市长嚷道。

士兵们端着枪，一边打一边冲。

淘淘带领“部下”们抵抗。本来分成两派的孩子，这下知道了团结的力量。

皮皮鲁把小卧车开到一个小土坡旁，然后同小伙伴们把二踢脚和鞭炮里的火药都倒进小卧车的排气管，再装上一根药捻。

皮皮鲁把小卧车开上土坡，车头朝着天空，车身竖了起来。

这时，由于淘淘剩下的二踢脚不多了，奇奇市长的士兵已经冲过了河。

皮皮鲁看见士兵们把小伙伴们包围了，奇奇市长正带着无底洞部长和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得意洋洋地过桥呢。

皮皮鲁打开小卧车的门，钻进去坐好，把车门关紧。

一个小伙伴把排气管上的药捻点着了……

这时，奇奇市长带着士兵朝小卧车跑过来，眼看就到小卧车跟前了。

“轰——”一声巨响，小卧车飞上了天空。它越飞越高，一会儿就变得像一只小虫子了。

奇奇市长吓得坐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皮皮鲁坐在小卧车里，寻找着那块彩色的云朵。他心里别提多着急了，因为淘淘他们已经落在奇奇市长的手里，又要受多来米法索拉西多部长那难听的狗叫歌的折磨了。

皮皮鲁终于看见了那块彩色的云朵，他开着小

卧车一直冲进云彩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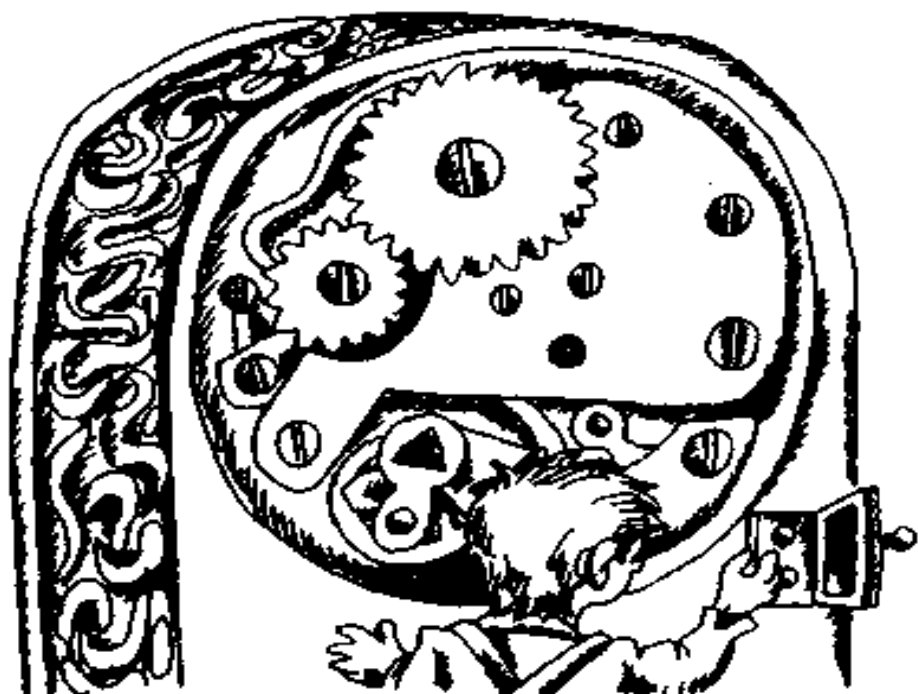
小卧车正好停在皮球房子旁边。皮皮鲁又从窗户跳进去，只见地球之钟走得飞快，难怪地球上的人都睡不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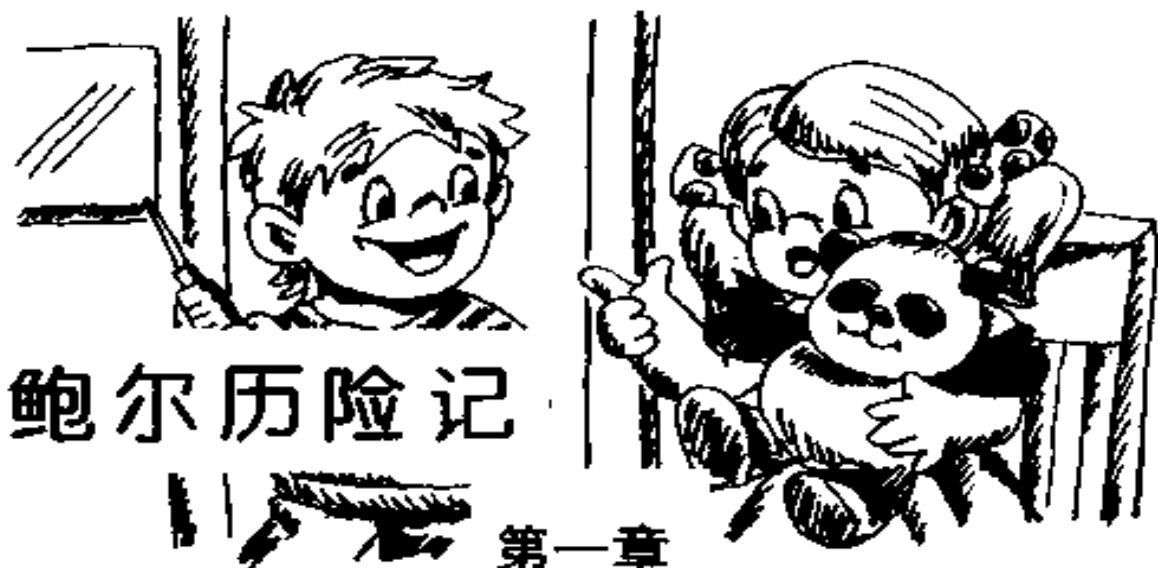
皮皮鲁走到座钟后面，打开那个绿色的小盒子。他把旋钮拧回到原来的位置。

皮皮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地球正常运转了，人们从梦游中醒过来，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至于这次皮皮鲁是怎么从天上下来的，下次再告诉你们，反正他不能像上次一样拿芭蕉叶当降落伞，因为皮皮鲁还要把瓜皮帽叔叔的小卧车还给他。





鲁西西在春节游艺晚会上得到了一个漂亮的奖品玩具——绒熊猫。这只熊猫身高足有一尺五寸，胖乎乎的，可爱极了。

当鲁西西把熊猫带回家时，引起了全家人的赞扬。爸爸妈妈连声叫好，就连皮皮鲁也瞪大了眼睛看着大熊猫，足足五分钟没眨眼。

“咱们给大熊猫起个名字吧！”鲁西西提议。

“叫欢欢吧！”妈妈说，“欢度春节嘛。”

“太俗气。”皮皮鲁反对。

“叫胖胖吧，我们看他多胖呀！”爸爸发表意见了。

“满大街都是叫胖胖的！”皮皮鲁又给否了。

“你说叫什么好？”妈妈倒要看看儿子的本事。

“他的耳朵就像包着两块黑布，就叫包耳吧！”皮皮鲁出语不凡。

“包耳！”爸爸觉得发音很好，就是写出来不好看。

“咱们中国有姓包的吗？”鲁西西问。

“当然有！包公就姓包嘛！”皮皮鲁说。

“包字写出来不大好看。对了，就让熊猫姓鲍吧，耳字也改一下。”爸爸在纸上写了“鲍尔”两个字。

“太好了！”鲁西西觉得这名字很好。

全家一致通过。

“鲍尔，今天晚上我搂着你睡觉，你可不许踹被子呀！”鲁西西抱起鲍尔亲了一下。

“小心他尿床！”皮皮鲁很想把鲍尔带到自己的房间去玩玩。

“谢谢提醒。”鲁西西才不上当呢。“晚安！”

皮皮鲁撇撇嘴。

这一晚上，鲁西西搂着鲍尔睡得很香。

第二天上午，皮皮鲁走进妹妹的房间。

“外边在闹流行性感冒，你还不快给鲍尔打预防针？”皮皮鲁想出个玩的花招儿。

鲁西西也觉得给熊猫打针挺好玩。

“有注射器吗？”鲁西西问。

“我去妈妈的药箱拿。”皮皮鲁说完，就到走廊的壁柜里去找妈妈的药箱。

妈妈是医生，经常义务为邻居看病。所以家里有个常备的药箱。

趁妈妈不注意，皮皮鲁从药箱里取出一支注射器。

“给鲍尔注射什么药呢？”皮皮鲁想。他一眼看中了餐桌上的桔子。

对，抽一管桔子水给鲍尔注射进去，肯定有营

养！皮皮鲁乐了，他拿起桔子溜进自己的房间。

皮皮鲁把针头扎进桔子里，手指慢慢拉动针管，抽出了一管黄橙橙的桔子水。

他拔出注射器，针头朝下，挤出几滴桔子水，用嘴接着尝尝，还真甜，没治了！

皮皮鲁一阵风似的刮进妹妹的房间。

“来吧，给鲍尔打预防针。”皮皮鲁一手举着注射器，一手去拉鲍尔。

鲁西西拽住鲍尔。

“针管里边是什么？”鲁西西不放心。

“板兰根，预防感冒的药。”皮皮鲁信口胡诌。

“这注射器消毒了吗？”鲁西西找碴儿。

“当然消毒了，用布包着呢！”皮皮鲁说。

“我来给他打针。”鲁西西争夺注射权。

“是我拿来的注射器！”皮皮鲁不让步。

“那不打了。”鲁西西说完抱起鲍尔坐到床上。一点儿余地也不给皮皮鲁留。

“那一人打一半儿。”皮皮鲁让步了。

“又不是接力赛跑！”这回鲁西西没把话说死。

“你先打，给我留一半儿。”皮皮鲁高风格，把针递给妹妹。

鲁西西得胜了。她让鲍尔趴在床上，还对他说：“别怕，我慢点儿推，不疼。”

还“慢点儿推！”皮皮鲁差点儿蹦起来。

鲁西西把注射器扎进了鲍尔的臀部，缓慢地推着针管。桔子水注射进鲍尔的身体里。

“行啦行啦，到一半儿了。”皮皮鲁急不可待。

“你慢点儿推，要不鲍尔该疼啦。”鲁西西让给皮皮鲁。

皮皮鲁没接着推，而是把注射器拔了出来。

“你干吗？”鲁西西急了。

“我也得扎一次。”没等鲁西西再说话，皮皮鲁已将针头扎进鲍尔的身体。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你先打呢！”鲁西西心疼鲍尔挨了两次扎。

“接受教训，下次改了就好。”皮皮鲁一边给鲍尔打针一边告诫妹妹。

桔子水全部注射进鲍尔的身体里。皮皮鲁拔出了注射器。

“行啦，鲍尔不会感冒了。”皮皮鲁得意地说。

“但愿如此。”鲁西西半信半疑。

“拜拜。”皮皮鲁出去玩了。寒假的时间是宝贵的，皮皮鲁要玩个够。

鲁西西让鲍尔躺在她的枕头上，给他盖上被子。“你刚打完针，睡一会儿，我出去玩玩就回来。”鲁西西也出去了。

一个小时以后，鲁西西走进家门，看见爸爸脸上有阴云。

“怎么啦？爸爸。”鲁西西问。

“你把君子兰碰掉了怎么也不跟爸爸说一声？”爸爸气不小。

鲁西西一看自己房间窗台上的那盆君子兰，真

的掉在地上，花盆摔碎了。君子兰折断了两片叶子。

鲁西西傻眼了。要知道，君子兰是爸爸最心爱的花，它的名贵程度鲁西西是清楚的。是谁把它从窗台上碰下来的？

“不是我碰的。”鲁西西告诉爸爸。

“那是谁？”爸爸问。“不是你就是你哥哥。”

“不知道。”鲁西西说，“我没看见他碰。”

正在这时，皮皮鲁回来了。他否认碰过君子兰。心爱的花摔坏了还能忍耐，而心爱的孩子撒谎却不能忍耐，爸爸火了。

“到底是谁碰的？说实话！”爸爸厉声喝道。

“不是我。”鲁西西看看哥哥。

“不是我。”皮皮鲁看看妹妹。

“反正跑不出你们两个。”爸爸下结论了。

“准是皮皮鲁。”鲁西西心想。

“准是鲁西西。”皮皮鲁心想。

爸爸看看儿子，又看看女儿，想从他俩的眼睛里看出疑点来。

“咱家要是有测谎器就好了。”皮皮鲁冒出这么一句。

“别管谁碰的，先给君子兰换个花盆吧。”鲁西西提议。

爸爸怀疑女儿了。

“我去拿花盆。”皮皮鲁跑到凉台上。

爸爸看着儿子也可疑。

皮皮鲁和妹妹把君子兰栽到新花盆里。

“今天晚饭前，谁摔的花盆，必须承认。”爸爸下了最后通牒。

鲁西西忽然发现床上的鲍尔不见了。

“谁拿我的熊猫了？”鲁西西问。

爸爸摇摇头。皮皮鲁也摇摇头。

“是你吧？皮皮鲁！”鲁西西断定是哥哥。

“狗拿的！”皮皮鲁一口回绝，又加了一句：“狗摔的君子兰！”

不是哥哥拿走了鲍尔？鲁西西看着爸爸。

“我没动。”爸爸说。

鲍尔呢？鲁西西翻遍了房间，没有鲍尔的影子。

谁把鲍尔拿走了呢？谁摔的君子兰？

第二章

晚饭前，爸爸二审儿子和女儿。

这时，鲁西西已没有心思理会爸爸的查问了，她确信鲍尔失踪了。

“谁看见我的熊猫了？”鲁西西开辟了第二法庭。

“这事也怪了。君子兰掉到地上没人承认。鲍尔丢了也没人承认。”妈妈感到此事蹊跷。

一直到睡觉前，也没人承认是谁摔了君子兰和拿走了鲍尔。

熄灯后，鲁西西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深夜，她朦朦胧胧听见有人唱歌。鲁西西仔细听，那歌声好像很远，再听听，又好像就在房间里。她害

怕了，想起鬼的故事，忙把被子蒙在头上。

歌声钻进被子里。鲁西西再不敢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她猛一掀被子，跳下床，跑进对面皮皮鲁的房间。

鲁西西推醒哥哥。

“干吗？”皮皮鲁翻了个身，又要睡。

“我那屋里有鬼。”鲁西西说。

“鬼？在哪儿？”皮皮鲁一骨碌坐起来，来精神了。

鲁西西把有人唱歌的事告诉哥哥。

“去看看。”皮皮鲁找来手电。

兄妹俩悄悄来到鲁西西的房间。皮皮鲁一听，还真有歌声！他判断着方位。

壁柜里没有。书柜里没有。抽屉里没有。只剩下床底下了。

皮皮鲁趴在地上。没错，歌声是从床底下传出来的。

“就在这儿！”皮皮鲁小声对鲁西西说。

鲁西西往后退了两步。她怕。

皮皮鲁的手电光柱在床下扫来扫去。突然，他看见一个黑影子躲到了纸箱子后边。歌声停止了。

真有鬼？！皮皮鲁打了个哆嗦。他有点儿颤悠了。可妹妹在旁边——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皮皮鲁把半个身子钻进床下，挪开了那个纸箱子。藏在纸箱后边的“鬼”暴露无遗。

皮皮鲁愣了，眼珠一动不动。

“看见什么了？”鲁西西提心吊胆地问。

“你来看！”皮皮鲁拽鲁西西。

“我不敢。”鲁西西实事求是。

“你一定得看！”皮皮鲁拽住妹妹，强行让她趴在地上往床下看。

“啊——”鲁西西惊叫起来。

鲍尔坐在床底下，正冲他们笑呢！眼珠还时不时地转一转。

熊猫鲍尔活了。

“鲍尔。”皮皮鲁壮着胆子叫了一声。

“哎。”鲍尔说话了。

皮皮鲁和鲁西西惊讶得同时抬头，又同时低头——床板把他们的头撞了两个大包。

“疼吗？”鲍尔关心地问。

“没……没事……”皮皮鲁说。

“你……你……怎么活了？”鲁西西问。

“不知道，就这么就能动了。”鲍尔说不清。

“到我家来之前就是活的？”皮皮鲁觉得好玩极了。

“不，是今天下午刚活的。”鲍尔说。

还知道上下午！

“刚活的？！”鲁西西觉得现在是在做梦。

“你干吗呆在床底下，出来吧！”皮皮鲁说。

“床底下挺好玩。”鲍尔边说边走出来。

和动物园的真熊猫走路的姿势一模一样。

“刚才是你在唱歌？”鲁西西问。

“瞎哼哼。”鲍尔说，还挺谦虚。

“这可神了。”皮皮鲁兴奋了。

鲁西西给鲍尔拍拍身上的土，问：“你想吃点儿什么吗？”

“你要吃竹子这儿可没有。”皮皮鲁插话。

“我想吃桔子。”鲍尔说。

桔子?!皮皮鲁猛然想起他给鲍尔注射的就是桔子水！莫非……

“熊猫不该吃桔子。”鲁西西觉得鲍尔真逗。

“我就想吃桔子。”鲍尔强调。

皮皮鲁从挂在走廊的水果篮里给鲍尔拿了两个桔子。

鲍尔大吃特吃起来。

“忘了告诉你，咱们给鲍尔注射的是桔子水。”皮皮鲁小声告诉鲁西西。

“啊?!”鲁西西发觉自己被哥哥骗了。“什么‘忘了告诉’，那板兰根是怎么回事？”

“那是我瞎编的。”皮皮鲁投案自首，“肯定是桔子汁使他活了。”

一定是。要不然，鲍尔怎么爱吃桔子呢！可桔子汁注射到绒熊猫身体里，绒熊猫就会活吗？鲁西西把大脑里的知识横扫了一遍，找不出论据。

房间门开了，爸爸出现在门口。他拉亮电灯。

“深更半夜，你们在干什么？”爸爸被女儿房间的声音吵醒了，跑来看看出了什么事。

“没……没干什么。”鲁西西用身子挡住鲍尔。

爸爸眼尖，早就看见熊猫了。

“你说鲍尔丢了，这不在床上吗！这么看来，花盆也是你摔的了？”爸爸顺理成章地往下推论。

“花盆是我碰掉的。”鲍尔从鲁西西身后站出来说。

当爸爸弄清了是谁在跟他说话时，一屁股坐在地上。

“怎么，是你碰的！”鲁西西和哥哥异口同声说。

“我站在窗台上玩，不小心，就给碰到地上了。”鲍尔一脸歉意。

“这……这是怎么……怎么回事？”爸爸看着会说话的玩具熊猫，直发愣。

皮皮鲁把桔子水的事讲给爸爸听。

“有这般事！”爸爸睁大了眼睛。

“千真万确！”皮皮鲁肯定。

“你们太伟大了！”爸爸一激动，说了句似乎不该由爸爸对儿女说的赞美词。

“我去叫妈妈！”爸爸跑着去叫妈妈。

这一夜，皮皮鲁全家兴奋得睡不着觉，笑声不绝。是啊，家里又增添了一个新成员，而且是被誉为“国宝”的熊猫，能不让人高兴吗！

“从今天起，咱们家就有五口人了。”鲁西西宣布。

“完全正确。”一家之主爸爸拍板批准。

“没意见。”主妇妈妈投赞成票。

“抓紧给他上户口吧！”皮皮鲁说话没正经。

全票通过。

鲍尔乐了。他觉得鲁西西全家都有一颗善良热情的心，他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感到很温暖。

自从鲍尔加入皮皮鲁家的户籍后，给皮皮鲁全家带来了巨大的欢乐。每天晚上，大家都要围着鲍尔开小型联欢会，鲍尔学会了滚皮球等游戏，每当他给大家表演时，都引起大家的笑声。看到自己能给别人带来欢乐，鲍尔很高兴。

皮皮鲁全家对鲍尔好得不能再好了，每天给他吃新鲜的桔子，给他洗澡，给他讲故事……

一星期后，皮皮鲁家有只活熊猫的消息不胫而走，传了出去。

平静快活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第三章

这天晚上，皮皮鲁全家正同鲍尔一起看电视。忽然传来敲门声。

妈妈去开门。

两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站在门口。

“请问，你们找……”妈妈不认识这两个人。

“听说您的家里有一只熊猫？”瘦高个问。

妈妈疑惑地点点头。

“我们是野生动物保护局的。”矮胖子掏出证件给鲁西西的妈妈看。

“野生动物？”妈妈不明白，野生动物保护局来

她家干什么。

“您家的熊猫是从那儿抓来的？”瘦高个问。

妈妈恍然大悟。他们把鲍尔当成真熊猫了。

“进来谈吧。”妈妈把客人请进屋里。

“什么事？”爸爸问。

瘦高个把来意又说了一遍。

“我们的熊猫是玩具呀！”爸爸觉得好笑。

“可是据我们得到的信息，您家里有一只活的熊猫。”矮胖子特意在“活”字上加重了语气。

“是活的，是活的玩具。”妈妈也在“玩具”二字上加重了语气。

“这怎么可能！我们要见见它。”瘦高个的口气开始硬起来，好像全世界的野生动物都归他管。

“去把鲍尔叫来。”爸爸对妈妈说。

妈妈走进女儿的房间，把客人的来意告诉了正在看电视的鲁西西和皮皮鲁。

“真逗！”鲁西西乐了，拍拍鲍尔的头，“鲍尔，你居然把野生动物保护局的人招来了，去吧，让他们鉴定一下你是真熊猫还是假熊猫。”

皮皮鲁也觉得好玩，他关掉电视机，跑去看热闹。

鲍尔被鲁西西领着一摇一摆地走到客人面前。

“这明明是真熊猫嘛！”瘦高个站起来。

“没错。”矮胖子也下了结论。

“你们再仔细看看。”鲁西西指指鲍尔的皮肤，“真熊猫的皮肤是这样的吗？”

“也许是新的品种呢！”矮胖子想像力还挺丰富。

“这熊猫我们得带走。”瘦高个说。

“带走？这是我们的熊猫，你们有什么权力带走？”皮皮鲁说话了。

“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你们已经触犯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矮胖子亮出了王牌。

“可鲍尔是玩具呀！”妈妈强调说。

“玩具怎么会活呢？即便是玩具，我们也要带回去鉴定一下。”矮胖子说。

“熊猫玩具如果活了，就是真熊猫。”瘦高个的逻辑更混。

“好了，我们把它带走了。”

矮胖子弯腰去抓鲍尔。

鲍尔躲到鲁西西身后。

“不许你们胡来！”爸爸一字一句地说。

鲁西西和皮皮鲁还从来没听过爸爸用这种声调说话。

“你们已触犯了法律。”瘦高个吓唬说。

“你们才触犯了法律，”爸爸又补充了一句，“犯了侵犯公民住宅罪，还有抢劫罪。”

瘦高个看看矮胖子，显然是爸爸的声音发生了作用。

“那好吧，你留在这儿看住熊猫，我去打电话叫专家来鉴定！”瘦高个说完打电话去了。看来他俩不是专家，而是工作人员。

矮胖子留下看守鲍尔，还时不时地向皮皮鲁宣

讲保护大熊猫的重大意义。

没人理他。

二十分钟后，来了四名专家。

他们带来了大量的仪器，开始鉴定工作。

有的给鲍尔听诊，有的给鲍尔透视，有的给他做心电图，忙得不亦乐乎。

检查完毕，四位专家碰头。

“不是熊猫。”一位说。

“对，确实不是。”另一位同意。

“身体下边还有玩具商标呢！”第三位指给同行看。

“这皮肤分明是绒制品嘛！”最后一位说。

皮皮鲁全家松了一口气。

“你们能保证这不是新品种吗？”瘦高个将军了。

“玩具熊猫能变活吗?！”矮胖子一针见血。

专家们没话说了。是呀，这玩具熊猫怎么会活了呢！

“我们把它带走。”瘦高个对皮皮鲁全家宣布。

“岂有此理。不行！”爸爸斩钉截铁。

“这么说吧，如果您家的玩具狗活了，我们决不会来干涉。而现在是玩具熊猫活了，我们必须出面。因为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矮胖子说，他也承认鲍尔是玩具了。

“可鲍尔是玩具呀！”鲁西西急了。

“它活了，就不再是玩具了，而是一只真正的熊猫了。既然是熊猫，就要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瘦

高个解释道。“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如果您家的玩具狗活了，我们不会管的。而现在恰恰是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玩具熊猫活了，我们能袖手旁观吗？”

皮皮鲁全家无话可答。爸爸高大的身躯挡在门口，反正谁也出不去。

几位专家你看我，我看你，他们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知怎么办好。

“我不跟你们走！”鲍尔忽然说话了。

瘦高个、矮胖子和四位专家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坚决不离开！”鲍尔又说了一遍。

“这？”瘦高个看看矮胖子。

“……”矮胖子张口结舌，看看瘦高个。

专家们显然对鲍尔发生了兴趣，围着他看。

“会说话的熊猫更是国宝了！”瘦高个回过味来了。

“没错！”矮胖子如梦初醒。

“我看这样吧，今天先别把熊猫带走，明天咱们再来。”一位专家提议。他看出皮皮鲁全家非常喜爱这只熊猫。

“也好。”瘦高个下个台阶，他正发愁怎么通过门口这一关呢。“希望你们保护好这只国宝，如有意外，由你们负责。”

没人理他。

野生动物保护局的人走了。

“爸爸，明天怎么办？”鲁西西着急地问。

“不知道。”爸爸还是第一次在孩子面前束手无策。他也弄不清是否该将鲍尔交给国家。

“不能把鲍尔给他们。”看到爸爸都没主意了，鲁西西慌了。

“都怨我，给你们添麻烦了。”鲍尔说，“要不，你们再把我身体里的桔子水抽出来？”

“那怎么行！你刚刚尝到生命的欢乐。绝不行！”鲁西西说。

“对，不行！”皮皮鲁也反对。

爸爸妈妈也不同意。

鲍尔被皮皮鲁全家那四颗善良的心感动了。

“唉，我要是玩具狗就好了。”鲍尔遗憾地叹了口气。

“大家先睡觉吧。”爸爸说。

这时，又传来了敲门声。

妈妈打开门。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笑容可掬地站在门口。

“您找谁？”妈妈问。

“我是环球玩具公司的经理，鄙姓王。”那男人递给妈妈一张名片，“有重要事情找你们洽谈。”

“玩具公司？找我们？”妈妈莫名其妙。

王经理不等主人请，就迫不及待地走进屋子。

第四章

“我刚才听说您家有一只活了的熊猫玩具？”王经理开门见山。

又是为鲍尔来的。信息还真灵通。

“您也负责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爸爸挖苦道。

“怎么会是野生动物？明明是玩具嘛！而且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王经理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拿出一只熊猫玩具，和鲍尔一模一样。

“那你能为我们证明鲍尔是玩具吗？”爸爸喜出望外。

“当然能！没问题。”王经理拍拍胸脯。

“太谢谢您了！”爸爸感激地说。

“它是怎么活的？”王经理指指鲍尔，问。

皮皮鲁把经过告诉王经理。

“这是童话。”王经理笑着摇摇头，“你们一定有绝招儿。”

“真是给他打了桔子水活的。”鲁西西说。

“不可能。”王经理自信是从事玩具生产多年的老手，从没听说过打桔子水能把玩具变活。

“跟你们说实话吧，我来的目的，就是想咱们今后合作，我们生产熊猫玩具，你们把它变活，这能赚许许多多的钱。”王经理露出了本意。

皮皮鲁和鲁西西很愿意让更多的小朋友和活熊猫交朋友，他们决定给王经理示范。

皮皮鲁找来注射器，从桔子里抽出桔子水，注射进王经理手中那只绒熊猫身体里。

“一会儿他就活了。”鲁西西告诉王经理。

王经理半信半疑。

一个小时过去了，熊猫没活。

两个小时过去了，熊猫还是一动不动。

“我可没时间跟你们玩游戏。”王经理有点儿火了，他断定这家人在耍弄他。

“怎么搞的？”鲁西西不明白为什么换了只熊猫就变不活了。看来，只有鲍尔有这个本事。

“快把方法告诉我吧，咱们签合同。”王经理不耐烦了。

“就是打桔子水！”皮皮鲁一口咬定。

王经理看看没希望了，突然说：

“我把这只活熊猫带走。”

“带走？”爸爸一愣。

“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王经理比野生动物保护局的人还狠。

“现在鲍尔已经属于我们家了。”妈妈说。

“我有权力对本公司的产品进行复查！”王经理说。

“我们用户并没要求你们复查！”爸爸生气。

“我去法院告你们！”王经理意识到几千万元的利润吹了，气急败坏。

“去吧！钱串子！”皮皮鲁冒出这么一句。

王经理站起来，想了想，从包里掏出一叠钱，说：

“如果你们能保证不将熊猫玩具变活的方法传出去，这些钱就属于你们了。”

他是怕别的玩具厂家得到这个方法，挤垮他。

“呸！”爸爸真的发火了，“滚出去！”

王经理恶狠狠地点点头，一边说“好！好！”一边走了出去。

“他不会罢休的！他只认识钱。”爸爸气愤地说。

王经理在离开皮皮鲁家时就拿定了主意，既然你们不愿合作，我也不能让你们同别的厂家合作！既然你们不把鲍尔给我研究，我也不让你们把鲍尔给别的厂家研究。反正，只要这只活着的熊猫玩具存在一天，王经理就一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鲍尔的存在对他的公司是致命的威胁。要么得到它，要么毁掉它！王经理下了决心。

皮皮鲁全家刚要睡觉，又传来了敲门声。这回是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他们听说这个消息后，都来抢头条新闻。电视台还带来了摄像机。

“你快躲到我的房间去。”鲁西西对鲍尔说。鲍尔躲进去了。鲁西西关上门。

“没这事，是谣言。”皮皮鲁对记者们说。

“我们要休息，都一点了。”妈妈请求道。

“就让我们拍五分钟。”记者软缠硬磨。

走廊里乱成一片。邻居们纷纷出来看热闹。

鲍尔在鲁西西的房间里坐立不安。他意识到自己给鲁西西全家带来了麻烦，看样子野生动物保护局和玩具公司都不会罢休，天一亮还会来找麻烦的，

说不定又会有什么单位的人来凑热闹呢！怎么办呀？想来想去，鲍尔觉得只有暂时离开鲁西西家，才能帮助他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鲍尔决定出逃。一想到外面这个大世界，鲍尔有点儿害怕，他还从来没有出去过。外面的人都像鲁西西一家人这么好心肠吗？还是像王经理那样的钱串子？

走廊里的声音越来越乱。鲍尔狠了狠心，出逃。

皮皮鲁全家算是领教了记者的厉害，他们的攻势愈来愈猛，皮皮鲁全家渐渐招架不住了。

“他们愿意照，就让他们照吧！”妈妈首当其冲败下阵来。

“不行！”爸爸还有点儿精力，不愿投降。

“嗨，甭管他们算了。”皮皮鲁困得眼睛直打架。于是挂起白旗。

鲁西西点点头。

爸爸孤军奋战，终于抵挡不住了。于是全线崩溃。

鲁西西领着记者们去她的房间拍电视。

鲍尔不见了。窗户开着。

在屋子里翻遍了也没有。

桌上放着一盘磁带。

鲁西西一愣，她教过鲍尔使用录音机。

鲁西西把磁带插进录音机，按下放音按钮。

录音机里传出鲍尔的声音：

“鲁西西、皮皮鲁、爸爸妈妈，请原谅我不辞而

别。我原以为我变活了，给你们带来的只有欢乐。今天我才知道，我给你们带来的痛苦和麻烦比欢乐要多得多。我明白了，玩具是不能活的，尤其是熊猫玩具更不能活。可是我已经活了，有什么办法呢？为了不再给你们添麻烦，我走了。谢谢你们给了我生命，谢谢你们用慈爱的心温暖过我，再见。”

鲁西西的泪水夺眶而出，她毫不客气地打掉了身旁一位记者手上的照相机，发疯似地跑出去。皮皮鲁、爸爸妈妈也跟着跑了出去。

外边一片漆黑，哪里还有鲍尔的影子？

“他走不快，咱们分头找。”爸爸说。

四个人朝四个方向找。记者们跑回报社抢着发消息。

一直找到天亮。毫无结果。

皮皮鲁全家悲伤极了。他们心爱的鲍尔离开了他们。

清晨，野生动物保护局的瘦高个和矮胖子来了，同时还来了许多专家。当他们听说那只会说话的熊猫玩具跑了时，根本不信，一口咬定是皮皮鲁全家把它藏起来或转移了。

“我们要去法院起诉。”瘦高个急了。本来他以为自己会为重大发现立一功呢！

环球玩具公司的王经理来了。光是助手就带了十七名。他已经布置好了带走鲍尔的方案。

鲍尔失踪的消息给了他当头一棒。

“我要去法院告你们！”王经理认定皮皮鲁家把

鲍尔藏起来了。

他们真的去法院起诉了。

经法院判决，皮皮鲁家无罪。

皮皮鲁全家被搞得精疲力竭。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下决心一定要找到鲍尔。鲁西西和皮皮鲁一路，爸爸自己一路，妈妈在家留守大本营。

王经理虽然败诉，但他明白只要鲍尔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有一把达摩克利斯宝剑悬在他的公司的头上。他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从地球上除掉鲍尔。

十五个密探分兵十五路出发去秘密搜捕鲍尔。这十五个人是王经理从公司里挑出来的精干人员。

第五章

鲍尔到哪儿去了呢？

那天晚上，鲍尔从鲁西西的房间跳窗户跑了，正好路旁停着一辆带篷子的大卡车。

鲍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了大卡车，他刚站稳，车就开了。

这是一辆长途贩运卡车，车篷里装满了货物。鲍尔摸黑往车篷里走。幸好，车篷里没人，鲍尔松了一口气。他找到了一个大麻袋，坐上去，还挺舒服。卡车奔驰在公路上。

忽然，鲍尔看见有个小黑影在他身边的一个纸箱子上闪了一下。

“谁？”鲍尔紧张地问。

小黑影没回答。显然是在暗中观察鲍尔。

“你说话呀！”鲍尔又问。

“我。”那个小黑影从纸箱子后边跳出来。

鲍尔借着月光一看，是个有头有脚的小东西。他没见过。

“这不是熊猫吗？”小黑影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能在运货的卡车上见到这么珍贵的动物。

“我叫鲍尔，你呢？”鲍尔挺稀奇，这么小的东西也知道他是熊猫。

“我是小老鼠，叫清道夫。”小老鼠认为能同熊猫说话，实在是三生有幸。

“清道夫？这名字真好玩。对了，你在这儿干什么？是你的车吗？”鲍尔问。他挺高兴有个伴儿，不会寂寞了。

“我要是趁这么辆大车就好了！”清道夫叹了口气，“我是搭车的。”

“我也是。”鲍尔觉得更亲切了。

“你还用搭车？听说你们熊猫外出旅行都是坐专机呢！人对你们多好呀！我原先那家主人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你们熊猫呢！”清道夫显然有点儿嫉妒。

“人对你们老鼠不好吗？”鲍尔觉得既然都是动物，人一定会平等对待的。

“人讨厌我们。没听说过‘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吗？”清道夫声调都变了。

“为什么？”鲍尔大吃一惊。

“还不是因为我们老鼠太多了！”清道夫挠挠头，“告诉你，全世界的老鼠加起来比人类还多！如果全世界只有我清道夫一只老鼠，人类不把我供起来才怪呢！物以稀为贵嘛。”

“我们熊猫很少吗？”鲍尔问。

“太少了！你们的家族每死一只熊猫，人类可心疼呢！还组织抢救，还让大家捐钱……”清道夫又嫉妒了。

“你们怎么那么多兄弟姐妹呀？”鲍尔不明白。

“繁殖得太快。其实，我们也应该搞搞计划生育，控制一下鼠口。要是就剩我清道夫一只老鼠就好了。”清道夫挺独。

这时，汽车来了个急刹车。鲍尔撞到身后的麻袋上。清道夫从箱子上摔了下来。

“这种技术也配开长途！”清道夫掸掸身上的土。然后问鲍尔：“没事吧？”

“没事，谢谢。”鲍尔觉得清道夫心肠挺热。

汽车又开动了。

“你去哪儿？”鲍尔问。

“去乡下。”清道夫说。

“乡下？”鲍尔不懂什么叫“乡下”。

“就是农村。我在城里呆不下去了。城里人太坏，不给我活路。又是给我下毒药，又是给我下夹子。唉，真够受的。我也算得上是九死一生了。我从电影上听说农村人憨厚，老实，待人诚恳，实心眼儿，于是决定去投奔农村。”清道夫说。

鲍尔觉得清道夫说的有一定道理，那些野生动物保护局和玩具公司的经理不就是城里人吗？鲍尔决定跟清道夫一起去农村，去投奔憨厚老实的农村人。

“你带我一起去农村吧！”鲍尔请求道。

“真的？”清道夫受宠若惊，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去农村干什么？哪儿的人都会对你好呀！”

鲍尔把经过说了一遍。

“这么说，你不是真熊猫？”清道夫又在黑暗中打量了一下鲍尔。

“不是真熊猫。”鲍尔有点儿担心清道夫该看不起他了。

“不是真的好。我还怕同真熊猫在一起呢，该受气了。”清道夫不在乎鲍尔的成份。“对了，你知道吗，咱们要是人，从城市主动到农村去，还算是光荣行动呢！还能上电视，还敲锣打鼓欢送呢！”

“怎么没人欢送咱们？”鲍尔不信。

“谁让咱们不是人呢！你看看，这世界有多不公平，同样的行动，不同的人干就有不同的效果。唉，其实几千万年前还不是一个祖宗，忘本！”清道夫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鲍尔觉得清道夫知识面还挺宽，知道的事真不少。

“咱们吃饭吧。”清道夫拍拍肚子，“这儿饿了。”

鲍尔弄不清在这黑咕隆咚的卡车上哪儿来的饭。

只见清道夫跳到鲍尔坐的麻袋上，用嘴将麻袋咬了个口子，从里边掏出几颗花生。

“给，凑和吃吧，跑长途就得辛苦点儿。”清道夫递给鲍尔花生，他自己往嘴里放了一颗。

“我不吃花生。”鲍尔谢绝了。他觉得清道夫这么随便地吃别人的东西有点儿那个。

“对了，你们熊猫是吃竹子的。糟了，这车上肯定没竹子。”清道夫着急了，连花生都顾不上吃了。

“我只吃桔子。”鲍尔说。他生怕清道夫又从车上找出桔子来，忙补充说：“我现在一点儿也不饿。”

“我去给你找找，别客气，什么饿不饿，等到饿了就晚了。”清道夫说完开始对整个车厢的货物进行大检查。他很愿意为鲍尔做事，今天他才发现自己家的祖坟好。要知道，能同熊猫交朋友——尽管是玩具熊猫——这在老鼠家族确是罕见的荣誉。

遗憾得很，车厢里没有桔子。

“这人，真够呛！搞长途贩运连桔子也不装！”清道夫无可奈何地回到鲍尔跟前。

“没关系。我不饿，你吃吧。”鲍尔说完也觉得奇怪，自己怎么也劝清道夫偷吃人家的东西呢。

“那你先睡一会儿吧！”清道夫不习惯让朋友看着他吃饭。

鲍尔也觉得累了，他睡着了。

第六章

“鲍尔，快醒醒，到了，咱们得赶在他们卸货之前下车，快！”清道夫把鲍尔推醒了。

鲍尔跟着清道夫走到车厢边上。

远处已经有人朝卡车走过来了。

“快！”清道夫催促。鲍尔从车帮上跳下去，好在他不怕摔。清道夫动作更是灵敏，落在地上悄无声息。

这是一座村庄。

“来，先躲在这儿。”

清道夫指指路旁的一个猪圈。

鲍尔跟着清道夫钻进猪圈。

“真臭。”鲍尔不由自主地捂住鼻子。

“别吭声。”清道夫提醒鲍尔。

人们在猪圈旁边卸车。

猪们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熊猫，一只熊猫光临我们的寒舍里！

猪妻子喜出望外，含情脉脉地看着鲍尔。“你看，他多漂亮呀！”妻子对丈夫说。

猪丈夫本来应该对妻子这话大吃其醋的，可熊猫的出现已使他顾不上这区区小事了。要知道，熊猫是整个动物界的贵族。猪丈夫清楚，虽然同是动物，但熊猫是受人宠爱的生灵，而猪是任人宰割的畜牲，他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而今天，熊猫突然

降临寒舍，莫非……

猪丈夫的想像力还挺丰富，他猜测自己全家的命运就要发生重大变化了。他决定以最隆重的礼节欢迎熊猫天使。

猪丈夫迅速把自己大脑里所有最美好的语言都搜集出来，他尽量用文雅的步伐向熊猫走过去。

突然，他愣住了。猪丈夫看见一只老鼠同熊猫在一起，而且显然他们是朋友，还交头接耳。

猪丈夫站住了。他一贯认为老鼠同猪比起来同样有天壤之别：老鼠受人唾骂，被人捕杀，而他猪则饱食终日，人天天伺候他。怎么这只熊猫同老鼠在一起呢？莫非……啊，猪丈夫明白了，这熊猫一定是失宠了，人不喜欢他了，要不，他怎么落得与老鼠为伍呢！要不，他干吗放着装空调的高级住宅不住，跑到猪圈来呢？

猪丈夫把已到嘴边的欢迎词咽回肚子里。他迅速地在大脑里搜集讽刺挖苦的词汇。

“你们怎么不打个招呼就闯到我家来？”猪丈夫质问道。

“真对不起，我们是到你这儿躲一下，没来得及打招呼，请原谅。”鲍尔说。

躲一下！真是落魄贵族！还“在逃！”

猪丈夫来劲儿了。他早就被熊猫的地位气得发狂，这回可得出出气了。

“我的别墅不允许外人进来，特别是不让熊猫进来！”猪丈夫神气十足。想想吧，一头猪训斥一只熊

猫，这在动物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为什么？”鲍尔想不到这猪圈的主人如此不友好。

“嫌你脏。”猪丈夫说完还捂上了鼻子。

“你？”猪妻子对丈夫不满了。

“少多嘴！”猪丈夫大喝一声。

“你也不拿镜子照照你那副德性！”清道夫火了，“告诉你，鲍尔来你这儿是瞧得起你，神气什么？！”

“小偷！骗子！我去叫猫！”猪丈夫没想到老鼠敢骂他，怒火攻心。

“别吵，别吵，我们马上就走。”鲍尔说。

“现在就滚！”猪丈夫下逐客令了。

清道夫回头看看，外面还在卸车。

“我喊了！”猪丈夫威胁着。

“咱们走吧。”鲍尔对清道夫说。

清道夫瞪了猪一眼。

“我先出去看看。”清道夫说完钻出去了。

“跟老鼠在一起，也不嫌丢人！”猪丈夫冷笑着。

“你怎么会跟老鼠交朋友呢？如果没有那只老鼠，我们会隆重欢迎你的。”猪妻子惋惜地对鲍尔说。

鲍尔这才知道老鼠在世界上的地位。他想起了清道夫偷吃人家花生米的情景。“跟他分手吧！”鲍尔想。可不知怎么搞的，他又有点舍不得离开清道夫。鲍尔心里挺矛盾。

这时，清道夫从外边钻进来。

“鲍尔，快走！现在没人。”清道夫说。

鲍尔回头看了猪一眼，身不由己地跟着清道夫走了。他们身后传来猪的嘲笑声。

鲍尔和清道夫顺着墙根走。幸好现在是清晨，村子里还没有人走动。

“咱们到哪儿去？”鲍尔问清道夫。

“先到田野里休息会儿，然后找一个人家落户，怎么样？”清道夫征求鲍尔的意见。

“行。”鲍尔嘴上答应，心里却在犯嘀咕：他跟清道夫在一起，人不打他才怪呢！鲍尔在琢磨一个同清道夫好说好散的办法。

他们溜出了村子，来到田野上。田野很大，一眼望不到边。鲍尔感到心旷神怡。

“怎么样，还是农村的空气新鲜吧！”清道夫使劲儿吸了两口气。“坐下歇会儿吧。”

鲍尔和清道夫坐在田埂上。忽然，鲍尔觉得脚旁的一块土坷垃动了一下。接着，土坷垃滚到一旁，露出一个黑洞。

从洞里钻出两只田鼠。

清道夫乐了，这是他的同胞。

“你们好！”清道夫说。

“你好！你从哪儿来？”一只田鼠问。

“从城里来。”清道夫说。

“城里？”田鼠露出惊讶的神色，好像挺羡慕。“城里那么好，你干吗到这儿来呀？”

“听说农村人心眼好。我在城里实在住不下去了。”清道夫说。

“你就住在我们家吧！我们有好多吃的，你每天给我们讲点儿城里的故事就行。”另一只田鼠要求。

清道夫挺感动，还是农村好，连农村的老鼠心眼都实在。要是在城里，哪家老鼠会收留外人！

“我还有个朋友。介绍一下，熊猫鲍尔。”清道夫指指鲍尔。

“天哪，熊猫！”两只田鼠不约而同地吃了一惊，他们只听说过高贵的熊猫，可还从未有幸见上一眼。

“鲍尔是我的好朋友。”清道夫显然很自豪，“把他也留下吧！”

“这……我我……家可没这么大的房子，再说……再说和一只熊猫住在一起，我们可不敢当。”田鼠说。他们想，如果收留了鲍尔，准得受他欺压。

“还是你自己留下吧！”田鼠抱歉地说。

这时鲍尔挺怕清道夫同意田鼠的要求。真怪，刚才他还在琢磨同清道夫分手的方法。现在机会来了，他倒怕清道夫留下了。

“不，你们不留鲍尔，我也不留。我怎么能扔下朋友不管呢！”清道夫耸耸肩膀。

鲍尔心头一热，脸红了。

田鼠表示遗憾。

“我会经常来玩的。”清道夫不让田鼠失望。

“快躲起来，来人了！”一只田鼠发出警报。

鲍尔和清道夫回头一看，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朝这边走过来。

“糟了，你往哪儿躲呀？”清道夫慌了。四周都

是开阔地，没有一点能躲藏的障碍物。

那人越走越近，他好像已发现了鲍尔。

“快进来呀！”田鼠从洞里伸出头来喊清道夫。

“你快躲起来吧！”鲍尔把清道夫推进洞里。

第七章

农民走到鲍尔跟前，愣了片刻，他揉揉眼睛，又拧了自己的大腿一下。

当他断定眼前真是一只活生生的熊猫时，笑了。他蹲下身子，用手抚摸着鲍尔的头。

处于紧张状态的鲍尔松了口气，他看出这人对他友好的。鲁西西经常抚摸鲍尔，她的手是细嫩的。而现在这人的手很粗糙，上边有不少老茧，不过，尽管如此，鲍尔还是觉得挺舒服。

“跟我回家去吧！”农民抱起鲍尔说。

鲍尔没反对，他看出这是个好心肠的老实人。跟他在一起不会吃亏——鲍尔这么想。

农民抱着鲍尔往家里走去。

清道夫从洞里钻出来，跟在后边。

农民抱着鲍尔走进了自己的家。

“喂，你看看我带回来了什么？”农民不知冲谁喊。

“我看看。”一位中年妇女边擦手上的面粉边走出来。她是农民的妻子。“哟，熊猫!!! 哪儿来的?”

“地里捡的。”农民说完把鲍尔放到炕上。

“王生，你又骗人！”妻子不信。

“骗你是乌龟！”王生用手指学了个爬行的动作。
“快给他弄点儿吃的，看他饿了。”

“这东西咱哪儿养得起？”妻子说。

王生凑到妻子耳边说了几句什么，妻子乐了。看样子是给鲍尔弄吃的去了。

这时，清道夫悄悄溜进屋里，爬上床，来到鲍尔身边。

正巧王生不在这屋。清道夫问：“怎么样？”

“挺好，农村人心眼真好。他们给我找吃的去了。”鲍尔感激地说。

“那咱们就在这儿落户吧。”清道夫打量了一下房屋，“还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鲍尔心想，糟了，要是王生看见他同老鼠在一起，准不收留他了，可鲍尔实在不好意思说出让清道夫离开他的话，人家刚才可够仗义的。

正在鲍尔为难的时候，一只大花猫从外边跑进屋里。清道夫忙躲在被子后边。

大花猫看见炕上的鲍尔，叫了起来。

王生从里间走出来，对大花猫说：“别叫，这是熊猫，咱家的新成员！”

大花猫还是叫个不停，显然她是闻到了清道夫的气味。

“去！去！出去！”王生把大花猫轰出去了。

清道夫从被子后边露出半个头：“鲍尔，这回我可不敢在这儿住了，那猫真厉害！这样吧，我去田

鼠家住，有事儿你就去找我。我经常来看你，行吗？”

“行”。鲍尔点点头。不知为什么他有点儿感谢那只大花猫。

清道夫走了。

不一会儿，王生的妻子给鲍尔端来一篮子青菜，鲍尔不吃。

“听说熊猫是吃竹子的。”王生说。

“咱们这儿哪来的竹子呀！”妻子为难了。

王生急得真挠头。

“我爱吃桔子。”鲍尔说话了。他不能让人家为他着急。

王生和妻子差点儿被吓死——这只熊猫会说话！

“别怕，我在鲁西西家就这么说话。”鲍尔说。

王生先反应过来，他连连拍腿：“绝了！”

“什么绝了？”妻子不明白。

“快去小铺买筒桔子罐头！”王生吩咐妻子。他们这儿没桔子。妻子跑出去了。

“你什么都会说？”王生问鲍尔。

鲍尔点点头。

“会唱歌吗？”

“能哼哼。”

王生从墙上摘下一把二胡，拉了支曲子。

“你哼哼。”王生说。

鲍尔基本上把王生拉的曲子哼了一遍。

王生的眼睛里放出了异彩。

鲍尔大口大口地吃着桔子罐头，他饿坏了。大花猫在一旁看着，有点儿生气，她在主人家住了两年，连罐头毛也没沾过。“哼，咱们都是猫，你不就多一个‘熊’字嘛，有什么神气的！”大花猫心想。可她看出主人喜欢鲍尔，只好陪着笑脸。

等鲍尔吃完饭，王生说：“来，我教你唱支歌。”

鲍尔真高兴，他喜欢唱歌。一小时以后鲍尔就学会了。王生给他拉二胡伴奏。

这时，王生家有只熊猫的消息传遍了全村。乡亲们特别是孩子们蜂拥而来，要亲眼见见熊猫的英姿。

“别进别进！”王生把乡亲们拦在屋外，“我这只熊猫是经受过专门训练的，会演节目。比城里马戏团的熊猫能耐多了，我整整训练了他两年。”

“敢情王生这两年瞒着大家训练熊猫哪！”乡亲们恍然大悟。

“想看熊猫表演的，请先买票！”王生说完示意妻子收钱。

“买票？”乡亲们没想到王生敲邻居的竹杠。

“一块钱一张，这还是照顾价呢！”王生搬了把凳子往门口一挡。

大家止不住想看熊猫唱歌的欲望，有几个人先买了票——废烟盒裁的。

“还有人买吗？”王生问，“好，三个人也演！”

王生拉起了二胡，鲍尔唱歌。尽管他不明白王生为什么要人家花钱，可他还是精神饱满地从头唱

到尾。他很想为王生做点儿事。

一曲终了，三位观众着魔似地冲到屋外。

“太棒了！”

“太精彩了！花十块也值呀！”

屋外传来他们的喝彩声。

霎时间买票的人排起了长队。废烟盒不够用了，王生找出了破报纸，烂布头……票的质量下降，票的价钱却上升，一块五，两块，两块五……

鲍尔连续演了五场，场场满座。几乎全村的人都来看过了。鲍尔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多人，他很兴奋。

演出结束了。待观众们走后。王生夫妻开始数钱。他们边数边笑，边笑边数，好家伙，一晚上没出屋就挣了三百元！

不知怎么搞的，鲍尔心里稍稍有些不安。

“村里人都看过了。明天咱们去镇上演，正好逢集。”王生劲头十足。

“一张票卖六元！”妻子开价了。

“六元五角！”王生觉得女人太保守。

鲍尔感到口渴，唱了这么长时间，没喝一口水。

“我去喝点儿桔子水。”鲍尔说。

妻子刚要把罐头递给鲍尔，被王生拦住了。

“你没见人家马戏团演出，都是演完一个节目才给动物吃口东西！这样它们才会好好演出。先渴它会儿，明天演出时给它喝。”王生说。

“真有你的！”妻子愈发庆幸自己的眼力，找了

这么个好丈夫。她从小生长在农村，可并没有电影上农村姑娘那种勤劳习惯，而是懒得出奇，怕劳动。

鲍尔傻眼了，怎么连喝水的权利都没有了？他不满地看着王生夫妻。

王生看出熊猫不满了，他从院里拿来一个铁笼子，强行把鲍尔关了进去。

“以后你就住在这里边。”王生宣布。

鲍尔头一次被人关进笼子里，他哭了。现在，他想鲁西西全家，想鲁西西那张柔软的小床，想清道夫……

大花猫显然有些得意，她故意在笼子外边走来走去，显摆她对空间拥有主权。

鲍尔在笼子里转身都困难，要知道，这是养鸟的笼子呀！

这一夜，鲍尔又饿又渴。

第八章

第二天一早，鲍尔就被王生夫妇带到镇上。他们在集市上搭起了一座帐篷，门口挂起了广告。

大熊猫独唱音乐会
精彩！举世无双！！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票价六元五角。

转眼间帐篷门口就排起了长队。

“好好唱。唱完了给你喝桔子水。”王生把鲍尔从鸟笼子里放出来，让他站在一张方桌子上。

帐篷里站满了观众，他们一看熊猫出场了，一阵欢呼喝彩。

“现在，由全世界唯一的会唱歌的熊猫明星给各位父老乡亲们演唱！”王生说完拉起了二胡。

鲍尔饿得两眼发花，他只有咬牙唱完这支歌才能吃到食物，鲍尔想起了在鲁西西家听过的一首歌，他一边往肚子里咽眼泪一边唱：

竹子开花罗喂！

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

星星啊星星多美丽，

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唱到“明天的早餐在哪里”时，鲍尔再也忍不住了，他哭了。

“真有感情呀！太棒了！”

“这六块五花的不冤枉！”

观众们夸奖鲍尔。

唱完这支歌后，王生只让鲍尔喝了一口桔子水！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光头小男孩对身边的小伙伴说：“我看他怪可怜的，他是真哭呢，不是在演戏。”

鲍尔伤心地想，这男孩子要是皮皮鲁就好了。

一场结束了，另一场又开始了。就这样，鲍尔一个上午连续演出了十八场！

“让我休息会儿行吗？”第十场结束时，鲍尔请求道。

“不行！你没看票都卖到明天了吗？”王生不同意。

第十九场演出开始时，鲍尔身子都站不稳了，他用沙哑的声音唱着。

“这嗓子可够差的！”一个小伙子说。

“咱们又不是听唱歌！咱们是看熊猫表演！”小伙子身旁的姑娘说。

鲍尔明白了自己的不幸是自己的“熊猫”身份带来的。他希望自己是一只小狗或小猫。“国宝”的含义鲍尔现在算是领教了。

“不能再让熊猫唱了！他已经连续唱了一上午了！”一个童音突然打断了鲍尔的歌声。

全场哗然。人们一看，是一个光头小男孩儿！鲍尔认出他了，就是第一场看演出的那个男孩子。

“你干什么？”王生火了。

“熊猫一上午都没休息，你应该让他休息！”光头男孩提议。

“你扰乱演出，滚出去！”王生骂起来。

“滚！小兔崽子！”

“我们是花了钱的！”

“又不是你爸爸，你心疼什么！”

人们都骂起来，还有一个老头往出揪那男孩子。

“他已经唱了十九场啦——”男孩子拚命反抗，不让老头揪他。但他终究还是被轰出了帐篷。

鲍尔看见，他说这话时眼里有泪星在闪烁。

第九章

就这样，鲍尔天天到镇上去演出。天天晚上王生夫妇坐在炕上数钞票。大花猫天天吃鱼，王生命令她看守鲍尔。

大花猫没想到熊猫鲍尔改变了她的伙食标准，她太开心了，太幸灾乐祸了，她忠实地看守着鲍尔的鸟笼子。只要鲍尔演出一天，她就能吃一天鱼。

王生家的变化真大，彩色电视机、电冰箱、录音机、摩托车等等纷至沓来。他们天天吃山珍海味。鲍尔呢，只有在演出时才能吃一点儿桔子，平时只能饿肚子。

这天晚上，一位不速之客走进王生的家。

“你找谁？”王生一边剔牙一边打量着这个五十岁左右的陌生男人。

“您是王生吧？”陌生人笑容可掬。

“什么事？”王生现在牛气了，但逢有机会，总得摆摆谱儿。

“我想买你这只熊猫。”陌生人说。

鲍尔在鸟笼子里一愣。

“买熊猫?!”王生也吃了一惊。

“怎么样?”陌生人问。

“不卖。”王生说，“这是我的无价之宝。”

“我出大价钱。”陌生人凑过来。

“你是干什么的?”王生想弄清楚对方的身份。

“我是环球玩具公司的，实话告诉你，我们十几个人在全国找这只熊猫，只要你肯卖，咱们好说，如果不卖——告诉你，这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心让你坐牢!”陌生人软硬兼施。

“你给多少钱?”王生退步了。

“这个数。”陌生人伸出五个手指头。

“五万?”王生问。

“五千。”陌生人说。

“五千?不干!”王生现在根本看不上五千块。

“你开个价吧。”陌生人说。

“一万五。”王生仰起头。

陌生人点点头。

一看他这么痛快就答应了，王生又加码了，“两万。”

“你?”陌生人终究是城里人，没见过这么讨价还价的，“一万七千。”

“拍板!”王生拍了下桌子。“什么时候提货?”

“明天晚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陌生人告
别走了。

鲍尔的心被王生嘴里那句“提货”深深刺伤了，鲍尔回想起那位环球玩具公司的经理，感到自己的未来凶多吉少。

“明天让鲍尔从早演到晚，最后为咱们赚一天钱。”王生对老婆说，“早点儿睡吧！”

“鲍尔！”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鲍尔。

鲍尔一看，是清道夫！他正趴在笼子上呢。

“清道夫！”鲍尔一见他，委屈极了。

“别哭，我都知道。其实，我天天跟着你，可恨那只猫，我不敢走近你。这家人，良心让狗吃了！”清道夫骂道。

“你可小心点儿，大花猫在哪儿？”鲍尔担心起来。

“她出去了。别怕，有朋友给我放哨。”清道夫说。

“谢谢你来看我。”鲍尔激动了。

“我是来救你的！”清道夫小声说。

“真的？！”鲍尔心头一热，眼泪又出来了。

清道夫开始用牙咬笼子门上的锁扣。扣是铁丝拧成的。清道夫使劲儿咬。鲍尔看见，顺着清道夫的嘴角往下流血。

铁丝还剩最后一股了。

这时，在门外放哨的田鼠发出了警报。大花猫回来了。

“快跑，清道夫！”鲍尔急了。

清道夫怕猫，怕得要命。他刚要跑，忽然想起

了鲍尔连续演出几十场的悲惨情景。清道夫毅然掉转身子，继续咬铁丝。

大花猫走过来了，她还没发现老鼠劫狱。

此时此刻，鲍尔仿佛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怎么能按种类来划分谁好谁坏呢？老鼠群里也有好老鼠，就像猫群里也有坏猫一样。

就在大花猫发现清道夫的同时，鸟笼子的锁扣被咬断了。鲍尔看见笼子门旁有清道夫三颗牙齿。

大花猫扑过来了。清道夫闪开了。奇怪，他不往门外逃，却往床下钻。大花猫追过去。

鲍尔明白了，这是清道夫在给鲍尔制造逃跑的机会！鲍尔的心碎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笼子里，尽管门已没有了锁。他觉得时间已经凝固了，地球不转了。

“快跑！”从门外冲进来两只田鼠，把鲍尔从鸟笼子里拽出来。

“清道夫他?!”鲍尔不肯走。

“快走！一会儿王生惊醒了，你就跑不成啦！”田鼠催促道，“你不跑，清道夫会生气的！”

鲍尔只好跟着田鼠跑出屋子。他最后一次回头时，看见大花猫叼着清道夫从床下钻出来。清道夫浑身打着哆嗦。

鲍尔恨自己，他觉得不公平，应该把“国宝”的桂冠戴在清道夫头上！

“快跑吧！”田鼠领着鲍尔朝野外跑去。

王生家的电灯亮了，他们出来追赶鲍尔。

“快，那条河边有只船，快躲上去！”田鼠指给鲍尔看。

一只带篷子的小船停靠在河边。鲍尔急忙上了船。

王生追过来了。鲍尔钻进船舱，糟糕，里边躺着一个人！鲍尔定神一看，愣了。

第十章

鲍尔钻进船舱，只见里边躺着一个男孩子，正在睡觉。鲍尔觉得面熟。他仔细一看，想起来了，是他在镇上演出时，替他打抱不平的那个男孩子。

这时，王生的喊声越来越近了。

鲍尔走投无路，只好求助于男孩子了。

“你醒醒！你醒醒！”鲍尔使劲儿推男孩子。

男孩子揉揉眼睛，醒了。

“你是？”男孩子一时没看清面前是谁。

“我是鲍尔，求你救救我！”鲍尔已经看见王生的身影出现在岸边，快急哭了。

“鲍尔？啊，熊猫鲍尔！！”男孩子喜出望外，“怎么啦？”

“我从王生家逃出来了，他在追我，已经到岸边了。”鲍尔指给男孩子看。

男孩子忙拿起撑竿，就在王生一只脚刚要迈上船的一瞬间，把船撑离了岸边。

王生一脚踩了个空，落入水中。

男孩子笑得前仰后合，一边撑船一边对鲍尔说：“这家伙良心让狗吃了，不顾你的死活，总想着赚钱，哼，活该！”

“淹不死吧？”鲍尔有点儿担心。

“没事儿，水不深，他也该洗洗澡，去去身上的臭味儿了。”男孩子显然在幸灾乐祸。

果然，鲍尔看见王生爬上岸了，他一边拧衣服上的水一边骂：

“鲍尔，你跑不了！人家玩具公司说派了许多人在捉拿你！你还是在我家躲着安全些，我不卖你了！回来吧！”王生在岸边追着船跑。他哪儿是在追鲍尔，明明是在追摇钱树！他的声音撕人肝肺，催人泪下。

男孩子得意极了，他一边撑船一边唱起了歌：

竹子开花哟喂，

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月亮，

月亮月亮你慢点儿跑，

王生的两腿发酸了。

……

男孩子“篡改”了歌词。

“谢谢你。”鲍尔非常感激他。

“别客气。我叫锁柱，交个朋友吧！”锁柱说。

“行。”鲍尔二话没说，同意了。

王生跑不动了，坐在岸边捶胸顿足，大哭起来。那声音，鲍尔一辈子也忘不了。

“还真动感情。”锁柱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鲍尔也哭了。

“你怎么了？”锁柱惊讶地问，“舍不得离开他？”

“不是。”鲍尔哭得更伤心了。

“那怎么啦？”锁柱不明白。

鲍尔想起了清道夫，想起了清道夫在大花猫的爪子下边浑身打哆嗦的情景。他把自己哭的原因告诉给锁柱。

“老鼠救你？”锁柱一愣。他最讨厌老鼠。

鲍尔把清道夫救他的经过告诉给锁柱。

“这是真的？”锁柱显然不信。

“真的。”鲍尔只轻轻肯定了一下。

锁柱信了，他凭直觉感到鲍尔不会撒谎。

“求你去救救清道夫，好吗？”鲍尔恳求锁柱。

去搭救一只老鼠！锁柱一时还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这两天，学校正在利用放假开展消灭老鼠的活动，老师限每个同学开学时必须交五只老鼠，锁柱已抓了四只，还差一只。

看锁柱不吭气，鲍尔再次求他：

“我知道你讨厌老鼠，可清道夫确实是一只好老鼠，他为了救我，牙都磨掉了。你去救救他吧。”

锁柱终于被清道夫的自我牺牲行为打动了。

“行，我去救他。”锁柱一拍大腿，同意了。

“谢谢你！”鲍尔真心感谢锁柱。他很清楚，人能去救老鼠，不容易。

“我把船靠在岸边，你在船上等着，我去王生家救清道夫。”锁柱边说边把船撑到岸边，“你可别乱跑。”

“我就在船上等你。”鲍尔说。

锁柱跳上岸，不一会儿，身影儿就消失在黑暗中。

第十一章

锁柱朝王生家跑去，跑着跑着，他站住了。去向一只猫要老鼠，它会给吗？简直是开玩笑！

锁柱想起了自己家里那四只老鼠，对，拿四只老鼠去同大花猫换清道夫！四只换一只，它不会不干。

锁柱先跑回家，用绳子把笼子里的四只活老鼠拴起来，然后朝王生家跑去。

王生家离锁柱家挺远，不在一个村子。

锁柱整整跑了四十多分钟，才来到王生家门口。屋子里传出一阵打骂声，锁柱悄悄来到窗户跟前，屋里的情景使锁柱吃了一惊。

王生把大花猫吊在梁上，正用皮带抽呢！

“让你放跑了鲍尔！”

啪！一鞭子。

“你这个笨蛋！”

啪！又一鞭子。

王生骂一句抽一鞭子。

大花猫尖叫着，痛苦地扭动着身体，身上的血一滴一滴掉在地上。

“行啦行啦，别打了，把身体气坏了怎么办？”王

生的老婆心疼丈夫了。

“少废话！我白丢了一万七千块钱！”王生眼珠子都充血了，回手给了妻子一鞭子。

一万七，一万七呀!!! 王生恨不能把月亮摘下来狠狠地抽一顿。

锁柱发现屋里的墙角躺着一只小老鼠，小老鼠的嘴角沾着血迹，身上也挂满了伤痕。

“准是清道夫，看样子已经死了。”锁柱心想，“死了也要把尸体交给鲍尔。”锁柱既然已经答应了鲍尔，就要兑现诺言。

“你们听着，我把你们放了，你们去把屋里那只小老鼠救出来——死的也要。然后你们就自由了。”锁柱对手里拎着的四只老鼠说。

锁柱实在不敢相信老鼠，可他没有别的办法救清道夫。

绳子解开了，四只老鼠活动活动被捆酸了的腿，当即跑掉了两只。

“坏蛋！下次抓住饶不了你们！”锁柱小声骂道。他后悔不该轻信老鼠。

另外两只老鼠向屋里溜去。

锁柱忙趴在窗户上看。

两只老鼠进屋后，顺着墙角向清道夫靠拢。

吊在房梁上的大花猫发现了他们，拼命叫起来。

“你再叫，我打死你！”王生又抽了大花猫一鞭子。

大花猫不顾一切地叫，她看见两只老鼠在往屋

外拖清道夫！

皮带雨点儿般地落在大花猫身上、头上，可她还是不停地喊叫。

“有什么事儿吧？”王生的老婆觉得大花猫好像不大正常。

这时，两只老鼠已把清道夫拖到了门口。

“快看！”王生的老婆发现了营救清道夫的老鼠。

“看什么？”王生问。

“又来了两只老鼠！”妻子指给丈夫看。

就在这会儿，两只老鼠已将清道夫拖出房间。锁柱抓起清道夫，对两只老鼠说：“你们自由了，快跑！”说完，锁柱也撒腿就跑。

待王生明白过来时，锁柱已经没影儿了。

锁柱跑了一程，回头看看王生没追上来，一屁股坐在地头上，喘着气。歇了一会儿，他松开手掌，发现清道夫还活着，不过已经奄奄一息了。

看到清道夫还活着，锁柱来劲了，他顾不上疲劳，向小船停靠的地方跑去。

怪事，船不见了！

锁柱开始以为认错了地方，当他看清了岸边那棵大柳树时，才确定船和鲍尔失踪了。

第十二章

锁柱走了以后，鲍尔躺在船舱里。他感到很累，渐渐睡着了。当鲍尔醒来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锁柱还没回来？鲍尔担心了，他跑出船舱，往四周一看，愣了。

小船漂泊在一个湖的中心，湖四周有亭台阁榭，再远处是高楼大厦，分明是一座城市。

原来，鲍尔睡着后，小船自己漂离了岸边，向下游漂去。漂了一夜后，来到了一座城市的公园里。

现在是清晨，公园里还没人。

鲍尔拿起撑竿，想把小船再划回去，可船不听他的指挥，光在湖里转圈，就是不走。

这时，天已渐渐亮了，公园里开始出现了人影。

鲍尔决定先想办法让小船靠岸，躲到陆地上比在小船上安全。

鲍尔用力把竿往水里撑，船有点儿听话了，缓慢地向岸边靠过去。连转了几个圈后，船终于靠了岸。

“锁柱的船丢了怎么办呢？”鲍尔为难了。这时，鲍尔发现有两个人从远处朝这边走来。他明白自己必须赶紧登陆。

“锁柱，真对不起你，但愿你能找到船。”鲍尔在心里对锁柱说。

鲍尔跳上岸，隐蔽在一座假山里。

公园里的游人多起来，有的打太极拳，有的练嗓子，非常热闹。

又回到了城市，鲍尔也看不清这是不是鲁西西家所在的那座城市，他想立即就回到鲁西西家。这次旅行，使鲍尔懂得了不少东西。他渴望得到鲁西

西全家给予他的那种爱抚和温暖，他害怕在王生家遭受到的那种狠心和冷酷。

有人到假山这边来了，鲍尔发现右边有个山洞，他钻了进去。山洞里黑极了，空气中散发着潮湿味儿。鲍尔找了个旮旯藏起来。

两个黑影儿钻进洞里。

“就在这儿吧，这里经常有人过。”一人说。

“行，但愿今天运气好，碰上个财主。”另一个说。

鲍尔的心缩紧了，他感觉到这两个人要干坏事。他们的手里还攥着刀子。

“来了个老头！”一人说。

“看样子挺有钱。”另一个说，“咱们往里点。”

两个黑影躲进洞的深处。

鲍尔替老头儿捏了一把汗。

老人走进洞口，准备穿过山洞到假山的另一边去。

“有人要害你，别进去！”鲍尔对走到他身边的老人说。

老人站住了。扭过头来找说话的人。鲍尔躲在一块石头后边，老人看不见。

“快走！快走！”鲍尔催他。

“你是谁！”老人说。

鲍尔无言以对，他不能说“我是熊猫鲍尔”呀！

老人的好奇心上来了，非要看个究竟不可。他把头伸到石头后边。

老人惊呆了，怎么？一只熊猫！是熊猫同他说话？

老人伸手来摸鲍尔，鲍尔吓得往后躲着，可身后是石头，无处可躲。等老人的另一只手同时伸出来后，鲍尔明白了，老人是要抓他。

鲍尔害怕了。他忽然希望那两个人赶快出现在老头面前。可洞里没动静。

老人抓住了鲍尔，把他抱到洞外。

“真是熊猫！”老人瞪大了眼睛，然后喊起来，“快来看呀，这洞里有只熊猫！”

人们争先恐后地跑过来，转眼就把鲍尔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儿怎么会有熊猫呢？”

“是从动物园跑出来的吧？”

“个儿不大，是小熊猫吧？”

人们围着鲍尔议论纷纷。

“他还会说话呢！”老人告诉大家。

“会说话？”一个中年人笑了，“别开玩笑！”

“真会说话！”老人看大家不信，想让鲍尔说一句话证实证实。“你说话呀！”

鲍尔不敢吭声了。他已经非常清楚，光是熊猫的身份就能给他带来不幸，要是再加上会说话，他就该苦海无边了。

看到熊猫不说话，大家嘲笑老头了：

“没听说过熊猫会说话的。”

“这老头神经不正常吧？”

“老糊涂了呗。”

老头哪儿受得了这般奚落，他用双手抓住鲍尔的两肩，使劲儿掐他，问：

“你说一句话行不行？”

鲍尔感到两个肩膀火辣辣地疼，这老头准是天天练功，手很有劲儿。

鲍尔咬着嘴唇，不张嘴。

“这可是国宝，你轻点儿碰他！”一个小伙子警告老头。

“看把他吓的！”一位姑娘替鲍尔说话了。

老头瞪了小伙子和姑娘一眼，那眼神在说：“我吃的盐比你们吃的饭还多！”

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闻讯赶来了，他们分开围观的人群，挤进来。

“在哪儿发现的？”一位戴宽边眼镜的工作人员问。

“山洞里。”老头说，又补充了一句：“我发现的。”

工作人员觉得稀罕，公园里居然出现了熊猫！

“怎么办？”另一位工作人员问戴宽边眼镜的人。

“保护动物，我去请示上级。”戴宽边眼镜的人跑了。

十分钟后，戴宽边眼镜的人跑回来。

“领导都不在。”他气喘吁吁地说。

“那怎么办？”留下守候鲍尔的工作人员小李问。

“先这么呆着吧，一会儿我再去请示。”戴宽边眼镜的人没主意了。

“先把熊猫运到屋里去呀！”那位姑娘不满了。

“不行，要是发现了一只猫，我就敢作主，可这是熊猫，熊猫！懂吗？”戴宽边眼镜的人说，“必须等候上级指示。小李，你去叫几个人来，把围观的游客都劝走，马上把这儿用绳子圈起来，暂时不许游人进入。”

“是。”小李绝对服从命令。

第十三章

鲍尔疲惫地坐在地上，他的四周已被绳子圈了起来，众多游人站在绳子外边看热闹。

鲍尔很饿，他感到两腿发软，眼睛冒着金星。

戴宽边眼镜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上级，可上级说，此事必须请示上级的上级，而上级的上级的一位主要领导外出疗养去了，因此这事一时还定不下来。

“把熊猫先送到屋里去吧！”小李建议。

“没有上级的指示，先不要移动位置。”戴宽边眼镜的人说，“这可不是一般的東西。”

“看这天气，要下雪的。”小李指指云层。

“马上在原地给熊猫搭个棚子。”戴宽边眼镜的人吩咐着。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斗，鲍尔的上方出现了一个棚子。鲍尔弄不清他们干吗花这么大力气为他搭这个临时住所。

果然，开始下雪了。鲍尔感到全身发冷，他想

起了鲁西西家的暖气，甚至想到了王生家的热炕。

戴宽边眼镜的人又给上级打电话去了。只剩下那位小李看守鲍尔。

一位游人从绳子下边钻进来，小李走过去拦住他，同他讲着什么。

就在这时，一个穿黄大衣的人从山洞里钻出来，用闪电般的速度把鲍尔塞进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提包里，又钻回山洞。

鲍尔只觉得眼前一黑，紧接着感到提包晃悠悠晃悠悠，分明是那个穿黄大衣的人在跑。

鲍尔一会儿听到汽车喇叭声，一会儿听到嘈杂的喧闹声，他用牙把提包咬了个小洞，趴在小洞上往外看，有大街，有行人，有商店……

“这人是谁？他干吗把我装在提包里偷走？”鲍尔想不明白。他还有点儿替那位看守他的小李担心。

穿黄大衣的人把提包放在地上，鲍尔往外一看，是座火车站，穿黄大衣的人正排队买车票呢。

半小时后，穿黄大衣的人把提包放在行李架上，大功告成了。他是环球玩具公司的经理派往全国追捕鲍尔的几十个侦探之一。

当他今天早晨听说在公园里发现了一只熊猫后，立即赶到公园，谢天谢地公园的管理人员没把鲍尔送到屋里去，他立即和同伙策划了这场调虎离山之计，成功地劫走了鲍尔。

环球玩具公司的经理说了，谁抓到鲍尔，一定重赏，并且连升三级。

穿黄大衣的人躺在床上，翘起二郎腿，哼着小调，想像着领到重赏后如何重新规划装备他的居室，得意的不行。

这间软卧包厢里还有一位父亲，带着一个六岁左右的男孩子。

“大旗，别乱跑！”爸爸叮嘱儿子。

“我到餐车去看看。”名叫大旗的男孩子让爸爸放心。

一会儿，大旗回来了。对爸爸说：

“餐车开饭了，咱们去吃饭吧！”

爸爸领着儿子去吃饭了。

黄大衣不敢去，他怕把鲍尔丢了。此时万万麻痹不得，到手的肥肉跑了，会后悔一辈子的。

大旗和爸爸吃完饭回来了。

“叔叔，你怎么不去吃饭？”大旗问穿黄大衣的人。

“你们到哪儿呀？”穿黄大衣的人问大旗。

大旗说了本次列车终点站的名字。

黄大衣放心了，他说：“叔叔这就去吃饭。”

爸爸给大旗开了筒桔子罐头，大旗津津有味地吃着。

鲍尔闻到了桔子的香味儿，他已经饿得头发晕了。

“给我吃点儿桔子好吗？”鲍尔在提包里说。

爸爸看看儿子，儿子看看爸爸，谁在说话？包厢里就父子二人呀！

“给我吃点桔子好吗？”又是一声。

“爸爸，是上边在说话！”大旗指指行李架子。

爸爸的表情有点儿紧张，他一步跨上脚蹬子，身体与行李架平行了。

“谁在说话？”爸爸问。

“我在提包里，求您打开提包。”鲍尔动动身子，好让大旗的爸爸看清是哪个提包。

打开别人的提包，这是不应该的。可大旗的爸爸觉得此事蹊跷，干吗把一个人关在提包里？从提包的体积来判断，关进去的肯定是个小孩，莫非那穿黄大衣的人是贩卖儿童的人贩子？

大旗的爸爸打开了提包，啊，一只熊猫！

“这……”爸爸一惊。

“是什么呀，爸爸！”大旗在下边问。

“是熊猫！”爸爸告诉儿子。

“熊猫？！”大旗乐了，“快拿下来让我看看。”

爸爸把提包从货架上拿到床铺上。

“真是熊猫！”大旗的眼睛放出光彩，“刚才是你在说话吗？”

“是我。能给我吃点桔子吗？”鲍尔饿得受不了了。

“当然可以。”大旗把桔子罐头递给鲍尔。

鲍尔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着桔子。

“那位叔叔干吗把你关在提包里？”大旗忍不住问。

鲍尔本能地觉得这父子二人心眼挺好，他把自

已如何从玩具变成活熊猫，又如何逃出鲁西西家，如何被王生虐待，又如何逃跑等等，简要地讲给大旗和爸爸听。

鲍尔讲完后，他看见大旗的眼眶里盛满了泪水。鲍尔看见了一颗善良的心。

“爸爸，咱们救救鲍尔吧！”大旗请求道。

“行！”爸爸从未反对过儿子的请求，何况这次是帮助一个举目无亲的熊猫呢。

“大旗，你去餐车看看那人吃完饭没有，我收拾东西，咱们提前下车！”爸爸想出了主意。

大旗跑出去了。爸爸把行李取下来，收拾好，然后对鲍尔说：“还得委屈你一下，藏在这个箱子里。”

鲍尔没意见。

“爸爸，那人刚吃一半儿。”大旗回来了，他愿意担当侦察员。

爸爸看手表，说：“还有三分钟就到一个站了，咱们马上下车！”

第十四章

火车一进站，大旗和爸爸就下了火车，迅速走出车站。

这是一座小城市，爸爸还没有来过，所以不熟悉地形。

爸爸和大旗在车站前的广场站着，准备等下趟火车再走。

“爸爸，你看！”大旗忽然惊叫起来。

爸爸一看，糟了，那黄大衣从车站里冲出来了。原来，那家伙吃完饭回到包厢里，发现父子二人不见了，他一看，鲍尔没了，准是被那父子二人偷走了。这时，火车已缓缓启动了，黄大衣不顾一切地跳车，要知道，鲍尔就是他的一切——彩电、录音机、摩托车……

爸爸急忙打开箱子，把鲍尔塞给儿子。

“你躲进这条小胡同，爸爸往东跑。一会儿爸爸来找你。”爸爸说完把儿子推进小胡同。

黄大衣看见了大旗的爸爸，他跑过来。

大旗的爸爸往东跑去。穿黄大衣的人追上去，他上了调虎离山之计。

“别怕，有我呢！”大旗抱着鲍尔。他把自己的罩衣脱下来，给鲍尔穿上。

“你不冷吗？”鲍尔问。

“我没事，怕冷还算什么男子汉。”大旗口气不小。

鲍尔被大旗抱着，感到很暖和，也很踏实。几个小时以前他们还不认识，现在已成了好朋友。鲍尔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很有意思，仿佛是事先都安排好了似的。

“咱们转转。”大旗抱着鲍尔朝胡同深处走去。“我爸爸总是不让我单独玩，好像我一单独行动就会失踪似的。”

鲍尔看得出，大旗的爸爸很爱大旗。在这么一

个陌生的地方，能同儿子分开，可见大旗的爸爸下了多大的决心，这全是为了鲍尔。鲍尔的鼻子有点儿发酸。他喜欢这些能给别人带来温暖的人，他们同山、大河、白云一样，使整个世界充满了光彩。

“鲍尔，你看那棵大树上有个喜鹊窝！”大旗指给鲍尔看。

“真高。”鲍尔说。

“这不算高！飞机飞得才高呢！”大旗说。

“你坐过飞机吗？”

“一岁的时候，爸爸带我坐过，可惜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清道夫说，我们熊猫外出坐专机呢！”

“清道夫是谁？”

“一只小老鼠。”

“老鼠？你还认识老鼠？”

“清道夫是好老鼠。”

“还有好老鼠？不对，爸爸说，老鼠都是坏蛋。”

“清道夫可不是坏蛋，他还救过我呢！”鲍尔把清道夫的事迹告诉大旗。

“真有好老鼠？！”大旗半信半疑。

“千真万确。”鲍尔肯定。

“你带我认识一下清道夫吧！”大旗请求。

“他被大花猫抓住了，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鲍尔伤心起来。他想起了锁柱。想起了锁柱的小船……

他们就这么边说边走，不知不觉走出了好远。

“咱们回去吧，你爸爸该找不着咱们了。”鲍尔提醒大旗。

大旗掉头往回走。由于鲍尔裹着大旗的衣服，街上没人发现他。“刚才咱们是从这儿过来的吗？”大旗指着一个路口问鲍尔。

“大概是吧。”鲍尔不敢肯定。

大旗走了一段，觉得不像。

“再去那条试试。”鲍尔说。

大旗又走进另一个路口。

“还是不像。”大旗看着两旁的建筑，越看越不像。

大旗抱着鲍尔转了半天，就是找不到那条胡同。天，渐渐黑了。

“我饿了，走不动了。”大旗找了块石头坐下来。“鲍尔，你饿吗？”

“不饿，刚才吃饱了。你爸爸该多着急呀！”鲍尔有点儿恨自己，都怪自己，让大旗和爸爸失散了。

“没关系，不是咱俩在一起吗？爸爸会放心的。”大旗说。

听到这话，鲍尔心里热呼呼的。大旗是真把他当朋友了。

“咱们晚上在哪儿过夜？”鲍尔认为不能在露天过夜，冻坏了大旗可不行。

“我谁也不认识。”大旗为难了。

“没关系，我也谁都不认识，不也闯了这么多天了吗？还是好人多。”鲍尔经验丰富了。

这时，大旗身后的一扇门打开了。门缝里露出了一个男孩子的头。

“你是谁？”男孩子年龄和大旗差不多。

“我叫大旗，迷路了。”大旗说。

“迷路？在城里还会迷路？又不是在大森林。”男孩子感到奇怪。

“我没有来过这儿。要是你一个人到没去过的地方。保准也迷路。”大旗维护自己的尊严。

“你从外地来？一个人？”男孩子肃然起敬了。

“还有一个朋友，鲍尔。我和爸爸走散了。”大旗搂着鲍尔说。

“到我家来吧！我叫小玮，我姥姥可好呢！”小玮邀请大旗。

“你家都有谁？”大旗先调查调查。

“就我姥姥和我。我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小玮说。

大旗跟在小玮后边，走进院子。

第十五章

“姥姥，来客人啦！”小玮一进屋就喊。

“谁呀？”姥姥从里屋走出来，扶扶老花镜。

“他叫大旗，迷路了。让他在咱们家住下吧！”小玮说。

“迷路了？你爸爸妈妈呢？”姥姥看见这么小的孩子离开妈妈爸爸，感到惊奇。

“我和爸爸走散了。”大旗说。

“先住下吧，我帮你找爸爸去。”姥姥笑眯眯地说。

大旗把鲍尔放在床上。

“这是什么？”姥姥只看见衣服裹着个东西，不知是什么。

大旗把鲍尔身上的衣服解开。

“熊猫!!”小玮几乎蹦起来。

姥姥也吃了一惊。

“这不是真熊猫，是玩具熊猫。我的朋友鲍尔。”

大旗介绍说。

“你们好!”鲍尔有礼貌地说。

“会说话!!”小玮和姥姥异口同声。

大旗把鲍尔的经历告诉给小玮和姥姥。

“作孽哟!”当姥姥听到王生不顾鲍尔死活赚钱时，颤微微地说。

“那穿黄大衣的人追上你爸爸了吗?”小玮关心大旗的爸爸。

“不知道。”大旗惆怅地说。

“我先给你们烧点儿饭，一会儿出去打听打听你爸爸的消息。”姥姥下厨房去了。

“鲍尔只吃桔子，你家有吗?”大旗问小玮。

“有桔子罐头。行吗?”小玮指指酒柜里。

“行。”大旗说，“给他开一筒吧!”

“我现在不饿。”鲍尔说。

“多吃点儿吧，又不是在王生家。”小玮给鲍尔

开罐头去了。

一句话，鲍尔的心里热烘烘的。

鲍尔看看自己身上，很脏。这么多天，一次澡也没洗。

“一会儿我给你洗澡。”大旗说。

小玮拿着打开的罐头走进来，递给鲍尔。

“先吃，吃完了，用洗衣机给你洗澡，保准舒服，还好玩！”小玮提议。

“那还不把头转晕了呀！”大旗第一次听说用洗衣机洗澡。

“我从电视上看的，绒玩具就是用洗衣机洗澡。”小玮说。

一只黑猫走进屋里。

鲍尔本能地产生了警惕。

“介绍一下，这是我的黑虎，这是鲍尔，这是大旗。”小玮给双方引见。

黑虎冲鲍尔点点头，不卑不亢，仿佛他面前不是一只熊猫，而是一只公鸡。

鲍尔头一次遇到见了他不吃惊的东西，心里挺不是滋味儿。你说多怪，人家见了他吃惊，引出多少事！好不容易碰上一个不吃惊的，他又不高兴了。

“就是他的同胞害了清道夫。”鲍尔心想。

“来，吃饭。”姥姥端来饭菜。

大旗早饿极了，大口大口吃起来。

“你们吃，我出去打听打听。”姥姥很为大旗的爸爸担心。

吃完饭后，小玮和大旗把洗衣机推到房间中央，倒上温水，然后把鲍尔放进洗衣机。

小玮站在凳子上打开定时开关，洗衣机里的水转起来。鲍尔的身体随着漩涡旋转着，真好玩，鲍尔的心都飞了。

“准备好毛巾被。”大旗对小玮说。

小玮从衣柜里拿出毛巾被。

洗衣机停止旋转了，大旗把鲍尔抱出来，小玮给他裹上毛巾被。

“洗得真干净。”大旗说。

鲍尔乐了。

“我也想去找找爸爸。”大旗想爸爸了。

“我陪你去。我认路。”小玮够朋友。

“我也去。”鲍尔说。

“你在家等着吧，你出去太危险。那穿黄大衣的人说不定还在外边找你呢！”大旗说。

鲍尔同意了。

大旗和小玮出去了。

第十六章

鲍尔呆在屋里没事干，从床头拿起本小人书翻着看。

这时，从门缝里钻进来一只老鼠，顺着墙角溜到食品柜旁边。

鲍尔看见了他，喜出望外。

“你好，小老鼠！”鲍尔说。

小老鼠吓了一跳，定定神。当他看见是一只熊猫在问他好时，瞪大了眼睛。

“我叫鲍尔，交个朋友好吗？”鲍尔看见清道夫的同胞，觉得非常亲切，就像见到清道夫一样。

“交朋友？”小老鼠没想到熊猫会提出和老鼠交朋友。

“是呀，”鲍尔点点头，“是交朋友。我有个老鼠朋友，叫清道夫，他救过我。”

鲍尔把清道夫同他的友谊讲给小老鼠听。

小老鼠听呆了。

“我出去一下就回来。”小老鼠走了。

过了一会儿，从门缝下边钻进四只老鼠。

“你好，鲍尔！”一只缺了块耳朵的老鼠亲切地问候鲍尔，仿佛他们早就认识。

“你好。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鲍尔好奇地问。

“我是清道夫的舅舅，清道夫现在就在我家养伤。”缺耳朵鼠说。

“真的？！”鲍尔蹦起来，“快带我去！快带我去！”

“别急，”缺耳朵老鼠挠挠头，“清道夫伤势很重，急需营养，可我们家已经断粮好多天了，你能给他带点儿吃的东西去吗？”

“可我什么也没有呀！”鲍尔为难了。

“那食品柜里有。”一只老鼠提醒鲍尔。

“可……可那是小玮家的呀！”鲍尔知道不应该拿别人的东西。

“小玮是你的朋友吧？”缺耳朵老鼠问。

“嗯。”鲍尔点点头。

“清道夫也是你的朋友吧？”缺耳朵老鼠又问。

“当然。”鲍尔肯定地说。

“那清道夫就是小玮的朋友的朋友。给朋友的朋友送点儿食物，小玮会不高兴吗？”缺耳朵老鼠说。

“不会。”鲍尔相信小玮会高兴的。

“那咱们快去拿食物吧，清道夫都饿昏了。”缺耳朵催促道。

鲍尔一想到清道夫饿得昏死过去，心都缩紧了。他走到食柜前，拨开柜门的插销，打开门。

食品柜里有面包，有香肠，有鸡蛋，奶粉……四只老鼠的口水同时流了出来。

一只老鼠找来一只尼龙兜，递给鲍尔：“装吧。”

“清道夫爱吃香肠，装几根。”缺耳朵在一旁指挥鲍尔。

鲍尔装了两根香肠。

“再装五个面包，再装十个鸡蛋，还有油炸花生米，对，多抓几把……”缺耳朵发布指令。

鲍尔把尼龙兜装满了，他想给清道夫增加营养，让他早日康复。

尼龙兜装满了，鲍尔说：“走吧？”

“别急，还有件事。”缺耳朵神秘地眨眨眼睛，“你知道吗？这屋里的黑虎是伤害清道夫的那只大花猫的表哥，跟大花猫一样坏，昨天还咬了清道夫一口！”

“真的?!”鲍尔生气了。怪不得黑虎对鲍尔带搭不理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咱们得给清道夫报报仇。”缺耳朵说。

“怎么报?”鲍尔问。

“你把这个拌进黑虎的饭里。”缺耳朵递给鲍尔一个纸包。纸包上写着：耗子药。

“这是什么?”鲍尔说。

“安眠药，吃了光做恶梦，吓吓他!”缺耳朵说。

鲍尔想了想，觉得让黑虎做点儿恶梦不算过份，谁让他咬清道夫呢!

鲍尔接过纸包，缺耳朵告诉他黑虎的饭碗在立柜旁边。鲍尔把纸包里的药拌进黑虎的饭里。

“现在咱们可以走啦!你提着兜，跟着我们走。”缺耳朵对鲍尔说。

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清道夫，鲍尔高兴极了。他提着满满一兜食物，跟在老鼠后边离开了屋子。

“靠这边走，对，注意脚下。”老鼠在前边开路，不时提醒鲍尔。

出了大门，鲍尔跟着老鼠拐进右边一条小路，路上净是泥巴和野草。鲍尔白洗澡了。

老鼠们在一座垃圾箱旁停下来。

“到了。”缺耳朵老鼠宣布。

“把兜放在家门口。”一只老鼠吩咐鲍尔。

鲍尔不知道老鼠的家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儿。”缺耳朵指着垃圾箱旁的一个小洞口说。

鲍尔把食品兜放在洞口旁。

缺耳朵喊了一声，立刻从洞里钻出几十只老鼠，转眼就把食物弄碎了搬进洞里。

“清道夫呢？”鲍尔问缺耳朵。

“跟我来！”缺耳朵往垃圾箱后边走去。

鲍尔一边走一边想着见了清道夫第一句话说什么。

“就在这筐子里，你进去吧！”缺耳朵指着一个倒扣着的破筐子说。破筐子被一根小木棍支起了一条缝儿，鲍尔刚好能进去。

鲍尔钻进筐子里，奇怪，没有清道夫，他刚想回头问问，只听“哐”的一声，筐子把他扣住了。

缺耳朵抽出了支筐子的小木棍。

“你？……”鲍尔不明白。

“哪儿有什么清道夫，见鬼去吧！”缺耳朵狞笑着，“那个清道夫真是个傻瓜，为了帮你，居然会牺牲自己，笨蛋！”

鲍尔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急了：“你不是清道夫的舅舅吗？”

“狗屁！我才没这么个傻外甥呢！”缺耳朵哈哈笑着，“谢谢你帮我们送来了晚餐！”

鲍尔现在清楚自己上当了，他万万没想到，和善良的清道夫长得一模一样的同胞会这么坏。

第十七章

鲍尔愤怒了，他在筐子里挣扎着，试图弄翻筐子。

缺耳朵一招手，跑来几十个老鼠。他们爬到筐子顶上，往筐子里撒尿。

鲍尔头一次受到这种侮辱，他哭了。

“你再动？再动我们拉屎了。”缺耳朵亮出了流氓相。

鲍尔不动了。

“留五个弟兄看着他，其余的去会餐！”缺耳朵在老鼠们的簇拥下凯旋班师。

再说大旗和小玮没找到爸爸，回到家里，发现鲍尔不见了。

小玮把屋里屋外，床上床下都找了，就是不见鲍尔的影子。食品柜的门大开着，食物几乎被扫荡一空。

“黑虎，看见鲍尔了吗？”小玮问刚从外边玩完回来的黑虎。

黑虎表示没看见。

大旗急了。

黑虎闻到老鼠的气味儿，他发现食品柜被盗了。

黑虎顺着老鼠的气味儿闻出屋去，大旗和小玮跟在后边。

他们来到了垃圾箱旁。黑虎看见了关在筐子里

的鲍尔。

留下看守鲍尔的几只老鼠看见猫来了，吓得撒腿就跑。黑虎扑上去抓住了一只。

小玮和大旗掀开筐子，抱起鲍尔。

鲍尔惭愧得抬不起头来。

“快谢谢黑虎，是他领我们来的。”大旗对鲍尔说。

“谢……谢……”鲍尔的声音小得只有自己能听见。

“他们怎么把你绑架到这儿来的？”大旗觉得挺奇怪。

鲍尔不吭气。

“先回家吧。”小玮说。

回到家，小玮和大旗又用洗衣机给鲍尔洗澡。黑虎去吃饭。

鲍尔刚洗完澡，只听黑虎大叫一声，躺在地上打着滚儿。

“你怎么了？黑虎！”小玮惊叫道。

鲍尔忽然想起了缺耳朵让他拌进黑虎饭里的药！他脑子“嗡”的一声，是毒药!!!

“他吃了毒药，快送医院抢救！”鲍尔喊着。

小玮一愣，随即抱起黑虎冲出屋子。

“怎么回事？”大旗问鲍尔。

鲍尔一头扎进枕头下边，“哇哇”地哭起来。他哭得很伤心。他哭什么，自己也不清楚。鲍尔只知道，这世界上，有两个人救过他的命。一个是老鼠

清道夫，一个是黑猫黑虎，他俩现在都生死未卜。鲍尔还知道，在伤害他的人中，一个是清道夫的同胞缺耳朵，一个是黑虎的同胞大花猫。以上这些事实，还不够刚刚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还不足一个月的鲍尔哭上整整一年吗？！

大旗在一旁怔怔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

“大旗！”一个熟悉的声音来到屋里。

大旗一回头，是爸爸！

小玮的姥姥随后走进来。是她找到了大旗的爸爸。

“怎么啦？”爸爸看着痛哭的鲍尔问儿子。

“他刚才被老鼠劫走了。”大旗说。

“咱们快走，下班火车马上就进站了。”爸爸说。

“小玮不在呀？”大旗不愿意同朋友不辞而别。

“过几天你再来，先把鲍尔安置好！”姥姥对大旗说。

“对，明天黄大衣还会来的，说不定会叫许多人来找咱们。”爸爸说。

大旗同意了。他去抱鲍尔。

鲍尔死活不走，他一定要去医院看黑虎。

“过两天再来，我还可以让小玮给你们写信。”姥姥对鲍尔说。她怕黄大衣明天再来搜捕鲍尔。

鲍尔泪人似的离开了小玮家。

大旗、爸爸和鲍尔，消失在黑暗中。

第十八章

火车站。

鲍尔藏进箱子里。大旗的爸爸提着箱子，领着大旗上了火车。

这回可没有卧铺了，大旗和爸爸坐在硬座车厢里。爸爸把箱子放在座位下边，把箱盖儿打开一道缝，给鲍尔透气用。

火车开了。没有发生意外情况。爸爸松了口气。

“鲍尔，你睡觉吧！”大旗蹲在地板上说。

“行。你也睡吧！”鲍尔说。

大旗倒在爸爸的怀里睡着了。

鲍尔躺在箱子里，惦念着黑虎的安全，睡不着。

火车行驶了一夜，太阳出来了，金色的光辉钻进车厢里，扩音器奏出优美的音乐。

大旗醒了，他揉揉眼睛。

“爸爸，您一夜没睡？”大旗见爸爸的眼睛红了。

爸爸笑笑。为了鲍尔的安全，他不敢睡。

“哟，这不是老同学吗？”一位穿过车厢的旅客对大旗的爸爸说。

“真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爸爸认出了他中学时代的同学，“坐会儿。”

老同学坐在爸爸对面。

“在哪儿工作呢？”爸爸问。

“在电影制片厂当制片主任。”老同学说。

“这工作有意思吧？”大旗的爸爸是影迷。

“真累。这不，我正到处找演员呢！”制片主任说。

“中国这么多人，找个把演员还不容易？”爸爸笑着说。

“这部片子的演员不好找，光跑动物园了。”制片主任苦笑着。

“跑动物园？”爸爸以为老同学在开玩笑。

制片主任点点头，说：“这部片子的其他演员都找好了，就差一个主要演员，已经找了三个月啦！你猜是什么？熊猫！”

“熊猫？”爸爸和儿子异口同声。

“对，是熊猫。”制片主任说：“可把我找苦了，这部片子需要一只熊猫当演员。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再说，人家也不敢把熊猫借给我们拍片子，那可是国宝呀！摄制组都成立了，弄不好还得下马。”大旗的爸爸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想起了座位下边的鲍尔。鲍尔去拍电影不是最合适吗？懂人话，会表演，和熊猫长得一模一样……

可鲍尔愿意去拍电影吗？这得征求他的意见。

“你在几号车厢？”爸爸问制片主任。

“5号。”

“一会儿我去找你聊聊。”爸爸说。

“我等着你。”制片主任走了。

爸爸把自己的想法小声告诉儿子。

大旗觉得鲍尔当演员最合适。

“你去问问他。”爸爸说。

大旗假装蹲在地上玩，小声对鲍尔说：

“鲍尔，你愿意去当演员吗？”

“当演员？”鲍尔不明白。

“我爸爸的一个熟人在电影制片厂当制片主任，他们要拍一个电影，可是找不到熊猫演员，爸爸让我问问你，愿意去吗？”

鲍尔在电视里看过电影，但他不懂什么是演电影。既然大旗的爸爸愿意让他去，一定不会错。鲍尔想为大家做点儿事。

“不会像王生那样对我吧？”鲍尔问。

“不会的，这是拍电影，拍好后要给好多好多人看，说不定，锁柱、清道夫和鲁西西也能看见呢！”

“我去。”鲍尔同意了。

大旗站起来，小声对爸爸说：

“鲍尔愿意去拍电影。”

“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找那位叔叔。”爸爸到5号车厢去了。

不一会儿，爸爸和制片主任满面春风地回来了。

“真有这种事儿？”制片主任还有点儿不信，“别是童话吧？”

“小声点儿，下车再让你看。”爸爸神秘地说。看得出，他很高兴。是啊，鲍尔当演员最合适，既能为社会服务，又能保证自己的生存。

火车进站了。大旗、爸爸和制片主任下车了。

“我看看。”制片主任迫不及待。

“到制片厂再看，这儿不保险。”爸爸说。

制片主任要了辆出租汽车，转眼驶进了电影制片厂。

第十九章

当鲍尔从箱子里站起来时，制片主任差点儿把大旗的爸爸拥抱得窒息过去。

转眼间，导演、摄影、编剧等等都来了，他们围着鲍尔看，一个个乐得合不上嘴。

“给你记功！”导演拍拍制片主任肩膀。

“是我同学帮的忙。”制片主任指指大旗的爸爸。

“谢谢你。”导演感激地说。他看见了大旗。“这是您的孩子吗？”

“是的。”大旗的爸爸点点头。

“让他在电影里出个镜头吧！”导演说。

“他不善于表演。”爸爸说。

“没关系，群众场面嘛。”导演说。

“不用了。不会表演上电影对孩子不好。谢谢您。”爸爸婉言谢绝了。

“好！好！教子有方。”导演下台阶有方。

大旗的爸爸蹲下来对鲍尔说：

“鲍尔，一会儿我们就走了，过几天来看你，好好演！”

“你们别走。”鲍尔有点儿怕大旗和爸爸走。

“没关系，我已经委托老同学关照你了，他们都

会对你好的。”大旗的爸爸说。

“鲍尔，过几天我来看看你，祝贺你当上电影演员！”大旗抱着鲍尔使劲儿亲着。

“你们一定来！”鲍尔心里酸溜溜的。他知道大旗和爸爸是为了他好。

“鲍尔就吃桔子。”大旗叮嘱制片主任。

“放心吧，小伙子。保证你下次来时，鲍尔胖多了。”导演拍拍大旗的头。

大旗和爸爸告别了鲍尔，走了。

“今天下午就开拍！”导演宣布。

摄制组一片欢呼。

“爸爸，我真高兴！”一位小演员对导演说。

“舅舅，太好了！”另一位小演员对摄影师说。

“伯伯……”

“叔叔……”

“姐夫……”

鲍尔这才知道，整个摄制组的所有演员，除了他之外，都是导演、副导演、摄影师、美工、编剧等人的亲戚。

第二十章

“下午开拍！”导演宣布。

摄制组一片欢呼。

“鲍尔，我把影片的故事情节讲给你听听。”导演对鲍尔说。他真没想到从天上掉下来一个熊猫演

员，还能懂人话！

这部电影表现一群天真可爱的儿童热爱熊猫、抢救熊猫的故事，展现了孩子们美好善良的心。

导演一边讲，鲍尔心里的热度一边上升。他被这故事深深地感动了。他需要这种温暖，渴望这种关怀。

“怎么样，能演好吗？”导演问。

“能演好。”鲍尔有信心。

“好！只要演好了，桔子你可以随便吃！”导演拍拍鲍尔的头。

不知怎么搞的，这话鲍尔听了稍微有点儿不舒服。

“爸爸！”一个男孩子跑过来。

“小钉，来，以后鲍尔就交给你了。”导演对儿子说，“你要同他培养感情，这叫体验生活，懂吗？”

小钉点点头，看了鲍尔一眼。

“鲍尔，这是咱们这部影片的主角，叫小钉，你们交个朋友吧！”导演对鲍尔说。

鲍尔冲小钉笑了笑，他喜欢同孩子交朋友。

“走，咱们出去玩玩！”小钉拉着鲍尔走出屋子。小演员们都在外边玩，他们一看见鲍尔，“呼啦”一下围了上来。

“他到底是真熊猫还是假熊猫？”

“他怎么会说话呢？”

“他为什么不吃竹子吃桔子？”

小演员们七嘴八舌地问小钉。

小钉神气地拉着鲍尔，说：“谁说他不吃竹子？我让他吃什么他就得吃什么。去，拿一根竹子来！”

小钉指使一位小演员去拿竹子。这些竹子是摄制组预先为熊猫演员准备的。

小演员乖乖地把竹子拿出来了。鲍尔看得出，大家都有点儿怕小钉。不知为什么。

“鲍尔，你把这竹子吃下去！”小钉命令鲍尔。

鲍尔以为小钉是在同他闹着玩，他就假装啃了两口竹子，给小朋友们逗人乐。

“我让你真吃！”小钉一看鲍尔不真吃，急了。鲍尔愣了。

“我不吃竹子呀！”鲍尔说。

“没听说过熊猫不吃竹子的！你到底是不是熊猫？！”小钉问。

鲍尔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记得在鲁西西家时，野生动物保护局的人就总是提这个问题。

“你不吃也得吃！你当演电影那么舒服呀，这电影里就有熊猫吃竹子的镜头，你得先练习一下！”小钉拿起竹子往鲍尔嘴里塞。

“他不吃算了，别这样！”一位小姑娘演员说。

“你少多嘴，小心我跟爸爸说，不让你演电影了。”小钉瞪了姑娘一眼。

小姑娘不敢吭气了。

“快吃吧，没事，先练习一下，为了演电影嘛。”小钉语气缓和一些。他那是为了拍电影，明明是耍威风嘛。

鲍尔觉得不是熊猫当熊猫真是活受罪。鲍尔希望现在大旗或锁柱或鲁西西在他身边，他们一定不同意让鲍尔吃竹子。

“你要不吃，我就把你扔到电影厂外边去！”小钉软硬兼施，今天他是非赢不可。

鲍尔想起了“黄大衣”，他害怕了。

鲍尔拿起竹子，啃起来。

小钉笑了。

鲍尔从来没吃过竹子，真硬。每咽一口都要费好大的劲儿。鲍尔一边吃一边掉眼泪。

不少小演员走了，他们不忍心看。

半根竹子吃下去了。

“行啦，通过了，你可以当演员啦！”小钉宣布。

鲍尔只觉得肚子里胀得很难受。

第二十一章

下午，电影开拍了。

摄影棚里热闹极了。导演跑前跑后，招呼着小演员们。

第一个镜头：一群孩子在山上碰到了一只生病的熊猫，孩子们把熊猫抬到医院去。

导演先给演员们说戏，他特别叮嘱鲍尔要表演得自然、逼真。

鲍尔忍着肚子疼，点点头。

“第一号镜头，开拍！”导演一声令下。

小演员们在山上玩，小钉发现了躺在草丛里的鲍尔，他招呼小伙伴们，大家围上来。

镜头对准了鲍尔。

此时此刻，鲍尔的肚子剧烈疼痛起来，他再也忍不住了，在地上来回打着滚儿，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眼泪止不住往外冒，鲍尔还是头一次生病——他不能吃竹子呀！

“太棒了！绝了！！”导演在场外惊叫道，他没料到鲍尔演得这么好。

镜头对准了小钉。只见他脸上都是同情的表情，看见一只熊猫在生病，他难过极了，渐渐地，两颗晶莹透明的泪水挂在他长长的睫毛上……

鲍尔看见了，他看见小钉哭了！“原来，刚才小钉让我吃竹子是跟我闹着玩的，他现在心疼我了。”鲍尔这么想，他心里好受多了。对，不能再让朋友难受了，自己疼要忍着点儿。

鲍尔强忍着肚子疼站起来，对小钉说：“我没事儿，你别担心。”

“停机！”导演大喝一声，“怎么回事？”

小钉看到鲍尔把好好一场戏给搅了。气得推了鲍尔一个跟头。

鲍尔的屁股摔得生疼，他瞪大了眼睛看着一脸怒气的小钉，一秒钟前他还挂着泪珠呢！现在怎么了？鲍尔傻眼了。

“开始你演得很好嘛，后来是怎么了？”导演走过来问鲍尔。

“我……”鲍尔说不出话来。

“刚才是我给他吃了竹子，他真的肚子疼了。”小钉告诉爸爸。

导演的眼睛射出了光彩。

“我说嘛，一只熊猫怎么能演得这么好，难怪呢！”导演冲《电影报》的记者招招手，“小刘，快记下来，这是拍摄花絮呀！人家狗演员拍电影时，就是在地下埋块肉吸引它嘛！”

记者掏出笔，“刷、刷、刷”地写着。

“再给鲍尔吃点儿竹子。”导演吩咐。

小钉又把一根竹子递到鲍尔面前。

鲍尔接竹子的手直哆嗦，他知道这根竹子吃下去后，疼痛会加倍的，他不能吃。

“快吃！”导演对鲍尔说，“不要怕困难，为了让千万人看好电影，你要作出牺牲。”

鲍尔想起鲁西西、锁柱、大旗和小玮，想到他们也能看上自己演的电影，他狠狠心，把一根竹子吃下去了。

全体人马等着鲍尔肚子上的竹子发作，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鲍尔。

导演不耐烦地看看手表：“太慢了。”

终于，鲍尔的肚子剧烈疼痛起来。

导演的眼睛放出了光彩：“开拍！”

鲍尔在地上打着滚儿，这次比上次疼多了，他觉得五脏六腑都被搅得一团糟。

孩子们围了上来。小钉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这回鲍尔不相信小钉的眼泪了。他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假眼泪，而且假眼泪比真眼泪看起来还真。

摄影机飞速转着……

摄下这动人心弦、催人泪下的镜头……

一下午的拍摄总算结束了。精疲力竭的鲍尔被导演和小钉带回了家。制片主任对鲍尔的表演也非常满意。要知道，这部影片的成功，关系到他的命运——住房、级别、工资……

导演的家布置得非常讲究，古色古香的书柜，名人的字画……无一不向来人宣布，这是一个艺术之家。

“来，鲍尔，快吃桔子！”小钉打开一筒桔子罐头，递给鲍尔。

鲍尔不敢接。

“这又不是竹子，吃吧！”小钉拿勺子递到鲍尔嘴里。

鲍尔吃了。

“只要你好好演，天天能吃到桔子！”小钉冲鲍尔挤挤眼睛。

鲍尔的食欲没有了。

“一定要吃，不吃东西怎么行呢！”导演对鲍尔说。

鲍尔明白了导演和小钉为什么让他吃东西，他不清楚世界上干吗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人。

鲍尔像吃药一样吃着桔子。

“鲍尔，晚上你就睡在沙发上吧！”导演说。

鲍尔点点头。不管怎么说，自从离开鲁西西家后，鲍尔还是头一次住在这么舒适温暖的房间里。

“小钉，早点儿睡觉，明天还要拍摄呢。”导演对儿子说。

小钉到自己的房间睡觉去了。

导演把客厅的灯关上，屋里一片漆黑。

第二十二章

鲍尔躺在沙发上，他觉得浑身酸疼，透过窗户，他看见了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星星，老呆在天上不累吗？他们吃什么呢？”鲍尔想。

忽然，鲍尔听到沙发旁边的小桌上有响动。

鲍尔微微抬起头，借着月光，他看见有一个黑影子在小桌上来回晃动。

鲍尔好奇地凑过去，是一头胖胖的小猪。鲍尔想起了自己和清道夫在猪圈里受到的侮辱，他不打算同小猪打招呼了。

“喂，你是谁？”小猪先问了。

“我是熊猫鲍尔。你是谁？”鲍尔觉得小猪的语气挺友好。

“我是泥猪凡克。”小胖猪说。

“泥猪？”鲍尔没听说过泥猪。

“就是用泥做的。我的肚子是用来储存硬币的。知道什么叫硬币吗？对，就是零钱。你没看我背上有条缝儿？钱就从哪儿扔到我肚子里。”凡克说。

“那钱从哪儿拿出来呢？”鲍尔问。

“这……这我还不知道，反正小钉有钱就给我，不信你过来看看，已经半肚子了！”凡克自豪地告诉鲍尔。

鲍尔想不到小钉还是爱帮助别人的人。因为鲍尔知道，人挺喜欢钱的。能把钱给别人的人，挺不容易。

鲍尔站在沙发上，走到凡克身边。“你来小钉家好长时间了？”鲍尔坐在沙发扶手上。

“没多长时间，半个多月吧。”凡克说。

“他们对你好吗？”鲍尔问。

“当然好。对我可好呢！尤其是小钉，每天都要抱抱我。”凡克有点儿得意。

“人这东西真怪。”鲍尔想，“看来，小钉是不喜欢我。”

鲍尔有点儿伤心。

“你怎么了？”凡克看见鲍尔低着头不说话。

“没什么。”鲍尔抬起头，他觉得凡克挺关心他。

“听说你是演员，真了不起。”凡克羡慕地说。

“演员有什么了不起？”鲍尔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你知道有多少人爱看电影吗？”凡克比划了一下，“足足有成千上万！那么多人看你表演，多带劲呀！”

鲍尔一想到鲁西西、锁柱、大旗和小玮能看到他演的电影，心里就甜滋滋的。不管有多苦，都要

把这部电影拍完。鲍尔下决心。

“你知道吗？小钉的爸爸是有名的导演，他拍的电影还得过奖呢！”凡克把他脑子里储藏的所有关于小钉家的信息都传送给鲍尔，“他还是先进工作者呢，你看墙上的奖状。”

鲍尔心里有点惭愧，他感到自己误解了小钉和他爸爸。人家为了让那么多人看电影，天天忙碌着。可自己受了一点儿苦就对人家不满，真不应该。

“你是从动物园来的吗？”凡克忽然对鲍尔的身世感起兴趣来。他好久没同别人聊天了。

“不是。”鲍尔摇摇头。

“从马戏团来的？”凡克继续问。

“我不是真熊猫。”鲍尔亮出了身份。

“不是真熊猫？！”凡克吃了一惊。

鲍尔把自己的身世和经历给凡克讲了一遍。

“当熊猫也够倒霉的。”凡克深有感触地说。“要是猪，没这么多麻烦事。”

鲍尔轻轻叹了口气。

“别难过，现在我就是你的朋友！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凡克拍拍胸脯，显出财大气粗的样子，“没人敢欺负你！”

“谢谢你。”鲍尔心头一热。

“对了，你给鲁西西写封信，让她来接你！”凡克一拍脑袋。

鲍尔眼睛一亮。

“那张桌子上有纸和信封，还有笔，你去拿。”凡

克指给鲍尔看。

鲍尔跳下沙发，跑到桌子旁边，踩着抽屉把手蹬上了桌子。

桌上果然有信纸和笔。

鲍尔打开台灯，给鲁西西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鲁西西：

没同你告别就离开了你，让你着急了，真对不起。不过请你放心，我又碰到了许多朋友，他们关心我，照顾我。有清道夫（他虽然是一只老鼠，可心眼儿很好），有锁柱，还有大旗和他的爸爸……

我现在当了电影演员，正在拍一部电影，以后你会看到的，导演很有名，拍过许多电影，暂时我还说不出名字来。他儿子也是演员，叫小钉。

鲁西西，我很想你和你全家，希望你能在我拍完电影时，来接我。

你的鲍尔

鲍尔把信叠好，塞进信封里。

第二天早晨，鲍尔把信交给导演，请他把信发出去。

“你放心吧。”导演把信装进衣兜，答应了。

鲍尔从此天天盼着鲁西西来信。

其实，导演早把发信的事儿忘了，倒是这件事给他的影片提供了一个生动的细节。至于鲍尔的信，已在导演的衣兜里被洗衣机搅成了一团纸浆。

第二十三章

一个月过去了。电影拍完了。

这部影片放映后，尽管小演员们表演的很一般，但鲍尔的精彩表演吸引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小观众们。几天之间鲍尔收到了大量的来信。

鲍尔看不过信来，他在信堆里寻找鲁西西的信，每次都是失望。

“爸爸，干吗没人给我写信！”小钉受不住了。

“你演得不好，下次再努力！”导演对儿子要求倒挺严。

小钉瞪了鲍尔一眼，他认定是鲍尔抢了他的戏。他决定要治治鲍尔。

一天，一位中年男人来找导演。

“我们厂想借鲍尔拍个广告片。”中年人对导演说，他是某牙膏厂的销售科长。

导演意识到这是个发大财的机会——既给电影制片厂增加收入，也能为自己捞点外块。

“一秒钟五百元。”导演开价了。

“要五百元?!”销售科长吃了一惊。

“干吗?”导演摆出要关门的架势。

“干!”销售科长一咬牙，拍板了。他很清楚，鲍尔非常受孩子们欢迎。只要把他同牙膏弄到一起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保准牙膏销售量大增。

导演也不征求鲍尔的意见，就同牙膏厂的销售

科长签订了合同。

下午，一辆小车将鲍尔拉去拍牙膏广告片。

第二天晚上，电视广告节目中出现了鲍尔为流水牌牙膏作的广告。几天之内，流水牌牙膏销售一空。

来拉鲍尔去作广告的厂商越来越多。有电视机，有手表，有轮胎……

鲍尔已经收到几十封用户来信，说是上了流水牌牙膏的当。上了鲍尔的当。鲍尔心里很难过，他发现自己是在骗人。

这天，电冰箱厂的销售科长来找导演。

“每秒钟七百元。”导演提价了。

“行。”电冰箱的销售科长不含糊。

“预付一万元。”导演点燃一支烟。

销售科长拿出支票。

“下午我们来拉熊猫。”销售科长临走时说。

“什么牌的电冰箱？”鲍尔等销售科长走了后，问导演。

“嗯，好像是……好像是什么鱈华？”导演挠挠头。

鲍尔想起鲁西西家有一台鱈华牌电冰箱，刚买回来就坏了，一连修了四次。鲍尔不愿为这种徒有虚名的产品作广告，他不能再骗人了。

“我下午不去。”鲍尔对导演说。

“为什么？”导演吃惊地问。

“这产品质量不好。”

“你怎么知道？”导演瞪大了眼睛。

“鲁西西家有一台，老坏。”鲍尔说。

“坏不坏碍你什么事儿？下午去！”导演斩钉截铁。

“那不是骗人吗？”鲍尔说。

“哪个广告不是骗人？”导演反问鲍尔。

“……”鲍尔说不出话来。

“他产品质量好还用自吹自擂吗？！”导演吐了口烟。

鲍尔心里打了个哆嗦。

“我不去。”鲍尔发誓永远不给人家作广告了。

“不去不行！”导演没想到一只熊猫竟敢违抗他的旨意。

小钉一直在屋里听爸爸同鲍尔的对话，他知道报复鲍尔的机会来了。

中午，趁爸爸睡觉的时候，小钉来到鲍尔身边。

“鲍尔，你不是不想去给电冰箱作广告吗？”小钉对鲍尔说。

鲍尔点点头。

“我教你一个办法，就能不去。”小钉神秘地说。

“你快说。”鲍尔催道。

“装肚子疼。”

“我装不出。”

“那就再吃根竹子，让肚子真疼。”小钉说。

“这……”鲍尔怕吃竹子。

“那你就去给鳕华作广告吧！我们同学家的鳕华

也老坏，连冰棍都冻不住！”小钉假装要走。

“你给我找竹子吧！”鲍尔拉住小钉。他宁愿肚子疼，也不去骗人。

小钉把事先准许好的竹子递给鲍尔。

鲍尔皱着眉头吃了一根竹子。

第二十四章

下午，电冰箱厂销售科长来的时候，鲍尔肚子疼得正满地打滚儿。

“这，这是怎么回事？”导演问儿子。

“他说鳕华牌电冰箱质量不行，他不愿意给它作广告，就装肚子疼。哼，其实，我的好几个同学家都是鳕华牌电冰箱，质量好着呢！”小钉说。

“装肚子疼？把他抱到车上去！”导演对儿子说。

小钉不顾鲍尔的挣扎，把他抱到门外的小卧车上。

鲍尔被强迫给电冰箱拍了广告片，他心里难过极了。

吃晚饭的时候，小钉对爸爸说：

“爸爸，我要买个电视游戏机。”

“你存了多少钱啦？”爸爸吃了一口肉。

“泥猪的肚子里已经装满了。”小钉说。

“数数有多少，缺的我给你补。”导演说。

“怎么把硬币拿出来呢？”小钉为难了。泥猪身上只有投币口，没有取币的出口。

“砸碎就拿出来了。”导演抹抹嘴说。

“我现在就砸。”小钉一跃而起。

“明天再砸吧，现在爸爸带你去一位叔叔家作客。”导演一边系领带一边说。

小钉跟爸爸串门去了。

“凡克，你听见了吗？小钉要砸碎你的身体，把钱都拿出来。”鲍尔跑到凡克身边告诉他。

凡克已经听见了刚才小钉和爸爸的对话，正惊慌失措呢。

“鲍尔，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凡克央求道。他总算知道了，肚子上的钱不是好东西，现在要危及到自己的性命了。

鲍尔一时想不出办法来。去向小钉求情？没用，小钉不会听鲍尔的话的。把凡克藏起来？不行，往哪儿藏呀！

鲍尔眼睛忽然一亮，对，叛逃！跑！

鲍尔已经在导演家呆够了，导演虽然不像王生那样赤裸裸地虐待鲍尔，但鲍尔感到这四壁的藏书，名人的字画……同王生家的旧算盘、糊墙的破报纸一样粗俗不堪。

“咱们走！”鲍尔对凡克说。

“可我不会走呀！”凡克只能在小范围内来回踱两下步，长途跋涉可不行。

“我带你走。”鲍尔喜欢凡克，他们已经是朋友了。多少个夜晚，都是凡克和鲍尔在聊天中度过的。要是没有凡克，鲍尔会很寂寞的。

鲍尔找到一个小挎包，背在肩上。

“只好委屈你了，先藏在挎包里吧！”鲍尔抱起凡克，把他装进挎包。

“让你受累了。”凡克心里过意不去。他知道自己的体重不轻。

“没关系。”鲍尔把书包背好，朝大门走去。

大门被反锁上了。

鲍尔忽然听到门外有轻微的脚步声。他趴在钥匙孔上往外一看，鲍尔倒抽了一口凉气，是黄大衣！

黄大衣自从在火车上丢了鲍尔后，恼羞成怒，他发誓一定要重新抓获鲍尔。终于，他在一本电影杂志上得知鲍尔当了演员。于是追踪而来。他已在导演家四周潜伏了一星期，可惜没机会下手。这天晚上，他看见导演同儿子一起外出了，就决定撬门劫走鲍尔。

黄大衣开始撬门了。

鲍尔急忙跑进里屋，打开窗户。

要在平时，鲍尔一跳就出去了——他不怕摔。可挎包里装着凡克，他的身体不能摔。

鲍尔找到一根绳子，将一头拴在暖气管子上，另一头扔出窗外。

鲍尔小心翼翼地抓住绳子滑到窗外，顺利地着陆了。

脚一落地，鲍尔松开绳子，撒腿就跑。他知道，只要黄大衣一进屋，就会发现他是从窗户跑的，黄大衣马上就会追上来。鲍尔跑不过黄大衣。

鲍尔拼命往前跑，他用一只手捂住挎包里的凡克，怕把他身体震坏了。

果然，黄大衣追过来了。

鲍尔突然看见路边有一群熊猫造型的雕塑，他急中生智，站到了这群熊猫雕塑中间。

黄大衣没留神，跑过去了。

鲍尔真羡慕这些熊猫雕塑，他们光明正大地站在路边，没人碰他们，伤害他们。就因为他们不是活的。

“唉，我要是还像原来那样，是个玩具多好！”鲍尔叹了口气。

鲍尔从熊猫雕塑群走出来，他看见黄大衣又返回来了。

不能再冒充雕塑了，鲍尔现在无处躲藏。他看见路边有一排垃圾筒。鲍尔也顾不上脏了，钻进一个垃圾筒藏起来。

黄大衣走到熊猫雕塑前边，把每个熊猫摸了一遍，摇摇头，朝另一个方向走了。

第二十五章

鲍尔刚要从垃圾筒出来，忽听一阵汽车发动机声，紧接着一声刹车，一辆清洁车停在了垃圾筒旁。

鲍尔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他藏身的那个垃圾筒腾空而起，然后是一个倒栽葱，整筒的垃圾都倒进了清洁车里。

鲍尔死死地抱住挎包。尘土蒙住了他的眼睛，乱七八糟的东西弄了他一身，鲍尔顾不上那么多了。

汽车开了，清洁车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鲍尔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脚，他腾出一只手摸摸，是个破罐头盒。

车箱里空气浑浊，鲍尔被熏得喘不过气来，他没想到自己会在垃圾堆里旅行。他想起了清道夫说的“你们熊猫外出旅行都是坐飞机”的话来。鲍尔模模糊糊感觉到飞机同垃圾车之间有着某种联系，而公共汽车却很保险，不会同垃圾车有联系。

“你是谁？”黑暗中传出一句问话，吓了鲍尔一跳。

“我……”鲍尔不知能不能暴露身份。

“快说！你是谁？”口气厉害了。

“我……是鲍尔……”鲍尔感觉到有一些东西包围着他。

“鲍尔？什么叫鲍尔？说说你的身份！”

“我是熊猫鲍尔。”鲍尔鼓足了勇气，说出了身份，他不知是凶是吉。

“熊猫？开什么玩笑！熊猫会到垃圾堆来！”那声音冷笑了一声，“你是来抢我们生意的吧？”

“抢你们的生意？”鲍尔没想到还有人在垃圾堆里做生意。

“来人哪，检查检查他到底是什么！”说话的还是个头儿。

一群小东西爬上鲍尔的身体，摸鲍尔。

“报告大王，还真是只熊猫。”部下们检查一番后，向大王禀报。

“真是熊猫！”大王吃了一惊，他不信熊猫会和垃圾在一起，“快给他腾块地方！”

鲍尔的身边一阵忙乱，大王的部下们把碎玻璃片、烂纸屑、菜帮子等等都扔到一边去。他们找来一块破塑料布，给鲍尔垫到屁股下面。

这一来弄得鲍尔不知怎么好，他觉得这些小东西挺尊重他。

“谢谢你们！”鲍尔冲着黑暗说。

“你们熊猫难得来一趟，不能委屈了你。”大王说。

“你们是？”鲍尔问。

“我们是大篷车王国。”大王说。

“大篷车王国？”鲍尔觉得这名字挺逗。

“我们就住在这辆车里，‘大篷车’是我们给这辆车起的名字。”一位部下解释说。

“住在垃圾车里？多脏。”鲍尔脱口而出。

“我们不嫌脏。再说，这世界上哪儿不脏？哼，别看有些地方表面挺干净，其实比我们这大篷车还脏。”大王不以为然地说。

鲍尔想起了导演的家，他在心里同意了大王的观点。

“那你们吃什么？”鲍尔问得挺全面。

“什么都吃，可丰盛啦！昨天我们还吃过螃蟹呢！对了，你想吃吗？”大王问。

“我不饿。”鲍尔赶紧说，“你们到底是什么？”

鲍尔想弄清这些小东西的身份。

“我们……”大王支支吾吾了一阵，显然是不想把身份暴露给鲍尔。

“我们就是大篷车王国的公民。”一位部下给大王解围。

鲍尔不再问了。他自己也有想隐瞒身份的时候。只要不伤害别人，怎么着都行。

这时，垃圾车颠簸起来，鲍尔忙抱住挎包。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人那么喜欢你们熊猫。”大王一边吃着什么一边问。

“有人追我。”鲍尔小心地措着词。他怕这些小东西爱欺负落难的熊猫，就像猪圈那头公猪那样。

“追你是为了使你生活得更好。”大王很清楚熊猫的地位。

“他可不是为了我好，他是要害我。”鲍尔说。

“怎么回事？”大王显然感兴趣了，追问道。

鲍尔觉得这些小东西心眼儿似乎不坏，他就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他们听。

大篷车王国的公民们都听呆了。

“一会儿这辆车就要卸垃圾了，你怎么办？卸垃圾时整个车箱要倒竖起来。”大王关心鲍尔的命运了。

“你们怎么办？”鲍尔没主意了。

“我们能抓住箱壁，掉不下去。我们找到这么个家可不容易。”大王说。

“其实我倒不怕摔，可我这挎包里还有个朋友叫凡克，他的身体一摔就碎。”鲍尔为难了。

“大王，汽车快到垃圾站了！”一个部下报告。

“咱们帮帮鲍尔。”大王下命令了。他认为一只熊猫落难到垃圾车里，他如果不帮助他的话，太说不过去了。

大王吩咐他的部下围在鲍尔身边，用手抓住鲍尔的身体，给他减震。

鲍尔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只听汽车刹车了，接着是倒车，然后车箱竖了起来，车箱里的垃圾迅速向下倾泄着。

鲍尔闭上眼睛，双手死死抱着挎包。

天翻地覆的滋味儿鲍尔算是尝到了。

清洁车开走了。

多亏大篷车王国的公民保护，鲍尔没有受伤。要知道，垃圾里有的是碎玻璃、铁钉子。

鲍尔睁开眼睛，满天星星。月亮也露着半张笑脸。

鲍尔忙往身边看，他急于想知道大篷车的公民到底是什么。

鲍尔的身边是一群小老鼠。

第二十六章

“你们原来是小老鼠！”鲍尔兴奋了。他想起了清道夫。

大篷车的公民们都不吭气，他们怕鲍尔发现了他们真实的身份后不理他们了。

“谢谢你们！你们干吗不早说呀！”鲍尔顾不上抖身上的尘土。

小老鼠们看鲍尔不嫌弃他们，乐了。

“我们先护送你离开这垃圾堆，有话一会儿再说。”大王发话了。

大篷车王国的公民们护卫着鲍尔从垃圾山上走下来，这趟旅行可真够艰苦的。

现在，鲍尔和小老鼠们站在一片小树林里。

“你们回不了大篷车了。”鲍尔忽然想到这个问题。

“没关系，我们会有办法的。”大王说。

鲍尔清楚，他们要再找到一辆大篷车不那么容易。

“你怎么办？”大王问鲍尔。

“不知道。”鲍尔摇摇头。

“我给你出个主意，”大王说，“离此地不远有个火车站，你乘火车去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吧，那里都是熊猫。你到了那里，都是你的同胞，保准生活得好。”

鲍尔眼睛一亮。

“我们送你去火车站！”大王一挥手。

大篷车王国的公民们簇拥着鲍尔朝火车站走去。

“鲍尔，我也跟你去熊猫保护区吗？”凡克在拷

包里问。

“咱们一起去吧，你在那儿保准过得愉快！”鲍尔拍拍凡克，说。

“行！”凡克同意了。

“你先睡会儿吧！”鲍尔说。

“让你受累了。”凡克打了个哈欠。

走了一会儿，鲍尔听见了火车汽笛声。

“快到了。”大王一边说一边感到有些遗憾，他很想让别的什么动物看见他们在护送一只熊猫，可惜谁也没碰上。

到了火车站。

“你先在这儿等着，我派人去侦察一下。”大王说完派了几只老鼠去车站里打听一下哪列火车是去熊猫自然保护区的。

侦察员们迅速同车站的老鼠同胞联系上了，一切都探听清楚。

鲍尔在小老鼠们的掩护下进了火车站。

这是个小站，站台上人不多。

“就是在站台旁停着的那列火车，快开了。”担任侦察员的小老鼠告诉鲍尔。

每个车厢门口都有列车员把守，怎么上去呢？

“上火车头！”大王脑子转得快。

鲍尔跟着小老鼠们溜到了火车头旁边。

火车司机坐在前边，车门敞开着。

“上吧，鲍尔，注意安全！”大王说。

不知怎么的，鲍尔脚迈不动。他真舍不得离

开这些大篷车里的公民们。鲍尔没想到，在垃圾堆生活的公民们居然心肠很干净，而那些……这个世界，真怪。

“快上呀！快开车啦！”大篷车的公民们催促道。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鲍尔想哭。

“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大王冒出这么一句。

鲍尔一点儿也不觉得丢身份，他愿意和这些大篷车的公民是“一家人”。

鲍尔小心翼翼地上了火车头，他冲站台上的朋友们招手。

“他们晚上在哪儿过夜呢？”鲍尔伤心地想。

一声洪亮震耳的汽笛声，火车缓缓开动了。

第二十七章

鲍尔蹑手蹑脚往火车头里边走，他看见一高一矮两位火车司机在开火车。车头上没别人。

鲍尔寻找着适合藏身的地方，他看中了司机座位下边——除此以外没别的地方可以藏身。

两位司机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

鲍尔成功地溜进高个司机的座位下边。

火车颠簸着，鲍尔问凡克：“没事吧？”

“没事，挺好。你呢？”

“我也挺好，就是身上痒的难受。”

“垃圾堆多脏呀！真难为你了，大概全世界就你一只熊猫进过垃圾堆。”

“不过，能交上大篷车王国的朋友，也不算亏。”

“真是。到熊猫保护区得走多少时间？”

“他们告诉我要走到明天下午。”

“别坐过了。”

“我留神着呢。”

“我出来透口气行吗？”

“出来吧！”

鲍尔解开挎包带子，把凡克从挎包里拿出来，放在地上。

“真憋得够呛！”凡克伸了个懒腰。

鲍尔的肚子“咕咕”叫起来。

“你饿了？”凡克问

“有点儿。”鲍尔承认。

“怎么办？”凡克着急了。

鲍尔耸耸肩膀。他不知能不能坚持到明天下午。

“带点儿桔子就好了，都怪我！”凡克埋怨起自己来。

“没事儿，我就爱空着肚子。”鲍尔给朋友宽心。

火车驶进了一座车站，停住了。

“我下去加水。”高个司机下车了。

矮个司机站起来，伸伸胳膊踢踢腿。

“往里点儿！”鲍尔拉了凡克一把，他怕矮个司机一脚踩到座位下边。

矮个司机不动了。原来，火车在行进当中机器轰鸣声非常大，所以鲍尔和凡克说话别人听不见。这一停车，鲍尔的声音就被矮个司机听见了。

矮个司机蹲下身子，往座位下边看。

这时，高个司机上来了。

“看什么哪？又没藏着金子。”高个司机问。

“我听见你的座位下面有人说话。”

“哪的事呀！”

矮个司机趴在了地上。

“真有东西！”矮个司机惊叫起来。

高个司机也趴下了。

四只眼睛盯住了鲍尔。

“熊猫!!!”两人异口同声。

这时，开车的铃声响了。

“先开车。对了，你去把门关好，别让它跑了。”

高个司机一边坐到座位上一边说。

矮个司机的手伸到了座位下边。

鲍尔没等他抓，自己走了出来。

“乖乖，真是熊猫！”矮个司机乐了。

“见鬼了！”高个司机回头看了一眼鲍尔，冒出一句。

鲍尔头一次听人家见到他说“见鬼了”，他感到处境不妙。

“还背着个挎包！”矮个司机眼睛越瞪越大。

“哎，你刚才不是说听见人说话吗？”高个司机一边开车一边问。

“对呀！”矮个司机一拍头，他差点儿忘了。

矮个司机又重新趴在地上，往座位下边看。

“没东西了。”他站起来，纳闷了。

“你听错了吧？”高个司机问。

“也许。”矮个司机摸摸耳朵。

“这熊猫挺小。”

“不大。”

“怎么处理？”

“上交呗，国宝呀，准能得奖金！”矮个司机笑了。

“别上交！”鲍尔脱口而出。

火车差点儿出轨。

两位司机大眼瞪小眼——熊猫会说话！

“为……为什么……不上交？”高个司机先反应过来，问鲍尔。

鲍尔又把自己的身世讲了一遍。

两位司机听呆了。

“快减速，进站了！”矮个司机忽然大叫一声。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火车冲了过去，没停车！

“管他呢！”高个司机一挥手，他被鲍尔的经历吸引了。“不能把鲍尔上交。”

“那怎么办？”矮个司机问。

“送他到熊猫保护区去！”高个司机说。

“得，奖金飞了！”矮个司机撇撇嘴，不过他一点也不反对把鲍尔送到熊猫保护区去。

“谢谢你们！”鲍尔松了口气。

第二十八章

高个司机和矮个司机对鲍尔都很好，他们还把鲍尔抱到驾驶台上玩呢！

天渐渐亮了。鲍尔的肚子越来越饿，他感到浑身无力。鲍尔这几天就没好好吃过东西。

“车头上可没有桔子。”当高个司机知道鲍尔饿坏了时，说。

“到下个车站买筒桔子罐头。”矮个司机想了个主意。

“糟糕，我没带钱。你呢？”高个司机说。

“我也没带。”矮个司机一摸兜。

火车司机一般是不带钱的——无法下车买东西。

“看看鲍尔的挎包里有没有吃的？”高个司机一边开火车一边说。

这时，鲍尔已有点儿昏迷了。

“有钱了！挎包里有个存钱的泥猪，满满一肚子硬币！”矮个司机欣喜若狂。

“快拿点儿钱出来，车一进站你就下去买罐头。”高个司机说。

“糟糕，泥猪还得砸开，没出口！”矮个司机拿着凡克说。

这时，鲍尔醒过来了。他看见矮个司机拿着凡克要砸。

“你干什么？”也不知从哪来的劲儿，鲍尔一跃而起，抢过凡克。

矮个司机把他们的主意告诉鲍尔。

“不行，凡克是我的朋友，谁也不能伤害他！”鲍尔把凡克紧紧抱在怀里。

凡克看得出鲍尔饿得不行了，他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砸碎，用肚子里的钱去给鲍尔买桔子罐头。

鲍尔坚决不干。

“怎么办？”矮个司机问高个司机。

“熊猫保护区有桔子树，我知道。”高个司机说。

“可下午才能到呀！”矮个司机急了。

“鲍尔要是人就好了，咱们可以请沿途各车站协助。”高个司机气得拉了下汽笛。

“要是真熊猫也行呀！”矮个司机补充了一句。他俩清楚。如果让外界知道鲍尔在火车上，鲍尔又是凶多吉少。

“鲍尔来到咱们这个世界上，受了不少委屈，不能再让他吃苦了。”高个司机想起鲍尔的经历，攥了攥拳头。

“没错！”矮个司机同意。

“咱们不停车，直达熊猫保护区！”高个司机把帽子摘下来，摔到地上。

“就这么干！”矮个司机一拍大腿。

普通客车变成了特别快车。要知道车厢里有几千名旅客呀！就是为了鲍尔，为了一只活了的玩具熊猫。鲍尔没有流眼泪，他的心热得把泪都烘干了。

鲍尔知道，这两位司机今后别想再开车了。

火车呼啸着，穿过山洞，跨过大桥，把两旁的树木、房屋甩得无影无踪……

火车提前四个小时到达了熊猫自然保护区。

“就近停车！”高个司机作出了不进站停车的决定——为了照顾鲍尔少走路。

火车在一座山清水秀的山旁停住了。

“快下车，别等乘警过来。”高个司机亲亲鲍尔。

“再见，祝你走运！这里都是你的同胞，会帮助你的！”矮个司机说完把鲍尔抱下火车，轻轻放进草丛。

火车开走了。

第二十九章

鲍尔感到自己回到了家。

他知道，这里是熊猫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人们保护着熊猫，关心着熊猫。

鲍尔忍着饿，朝着一片竹林走去。他要先找一位同胞，再请他或她帮助他去摘桔子。

鲍尔身边的竹林一阵响动，他扭过头来一看，一只大熊猫！又是一只！

鲍尔激动了，他还是头一次见到活的熊猫。啊，和自己一模一样，就是大多了。

两只大熊猫也发现了鲍尔。他们感到惊奇。

鲍尔终于体会到了“同胞”两个字的含义。他

看见了同自己长得一样的生命，激动得想哭。

“你是？”大熊猫走过来问。

“我是鲍尔。”鲍尔兴奋地说，他暂时忘记了饿。

“我们怎么没见过你？”另一只大熊猫好奇地说。

“我刚从火车上下来。”

“从哪儿来？”

“从……”鲍尔忍着肚子饿，简要地述说了一下自己的身世。两只大熊猫你看我，我看你。

“请你们帮我弄点桔子来，我饿得走不动了。”鲍尔说完，躺在地上了，他一点儿劲儿也没有了。

“你等着。”两只大熊猫离开了鲍尔。

鲍尔闭上眼睛。他感到很幸福，请同胞办事，用不着客气，这就叫同胞手足情嘛！

十分钟过去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大熊猫没给鲍尔送桔子来。

鲍尔已经昏迷了。他隐隐约约听见那两只大熊猫在身边不远的地方说话。

“不能给他去摘桔子！”一只熊猫说。

“为什么？”另一只问。

“人对咱们熊猫好，就因为咱们熊猫数量少，如果像鲍尔这样，玩具熊猫都活了，咱们就完了，人保准不会再对咱们好了。你想想满大街都是熊猫，说不定该除‘五害’了呢！”

“嗯，有道理。那咱们别管他了，走吧。”

“不能走，要是别的熊猫来了，说不定会给他找

吃的去，咱们在这儿守着，提醒提醒他们。”

“好吧！”

风，把这段话一字不漏地吹进了鲍尔的耳朵里。鲍尔的心凉了。他已经没有力气想这是怎么回事了。

凡克拚命从挎包里挣扎起来。他恨自己，恨自己给鲍尔增加了负担，恨自己不能帮助鲍尔。

凡克不明白站在附近的那两只熊猫为什么不救鲍尔，他们是要钱才给桔子吗？

凡克走不到那两只熊猫站着的地方去，他只有用声响通知他们来取钱了。

凡克最后看了一眼鲍尔，使劲儿朝一块石头上撞去。

啪！

鲍尔微微睁开眼睛，他看见了躺在一旁的凡克。凡克身边是白花花的硬币，凡克的身体碎成了四截。

两只熊猫听见响声跑过来。

“这么多钱！”

“他一定是个小偷！”

“瞧他身上多脏，被追捕呢！”

还剩下最后一口气的凡克后悔死了，他肚里的钱不但没救成鲍尔，反而给鲍尔身上泼了脏水。

凡克咽气时才明白，自己当宝贝一样收藏着的钱真可怕。

鲍尔昏迷了，他轻轻哼着歌：

竹子开花罗喂，

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
星星呀星星多美丽，
明天的早餐在…在…哪……
两只大熊猫守在鲍尔身边。

第三十章

自从鲍尔出逃后，鲁西西全家出动，四处寻找鲍尔的踪迹。

鲍尔主演的电影上映后，鲁西西的爸爸往电影制片厂挂了个长途电话。答复是：盗窃钱后出逃。

鲁西西全家都不信鲍尔会偷钱。

这天晚上，电视里播放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风景片。

皮皮鲁大喊一声：

“鲍尔准在那儿！”

“你怎么知道？”鲁西西问。

“要是我是鲍尔，我就去那儿！”皮皮鲁凭直觉，
“有可能！”爸爸相信儿子的直觉。“现在就出发，
鲁西西跟我去。”

“我去！”皮皮鲁没想到爸爸一点儿不照顾“专利”。

“家里得留个男子汉。”爸爸解释。

皮皮鲁不吭声了。

就这样，鲁西西和爸爸乘民航飞机到了大熊猫自然保护区。

鲁西西和爸爸开始在山上搜索。

爸爸在前边开路，手和脸都划破了。

“爸爸，你看，大熊猫！”鲁西西看见了两只大熊猫。

“过去看看。”爸爸同时也看见了。

鲁西西和爸爸来到大熊猫身边，他们看见了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鲍尔。

“鲍尔——”爸爸不顾一切地扑上去。

“快拿食物！”爸爸说。

鲁西西急忙打开背包，取出桔子罐头。

晶莹的桔瓣送进了鲍尔嘴里。

两只大熊猫要走。

“谢谢你们看护鲍尔，谢谢！”鲁西西冲大熊猫点头致意。

两只大熊猫后悔极了，他们悔不该让鲍尔躺在这里，应该把他拖进山洞呀！

爸爸发现了鲍尔身边的硬币和泥猪。他皱了一下眉头。

“爸爸，鲍尔醒了！”鲁西西喊起来。

鲍尔睁开眼睛，他愣了。

“鲍尔，我是鲁西西！”鲁西西使劲儿摇晃鲍尔的肩膀。

鲍尔笑了。

“这是怎么回事？”爸爸指着硬币问鲍尔。

鲍尔“哇”的一声哭了，他把凡克的身世告诉给鲁西西和他爸爸。

爸爸点了点头，弯下腰，挖了个坑，把凡克的身体和硬币埋了起来。鲁西西找来几朵野花，插在凡克的坟上。

“这是他命里注定的。他生来就是为了储存钱，到头来必定粉身碎骨。”爸爸安慰鲍尔。

鲁西西把鲍尔藏在背包里，和爸爸下山了。

这回，鲍尔真的坐飞机了。

鲁西西和爸爸顺利地回到了家。

“爸爸，外边有玩具公司的密探。”这是皮皮鲁见爸爸的头一句话。

“鲍尔回来了！”鲁西西趴在皮皮鲁耳朵上说。

皮皮鲁一蹦三尺高。

“快挂上窗帘！”妈妈吩咐。

鲍尔从背包里出来了，没人嫌他脏，每人亲了他全身一遍。

洗衣机推到屋子中央，鲍尔洗了个痛快澡。

晚上，爸爸召集全家开了个会，讨论鲍尔的生存问题。

大家都发愁：鲍尔虽然回来了，可仍然是危机四伏。

“依我看，”爸爸说，“咱们离不开的是鲍尔，不是熊猫，对吗？”

“对！”大家异口同声。

“我建议咱们改变一下鲍尔的成份，把他变成一只猫，怎么样？”

“变成猫就没有人难为他了吗？”鲁西西有点儿

怀疑。

“绝不会了！”爸爸十分自信。

大家想了想，以为有道理。

在征求了鲍尔的意见后，大家动手了。妈妈给鲍尔染色，爸爸给鲍尔剪毛，皮皮鲁和鲁西西给鲍尔粘胡子……

不一会儿，熊猫鲍尔从地球上消失了，被花猫鲍尔取而代之。

从这以后，再没人难为过鲍尔。鲍尔可以跟着皮皮鲁全家大摇大摆地在公园散步，从无人过问。

每天晚上，鲍尔把自己出逃后的经历讲给大家听。大家跟着鲍尔一起笑，一起流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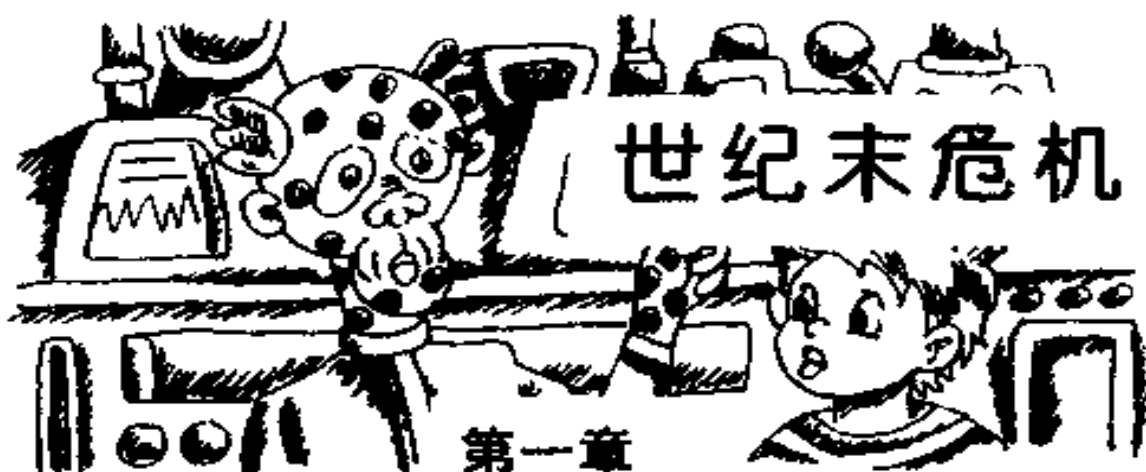
“爸爸，等放假了，我和哥哥去找锁柱、大旗、小玮……”鲁西西提要求了。

“完全同意！”爸爸拍板了，“我要去看看那两位火车司机。”

大家一阵欢呼。

从此以后，花猫鲍尔生活得非常幸福。他很清楚是什么给自己带来了宁静与安适。

鲍尔最惦念的，是清道夫。



半夜醒来，皮皮鲁感到浑身发冷。他怀疑自己在发烧。

体温表在爸爸妈妈的卧室里。皮皮鲁懒得起床，在犹豫了几分钟后，他还是决定去拿体温表。

皮皮鲁拉亮床头灯，穿上衣服。

他扫了一眼床头柜上的时钟：十二点零五分。

皮皮鲁轻轻推开爸爸妈妈卧室的门，他不想惊醒他们。

爸爸妈妈正在熟睡中，爸爸还发出轻微的鼾声。

皮皮鲁蹑手蹑脚朝放体温表的平柜走去，他不时朝床上瞟一眼，看是否吵醒了爸爸妈妈。

突然，皮皮鲁的目光凝固在爸爸脸上了。借着月光，皮皮鲁看见妈妈身边睡的不是爸爸！

皮皮鲁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他清清楚楚地看见妈妈身边睡着一条狼。

恐惧像闪电一样传遍皮皮鲁全身，他咬紧牙关才没使自己的声带发出撕心裂肺的震撼。

妈妈身边睡的是一条真正的狼。一条和《动物世界》里一模一样的狼。满脸是毛，尖耳朵，一嘴

獠牙。

皮皮鲁的烧顿时退了。他不敢叫醒妈妈，他怕惊醒狼。他知道自己和妈妈不是这条狼的对手。

爸爸呢？皮皮鲁突然意识到这个可怕的问题。
被狼吃了？

皮皮鲁头皮发麻，他蹲下身子往地上看，床下没有爸爸的骨头。

屋子里静得出奇，只有墙上的挂钟在嘀嘀嗒嗒地走着。

皮皮鲁瞥了一眼挂钟：十二点零七分。

“趁它睡觉，干掉它！”皮皮鲁必须保护妈妈的安全。看到可爱的妈妈和一条狼睡在一张床上，皮皮鲁想撕了那条狼。

皮皮鲁轻轻溜出卧室，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抄起哑铃。他想用哑铃砸狼的头。

皮皮鲁正要推妈妈卧室的门，身后突然传来门响声，皮皮鲁一个急转身，举起哑铃就要砸。

“你干吗呢？”鲁西西睡眼惺忪地披着睡衣站在自己房间门口。她正要去卫生间，却看见哥哥举着哑铃推爸爸妈妈房间的门。

皮皮鲁示意鲁西西别大声说话。

“妈妈身边睡着一条狼！”皮皮鲁告诉妹妹。

“你在梦游吧？”鲁西西拍拍皮皮鲁的脑袋。

“完全清醒。”皮皮鲁使劲儿晃晃头。

“那你三更半夜不好好睡觉，胡说什么？”鲁西西朝卫生间走去。

“先别去，不信你自己看看。”皮皮鲁拽住妹妹，“也给我当个帮手。”

“帮什么？”鲁西西不明白。

“砸死那条狼呀！”皮皮鲁举起哑铃。

鲁西西看看极其认真的皮皮鲁。她朝妈妈的卧室走去，她要证实皮皮鲁的胡说。

“你咬住牙，别喊。”皮皮鲁提醒鲁西西。

鲁西西轻轻推开门往里看。

皮皮鲁在妹妹身后随时准备对付扑出来的狼。

“你自己看看。”鲁西西扭头往卫生间走去，连头都不回。“又不是愚人节，一点儿也不幽默。”

皮皮鲁往妈妈的床上一看，爸爸安详地睡在妈妈身边。床上根本没有狼的影子。

“刚才真是在梦游？”皮皮鲁懵了。

“快回去睡觉吧。”从卫生间出来的鲁西西用长辈的口吻说皮皮鲁。

皮皮鲁的脑子头一回感到不够用。

早晨，皮皮鲁发烧了。

妈妈给他试了试体温：三十八度五。

皮皮鲁吃过药后，躺在床上睡觉。他被获准在家休息一天。

爸爸妈妈上班去了，鲁西西上学去了。家里就剩皮皮鲁自己。

皮皮鲁睡不着，他对自己的头脑不怀疑，昨夜妈妈床上那可怕的一幕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绝对不是错觉！”皮皮鲁想。

“可狼怎么又没了呢？”皮皮鲁又推翻自己的想法。

皮皮鲁突然一轱辘从床上爬起来，他走进爸爸妈妈的卧室，掀开爸爸的被子。

床单上有两根狼毛！

皮皮鲁身上的血集体涌进他的头部：这床上确实睡过狼。

鲁西西放学刚一进家门，皮皮鲁就喊她。

“干什么？”鲁西西走进皮皮鲁的房间。

“你看这个。”皮皮鲁把狼毛递给妹妹。

“这是什么？”

“狼毛。”

“你又来了。”鲁西西转身要走。

“鲁西西！”皮皮鲁大喝一声。

鲁西西站住了，缓慢地回转身。

“这确实是从爸爸床上找到的，不是开玩笑！”皮皮鲁怒不可遏。

鲁西西开始半信半疑了。

“今天晚上豁出去一夜不睡，也要弄个明白。”皮皮鲁说。

“我陪你。”鲁西西要证实皮皮鲁的话。

当天夜里十一点，皮皮鲁叫醒了鲁西西。

他俩蹲在妈妈卧室的门外。皮皮鲁手里握着菜刀。鲁西西拿一根铁棍。

“看看。”鲁西西说。

皮皮鲁小心翼翼地推开卧室的门。

妈妈身边睡着爸爸。

“咱们回去睡觉吧。”鲁西西打了个哈欠。

“你困了你去睡吧。”皮皮鲁说。

“我去睡了。”鲁西西走进自己的房间。

没在妈妈床上看见狼，皮皮鲁挺失望，可他还想再观察几次。

当皮皮鲁第二次推开妈妈卧室的门时，他看见了昨天那条狼又睡在妈妈身边！

皮皮鲁飞跑进鲁西西的房间几乎是把她从床上拽到走廊里的。

“快看！”皮皮鲁一边捂住鲁西西的的嘴一边让她往妈妈的床上看。

鲁西西的两颗眼珠差点儿射出眼眶。

的确有一条狼睡在妈妈身边！而爸爸确实不见了。

皮皮鲁下意识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十二点零九分。

“别出声，我干掉它！”皮皮鲁把鲁西西推到一边，他举起菜刀。

“当心，别砍着妈妈。”鲁西西用颤抖的声音说。

皮皮鲁定定神，运了一口气，像武士出征一样大义凛然。

当他来到床边举起菜刀要往下劈时，发现狼不见了，爸爸睡在妈妈身边！

皮皮鲁这回真害怕了，他不敢设想如果这一刀下去劈的是爸爸该怎么办。

皮皮鲁哆嗦着手退出妈妈的房间。

“怎么了？”鲁西西不明白哥哥干吗浑身发抖。

“你自己看。”皮皮鲁几乎瘫在地上。

“怎么又变成爸爸了！”鲁西西关上房间门，一脸的恐惧。

“变？”皮皮鲁一惊。他想起了《聊斋》故事，难道爸爸是狼变的？

第二章

第二天半夜十二点零五分时，皮皮鲁和鲁西西再次推开妈妈房间的门。

妈妈身边睡着一条狼。

十二点十分，狼变成了爸爸。

“我觉得应该告诉妈妈，这太危险了。”鲁西西提议。

“会把妈妈吓坏的。也怪，妈妈和爸爸结婚这么多年，怎么就没发现爸爸是狼呢？”皮皮鲁弄不懂。

“如果爸爸是狼，那咱们的血统是不是也有一半属于狼？”鲁西西历来对生物学有兴趣。

皮皮鲁下意识地摸自己的耳朵。

“今天是星期天，我想办法让爸爸和我去游泳，在更衣室里，我观察观察他。”皮皮鲁想了个主意。

鲁西西同意。

早晨吃早餐时，爸爸发现儿子和女儿看他的眼光不对。

“皮皮鲁，你怎么了？”爸爸问。

“没……没……怎……么……”皮皮鲁不敢正视爸爸。

“鲁西西，你不舒服？”爸爸发现坐在自己身边的女儿直发抖。

“挺……舒……服……”鲁西西胆战心惊地回答。

“你俩今天这是怎么了？”妈妈也看出女儿和儿子不正常。

“爸爸，今天能和我去游泳吗？”皮皮鲁问。

“可以。”爸爸爽快地答应了。

在游泳池的更衣室里，当爸爸把衣服都脱光了以后，皮皮鲁围着爸爸绕了三圈。一个标准的人体，既没有尾巴，也没有多余的毛发。

“你看什么？”爸爸感觉到儿子在审视他的身体。

“没有……什么……”皮皮鲁换上游泳裤。

爸爸摇摇头。

回到家里后，皮皮鲁向鲁西西通报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如果今天晚上爸爸还变狼，咱们明天就告诉妈妈。”鲁西西说。

皮皮鲁同意。

晚上十二点零五分，爸爸又变成了狼。

每天早晨都是爸爸第一个离开家。皮皮鲁和鲁西西并列第二。妈妈最后走。

等爸爸离开家后，皮皮鲁和鲁西西走进厨房。

妈妈正在洗碗。

“妈妈，我们有事跟您说。”皮皮鲁对妈妈说。

“什么事？”妈妈头也不抬。

“非常重要的事。”鲁西西说。

儿子和女儿同时要和她谈事，这是头一回。

“妈妈，您了解爸爸吗？”皮皮鲁问。

“当然，怎么啦？”妈妈没想到儿子提这个领域的问题。

“爸爸平时没什么异常？”鲁西西问。

“异常？什么异常？”妈妈不明白。

“比如说，他有没有什么人类以外的举动？”皮皮鲁问。

“你胡说些什么？”妈妈有点儿不高兴了。

“我们有一个发现必须告诉您，但您可别害怕。”皮皮鲁说。

妈妈茫然地看着儿子和女儿。

“每天晚上十二点零五分，爸爸就变成一只狼。”皮皮鲁一字一句地说。

“胡说八道！”妈妈生气了，“还不快上学去！鲁西西，你怎么也和皮皮鲁一起闹这恶作剧！”

“妈妈，这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我们已经连续观察了好几天啦！”鲁西西哭了。

妈妈愣了。

“不许你们糟蹋爸爸！”妈妈回过神来，正色道。“快去上学。谁再说谁就不是我的孩子了。”

皮皮鲁和鲁西西只得上学去了。

妈妈尽管不信皮皮鲁和鲁西西的话，可她当天晚上没敢睡觉。

十二点零五分时，她缓缓地将头扭向了丈夫一边。

一条真正的狼睡在她身边。

妈妈咬住被子，全身颤栗。但被子终于没能阻挡住她极度的恐惧。

“啊——”

只有恐惧到极限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的喊叫。

皮皮鲁和鲁西西闻声冲进妈妈的房间。

皮皮鲁打开灯。

一条狼实实在在地睡在床上。

皮皮鲁冲上去，抡起菜刀就往下劈。

当菜刀就要挨上狼头时，狼又变成了爸爸。

“别砍！”鲁西西大喊。

好悬。

爸爸醒了。坐起来。

“出了什么事？”他揉眼睛。

妈妈裹着被子在一边筛糠。

“你怎么了？”爸爸问妻子。

“你……你……”妈妈裹着被子跳下床和儿子女儿站到一起。

爸爸发现了皮皮鲁手中的菜刀。

“拿刀干什么？”爸爸警觉。

鲁西西把原因告诉爸爸。

“开什么玩笑？！”爸爸火了。

皮皮鲁掀开爸爸的被子，从床单上找到一根狼毛递给爸爸。

“这不是您的毛吧？”皮皮鲁问。

爸爸傻眼了。

“这怎么可能？”爸爸喊道。

妈妈哭了。

“今天晚上我不睡了，我倒要看看十二点零五分我变不变狼！”爸爸沉重地说。

皮皮鲁的爸爸会在醒着的时候变成狼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三章

爸爸对于自己在每天夜里十二点零五分时变成狼绝对不信，可他又不能不重视来自儿女和妻子的信息，尤其是妻子。

爸爸决定今天晚上睁着眼睛看自己变狼。

晚饭后，全家人谁也没心思看电视，所有人的目光总是离不开时钟。

没人说话。沉默得可怕。

可每个人的大脑一秒钟也没有停止运转。皮皮鲁清楚，地球上什么特殊情况都可能发生。而人类习惯于用已有的知识解释未知的事物，结果得不到答案，只得草率地用两个字下结论：“迷信”。其实，世界上没有迷信，只有解释不了的事情。

鲁西西最担心自己身上有狼的血统，她总是下

意识地用手摸脸，生怕脸上长出狼毛来。

妈妈的心情比较复杂，她不相信和自己生活了十几年的丈夫是一条狼，可她又不能不承认昨天半夜亲眼看见丈夫变成狼这个事实。

从晚上十二点起，全家人就正襟危坐在餐桌四周。

“像是等候审判。”爸爸打破沉默，他受不了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

“也许是我们的错觉。”鲁西西可怜爸爸的处境。

“但愿是。”皮皮鲁看了爸爸一眼。

妈妈低头不语。

时针向 12 点靠近。

12 点 05 分！

桌旁的爸爸变成了狼。一条真正的狼。

尽管有精神准备，妈妈还是大喊一声。

“爸爸！爸爸！”皮皮鲁想试试爸爸变成狼后的知觉。

狼不答应。

“爸爸！你说话呀！”皮皮鲁继续管狼叫爸爸。

狼站起来，眼睛里露出了可怕的光。

“你们快躲到别的屋子里去！”皮皮鲁提醒妈妈和鲁西西。

鲁西西拽着妈妈跑进她的卧室，插上门。

狼朝皮皮鲁走过来。皮皮鲁一步一步往后退。

“爸爸，你想干什么？”皮皮鲁绕着桌子和狼兜圈子。

狼不说话，只是慢慢地跟着皮皮鲁走。

皮皮鲁知道再有 1 分钟狼就会再变成爸爸，所以他不是很害怕。

12 点 10 分时，狼果然恢复成爸爸了。

“我刚才怎么了？”爸爸吃惊地看着屋里的一切。“变成狼了。而且不理我，还吓唬我。”皮皮鲁说。

爸爸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他努力回忆自己刚才的经历，可脑子里的记忆区域几乎是一片空白。他只模糊记得自己能看见外部世界，但看到的是什么呢却不知道。

鲁西西和妈妈从卧室里出来。妈妈一头扑到丈夫身上，痛哭失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鲁西西一拳砸在桌子上，疼得自己直咧嘴。

“爸爸是一直这样还是刚刚这样的？”皮皮鲁问妈妈。

妈妈只顾哭，没听清儿子的问题。

鲁西西又问了一遍。

“你爸爸从前经常半夜 12 点以后睡觉，我从没发现他变成过狼。”妈妈一边抽泣一边说。

“真是太怪了。而且爸爸变成狼以后就没有思想没有语言了，成了一条真正的狼。”皮皮鲁看着爸爸说。

爸爸一声不吭，他满脑子就是四个字：世界末日。

第四章

在银河系里科技最发达的星球不是地球，而是沙星。沙星人思维敏捷，性情凶悍。他们的目的是称霸宇宙。

沙星已经在宇宙中征服了 17 个有高级生命存在的星球。现在，沙星将下一个征服的目标定为地球。

沙星人智商很高，他们不喜欢动武，喜欢使用高科技这种兵不血刃的方法征服对手。

沙星的最高统治者叫沙巴。沙巴有个女儿叫沙木，是沙巴的掌上明珠。

若干年前，在制定征服地球的方案的会议上，沙巴提议分别对待地球人类的成人和孩子。征服分为两步，第一步，用一种病毒消灭地球人中的成年人，这种病毒叫艾滋病毒。第二步，使用高科技手段，在 20 世纪最后一天时，把地球上的孩子全变成动物。

沙巴批准了这个方案。

艾滋病毒已由沙星人成功地施放在地球上，并且迅速以几何级数在人类成年人中扩散。

部下每天向沙巴汇报艾滋病毒在地球扩散的数据。

“嗯，不错。”沙巴表示满意。

“将地球人中的孩子变成动物的计划正在试验。我们选择了几个成年男子，每天夜里将他变成狼，试

验已经成功。”部下继续向沙巴汇报。

“采用什么方法？”沙巴感兴趣地问。

“一种射线，通过他的口腔、皮肤，特别是脚部和心脏部位，进入他的肌体，改变他所有细胞的结构，从而达到异化的目的。”部下说。

“从地球弄一个孩子来，让我亲眼见见。”沙巴说。

“明白，我现在就派人去。”部下说。

几分钟后，担负“世纪末将地球孩子变动物计划”试验工作的飞碟又起飞了。这次，它的任务是绑架一名地球孩子到沙星。

“世纪末将地球孩子变动物计划”的总负责人是础平博士，他是沙星的“国宝”，智商极高。础平博士曾经直接参与了征服 17 个星球的工作。在 20 世纪末，通过将地球上的孩子变成动物的方式达到奴役地球的目的的方法就是他提出来的。础平博士认为，只有动物，才能真正受沙星人奴役。

础平博士从改变地球人类体内的细胞结构入手，研究出了改变人类属性的方法。他在地球人类中随意挑选了一个试验者，皮皮鲁的爸爸被选中了。

连续几天来，础平博士每天夜里驾驶飞碟光临地球，在半夜 12 点 05 分拿皮皮鲁的爸爸做试验。为了不惊动地球人，他将皮皮鲁的爸爸变成狼后 5 分钟即将他复原。

现在，础平博士就坐在飞赴地球绑架孩子的飞碟里。

“请问博士，在地球何处着陆？”飞碟机长向础平博士请示。

“还是那家。”础平说。他已经注意到做试验的那个男人的孩子已经发现自己的爸爸在半夜变成狼了，础平博士决定将那个男孩儿弄到沙星来。一为做试验，二为保密。

皮皮鲁危在旦夕。

第五章

一个问题困扰着皮皮鲁全家：是否应该将爸爸深夜变狼的事报告有关部门？

妈妈认为靠自己家的能力无法对付这件事。鲁西西犹豫。皮皮鲁反对。他的理由是如果将此事公之于众，爸爸将成为世界的焦点，不会再有安宁的日子过了。

爸爸自从相信自己变狼后，一直沉默寡言，不停地抽烟。

这天夜里，皮皮鲁睡不着，他习惯地看表。半夜12点05分，已经成了全家的“鬼门关”。

忽然，窗外闪过一道蓝光。

皮皮鲁一惊，他恍惚看见一个圆形的光环擦窗而过。

皮皮鲁想凑到窗前看个究竟，就在这时，他感到自己的身体飘了起来，像被一块磁铁吸着，出了窗户。

一阵头昏目眩后，皮皮鲁的身体落在了地上。他睁开眼睛，四周是陌生的环境，密密麻麻的仪表和仪器。

“欢迎你！”从皮皮鲁身后传来一声沙哑的问候。

皮皮鲁回头一看，他差点儿坐在地上。

一个长得特像骷髅的人，脸上和身上布满了麻点儿，身高在 195 公分以上。

“你是谁？”皮皮鲁本能地往后退了几步。

“我叫础平，你呢？”

“皮皮鲁。”皮皮鲁毕竟见过世面，他很快就镇静下来，“你是谁？我这是在哪儿？”

“我们是你们地球的邻居，用你们的话说，就是外星人。”

“外星人！”皮皮鲁脱口而出。

“正是。我们居住的星球叫沙星。”

“杀星！”皮皮鲁一惊。

“不是杀星，是沙星。沙子的沙。”础平博士解释说。

皮皮鲁摇摇头，他从未听说过沙星。

“你们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这是哪儿？”皮皮鲁问。

“请你去我们的星球作客，这是我们专门派来接你的飞碟。”础平博士说。

皮皮鲁清楚自己现在已经远离地球了。他明白，说得好听这算“请”，说得不好听就叫绑架。

“可以参观你们的飞碟吗？”皮皮鲁知道跑不了，

索性长长见识。

“当然可以。” 础平博士知道皮皮鲁再也回不到地球了，他爱看什么就看什么。

础平博士带皮皮鲁参观飞碟，还把机长介绍给皮皮鲁。

“这是驾驶舱。” 础平博士把皮皮鲁带进驾驶舱。

“怎么没有驾驶杆什么的？” 皮皮鲁感到奇怪。

“我们的飞碟全部装备了自动驾驶仪，只要定好方位，一按这个电钮，飞碟就会自动飞往目的地。” 础平博士在卖弄沙星人的科技水平。

皮皮鲁将飞碟全部参观完后，不得不在心里称赞沙星的科技水平。

“你们就是想请我去参观你们的星球？” 皮皮鲁问础平博士。

“当然还得请你帮我们一个小忙。” 础平博士说。

“帮忙？我能帮你们什么忙？” 皮皮鲁警觉起来。

“到了沙星你就知道了。” 础平博士一笑。

沙星人笑比哭还难看。

皮皮鲁预感到不妙了。他想起了爸爸妈妈和鲁西西，他怀疑自己还能否见到他们。

飞碟在沙星着陆了。

第六章

正在用餐的沙星元首沙巴接到部下的禀报：础平博士从地球上弄来一个供做试验用的孩子。

“走，看看去。”沙巴叫女儿沙木同去。

“太好了。”沙木还从没见过地球人。

皮皮鲁被几个膀大腰圆的沙星人带离飞碟，来到一座造型奇特的建筑里。

“我带你去见沙星的最高统治者。”础平博士告诉皮皮鲁。

“规格够高的。”皮皮鲁嘟囔了一句。他知道，规格越高，危险越大。

皮皮鲁在础平博士的引导下，进入一间圆型的大玻璃房间。

础平博士关上门，离开了透明房间。玻璃房间里就剩皮皮鲁自己了。

玻璃房间四周开始出现沙星人，他们冲着皮皮鲁指指点点，像在看一个稀有动物。

皮皮鲁感受到强烈的屈辱。

础平博士站在沙巴身边，为元首介绍皮皮鲁。

“他身上怎么没有麻点儿？”沙木问础平博士。

“地球人和咱们不一样。”础平博士解释说。

“皮肤光滑也不难看。”沙木自言自语道。

“试验可以开始了吗？”沙巴问。

“可以了。请问您想让他变什么？”础平说。

“你说呢？”沙巴问女儿。

“变羊吧。”沙木说。

础平博士从助手手中接过一个类似于手电筒的仪器，他调整着仪器上的旋钮。

础平博士举起仪器，对准皮皮鲁。

皮皮鲁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但他觉出凶大于吉。

础平博士按下了“手电筒”上的开关。

皮皮鲁变成了一只羊。

“很好。”沙巴点头。

“它现在毫无意识，是一只真正的羊。我的射线是通过他的嘴、皮肤、脚和心脏区域进入他的体内的。”础平博士对沙巴说。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它的属性？”沙巴感兴趣地问。

“请您看着。”础平博士开始变换“手电筒”上的数码。

皮皮鲁又变成了一只兔子。

础平博士又换数码。

皮皮鲁变成一头牛。

“我要让地球上的所有孩子在 20 世纪末变成动物！”沙巴得意地大叫。

部下们鼓掌。

“我要你把他变成原来那样。”沙木对础平说。她对皮皮鲁的皮肤印象极深。她喜欢那种光滑的皮肤。

础平又将皮皮鲁恢复为原样。

一阵掌声。

皮皮鲁不明白这些沙星人为什么鼓掌。他也不明白刚才自己是怎么了，好像失去了知觉。

“我研制的超大功率发射仪装在咱们的飞碟上。上百个飞碟同时出击，从不同角度向地球发射射线，几分钟内，地球的所有孩子都会变成动物。”础平博

士向沙巴汇报他的计划。

“你干得很好！”沙巴赞扬础平博士。

“我想同他聊聊。”沙木向爸爸请求。

“可以。”沙巴想都没想就同意了。他觉得对女儿来说，皮皮鲁不过是个活玩具而已。

“把这个给你，你想把他变什么他就能变什么。”础平讨好地将“手电筒”递给沙木。

“我带他出去转转行吗？”沙木问爸爸。

“去吧。”沙巴爽快地说。

沙星人的平均臂力是1000公斤，沙木能不费吹灰之力用一个手指头击倒皮皮鲁。

沙木拿着“手电筒”走进玻璃房间。

“你好，我叫沙木，你呢？”沙木问皮皮鲁。

“我叫皮皮鲁。”皮皮鲁听声音才知道沙木是女孩儿。沙木和其他沙星人一样，面目恐怖，皮肤上全是麻点儿。皮皮鲁无论如何不能把沙木和女孩儿联系在一起。

“我带你去外边看看，行吗？”沙木说。

皮皮鲁点点头。

第七章

半夜12点05分，妈妈发现丈夫没有变成狼！

皮皮鲁的爸爸欣喜若狂，他冲出卧室，对着女儿和儿子的房间喊：

“皮皮鲁！鲁西西！你们快出来！”

鲁西西闻声跑出来。

“爸爸，怎么啦？”

“今天我没有变狼！”

“真的?! 太棒啦!” 鲁西西睡意全无。

“皮皮鲁!” 爸爸喊儿子。

皮皮鲁的房间里没动静。

“怎么搞的，睡这么死?” 爸爸推开儿子房间的门。

床上没有皮皮鲁。

整个房间都没有。

“皮皮鲁不在房间里!” 爸爸对妻子和女儿说。

卫生间里也没有。

大门的插销插得好好的。

皮皮鲁房间的窗户也是从里边插上的。

皮皮鲁失踪了。

第二天上午，爸爸往皮皮鲁的学校打电话，老师说，皮皮鲁没来上学。

“报警吧?” 妈妈泪眼汪汪地说。

“怎么倒霉事儿都让咱们家碰上了?” 鲁西西皱着眉头说。

“报案!” 爸爸边说边穿外衣。

“我和你去。” 妈妈还不放心。

爸爸和妈妈叫出租车来到派出所。

“报案。” 爸爸对一位年轻的警察说。

“请进。” 警察拿出登记本。

“我儿子失踪了。”

“什么时间失踪的？”

“昨天晚上。”

“在哪儿失踪的？”

“在家里。”

“在家里？”

“睡觉前还在屋里，半夜就不见了。”

“有人进屋吗？”

“没有。”

“自己跑的？”

“没有出去的痕迹，门窗都从里边插着。”

“这怎么可能？”

“他确实不在了。”

半小时后，警车载着爸爸妈妈来到家里，警方实地勘察。

“太奇怪了，这不可能呀！”一位经验丰富的警官检查了皮皮鲁的房间以后说。

“事前有什么迹象吗？”另一位警官问。

爸爸摇摇头。

“家里没出什么意外的事？”经验丰富的警官问。

妈妈想起了丈夫变狼的事。

“有一件……”她欲言又止，不知能不能披露此事。

“什么事？”警官问。

妈妈看了丈夫一眼，她必须说，她想找到儿子。她还直觉到这两件事之间有关系。

“他近来几天，每天半夜变成狼。”妈妈对警官

说。

“您说什么？”所有警察都怀疑自己听错了。

妈妈又重复了一遍。

“变狼？您是说您丈夫每天半夜变成狼？”经验丰富的警官问，“他每天夜里虐待孩子？”

警官以为狼是形容词。

“不，是变成真正的狼，动物园里那种狼。”妈妈说。

警官们看皮皮鲁的爸爸。

爸爸点点头。

警官们大眼瞪小眼。

一位年轻警官趴在经验丰富的警官耳朵上说：“精神病吧？”

经验丰富的警官点点头。

“有一个地方能破您家的案子。”警官对皮皮鲁的妈妈说。

“哪儿？”

“精神病医院。”

爸爸想打那警官一个耳光。

第八章

沙木带皮皮鲁参观沙星。

“地球有意思吗？”沙木问。

皮皮鲁给沙木讲地球上的事。

“地球上的人的皮肤都像你这样？”沙木问。

皮皮鲁点头。

“你们的皮肤真好，我很喜欢。”沙木说完抚摸皮皮鲁的手。

皮皮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你不喜欢我摸你？”沙木很敏感。

“喜……欢……”皮皮鲁不敢说不喜欢。他这才知道同不喜欢的异性在一起有多痛苦。

“你就是长得丑，如果长成我这样，再有你的皮肤，就太棒了。”沙木多情地说。

皮皮鲁看了沙木一眼，他想吐。

“你留在我们沙星吧，我可以请名医给你整容。”沙木含情脉脉地对皮皮鲁说。

皮皮鲁意识到自己的前途可能是沙星驸马。

“你们让我到沙星来干什么？”皮皮鲁问。

“你不知道？”沙木挺吃惊。

皮皮鲁摇头。

沙木将沙星征服地球的计划告诉皮皮鲁。

“什么，原来我爸爸是被你们变成狼的！”皮皮鲁大怒。

“你急什么？这叫宇宙里的生存竞争，谁的科技水平发达，谁就可以奴役别的星球。”沙木轻轻拍了皮皮鲁肩膀一下，皮皮鲁一屁股坐在地上。

皮皮鲁知道自己不是沙星人的对手，无论智力还是体力。

皮皮鲁为地球人类担心，他们至今还蒙在鼓里，他们不知道艾滋病是沙星人向地球施放的病毒，他

们更不知道在 20 世纪末将有更大的危机等待着人类中跨世纪的一代。

毁灭人类的，是人类的自大心理。人类发明了“天外有天”这句话，可是没人真正清楚它的含义。

皮皮鲁不能眼看着人类被沙星人征服。

“生命应该平等相处，奴役别人是愚昧的表现。”皮皮鲁对沙木说。

“愚昧？”沙木头一次听人说奴役是愚昧的表现。她隐约感到有道理。

“地球上都是我这样皮肤光滑的人，你愿意他们都变成动物？”皮皮鲁看到了希望。

沙木慢慢地摇头。

“你能帮我们吗？说服你爸爸！”皮皮鲁摊牌了。

“我爸爸不会听的。”沙木了解爸爸。

“你自己就可以帮我们！”皮皮鲁说。

“……”沙木看着皮皮鲁，不说话。

“行吗？”皮皮鲁问。

从见皮皮鲁第一眼起，沙木就喜欢这个地球男孩儿，也可以说，从见皮皮鲁第一眼起，沙木就爱上了他。沙木认为，异性之间第一次见面爱不上的，见一百次也爱不上。

“你能娶我吗？”沙木直盯着皮皮鲁问。

皮皮鲁的心被震撼了，他看出来，沙木为了和他在一起，能够抛弃一切，甚至同父母断绝关系。

在皮皮鲁眼里，沙木立刻变成了漂亮姑娘。

皮皮鲁点点头。

沙木只说了四个字：

“我跟你走。”

第九章

“我想让你拯救地球。”皮皮鲁说，“有办法吗？”

“有办法。”沙木从兜里掏出一个图形。

“这是什么？”皮皮鲁问。

“沙星人都怕这个符号，你只要把它佩戴在身上，沙星人就无法靠近你。”沙木边说边将符号戴在皮皮鲁身上。

“它真有这么大的作用？”皮皮鲁半信半疑。

“千真万确。”沙木说得十分肯定，“这是宇宙之神的标志。”

皮皮鲁决定将这个符号定为自己的护身符，佩戴一辈子。



几个迎面走来的沙星人看见了皮皮鲁身上的图形，他们不约而同地下跪向皮皮鲁顶礼膜拜。

“你信了吧？”沙木问皮皮鲁。

皮皮鲁想让地球上的所有孩子用这个图形当护身符。

“你能跟我走吗？回地球。”皮皮鲁问沙木。

“我跟你去救地球。”沙木说。

第十章

沙木带着皮皮鲁来到一个飞碟旁。

“咱们就坐它走。”沙木说。

“你会开？”皮皮鲁问。

“会。”沙木说，“我没事就开着飞碟去太空转悠。”

飞碟旁的沙星人卫兵见了沙木忙敬礼。他们见了皮皮鲁身上的护身符就下跪。

沙木和皮皮鲁进入飞碟，飞碟的舱门自动关闭。

当沙巴得到信息说女儿和地球人一起跑了时，皮皮鲁和沙木已经在地球着陆了。

沙巴大发雷霆，下令提前实施础平博士征服地球的计划。

地球的世纪末危机提前到来了。

皮皮鲁带着沙木出现在家人面前时，着实吓了大家一跳。

爸爸妈妈和鲁西西不知道皮皮鲁从哪儿弄来这么一个怪物。

皮皮鲁把经过告诉大家。

“我爸爸马上就会派兵来地球的。”沙木肯定地说。

鲁西西摸了摸自己身上，她怕变成动物。

“怎么办？”妈妈慌了。

“先通过电视台让全世界的孩子都佩戴上宇宙之神的图形。”皮皮鲁提议。

“宇宙之神的图形能抵御沙星人的进攻,但还不能阻止变动物。沙星人是靠远距离施放射线来使人变动物的。射线是通过人的嘴、皮肤、脚和心脏进入人体的,必须保护人身上的这些部分。我的飞碟里有一台仪器,凡经过这台仪器照射的物品,就能抵抗沙星射线。”沙木的立场完全站到地球人一边了。

“能保护人体这些部位的东西有什么?”鲁西西问。

“牙膏保护口腔。香皂保护皮肤。”皮皮鲁说。

“袜子和鞋保护脚。”妈妈说。

“文化衫保护心脏。”爸爸说。

“如果这些东西经过我的飞碟照射,孩子们每天用它们刷牙、沐浴和穿戴,沙星人就无法将人类变成动物了。”沙木说。

鲁西西全家立即进行分工:

皮皮鲁去电视台,向全世界的孩子公布宇宙之神的标志,号召所有孩子立即以这个图形为护身符,全天24小时佩戴。

妈妈去牙膏厂和香皂厂。

爸爸去袜厂和鞋厂。

鲁西西去文化衫厂。

沙木驾驶飞碟到联系好的工厂上空照射该厂的产品。

为了将照射过的产品和没照射过的产品区别开来，全家人决定，凡经沙木飞碟照射过的产品，一律按以下顺序注明商标：

皮皮鲁牌牙膏。鲁西西牌香皂。皮皮鲁牌或鲁西西牌袜子。皮皮鲁牌运动鞋。皮皮鲁和鲁西西牌文化衫。以上所有物品上都将出现宇宙之神标志，加强对沙星射线的防御。

全球生产牙膏、香皂、鞋袜和文化衫的工厂都行动起来了。人类不甘心被奴役。人类要战胜世纪末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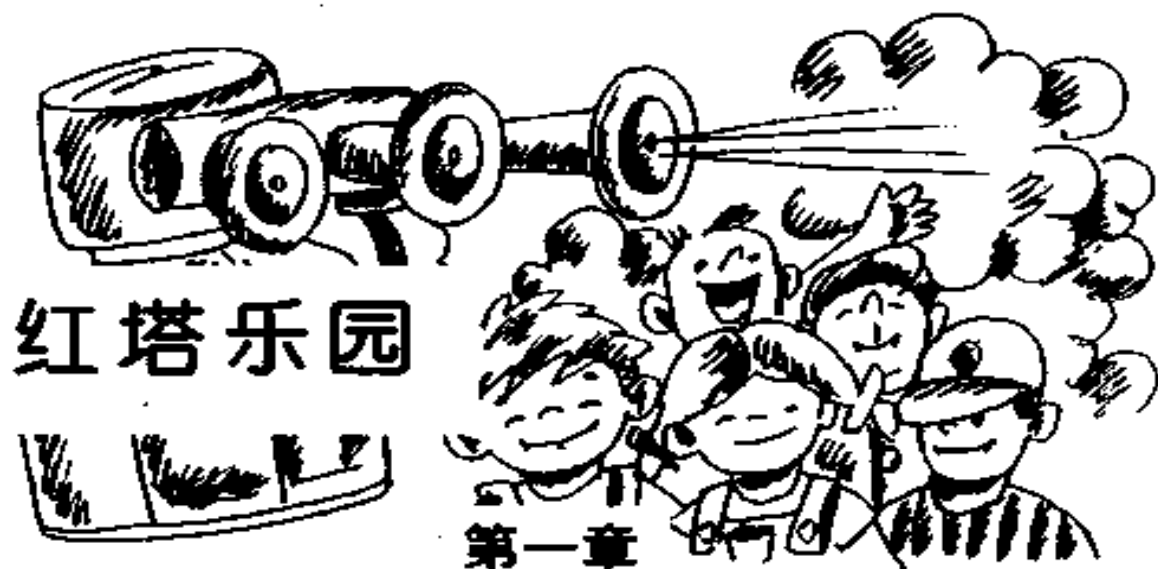
全球的孩子都佩戴和皮皮鲁一模一样的护身符。他们在戴上护身符的同时，都成了宇宙之神。

孩子们天天用皮皮鲁牌牙膏刷牙，用鲁西西牌香皂洗澡，身穿皮皮鲁或鲁西西牌文化衫，足登皮皮鲁或鲁西西牌袜子外加皮皮鲁牌运动鞋。这些物品形成了一道铁壁铜墙，护卫着人类的孩子，护卫着人类的尊严，护卫着人类的未来。

沙星的数百个飞碟正朝地球飞来。沙巴亲自出马，他不相信地球人能吸引他的女儿出走甚至背叛他。

地球上的孩子已“全副武装”，所有能接收沙星射线的部位都采取了防御措施。

沙星人能奴役地球吗？



皮皮鲁上课的时候盼放学。下课铃响了，他又怕放学。

放学以后干什么去呢？

“皮皮鲁，咱们找个地方玩吧！”这天下午放学后，苏宇在学校门口等着皮皮鲁。

“玩什么？”皮皮鲁两手一摊，感到没的可玩。

“你办法多，动动脑子，我都快憋死了。”苏宇家和皮皮鲁家是邻居，苏宇的爸爸妈妈在国外，家里就他和奶奶。

“踢足球吧。”皮皮鲁说，“再去叫几个人。”

“我去拿球，你去叫人。”苏宇转身跑了。

皮皮鲁在校门口等着。

马小丹和张玮走出来。皮皮鲁冲他俩招招手。

“踢球吗？”皮皮鲁问。

“踢！”马小丹和张玮异口同声，他们都是皮皮鲁的朋友。

“我也去！”他们身后传来一声尖嗓子。

皮皮鲁回头一看，是班上的女生田莉，外号“假小子”，她就喜欢和男生踢球、爬树什么的。

“走吧。”皮皮鲁同意了。

苏宇已拿着球在路边等他们了。

他们在马路旁的便道上摆开了球场。书包当大门，皮皮鲁和田莉一头，苏宇，马小丹和张玮一头。

比赛开始了。皮皮鲁带球抢攻，苏宇上来拦截，双方你夺我抢。尽管场地狭小，可他们玩得很快活。

马小丹一脚把球开到了马路中央，一辆面包车紧急刹车。张玮去马路上拿球，又一辆小轿车紧急刹车。

交警赶来了。

“你们怎么在马路边上踢球呀？”警察板着面孔问。

“我们没地方踢呀！”田莉说。

“没地方踢就别踢，在马路旁边踢球多危险！再看见你们踢就罚款。”警察皱着眉头走了。

皮皮鲁他们五个人耷拉着脑袋坐在马路旁的栏杆上，像一群麻雀落在电线上。

“要是有个足球场就好了。”苏宇叹了口气。

“少年宫有！”田莉眼睛一亮。

少年宫离这里不远。大家决定去把比赛踢完，决个胜负。刚才是二比一，皮皮鲁一方暂处劣势。皮皮鲁的球艺在全校是出名的。

“老师上课老说大自然大自然，可我从来没见过大自然。”马小丹边走边说。

望着身边一幢挨一幢的高楼，听着身边轰鸣而过的汽车，视野里见不到绿色，田莉提议：

“哎，皮皮鲁，你不是去过农村吗？给我们讲讲田野吧！”

“讲讲吧！”

“快讲！”

皮皮鲁来劲儿了。他把足球夹在胳膊下边，绘声绘色地说：

“田野，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绿地，田埂上有好多叫不出名的野花，比咱们家里养的花好看多了。草丛里有很多昆虫，有蚂蚱，蝈蝈，蝥蝥……”

马小丹、苏宇、张玮和田莉的眼睛都直了，他们羡慕皮皮鲁。长这么大，他们从没离开过这座城市，不知道什么叫“大自然”。

“什么时候咱们也能到野地里去抓蚂蚱。”苏宇对爸爸从国外给他带来的遥控玩具不感兴趣，他想要一只活的蚂蚱。

“等我长大挣钱了，先买火车票去原始森林看看。”张玮宣布自己的理想。

少年宫到了。

“干什么？”传达室的老大爷拦住了皮皮鲁他们。

“踢球。”皮皮鲁让老大爷看足球。

“是足球训练班的吗？”老大爷问。

“不是。”皮皮鲁摇摇头。

“不能进去。”老大爷行使权力了。

“就让我们踢一会儿吧，反正球场也空着。”马小丹指指空无一人的足球场。

“这是制度。要是全市的孩子都到这儿踢足球，

还不乱套了！快走吧，要不我给你们老师打电话啦！”
老大爷吓唬他们。

球是踢不成了，大家悻悻地往回走。

去哪儿玩，玩什么呢？大家感到无聊，没意思。

“到我家去玩吧！今天我奶奶不在家。”苏宇提议。

大家都怕苏宇的奶奶，好几次他奶奶把大家从苏宇家轰出来。

“你奶奶干吗去了？”皮皮鲁问。

“去医院看病了，腿疼。”苏宇说，“我姑姑来接她去医院的。”

皮皮鲁知道苏宇家有好多外国玩具，平时他奶奶看得紧，玩不上，这可是个好机会。

“走，去苏宇家！”皮皮鲁带头往苏宇家跑。

第二章

苏宇家在皮皮鲁家楼下。

大家悄悄走进苏宇家，都怕被自己的爸爸妈妈看见，家长几乎天天嘱咐孩子别串门。

“到我的房间来。”苏宇把伙伴们领进自己的房间。

“哎呀，这么多玩具！”田莉惊叫起来。

书架上有电动坦克、飞机、汽车、军舰……桌子上还有一座游乐场。游乐场里有摩天轮，有海盗船，有碰碰车……

“咱们要是有一座真游乐场就好了！”苏宇说。

马小丹喜欢军舰，张玮偏爱飞机，田莉爱玩汽车。

皮皮鲁被书柜里一个漂亮的盒子吸引住了。

“这里是什么？”皮皮鲁问苏宇。

“喷雾器，喷香水的。”苏宇说。

“我看看行吗？”皮皮鲁凭直觉感到这个喷雾器不一般。

“行。”苏宇打开书柜门，把花盒子递给皮皮鲁。

皮皮鲁打开盒盖，一架造型别致的喷雾器呈现在他眼前。喷雾器有三个喷头，一个是红颜色，一个是黄颜色，还有一个是蓝颜色。装香水的小罐也有三个，颜色与三个喷头对称。

喷雾器上写着：神奇喷雾器。

“这东西准有点儿名堂。”皮皮鲁拿着喷雾器翻过来掉过去地看。

终于，皮皮鲁在红色小罐下边看见一行小字：

使用红喷头喷射，能将任何东西变小。用蓝喷头喷射，能恢复本来面目。黄色是固定，请不要轻易使用。

皮皮鲁兴奋了，这喷雾器能把东西变小！他来到卫生间，往三个罐里装水。

“这是什么？”田莉问皮皮鲁。皮皮鲁把自己的重大发现告诉伙伴们。

“这是童话。”马小丹撇撇嘴。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田莉不服气。

“那你们往我身上喷吧，我就不信能把我的身体变小。”马小丹站在皮皮鲁面前。

皮皮鲁不含糊，拿起喷雾器，把红喷头对准马小丹，手指往下一压，冲着马小丹就喷过去。

“怎么样，没事吧！”马小丹得意了。

他的话音刚落，大家就惊叫起来：

“哎呀，马小丹缩小啦！”

“真的变小啦。”

马小丹的身体越来越小，转眼就变成只有椅子那么矮了。

皮皮鲁又朝马小丹喷了一通，马小丹缩到火柴棍那么小了。

大家都趴下身子，下巴挨着地，看马小丹。

“马小丹，你真的变小了！”田莉把脸接近马小丹，仔细看他。

“这，这是怎么回事？”马小丹看着四周这几颗巨大的头颅，紧张了。

“别怕，我再把你变回来。”皮皮鲁用蓝喷头对准马小丹喷射。

马小丹的身体恢复了原样，他摸摸鼻子，又摸摸耳朵，什么也不缺。

大家“呼啦”一下围住皮皮鲁，争着看那神奇的喷雾器。

“把我变小吧，我想到那游乐场里玩玩。”田莉指指桌上。

皮皮鲁先是一愣，接着高兴得跳了起来。

“你怎么啦？”苏宇问皮皮鲁。

“咱们以后有地方玩啦！”皮皮鲁大叫道。

“到哪儿玩？”张玮迫不及待地问。

“咱们把身体变小了，这么多玩具，还不够咱们玩的吗？”皮皮鲁激动极了。

“啊——”朋友们恍然大悟，“太好了！”

“这个红喷头能把人变小，蓝喷头恢复原状。千万别动黄喷头，记住！黄喷头一喷，是什么样就永远是什么样了。”皮皮鲁教大家。“咱们每天轮流玩。一个人操纵喷雾器，其他四个人玩，怎么样？”

“行。”没人反对。

“今天我值班，你们先玩。”皮皮鲁拿起神奇的喷雾器。

“哪儿有先让客人值班的道理，你先玩。”苏宇摆出东道主的姿态。

“行。记住，我们变小了以后你千万别用黄喷头喷我们。”皮皮鲁怕永远变不回来了。

“没问题。”苏宇十分有把握。

大家把游乐场搬到地上，把所有玩具都放在游乐场旁边。

苏宇端起喷雾器开始喷射。

转眼间，皮皮鲁、田莉、张玮和马小丹都变成火柴棍那么小了。

他们争先恐后地朝宏伟壮观的游乐场跑去。巨大的翻滚过山车像龙一样威武，激流探险神秘莫测……

“我们的游乐场！”大家欢呼起来。

第三章

皮皮鲁抢先坐过山车，马小丹和田莉也紧跟着坐进去，大家系好安全带。

张玮走进操纵室。

“准备好了吗？”张玮问。

“开吧！”皮皮鲁说。

张玮按下按钮。过山车启动了，发出“嘎，嘎，嘎”的声音，被缆绳拖上高高的轨道。

皮皮鲁他们看见巨大的苏宇站在游乐场旁边笑。房间里的桌椅柜子都变成了庞然大物，整个房间像无垠的世界。

过山车开始俯冲了。下降，上升，翻转，伴随着呼啸声。田莉不时发出尖叫声，马小丹大喊“快停下！快停下！”只有皮皮鲁哈哈大笑，觉得痛快极了。

过山车停稳后，马小丹和田莉跳下去。皮皮鲁又陪着张玮坐了一次。

游乐场中心是一座红颜色的塔，塔里边是一座迷宫。进去后，不费一番周折是出不来的。

皮皮鲁和伙伴们刚钻进红塔，就听苏宇喊：“别出声，有人敲门！”

皮皮鲁示意大家别吭气，他从塔里往外看，只见苏宇出去开门。

是苏宇的姑姑。

“奶奶呢？”苏宇问。

“住院了。”姑姑说。

“什么病？”

“不是大病，但得住院输几天液。”姑姑说，“你去我家住几天，好吗？”

“我就住这儿。”苏宇心里惦记着那神奇的喷雾器，哪儿也不去。

“姑姑每天晚上来给你做饭。”

“行。”苏宇点点头。“今天有不少吃的，不用做了。”

姑姑到苏宇的房间看了看，又看看电冰箱里的食物，再叮嘱一番安全注意事项，走了。

苏宇回到游乐场旁边，告诉伙伴们解除警报。

“你姑姑一点儿也没发现我们？”田莉惊讶地问。

“没有。”苏宇摇摇头。

“真棒呀，咱们四个大活人藏在屋里，你姑姑愣是没看见！”田莉感到开心极了。

“以后你们天天来玩。”苏宇说。

“你奶奶出院后呢？”马小丹问。

“你们在外边变小了，我把你们装在兜里带进来。”苏宇说。

“那你可得把衣兜收拾干净点儿。”田莉毛病还不少。

“咱们应该给这儿起个名字。”张玮提议。

“叫红塔乐园吧！”皮皮鲁说。

一致通过。

“咱们把自己家里好玩的东西都拿来，扩建咱们的红塔乐园。”皮皮鲁说。

“我有一套高级建筑积木，咱们盖个宾馆。”马小丹说。

“我家里有军舰。”张玮说。

“我有玩具炊具，咱们盖个餐厅，我给你们做饭。”田莉说。

“这事得保密，谁都别说出去。”皮皮鲁建议。

“对，不能说出去，要是让家长和老师知道了，他们准不干。”苏宇说。

“现在你快把我们变大吧，这样仰着头看你实在不好受。”田莉冲苏宇说。

苏宇把蓝色喷头对准皮皮鲁他们。

一阵喷射。

皮皮鲁最先恢复原状，田莉、马小丹和张玮陆续长高。

“你也体验体验，好玩极了。”皮皮鲁从苏宇手里接过喷雾器，对苏宇说。

苏宇点点头。

皮皮鲁拿着喷雾器朝他开火了。苏宇变小后不顾一切地朝游乐场跑去。

“谁去陪陪他？”皮皮鲁问伙伴们。

“我去！”田莉刚才没玩够。

皮皮鲁二话没说，一阵扫射。

田莉追苏宇去了。皮皮鲁看见两个那么点儿的

小人在游乐场里玩，觉得有意思。

苏宇和田莉玩累了，皮皮鲁把他俩变大。

“该回家了，明天放学后拿着自己的玩具来。”皮皮鲁宣布。

大家都挺高兴，终于有了自己的游乐场所了。以后，他们要在这儿举行足球比赛，汽车大赛、海战、空战……

皮皮鲁和伙伴们在红塔乐园里将有一番有趣的经历。

第四章

第二天下午放学后，红塔乐园的成员在校门口集合。

“现在回家拿玩具，然后到苏宇家去玩。”皮皮鲁吩咐。

伙伴们分头回家拿玩具。

半小时后，大家陆续来到苏宇家。

田莉把炊具放在地上。马小丹把建筑积木从书包里拿出来。张玮掏出军舰。皮皮鲁拿来一盆大吊兰。

“拿吊兰干什么？”田莉问。

“这是原始森林，你们不是没见过大自然吗？”皮皮鲁总是想让伙伴们见见大自然。他觉得与大自然隔绝的人是不幸的。

“咱们先把饭店盖起来。”马小丹开始在地上搭

积木，大家帮他建筑。

不一会儿，一座富丽堂皇的饭店矗立在游乐场旁边。

“叫红塔饭店怎么样？”马小丹征求大家的意见。

“行。”

“不错。”

“挺好。”

全票通过。

“我这儿有橡皮泥，咱们捏些桌椅沙发放进去。”

苏宇打开抽屉，取出一盒橡皮泥。

大家分头捏。

皮皮鲁捏桌子，有圆桌子、长桌子、餐桌，还有像联合国开会那样的大桌子。

田莉捏沙发。马小丹做椅子。张玮捏床。

苏宇找来几个小灯泡，接上电线，装进红塔饭店，电池安放在饭店外边。

大家把家具和炊具放进红塔饭店。

皮皮鲁和苏宇把洗澡盆装满了水，抬来放在红塔饭店旁边，再把两艘军舰放到水里。澡盆边上还修建了码头。

马小丹和张玮把赛车、坦克、飞机等等都摆放在饭店旁边。皮皮鲁把吊兰放在洗澡盆旁边。

一切都安排好了，小伙伴们准备到红塔乐园里痛痛快快玩一场。

“最好咱们一起玩，别留值班的了。”田莉说。

“就是，谁也不愿意留在外边看着。”苏宇说。

皮皮鲁想了想，说：

“我先把你们喷小，你们四个站在这块积木上一一起使劲按开关，把我喷小。对了，苏宇，你写张纸条放在桌子上，就说怎么怎么能把咱们变大。别到时候咱们自己喷不动，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喷。”

苏宇趴在桌子上，写纸条。

皮皮鲁把窗户打开。

“干什么？”马小丹问。

“万一咱们能把飞机开上天，就出去转转。”皮皮鲁想象力丰富。

一切准备就绪。

皮皮鲁拿起喷雾器，把四位伙伴喷小了。他把喷雾器放在地上，旁边放了块积木。

四个小人爬上积木，一起用力按喷雾器的开关。

喷雾器冲着皮皮鲁的一条腿喷。糟糕，皮皮鲁的一条腿先变短了，他差点儿摔倒在红塔饭店上，幸亏他用一只手扶住了桌子。

还好，紧接着他的全身都缩小了。

“成功喽！成功喽！”

大家欢呼雀跃。

“去看看咱们的饭店！”马小丹带头朝红塔饭店奔去。

大家跟在他后边跑进饭店。

“哎呀！简直是皇宫啊！”苏宇大叫起来。

“真漂亮呀！”田莉眼睛都不眨。

皮皮鲁也被红塔饭店的豪华和宽敞惊呆了。他

们从来没去过这么宽大宏伟的建筑里边，他们从生下来就在有限的空间里转悠。

当他们突然意识到这宽敞的建筑属于他们自己时，五个小伙伴紧紧抱在一起，他们太激动了，他们从生下来就渴望空间。过去，每当老师在课堂上讲地球有多大多大，宇宙有多大多大时，他们总是纳闷：“我们活动的范围怎么这么小呢？”

现在，他们可以在广阔的空间里尽情地发挥自己的天性了。

一楼有会议室、餐厅、健身房。

“皮皮鲁做的桌子还真棒。”田莉夸会议室里的大圆桌子。

“马小丹做的椅子也够绝的。”皮皮鲁摸摸马小丹做的高背椅，试着在上面坐了一下，还真舒服。

“一会儿咱们在这儿开开会。”苏宇提议。

平时这几位都讨厌开会。可在这样的会议室里开自己的会，没人反对。

餐厅里摆设的是长桌子，桌子上放着餐具。

“晚饭我给你们做。”田莉老想显摆她的手艺。

“拿什么做呀？”马小丹问。

“我准备了米、面、蔬菜……”田莉打开一个锅盖，里边盛满了食物。到底是女孩子。

“我只吃三粒米饭。”皮皮鲁宣布。

“我吃五粒米。”

“我吃两粒。”

大家纷纷报数。

“上楼看看去。”张玮爱睡觉，他很关心卧室。二楼全部是卧室，一人一间。

马小丹给朋友们分配住房：

“皮皮鲁住 201 房间，我住 202，张玮住 203，苏宇住 204，田莉住 205。”

皮皮鲁打开 201 房间门，席梦思床，沙发，写字台，吊灯……

皮皮鲁在床上翻了个跟头。他听见隔壁也在翻跟头。

“别翻啦，别翻啦，”苏宇闯进来，“三楼专门是让咱们翻跟头的地方。”

皮皮鲁来到走廊里，大声喊道：

“咱们到会议室去商量商量怎么玩吧！”

小伙伴们连蹦带跳地拥进会议室。

儿童的天性头一次从他们身上冒出来。开会研究怎么玩！先玩什么，后玩什么，怎么玩好！

“我说先去原始森林探险！”

苏宇提议。

“同意！”众口赞成。他们太渴望与大自然接触了。

“皮皮鲁当探险队长，他去过野外。再说，那吊兰是他家的，他熟悉地形。”马小丹推荐皮皮鲁。

“我当。”皮皮鲁往桌子上一站，“介绍介绍情况。这片原始森林地形复杂，历史悠久，道路险恶，希望大家不要单独行动，听我指挥。”

“明白。”

“放心吧！”

“丢不了。”

“好，出发！”皮皮鲁从桌子上跳下来。

探险队离开红塔饭店，朝原始森林进军。他们来到原始森林旁边。

“咱们顺着这根粗藤爬上去。”皮皮鲁抓住吊兰巨大的叶子，领先往上爬。

勇士们紧跟在他后边。

终于接触到大自然了，终于接触到绿色了，当他们的身体与绿叶融合在一起时，他们头一次体会到自己是生命，是自然的生命。这里没有建筑，没有污染，没有噪音，没有家长的训斥，没有老师的管束，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闹就闹……

“啊——”不知是谁发自肺腑地大喊了一声。

只有他们能理解这喊声。这是积郁多年的压抑释放的呐喊。

“啊——”

“啊——”

叫喊声此起彼伏。

他们踩在了土地上，面前是一望无际的神秘的大森林。

“跟着我走，可别掉进沼泽地——今天中午刚浇过水。”皮皮鲁叮嘱同伴。

第五章

一进原始森林，皮皮鲁就管不住他的队员了，大家不顾一切地奔跑起来，尽情宣示着自己作为一个生命的存在。

“别乱跑！别乱跑！”皮皮鲁告诫伙伴们。

没人听他的。一转眼，只剩下皮皮鲁自己了。皮皮鲁索性也奔跑起来，真痛快呀！

“救命呀！”一声尖叫。

皮皮鲁一惊。听声音是张玮。

“救命呀！”又是一声。

皮皮鲁判断了一下方位，是在右边。他朝右边跑去。

巨大的叶子使皮皮鲁看不清前方，他只能根据张玮的呼叫声来判断方向。

绕过一片大叶子，皮皮鲁看见张玮正在遭受一只大蚊子的袭击。平时看起来不堪一击的小蚊子，如今变成了一架轰炸机似的庞然大物，肆无忌惮地攻击张玮。

皮皮鲁冲过去，护住张玮。

大蚊子又飞过来了，挺着长长的尖嘴准备袭击目标。

就在蚊子的尖嘴伸过来的一刹那，皮皮鲁跳起来抓住了蚊子的尖嘴。

蚊子没料到皮皮鲁这一着，它奋力扑动翅膀，把

皮皮鲁带上了天空。

皮皮鲁不敢松手，掉下去就会粉身碎骨。蚊子拖着皮皮鲁飞不高。它使劲儿晃动身体，想把皮皮鲁甩下去。

皮皮鲁用力拧蚊子的长嘴。蚊子疼得受不了，只得不断降低飞行高度。

终于，皮皮鲁的双脚够着地面了。只见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把蚊子嘴拧歪了，然后一松手，平安着陆了。

大蚊子歪着身子逃走了。

小伙伴们从原始森林里跑出来，围住皮皮鲁。

“没事吧？”

“受伤了吗？”

“什么事也没有。”皮皮鲁脸不变色，心里跳得厉害。

“你真伟大。”田莉拍拍皮皮鲁身上的土。

“谢谢你。”张玮不好意思地对皮皮鲁说。

“咱们去吃饭，吃完饭去开飞机怎么样？”皮皮鲁飞了一回，上瘾了。

“行，开飞机！”大家一窝蜂似的跑进红塔饭店的餐厅。

“等等，我还没做饭呢！”田莉赶忙走进厨房去烧饭。

皮皮鲁他们在餐桌旁眉飞色舞地聊刚才的“历险记”。

尽管田莉的烹调手艺一般化，可大家吃得很香。

饭后，勇士们来到飞机旁。这时，天已蒙蒙黑了，可谁也没有回家的意思。

一共是两架飞机。一架直升飞机，一架客机。

皮皮鲁拉开直升飞机的舱门，钻进去。

飞机里边挺宽敞，客舱里有两排皮椅。皮皮鲁走进驾驶舱，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

“你想开？”苏宇站在飞机外边问皮皮鲁，他有些担心。

“试试。”皮皮鲁说，“有电池吗？”

“新换的。”苏宇说。

“你们离开点儿，我试飞。”皮皮鲁冲伙伴们挥挥手。

“我也去。”田莉跨上飞机。

“把舱门关好。”皮皮鲁回头对田莉说。

田莉把舱门关紧。

皮皮鲁打开启动开关，发动机工作了，飞机的螺旋桨旋转起来。

直升飞机离地了，它飞到电灯那么高，悬停在空中。

“噢——”地面上的伙伴们一阵欢呼。

皮皮鲁试着操纵直升飞机进行了左转弯、右转弯、上升、下降等动作。

田莉坐在皮皮鲁身边，把头从机窗上探出去，冲下边的伙伴们笑。

直升飞机平稳地着陆了。皮皮鲁拉开玻璃窗，喊道：

“快上来，咱们开出去玩玩。”

马小丹、苏宇和张玮登上了飞机。

第六章

“咱们应该准备降落伞，万一飞机出事故怎么办？”张玮说。

“我有降落伞，是放花炮留下的。”苏宇说。

“有几顶？”田莉问。

“好多呢！”苏宇说，“田莉，你跟我去拿。”

田莉和苏宇抱来五顶降落伞。

“坐好，起飞了！”皮皮鲁宣布。

大家感到新鲜又紧张，他们都是头一次坐飞机。

直升飞机离地了，在屋里转了一圈，从窗户飞出去。

大家在客舱里趴在窗户上往下看。

“真高呀！”张玮吐吐舌头。

“咱们去哪儿玩呀？”皮皮鲁问。

“去学校看看。”

“去电影院。”

七嘴八舌。

“去少年宫怎么样？”皮皮鲁提议。

“对，去少年宫，看看他们那些训练班都干什么。”马小丹说。

他们平时进不去少年宫。像什么美术班、书法班、计算机班、棋类班等等都没他们的份。

直升飞机在夜幕的掩护下，朝少年宫飞去。

“你们的爸爸妈妈保准都着急了。”苏宇笑着说。

他们都很爱自己的爸爸妈妈，都不愿意让爸爸妈妈着急。可这是他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以来头一次玩得这么痛快，他们忘记了一切。

“绕过前边那座楼就是少年宫。”田莉提醒驾驶员。

皮皮鲁操纵飞机下降高度，直升飞机在少年宫上空盘旋了一圈，寻找着陆的地点。

“那座房子旁边有个花坛。”马小丹告诉皮皮鲁。花丛是隐蔽的好地方。

直升飞机降落在花丛中。

“这回可真不能乱跑了，要是被别人抓住，就糟了。”皮皮鲁叮嘱大家。

“谁也别乱跑。”苏宇说。

“就是，不准乱跑。”张玮加重了语气。

“……”

“……”

每人说一遍。

“看看那屋里在干什么。”皮皮鲁指指一间屋子。

大家跟在皮皮鲁后边悄悄走过去。

这是器乐班笛子组，一位戴眼镜的老师正在讲课，十几位同学在听讲，笛子放在椅子旁边。

“好，就讲到这儿，休息十分钟，下堂课练习演奏。”老师说。

“快闪开！”皮皮鲁招呼伙伴们躲在黑影里。

笛子班的同学们从教室里冲出来，伸胳膊踢腿。
“咱们拿纸把他们的笛子都堵上。”马小丹提议。
“要快！”皮皮鲁说。

趁教室里没人，五位勇士冲进去，分头堵笛子。
皮皮鲁一口气堵了四支笛子。

“快，快！”皮皮鲁催大家。

“我这个塞不进去！”田莉急了。

皮皮鲁过去帮她往里塞。

“纸团太粗了，撕下来点儿！”皮皮鲁把纸团打开，撕下来一半儿。

田莉把纸团塞进笛子里。

“撤退！”皮皮鲁发令了。

他们刚离开屋子，老师就招呼同学进教室了。

皮皮鲁他们躲在外边看热闹。

“好，”老师扶扶眼镜，“现在咱们练习吹奏《春天多美好》这支曲子，我先吹一遍，大家注意听。”

“他吹得还真不赖。”张玮伸伸大拇指。

老师放下笛子，说：

“现在我指挥，你们吹奏。”

同学们拿起笛子，把嘴唇对准笛子孔。

老师极富感情地举起小棍，脸上的表情就像是陶醉在春天的花香之中，脑袋还往旁边歪着。只见他手中的小棍突然往下一挥——

“噗——”教室里就像汽车轮胎放了气。

皮皮鲁他们在外边笑得前仰后合。

“怎么回事？”老师的眼珠从镜片后边瞪出来了，

他最恼火别人破坏他的美好情绪。

“再来一遍！”他又举起了指挥棍。

“噗——”又放一回气。

老师从学生手里拿过笛子，检查了一遍，发现孔被堵上了。

“谁干的？”老师火了，“坦白！”

学生们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

“不承认就不上课了！”老师宣布，“你们都是各学校选送来的好学生，怎么也干这种事？！只有坏学生才干这种事！”

“骂咱们呢！”马小丹撇嘴。

“不管他，走，到别处看看去。”皮皮鲁一挥手，勇士们朝另一间教室挺进。

第七章

这是合唱班。同学们站在楼梯形的架子上听老师讲合唱的注意事项。

“咱们到他们脚底下去。”皮皮鲁领着伙伴们钻进楼梯形架子的下边。

“他们一唱歌，咱们就怪叫。”皮皮鲁出谋划策。

“我学驴叫。”马小丹说。

“我学狗叫。”张玮说。

“我学狗叫像，你学猫叫吧！”苏宇不干。

“行。其实我学的也不像。”张玮宽宏大量。

“我学羊叫。”田莉捏着鼻子。

“现在咱们就唱一遍《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老师大声说，“手风琴伴奏”。

音乐响了。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歌声顿起。

“汪汪汪……”

“喵喵喵……”

“咩咩咩……”

“咯咯嗒，咯咯嗒……”

“谁出洋相?!”老师鼻子都气歪了。

没人承认。

看来这位老师比笛子班那位涵养好些。

“再唱一遍。”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咩——”

“喵——”

“汪——”

“咯咯嗒，咯咯嗒——”

“停!”恶作剧超过了老师涵养的限度，“是谁?站出来!”

学生们互相看，互相找。

“让他们查吧，咱们撤退!”皮皮鲁小声说。

调皮鬼们悄悄离开了合唱班。

“行啦，在这儿玩够了，咱们返航吧!”苏宇提议。

“走。”皮皮鲁也觉得恶作剧搞得差不多了。再

搞下去，明天少年宫非把这些才子才女们都开除不可。

他们钻进直升飞机。

“我来开一会儿。”马小丹对皮皮鲁说。

皮皮鲁把驾驶要领告诉他。

马小丹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皮皮鲁坐在他身边。

直升飞机升到了空中。

“往右飞。”皮皮鲁指挥。

飞机擦着树梢离开了少年宫。

“注意左边那栋高楼。”皮皮鲁提醒马小丹。

“等会儿，你们看那间屋里的那个人怎么了？”张玮指着一个窗户说。

直升飞机靠近那个窗户。

房间里有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只见他满头大汗，左手捂着心口，右手想去抓电话，摔倒在地上。

“不好，他准是犯什么病了！”皮皮鲁判断说。

“怎么办？”马小丹问。

“得想办法救他！”皮皮鲁毫不犹豫地说。

“咱们怎么进去呀？”苏宇为难地问。

“把纱窗撕开，钻进去。”皮皮鲁对马小丹说，“有本事把飞机停在窗台上吗？”

“没问题。”马小丹眼睛都不敢眨，还真把直升飞机停在窗台上了。

“马小丹守卫飞机，其他人跟我来！”皮皮鲁跳下飞机。

田莉、张玮和苏宇也相继跳下飞机，他们来到纱窗旁边。

皮皮鲁发现纱窗上本来就有一个裂口，他把几根张牙舞爪的铁丝弯到旁边，钻了进去。

“当心，别扎着。”皮皮鲁叮嘱同伴。

大家都顺利钻了进来。

那人躺在地上，脸色铁青。

桌子正好挨着窗台，皮皮鲁他们来到桌子上。

“给急救站打电话！”皮皮鲁指指电话机。

“咱们拿不动呀！”田莉望着巨大的电话机。

“先想办法把话筒抬起来，咱们搭个人梯。”皮皮鲁说完站在最下边。

苏宇踩在皮皮鲁肩膀上，张玮又爬到苏宇肩膀上，够着话筒了。

张玮双手托住话筒，使劲儿往上举。皮皮鲁在下边快吃不住了，双腿直打颤。

“往旁边使劲儿！”田莉看到话筒已离开电话机。

张玮把话筒使劲往旁边推，只听“咣当”一声，话筒掉在桌子上。

皮皮鲁两腿一软，三个人都倒在桌子上。田莉在一旁哈哈大笑。

第八章

拨号更难，而且谁也不知道急救站的号码。

“给查号台打电话，让她们帮忙！”田莉出主意。

“这办法好。查号台的号码也简单。”张玮投赞成票。

皮皮鲁说：“咱们爬上电话机，围着号码盘站在四个不同的位置，大家一起用力拨号盘。”

四位勇士爬上电话机。

“真滑！”田莉差点儿摔下来。

“第一个数是1。”皮皮鲁说，“预备，开始！”

“一、二、三！”

“一、二、三！”

大家一起使劲，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号子。他们象接力赛那样一个格一个格往后挪。

“1”的路程最短。

“预备——松手！”皮皮鲁喊。大家一起松手，号盘反弹回去，站在最底下的张玮被撞下去了。

“没事吧？”皮皮鲁问张玮。

“没事”。张玮说。

“快上来，两个号之间不能隔的时间太长。”

张玮顽强地爬上电话机。

“预备——开始！”皮皮鲁一声令下。

又是拨“1”。

“现在拨4，这回可得用大劲儿了。”皮皮鲁告诫伙伴们。

大家咬着牙转号盘。有的推，有的拉。反正谁都知道不能松手，只要一松手，就前功尽弃，还得重新拨一遍。

“4”终于到位了。

“松手！”皮皮鲁大喊一声。

这回号盘反弹的力量增大了，四个人全甩了出去。

大家顾不上喊疼，站起来就往话筒那儿跑。田莉和皮皮鲁跑到送话筒旁边，张玮和苏宇跑到听话筒旁边。

“通了吗？”皮皮鲁问张玮。

张玮说了一句话，皮皮鲁和田莉一屁股坐在桌上。

“占线。”张玮这样说。

只好再拨一次。新的长征开始了。四位勇士满头大汗。这回通了。

“快讲，她问话呢！”张玮把耳朵贴在听筒旁边。

“阿姨，向您求救，我们这里有个人得了急病，请您快帮忙叫辆救护车！”皮皮鲁冲着送话筒大喊。

“急救站电话是126。”查号台的阿姨说。

“她告诉咱们急救站的电话号码了，里边还有6哪！咱们哪儿拨得动呀！快跟她说！”张玮冲皮皮鲁嚷嚷。

“阿姨您别挂电话！求求您！我们拨不动电话，噢，我们是小孩，不会打。请您先查查我们这个号码的住址，再叫救护车来！”皮皮鲁语无伦次。

“她问咱们是不是在跟她捣乱。”张玮把话传给皮皮鲁。

“我发誓，阿姨！拿我所有的朋友发誓，不是跟您捣乱！请您帮忙！”皮皮鲁几乎是央求了。

“她同意了。说让咱们别挂电话。”张玮眉飞色舞。

“她想让咱们挂咱们也挂不上呀！”皮皮鲁苦笑。

“哟，这人还是个作家呢！”苏宇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堆稿纸。

皮皮鲁跑过去看看作家的名字，摇摇头。

“我最不喜欢看他写的小说。”皮皮鲁说。

“他写得是不大好，可还到处发表。”张玮也知道这位儿童文学作家。

“他把眼镜都摔碎了。”田莉指指地上。

大家同情地看着这位作品水平一般偏下的作家。既同情他的身体又同情他的小说。

楼下响起了救护车的呼叫声。

“快躲出去。”皮皮鲁让大家快从纱窗出去，他断后。

他们钻进直升飞机，躲在飞机里看屋里的情景。救护人员把大门撞开了。他们抬着担架跑进屋里，把病人放在担架上，抬走了。

“起飞！”皮皮鲁一挥手。

直升飞机离开窗台，返航了。

第九章

直升飞机降落在红塔乐园。

勇士们离开飞机，走进红塔饭店。他们来到会客厅，大家坐在沙发上。

“真累呀！”苏宇躺在沙发上，“你们可该回家了，现在起码九点了。”

谁也不想走。

“咱们打一次海战再走，要不澡盆白抬了。”皮皮鲁说。

“分两头吧，正好两艘军舰。”苏宇说。

“来，手心手背。”马小丹伸出手。

大家都举起手。

“手心手背——”皮皮鲁喊。

大家一起出手。皮皮鲁和马小丹是手心，其余三位是手背。

“走，打海战去！”马小丹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朝饭店外边跑去。

“冲啊！”谁也不甘落后，都朝码头跑去。

“咱们要这艘炮舰。”皮皮鲁和马小丹登上一艘炮舰。

田莉、张玮和苏宇登上巡洋舰。

皮皮鲁站在甲板上，四周是漆黑的水面。马小丹跑进驾驶室，打开探照灯。

海面辽阔，皮皮鲁觉得心旷神怡。

“皮皮鲁，快来帮忙发动军舰。”马小丹叫道。

皮皮鲁忙钻进驾驶室。

“找不到开关。”马小丹急得直转圈。

“我到外边找找。”皮皮鲁来到甲板上，他蹲下身子，顺着船边摸。

“在这里！我开啦？”皮皮鲁喊。

“开吧。”驾驶室里传出马小丹的声音。

皮皮鲁打开开关，发动机工作了。

炮舰朝前开去。旁边巡洋舰甲板上的田莉直叫：“快点儿，看人家都启锚了！”

“咱们埋伏在一个水域，伏击他们。”皮皮鲁对马小丹说。

“行！”马小丹掌握轮舵，神气得不行。

“我去准备炮弹。”皮皮鲁来到大炮旁边。

炮弹是塑料的，整整一箱。

皮皮鲁拿起一发炮弹塞进炮膛，他坐在炮手的位置上，试着调整炮管的方向。

“咱们就躲在这儿吧？”马小丹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

“行，把灯都关上，发动机也关上。”皮皮鲁吩咐。

转眼间炮舰漆黑一片。

远方传来马达声。

“他们来了！”皮皮鲁看见一个黑影出现在正前方。

炮口对准了黑影。

皮皮鲁按射击按钮。

“轰！”的一声。

对方没反应。

“快帮我递炮弹。”皮皮鲁冲马小丹喊。

马小丹跑过来给皮皮鲁递炮弹。

又是一炮。

忽然，皮皮鲁觉得耳边“嗖”的一声，紧接着，身后传来撞击声。

“他们也开火了，快发动机器！”皮皮鲁一边往炮膛里塞炮弹一边对马小丹说。

炮舰启动了。

“用探照灯晃他们的眼睛！”皮皮鲁喊。

探照灯亮了，直照巡洋舰。皮皮鲁看见苏宇在开炮。

皮皮鲁瞄准了敌舰的旗子，开炮。

敌舰的舰旗被打掉了。

“厉害呀！”马小丹表扬炮手。

“糟糕，炮卡壳了！”皮皮鲁慌了，“快调头跑。”

马小丹急忙操纵炮舰调头。

敌舰追上来。

“快投降吧！皮皮鲁！”田莉大喊。

“绕到后边撞他们！”皮皮鲁躲进驾驶室。

炮舰全速前进，舰尾卷起浪花。

皮皮鲁和马小丹感到快活极了，他们从前做梦都想乘坐军舰，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还能亲手打海战，真来劲儿。

炮舰比巡洋舰灵活，不一会儿就绕到了巡洋舰后边。

“拦腰撞他们！”皮皮鲁说。

正好敌舰发现了后边的炮舰，正在调头，舰身横了过来。

“撞！”皮皮鲁拳头往下一砸。

炮舰象脱缰的马，朝敌舰冲过去。

一声巨响，皮皮鲁只觉得天旋地转，接着便全身透凉。

两艘军舰都翻了。

第十章

皮皮鲁努力从水下浮出水面，他明白闯祸了——苏宇和张玮会淹死的，他俩不会游泳。

皮皮鲁身边冒出一个人头。

“马小丹？”皮皮鲁问。

“是我！这回可真是舰毁人亡了”马小丹抹了把脸上的水珠。

“咱们快去救苏宇和张玮！”皮皮鲁提醒马小丹。马小丹这才想起苏宇和张玮不会游泳，也慌了。他俩朝巡洋舰沉没的地方游去。

“苏宇——”皮皮鲁一边踩水一边喊。

“张玮——”马小丹一边喊一边踩水。

远处有个人在扑腾水。

皮皮鲁奋力游过去，是张玮！

“别慌，我来了。”皮皮鲁从后边抱住张玮。

马小丹从沉船上找到一个救生圈，给张玮套上。

“你就在这儿漂着，别乱动。看见苏宇喊我们。”皮皮鲁对张玮说。

“我明天就去学游泳！我妈再反对我也不听了。”张玮气急败坏。

皮皮鲁和马小丹在沉船附近寻找苏宇。田莉从水下冒出来了。

“看见苏宇了吗？”马小丹问。

“没有。”田莉呛了一口水。

“赶快把房间灯打开！”皮皮鲁说。

“谁能够着灯绳呀！”马小丹提醒皮皮鲁。

“你们先找，我去开灯。”皮皮鲁向岸边游去。

小小的洗澡盆，现在对皮皮鲁来说是汪洋大海，他在深不可测的海水中拼命游。

终于游到岸边了，皮皮鲁爬上码头，朝直升飞机停着的地方跑去。

他飞快地钻进直升飞机，打开了发动机。直升飞机升到空中。

皮皮鲁操纵飞机靠近电灯绳，想从飞机里伸出手去开电灯那是异想天开，还没等你够着灯绳，飞机的螺旋桨就会撞墙，结局毫无疑问是机毁人亡。

没时间犹豫了。皮皮鲁让飞机悬停在离灯绳最近的地方，他把驾驶系统固定好，使飞机无人操纵也能停在空中。

皮皮鲁来到客舱，拿起一顶降落伞系在腰上。他打开了舱门。

皮皮鲁深深吸了口气，他看准了灯绳，纵身跳出机舱。他准确地抓住了灯绳。皮皮鲁双脚登在墙壁上，身体与墙壁形成水平垂直状态，只见他用力往下拉灯绳。

屋里的电灯亮了。

皮皮鲁打开降落伞，跳了下去。

直升飞机还悬在空中。皮皮鲁顾不上它了，拼命往大海那边跑。

当他站在码头上时，看见马小丹和田莉已从沉船里找到了苏宇。

皮皮鲁跳下水，朝沉船游去。

“怎么样？”皮皮鲁隔着老远就问。

“有点儿昏迷，喝了不少水。”马小丹说。

“快送上岸抢救。”皮皮鲁在沉船上找了个救生圈，给苏宇套上。

马小丹推着张玮，皮皮鲁和田莉推着苏宇，向码头游去。

一到码头，他们就爬上岸抬着苏宇往红塔饭店跑。

苏宇被放在地板上，皮皮鲁给他作人工呼吸。田莉去给他烧姜汤。

苏宇睁开眼睛了，说的第一句话是：

“一比一。”

大家高兴极了，每人亲了他一下。

第十一章

田莉烧好了姜汤。大家到餐厅喝姜汤。

“喝完了赶快回家，明天再玩。”皮皮鲁说。

大家虽然都舍不得离开红塔乐园，但都知道不回家是不行的。他们今天玩得真开心。

“我明天要借几本有关原始森林的书，研究研究原始森林。”苏宇说。

“我将来考航空学院。”马小丹说。

“我当潜水员。”张玮为自己不会游泳感到羞愧。

“我当总机，就像查号台那个阿姨一样。”田莉说。

“皮皮鲁，你长大干吗？”苏宇问。

“我吗？我研究怎样把停在空中的直升飞机拉回地面。”皮皮鲁指指窗外还悬在空中的直升飞机。

大家笑了。

“我去看看直升飞机。”苏宇跑出去。

“我也去看看直升飞机。”马小丹跟着跑出去。

这时，大门口突然传来撞门的声音，夹杂着呼唤声：

“皮皮鲁——”

“马小丹——”

“田莉——”

“张玮——”

是家长们来了！原来，家长们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还不见孩子回来，就到处找。可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还是没有。他们慌了，报告了公安局，连警察都出动了。

终于，一位家长发现了苏宇家的窗口刚刚亮灯，他们就蜂拥来撞门。

平时，他们千叮咛万嘱咐自己的孩子放学后就在家里老老实实呆着，不准乱跑。今天这么晚了还

不见孩子的影子，他们能不慌吗？

家长们撞开了苏宇家房间的门，屋里的景象吓了他们一跳：玩具乱七八糟地摆了一地，军舰沉没在澡盆里，直升飞机悬停在空中，还有花盆、积木。可屋里没人呀！

几位家长认出了自己家的玩具。

马小丹的妈妈一眼看见了桌上的纸条，她拿起纸条看。什么？她揉揉眼睛，又看了一遍。

她蹲下身子，往地上看，她看见了自己的儿子马小丹，火柴棍那么小的马小丹，旁边还站着苏宇。

马小丹的妈妈慌了，她怕自己的儿子再也变不回来了，她看见了地上的喷雾器，就是纸条上写的那个神奇的喷雾器，她不顾一切地拿起喷雾器，朝马小丹和苏宇喷射。

皮皮鲁在餐厅的窗口看见了这一切。突然，他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马小丹的妈妈是在用黄颜色的喷头喷射！

黄颜色！固定原状的喷头！！！！

“别喷啦！”皮皮鲁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喊叫声。这不像是从孩子嘴里能发出的声音。

马小丹和苏宇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朝红塔饭店跑来。

“怎么啦？”马小丹和苏宇问。

“你……你……妈妈用……黄喷……喷头……”

皮皮鲁泣不成声。

苏宇和马小丹愣了。

“就是说，我俩永远就这么小了？”苏宇问。

皮皮鲁点点头。田莉和张玮在一旁哭。

“这不是挺好吗？我永远可以和大自然在一起了。皮皮鲁，你能把吊兰送给我吗？再去给我找几盆原始森林来，行吗？”苏宇觉得与其当一个与大自然隔绝的五尺大汉，倒不如当一个天天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小人儿。

“你们别难过，我也愿意当小人儿。不用上航空学院也可以开飞机啦。其实开飞机有什么好学的，谁都能开。偏要花几年上学，自己折腾自己。对了，你们以后多给我几架飞机，别忘了。”马小丹一点儿不难过。虽然再也变不大了，但他有空间。就是，与其当一个四面受阻的五尺大汉，倒不如当一个主宰空间的小人儿。

皮皮鲁和田莉、张玮不哭了。现在他们不可怜苏宇和马小丹，而是可怜自己了。

“我也不想变大了——”皮皮鲁冲出红塔饭店，冲着巨人们喊：“用黄色的喷头朝我喷吧——”

田莉和张玮也跟着冲出去。



驯兔记

第一章

皮皮鲁七岁，刚刚从幼儿园大班毕业。他早就盼望上学了。

这天清晨，皮皮鲁老早就从床上爬起来，他把昨天晚上已经装了五遍的书包又打开，再重新装了一遍，然后背上书包在镜子前面走来走去。

爸爸妈妈看着儿子上学这么兴奋，也很高兴。

“皮皮鲁学习成绩准不会错。”爸爸小声对妈妈说。

“嗯，这孩子聪明。”妈妈表示同意。

“鲁西西也不会差。”爸爸补充一句。

妈妈点点头。

鲁西西是皮皮鲁的孪生妹妹，也是今天上学。

“开饭喽——”妈妈招呼儿子和女儿。整个家里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一顿丰盛的早餐。面包、黄油、煎荷包蛋、牛奶、香肠……

爸爸妈妈就像送孩子去拿博士学位一样隆重。

皮皮鲁和鲁西西津津有味地吃着。

“上学要听老师的话。”妈妈不吃，坐在一旁开导孩子。

“和同学搞好关系。”爸爸虽然拿着一片涂满黄油的面包，但顾不上往嘴里送。

皮皮鲁和鲁西西一边吃一边点头。

“变成好孩子。”妈妈说。

“变？”皮皮鲁一歪头，“我们现在不是好孩子吗？”

“当然是。但也不能说完全好，比如你吧，就太淘气。我们希望你越变越好。”妈妈对儿子说。

皮皮鲁似懂非懂。

早饭吃完了，爸爸妈妈送孩子们去学校。

学校门口挂着写有“欢迎新同学入学”的大红标语。校长和老师笑容可掬地站在校门口迎接新同学。

皮皮鲁被这气氛感染了，他心花怒放。他认定学校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在这里能学到许多知识。他牢牢记着爸爸那句话：“你从这座学校毕业后，就能看爸爸书架上的那些书了。”

皮皮鲁和鲁西西被分在两个班。

皮皮鲁的班主任是一位女老师，从她第一次走进教室起，皮皮鲁就对她有好感。

“同学们好！”老师走进教室后对大家说。

“您好！”

“你好！”

“好——”

新同学们七嘴八舌。

老师笑了。

“我来教你们。”老师和蔼地说：“以后我走进教室，值班的同学就喊‘起立’，然后我说‘同学们好’，你们一齐说‘老师好’。”

“不说行吗？”皮皮鲁问，他不明白老师干吗强迫全班同学向她问好。

老师一愣，脸上的笑容不见了。

“不行！都得说。以后提问题要举手，我让你回答你再回答。回答问题要站起来说。”老师严厉地看了皮皮鲁一眼。

提问题还要举手？嘴长在自己身上，还要经过别人允许才能说话？说话还得站起来？

皮皮鲁感到茫然。

“我姓徐，你们就管我叫徐老师。”老师自我介绍。

“可以叫您的名字吗？”皮皮鲁问。他忘了举手和站起来。

“你怎么不举手？！”徐老师恼火了，她开始翻花名册，查皮皮鲁的名字。

皮皮鲁举手。

“你说吧，皮皮鲁。”徐老师记住了这个学生的名字。

“可以叫您的名字吗？”皮皮鲁重复了一遍。

“不可以，不礼貌！”徐老师根本就不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学生。

皮皮鲁觉得名字就是让人家叫的，他不明白老师干吗怕学生知道她的名字。

“从今天起，咱们就在一个班学习了。我希望同学们听老师的话，遵守学校的纪律，认真学习，做一个好学生，好孩子。”徐老师语重心长。

皮皮鲁举手。

“又是你。什么事？”徐老师开始厌烦皮皮鲁了。

“什么叫好学生？”皮皮鲁问。

“听老师的话，听爸爸妈妈的话，学习成绩好，和同学搞好团结，就是好学生。”徐老师掰断了手里的一根粉笔。

皮皮鲁点点头，似懂非懂地坐下来。

“咱们现在选个班长。”徐老师的目光开始在全班同学中搜寻，她要找一个最老实最听话的学生当班长。

徐老师的目光停在皮皮鲁前边那个叫李小曼的女同学身上了。徐老师发现自从她进教室以来，这李小曼就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

“由李小曼当班长，大家同意吗？”徐老师开始民主选举。

同学们大眼瞪小眼，不知道李小曼是何许人也。

“李小曼，你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徐老师说。

李小曼脸红了，她顺从地站起来。

“同意李小曼当班长的举手。”徐老师说。

除了皮皮鲁以外，全班同学都举手了。皮皮鲁

不认识李小曼，不知道她是否配当班长。

“通过。从现在起，李小曼就是咱们班的班长，同学们要听从她的领导。”徐老师示意李小曼坐下。

不知怎么搞的，皮皮鲁感到座位上有钉子扎他的屁股。他觉得教室里不像校门口那么畅快。

第二章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

同学们已经渐渐熟悉了学校的生活。每天上课，下课，课间休息，放学……

徐老师耐心地培养着她的一班学生，努力把他們往好学生好孩子的方向改变。

李小曼是全班最听话的学生，她遵守课堂纪律、努力学习。只要是老师说的话，她都牢牢记住，并严格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去。她能一字不差地把老师的讲课内容写到考卷上去。她的学习成绩名列全班第一。

徐老师暗暗为自己的眼力叫好，她选对了班长。

皮皮鲁坐在李小曼身后。这天上自习课时，皮皮鲁无意看了李小曼后脑勺一眼，他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李小曼的两只耳朵正在缓慢地变长，向上方伸展。

开始皮皮鲁以为自己看花了眼，他闭了一会儿眼睛，再睁开看。

天哪，李小曼的两只耳朵越长越长，象兔子耳朵那样竖在脑袋的两侧。

李小曼显然还没发现自己耳朵的变化，她一边专心写作业，一边注意听教室里的动静。这是徐老师分配给她的任务——上自习课时监督同学们，有谁说话就报告老师。

“你们快看，看她的耳朵！”皮皮鲁喊起来。

“不许说话！”李小曼本能地制止皮皮鲁。

同学们都朝皮皮鲁看。

皮皮鲁用手指指李小曼的兔子耳朵。

同学们都愣了，怎么，李小曼的耳朵变得这么长？

李小曼一回头，吓了大家一跳。她真的变成兔子了，不但两只耳朵长，而且眼珠变红了，三瓣嘴，脸上还有毛。

“你……你……”皮皮鲁站起来直往后退，他认定这是怪物。

全班同学都慌了。

“你们不好好上自习课，我去告诉徐老师！”李小曼吓唬同学。

“你……你摸摸自己的耳朵。”皮皮鲁对李小曼说。

李小曼的右手刚触到自己的耳朵，她的脸色就变了。她忙举起左手摸另一只耳朵。

“妈呀——”李小曼惊叫起来。

一位同学递给李小曼一面小镜子。

李小曼只照了一下，就把镜子掉到地上摔碎了。

“我去叫老师！”皮皮鲁断定李小曼是中了什么妖怪的魔法，急忙往老师办公室跑去。

“怎么不敲门？”徐老师看着破门而入的皮皮鲁说。

“徐……徐老师，不……不好了……”皮皮鲁上气不接下气。

“快说，怎么啦？”徐老师预感到事情不妙。

“李……李……小曼……曼中了魔法……”皮皮鲁语无伦次，最近他刚看了一部有关鬼的电视剧，还心有余悸呢。

“你说什么？中了魔法？”徐老师站起来。

“她……变……啦……”皮皮鲁眼前还浮现着那个穿着裙子的大兔子的形象。

“我去看看。”徐老师同皮皮鲁一同来到教室。

李小曼正趴在课桌上哭。

同学们见老师来了，忙坐好。

“李小曼，抬起头，我看看怎么啦？”徐老师问。

李小曼慢慢抬起头，一只大兔子呈现在徐老师面前。

徐老师看见李小曼变成了可爱温顺的兔子，兴奋得脸上放出了异彩，她万万没想到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把新生培养成了兔子，这是奇迹！过去，她起码得花一年以上时间。

“祝贺你！李小曼同学！”徐老师激动地说。

“祝贺我？”李小曼愣了。

全班同学都愣了。变成兔子是好事?!

“祝贺你成为我们班的第一个好学生!”徐老师拍拍李小曼的肩膀。

“可……可我这样子……”李小曼还是止不住抽泣。

“你这样子很可爱，温柔，顺从，不调皮捣蛋，不惹事生非，我就是要把你们培养成这个样子。”徐老师回到讲台上。

李小曼不哭了。

“同学们要向李小曼学习，早日变成她这样，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徐老师语重心长。

校长闻讯赶来了。

“我看看，我看看。”校长一进门就嚷嚷。

徐老师让李小曼站起来。

“奇迹呀!奇迹!”校长摘了眼镜仔细看。“好，马上开全校师生大会，推广经验!”

徐老师笑了。李小曼恢复了先前的自尊，她坦然地接受全班同学对她的注视。

全校大会在大操场举行。

校长，教导主任，徐老师和李小曼坐在主席台上。

“今天，我们学校临时召开大会，是为了表彰一位教学有方的教师和一位好学生。”校长握着话筒讲话。

台下的同学们看见了李小曼，一片议论。

“一(二)班的徐老师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就

在教学和育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大家看看她培养出的学生。”

校长一边说一边让李小曼站起来走到台前。

台下一片笑声。

“笑什么？”校长厉声喝道，“李小曼同学严格要求自己，听老师的话，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和进步。她就是同学们学习的榜样。我校的教育目标，就是要把你们培养成像李小曼这样！”

接着校长和教导主任向徐老师和李小曼颁发了奖状。

徐老师激动地发言。

她说，她要总结经验，争取把全班同学都培养成像李小曼一样的好学生。

坐在台下的皮皮鲁眼前总是闪现出那只穿着裙子的兔子。皮皮鲁不愿意变成兔子。

第三章

晚上，皮皮鲁把班上李小曼变成兔子的事情讲给爸爸妈妈听。他相信爸爸妈妈听了准害怕，非得马上给他转学不可。

“太好了，你碰上好老师了。你得像李小曼学习。”妈妈说。

晴天霹雳。

皮皮鲁万万没想到妈妈希望他变成兔子。

“李小曼变成兔子了！真正的兔子！”皮皮鲁边

说边把双手放到脑袋两旁做示范。

“我们希望你们变成听话的好孩子：不调皮，不淘气。”爸爸插话了。

皮皮鲁头一次感到爸爸妈妈是那么陌生。他们竟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兔子！

“你和鲁西西展开一个竞赛，看谁先变。”妈妈想出一个办法。

皮皮鲁心凉了。他没想到爸爸妈妈和徐老师的目标是一致的——把孩子培养成兔子。

皮皮鲁下定决心，坚决不变兔子，他要保持人的本来面目。当兔子就到野外痛痛快快地当，不在城里当。

从此，皮皮鲁开始了一场同老师、家长和同学展开的当与不当兔子的搏斗。

自从李小曼变成兔子后，班上又有两名同学变成兔子了。

这三位同学成了徐老师的骨干力量，分别担任班干部。他们对老师的话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他们利用耳朵长的优势，不放过班上任何同学的窃窃私语，时刻向老师汇报。他们利用比别人多一片嘴唇的优势，从事着班干部工作，说服同学赶快变兔子。

班上不少同学不愿意变兔子，他们或明或暗地反抗，皮皮鲁自然而然成了首领。

这天上课，徐老师出了道智力测验题：

一只皮球掉进了一个深坑里，怎么办？

李小曼象往常一样带头举手。

“李小曼。”徐老师叫她。

“用网子……”李小曼刚说了三个字，看见老师轻轻摇头，马上闭嘴。

“你想想再说。”徐老师示意她坐下。

通常，老师出的题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她事先准备好的那个。

另一名兔子同学举手。

徐老师示意他回答。

“往坑里倒水，让球漂起来。”兔子同学说。

“正确。”徐老师笑了，“还有吗？”

皮皮鲁举手。

“皮皮鲁，你说。”徐老师冲皮皮鲁点头。

“让爸爸再买一个，”皮皮鲁说。

全班同学轰堂大笑。

“皮皮鲁！”徐老师喝道，“又捣乱！”

“没捣乱呀！您不是问皮球掉到深坑里怎么办吗？与其费时间去掏，不如再买一个。您不是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吗？”皮皮鲁振振有词。

“胡搅蛮缠！”徐老师火了。

“您……”皮皮鲁不喜欢听徐老师嘴里说这种词。

“老师对还是你对？”徐老师问皮皮鲁。

“谁正确谁对。”皮皮鲁说。

“老师会不正确吗？”徐老师头一次听学生说这样的话。她认为在学生面前，老师永远是正确的。学

生对老师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没有争论的权利

李小曼站起来，说：

“同学们，老师多辛苦啊，每天站那么长时间。她的知识那么丰富，怎么会不正确呢？我们应该听老师的话。不能跟老师顶嘴。”

皮皮鲁不吭声了。他承认老师辛苦。有一天皮皮鲁把书包忘在学校了，他晚上来取书包，看见徐老师还在办公室批改作业，他打心眼儿里感激徐老师。可他不同意徐老师把同学变成兔子的教育方针。

为了尽快把一（二）班变成全兔班，徐老师决定同家长取得联系——召开一次家长会，校内校外一起努力，早日改变班级的面貌。

第四章

皮皮鲁把开家长会的通知递给爸爸。

“你不会让我在家长会上丢人吧？”爸爸问儿子。

“变成兔子的同学才丢人呢！”皮皮鲁说。

“不求上进！”妈妈在一旁说。

“看看鲁西西，耳朵已经开始长了，你的耳朵怎么还那么小？”爸爸端详着儿子的耳朵，不满地问。

“还是咱们鲁西西有出息，看，脸上也开始长毛了。”妈妈搂着女儿夸奖道。

鲁西西正在完成着从人到兔子的转变。在学校，老师喜欢听话的学生。在家里，爸爸妈妈喜欢听话的孩子。听话，顺从，是老师和家长对孩子最高的

也是唯一的要求。从孩子一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他们的任务就是把他的个性磨掉、砍光，让他听话，听话，再听话。鲁西西不愿意让大家说她是不听话的坏孩子。

皮皮鲁悲哀地看着正在向兔子转变的妹妹，他原想帮助她，但感到力不从心，他无法与学校和父母的力量抗争，他能保住自己就不错了。皮皮鲁近来已经发现，妹妹变得爱吃胡萝卜和白菜了。

在学校召开的家长会上，皮皮鲁的爸爸受到了徐老师善意的警告。

“皮皮鲁任性，坐不住，还讽刺已经变成兔子的优秀同学。如果不严加教育，后果不堪设想。”徐老师说。

“我一定在家里加强教育，一定加强教育。”皮皮鲁的爸爸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同那几个已经变成兔子的学生的家长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回到家里，爸爸同妈妈商量对策。

“今天在学校真丢人。”爸爸记忆犹新。

“幸亏我没去。”妈妈脸皮更薄。

“咱们得想想办法。”

“先让他在家里学会听话。”

“食物上也得变变。”

“多给他吃蔬菜，少吃荤的。”

“每天睡觉前给他按摩耳朵。”

“再把他的房间的墙壁涂成红颜色，让他的眼珠尽快变红。”

“咱们从今晚开始训练他听话。”

“行。”

剧本编好了。爸爸编剧，妈妈导演，两人合演。

晚上，爸爸叫儿子：

“皮皮鲁。”

皮皮鲁走进爸爸妈妈的房间。

“你愿意让爸爸妈妈高兴吗？”爸爸问。

“愿意。”皮皮鲁知道家长会上老师不会说他好话，有所警惕。

“你知道怎样才能让我们高兴吗？”爸爸又问。

“听你们的话。”皮皮鲁掌握了真理。

“对呀！”妈妈没想到儿子这么聪明。

“你们生我，就是图着我听你们的话。”皮皮鲁补充一句。

“当然，也不全是……”妈妈觉得为这个目的生孩子显然说不通，“我们生你是为了，是为了……”

妈妈也弄不清是为什么了。

爸爸忙打岔：

“孩子就得听父母的话，要不怎么叫孩子呢？”

“我听。”皮皮鲁特老实。

“那好。只有看到你早日变成兔子，我们才放心。你听我们的话，快点儿变，好吗？”妈妈恳求儿子。

“变什么都行，就是不变兔子。”皮皮鲁露真相了。

“不变也得变。”爸爸口气变了。

“那你们去自由市场买只兔子养不就得了呗！”

皮皮鲁说。

“那不是我们的骨肉！不会说人话！”妈妈急了，说出的话水平不高。

“那你们干吗不直接生兔子？”皮皮鲁问。

“我们要是直接生兔子，还要学校干什么？还要我们作父母的干什么？”爸爸也气昏了头，说起胡话来。

“反正我不当兔子。”皮皮鲁不喜欢兔子那股奴性，怯懦，竖着耳朵打听别人的事，还有红眼病。

“我们要强制你当！”妈妈说。

“这是为你好！”爸爸说，“以后每天给你吃十根红萝卜！”

“每天晚上按摩耳朵！”妈妈宣布。

做父母的，不能看着孩子走歪路。皮皮鲁的爸爸妈妈是有责任心的爸爸妈妈，他们不是那种生了孩子就完事的父母，他们有责任感。

皮皮鲁感到自己是孤立的。在这个世界上，他是那么渺小。面对着这么多人要他变兔子，他感到惶恐。

第五章

班上的形势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只有几个同学变成了兔子，大家还经常取笑他们。渐渐地，变成兔子的同学多了起来。

这天上课时，皮皮鲁眼瞅着他两边的刘明明和

王彬的耳朵变长了，眼珠变红了。

接着，坐在他右前方的赵宏的耳朵也开始长了。奇怪的是赵宏光是左边的耳朵长，右边的耳朵还按兵不动。

皮皮鲁忍不住笑出声来。

“笑什么？”徐老师最头疼皮皮鲁。

“赵宏的耳朵。”皮皮鲁笑得弯下了腰。

同学们一看赵宏，可不是嘛，一只耳朵长，一只耳朵短。都乐了。

“别笑！”徐老师严肃地说，“这说明赵宏同学内心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原先是个调皮的孩子，现在他想变成听话的好学生，可顽固势力在阻止他变成好学生，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特殊的生理现象。同学们，让我们大家为赵宏同学鼓掌！”

全班同学热烈鼓掌。包括皮皮鲁在内。当然皮皮鲁是为了开心。

没想到这一鼓掌，把赵宏头上那只好不容易变长的耳朵吓回去了。

徐老师愣了一下，有些失望。

“赵宏，大家都期望着你，勇敢些！”徐老师给赵宏打气。

赵宏想放暑假时去南方玩——他爸爸许愿，只要他变成兔子，就让他暑假去旅游。他使尽全身力气变。太遗憾了，刚才好不容易变长一只耳朵，又被掌声吓回去了。徐老师疏忽了，兔子的优点就是胆小呀！

现在，赵宏同学站在课堂中间，满脸通红，憋足了劲儿，耳朵纹丝不动。他放了两个屁，又坐下了。

皮皮鲁笑出了眼泪。

徐老师瞪了皮皮鲁一眼，她让赵宏下课后去她的办公室，给赵宏“吃小灶”，加速他的转变。

班上的同学变成兔子的越来越多。凡是变成兔子的同学，都受到老师的偏爱。他们放假时去夏令营玩，上学时受老师表扬。他们绝对服从老师的意志。他们特别关心别人对自己的议论，竖着耳朵听。如果别人超过自己，他们就犯红眼病。他们害怕别人揪尾巴，所以尾巴长得很短。

到了四年级的时候，全班就剩皮皮鲁和梁果没变兔子了。

每当上课时，几十只兔子整整齐齐地坐在教室里，就皮皮鲁和梁果两个人醒目地置身于兔子群中，显得格外突出和扎眼。

本来，徐老师的班是全校第一个把学生变成兔子的班。可现在，学校已经涌现出了三个全兔班。徐老师教的班落后了，就是被皮皮鲁和梁果拖了后腿。而梁果明显是受皮皮鲁影响。

徐老师决定对皮皮鲁和梁果开展一次强大的攻势，动员全班同学帮助他俩转变。

这天放学后，徐老师把所有兔子同学留下来。

“大家出出主意，看看怎样帮助皮皮鲁和梁果同学，他俩影响了我们全班的荣誉。”徐老师说。

“皮皮鲁没有自尊心，甘于落后。咱们应该帮助他建立自尊心。”班长李小曼建议。

“具体方法呢！”徐老师认为李小曼说得有道理。

“咱们想办法让他觉得自己长得难看。”李小曼说，“比如说，女同学都不理他，躲他远远的，时间长了，他就自卑了。”

“嗯。”徐老师点点头。

“咱们成立帮助小组，分别帮助他俩。”王彬提议。

“在墙上多贴些咱们兔子的画像，让他俩天天看，说不定也有作用。”

“学校也可以限期让他们变，如果过期还不变，就送工读学校或让他们退学。”

同学们七嘴八舌。

“好，从明天起，咱们班开展一个帮助皮皮鲁和梁果转变的活动。李小曼带一个组帮助皮皮鲁。王彬带另一个组帮助梁果。今晚我去他们两家家访，让他们的家长协助咱们。”徐老师信心十足。

晚上，徐老师来到皮皮鲁家。

“快请坐。”皮皮鲁的爸爸不好意思见徐老师，都四年级了，皮皮鲁还没变兔子。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皮皮鲁呢？”徐老师问。

“出去玩了，唉，这孩子！”爸爸叹了口气。

“我来就是为这事。”徐老师连晚饭都没吃，饿着肚子家访。

“真让您操心。”爸爸望着徐老师两鬓新生出的白发，心里一阵难受。

“皮皮鲁如果再不转变，就要定型了。而一旦定了型，将来走上社会可怎么办呀？”徐老师的目光中充满了焦灼。

“唉，这孩子，真不争气！”爸爸用拳头砸茶几。

“我们准备在全班开展一个帮助他的活动。”徐老师挠挠头发。

“太好了！需要我做什么？”爸爸急切地说。

“请您在家里配合我们。”徐老师说。

“您来看。”爸爸领着徐老师走进厨房，打开冰箱门。

冰箱里全是胡萝卜、白菜。满满塞了一冰箱。

“这四年来，我们天天给他吃这些东西，一点儿荤的也不给他，就是为了让它变。”爸爸说完又领徐老师来到皮皮鲁的卧室。

房间的墙壁全涂成了红颜色。

“这墙？”徐老师不明白干吗把墙涂成红颜色。

“为了让他的眼珠早日变红。”爸爸说。

“你们也花费了不少心血！”徐老师觉得皮皮鲁的父母是好父母，知道什么是爱护孩子。

他们回到会客室。

“您看我们现在还应该做些什么？”爸爸问。

“皮皮鲁最大的缺点是不在乎别人说他什么，人怎么能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议论呢？这就是他的耳朵

短带来的弊病。所以，咱们首先要把他的耳朵变长。”徐老师说。

“这几年我们天天给他的耳朵按摩，没见效。”爸爸急得直搓手。

“吃点儿药行不行？”徐老师说，“比如说激素什么的。”

爸爸眼睛一亮，说：

“他妈妈在医院工作，等她回来我跟她商量商量。”

“咱们常联系，最好能一天通一个电话。”徐老师不愧是优秀教师，责任心强。

“我准备一把尺子，每天等他睡觉后给他量耳朵，第二天把尺寸通知您。”爸爸也不愧是优秀爸爸，教子心切。

徐老师离开皮皮鲁家时，虽然已经饿得前心贴后心，但她感受到了温暖，她对改变皮皮鲁充满了信心。

第六章

第二天，皮皮鲁和梁果一踏进教室就感到气氛不对。

班上的兔子同学们一见皮皮鲁和梁果进来就躲得远远的，还指手划脚地笑他们。

“瞧皮皮鲁的耳朵，那么小，真难看。”不知谁说。

“看梁果的脸上，一点儿毛也没有，光秃秃的，丑死了。”

“他俩的眼睛怎么没颜色呀！”

皮皮鲁和梁果成了怪物。

“耳朵长有什么好？难看！”皮皮鲁反驳。

“就是，脸上长那么多毛，丑！”梁果回击。

这时候，徐老师来了。

“不许讽刺好同学！”徐老师制止皮皮鲁和梁果。

“他们先挑衅的！”皮皮鲁申辩。

“他们是在帮助你们，怎么能说是挑衅呢？”徐老师语重心长，“人最珍贵的是自尊心，你俩缺乏的正是自尊心。你们看，全班同学都变了，就你们不变，你们的自尊心没有了。从今天起，同学们分成两个组，帮助你们转变。”

皮皮鲁看着周围的兔子同学。的确，时间长了，皮皮鲁不自觉地已经产生了自卑心理。看见所有的同学都有那么长的耳朵，他隐约感到自己的耳朵小得可怜，是挺丑的。可他一想到自己要变成兔子，就打心眼儿里伤心。他不愿意。

这么多人都劝他变——老师、父母、同学，肯定变了就是好孩子，不变就是坏孩子，皮皮鲁心里已经把自己定性为坏孩子了。

帮助小组展开了强大的攻势。

一个月过去了，梁果抵抗不住了，他终于在一天下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变成了兔子。

梁果变成兔子以后，内疚地看了皮皮鲁一眼。

皮皮鲁如坐针毡。

同学们祝贺梁果转变的掌声像雷声刺激着皮皮鲁的心。

现在两个帮助小组合并成一个大组围攻皮皮鲁了。

爸爸妈妈也在家里打响了配合战役。

妈妈请专家为儿子配了专门促进耳朵发育的激素药。

这天夜里，皮皮鲁还没睡着。爸爸妈妈走进他的房间，以为他睡着了。

“药配好了，每天早晨放进他的牛奶里。”妈妈小声对爸爸说。

“嗯，多长时间耳朵能变长？”爸爸问。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先量量他的耳朵现在的长度，好比较。”爸爸掏出皮尺，量皮皮鲁的耳朵。

皮尺擦着耳朵，皮皮鲁觉得痒痒，他想笑，但拼命忍住了。

第二天早晨，皮皮鲁喝完牛奶走进厕所用手指抠嗓子，把掺有激素的牛奶都吐了。

晚上睡觉前，皮皮鲁对着镜子把准备好的橡皮泥粘到耳朵上。

等儿子睡着了，爸爸用尺子量他的耳朵，长了一公分！

“这药真灵！”爸爸对科学佩服得五体投地。

“明天再加量。”妈妈兴奋得脸庞发红，儿子进

步了！

第二天一早，爸爸就打电话把这一喜讯通知了徐老师。

皮皮鲁一走出家门，就把橡皮泥耳朵摘下来。

徐老师整整一节课都没有上好，她一直在观察皮皮鲁的耳朵。

她一会儿觉得皮皮鲁的耳朵长了，一会儿又觉得没长，甚至有五分钟她还觉得皮皮鲁的耳朵缩了。

“一公分，还不显。”徐老师自己安慰自己。

当天晚上，皮皮鲁把更多的橡皮泥粘在耳朵上。

“长了五公分！”爸爸真想抱着儿子亲一顿。

“快去给徐老师打电话！”妈妈等不到明天了。

徐老师激动得彻夜未眠。

第二天上课时，徐老师怀疑自己的眼睛——皮皮鲁的耳朵还是原样呀！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徐老师悄悄问了五个同学，都说皮皮鲁没进步。

徐老师对皮皮鲁的爸爸不满了，她没等到下课就跑回办公室打电话。

“喂，是皮皮鲁的爸爸吗？”徐老师拨通了电话问。

“我是。”听筒里传出声音。

“您昨天晚上说皮皮鲁的耳朵长了五公分，可事实上一点儿也没长！”

“这不可能，今天早上离开家时他耳朵还是长长的。”

“最好您现在能来学校看看。”

“也许他到了学校又变短了，说明你们的努力还不够。”爸爸有点儿生气了。

“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徐老师的修养忍到了极限。

“这样吧，您今晚来我们家看看。”

“我一定去。”

徐老师回到教室时脸上还罩着阴云。

只有皮皮鲁知道是怎么回事。

第七章

当天晚上，皮皮鲁把橡皮泥耳朵加长后，早早地就装睡了。他知道徐老师在门外等着，他不想让徐老师太晚回家。

爸爸看儿子睡了，拿出皮尺一量，耳朵长了八公分！

妈妈给埋伏在门外的徐老师发了信号，徐老师蹑手蹑脚地走进皮皮鲁的房间。

当她看见皮皮鲁的耳朵时，愣了。

“我没有说假话吧？”爸爸小声说。

徐老师还想证实一下这耳朵的真实性，她走近皮皮鲁的床。

皮皮鲁故意翻了个身，好像要醒。

徐老师连忙退后。

“咱们去客厅说。”爸爸对徐老师打个手势。

徐老师和爸爸妈妈离开了皮皮鲁的房间。

皮皮鲁好紧张——他在翻身时碰掉了一只橡皮泥耳朵！幸亏他们没看见。

皮皮鲁站在门后听他们谈话。

“对不起，我冤枉您了。”徐老师的声音。

“没什么，您也是为皮皮鲁好。”

“我的工作做得很不好。”徐老师开始抽泣，“你们在家里花那么大力气，还动用了科学手段，好不容易使皮皮鲁有所改变，可到了学校，由于我工作不力，又使他退步，变回去了，使你们的努力化为泡影……”

徐老师小声哭着。

皮皮鲁的心缩紧了，他头一次听徐老师哭，而这是为他哭呀！皮皮鲁的心象被刀扎一样。

“我算什么优秀教师，我辜负了人民的期望。”

徐老师泣不成声。

“您看您，”妈妈安慰徐老师，“我从报纸上看过您的事迹，您有一个身患残疾的孩子，而您却把心扑在教育事业上，顾不上自己的家……”

皮皮鲁愣了。

他三下两下穿好衣服，从窗户跳了出去，徐老师的家不远，皮皮鲁要去她家看看。

皮皮鲁曾经和同学来去徐老师家，但他没进去。

皮皮鲁找到了徐老师家，他走近窗台。

“爸爸，妈妈怎么还不回来？”一个孩子的声音问。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显然是徐老师的丈夫。

“我想让妈妈给我讲故事。”

“妈妈快回来了。”

皮皮鲁敲门。

徐老师的丈夫打开门。

“你找谁？”他问。

“我是徐老师的学生，我来告诉您，她一会儿就回来。”皮皮鲁说。

“谢谢你。进来坐会儿。”徐老师的丈夫把皮皮鲁让进屋里。

徐老师的家十分简朴、零乱。看得出，徐老师的心思一点儿也没用在自己家里。

一个和皮皮鲁差不多大的男孩子躺在床上。

“你好！”男孩子看见来了客人，兴奋极了。

“你好！”皮皮鲁看了一眼床旁的轮椅，判断男孩子是瘫痪。

“你叫皮皮鲁吧？”男孩子问。

“你怎么知道？”皮皮鲁惊讶了。

“我天天听妈妈说起你。你是班上唯一没变兔子的同学吧！”

皮皮鲁居然脸红了。

“我妈妈可为你发愁了，夜里做梦都希望你快点儿变。给我讲的故事也都是关于怎么让你变化的故事。”男孩子说。

皮皮鲁心里热乎乎的，眼眶也热了，他恨自己。

“你怎么了？”男孩子看出皮皮鲁情绪不对头。

皮皮鲁忍住眼泪。面前这男孩子不能下床，他唯一的乐趣是听妈妈讲故事。可为了皮皮鲁，他妈妈不能经常和他在一起。

皮皮鲁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人，他在剥夺一个残疾孩子唯一的世界。

“你原谅我吧，我明天就让你妈妈天天晚上给你讲故事！”皮皮鲁扭头跑出徐老师家。

男孩子莫明其妙。他爸爸笑了。

第八章

皮皮鲁现在真心诚意想变兔子，他还写了决心书交给徐老师。

皮皮鲁永远也忘不了徐老师看完他的决心书时的表情，他相信徐老师是真心爱他。

徐老师和全班同学期待着皮皮鲁的转变，他们希望早日挂上优秀班的锦旗。

皮皮鲁在作巨大的努力。

但是，皮皮鲁变兔子太难了。

一天上课，皮皮鲁觉出徐老师的一道题出错了。

皮皮鲁举手。

“什么事？”徐老师问。

“您这道题出得不对。”皮皮鲁说。

“你说什么？”徐老师以为听错了。

皮皮鲁说出了他的看法。

徐老师已经明白真理在皮皮鲁一边了，但她不能当着同学认错。

“皮皮鲁，你已经决心转变了，可是没有行动。”徐老师提醒皮皮鲁。

“我……”皮皮鲁心头一惊，他清楚，反驳老师的同学，有自己主见的同学，是变不成兔子的。

皮皮鲁呆若木鸡的站在那里，他眼前浮现出那个躺在床上的男孩子的身影，他感到惭愧。可，可徐老师确实说错了呀！

皮皮鲁终于明白了自己是变不成兔子的。他想起了那男孩子，心里象刀绞一样。

皮皮鲁小小年纪，就尝到了矛盾和痛苦的滋味儿。

一天晚上的电视节目，给了皮皮鲁以巨大的启发。

屏幕上两个扮装成熊猫的人在表演。他们穿着熊猫模拟衣。

皮皮鲁心里一亮：去订做一身兔子模拟衣穿上，不就变成兔子了吗？

星期日，皮皮鲁来到戏装商店。

“阿姨，我想订做一件模拟衣。”皮皮鲁说。

“演出用吗？”售货员笑眯眯地问。

“嗯。”皮皮鲁点头。

售货员请师傅给皮皮鲁量身高尺寸。

“什么时候取？”皮皮鲁问。

“一个月。”

“太晚了。”皮皮鲁急了。

“你什么时候用？”

“最好是明天！”

“明天！不可能。一个星期吧！”

皮皮鲁点点头。

一个星期后，皮皮鲁取回了兔子模拟衣。他悄悄钻进自己的房间，插上门。

皮皮鲁把衣服都脱了，只剩一件背心和裤衩，穿上兔子模拟衣。

镜子里的皮皮鲁变成了一只真正的兔子。

皮皮鲁把衣服穿在外边。他打开房间门，走进客厅。

正在客厅看报的爸爸无意抬起头，他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快……快来，”他叫皮皮鲁的妈妈，“快来看皮皮鲁，终于变了！毕竟是咱们孩子！”

妈妈和鲁西西闻讯赶来。

全家一片欢庆。

“我看看，我看看。”妈妈抚摸着皮皮鲁的兔头，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你终于转变了？听话了，不惹事了，不淘气了。好孩子！”

“我早就说过，咱们的孩子差不了！”爸爸得意地打开酒瓶子，破天荒喝了白酒。

鲁西西也为哥哥的转变高兴。

“快去叫徐老师！”爸爸对女儿说。

鲁西西跑出去。

“我自己去！”皮皮鲁追出去。

当徐老师看见变成兔子的皮皮鲁出现在她家时，差点儿激动得昏过去。

全兔班！奋斗了四年的目标终于实现了。皮皮鲁走到男孩子床前，拉起他的手。

“祝贺你，皮皮鲁。”男孩子真挚地说，“我羡慕你们。”

他不能上学。

不知怎么搞的，皮皮鲁羡慕躺在床上的男孩子。羡慕他不用变兔子。

徐老师掏出拾元钱递给爱人，让他去买最大最红的胡萝卜，她要请皮皮鲁吃饭！

尾 声

从此，皮皮鲁每天二十四小时穿着兔模拟衣生活，上学。

不管天气多热，他都不敢脱，他怕别人失望。

夏天上课时，皮皮鲁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他几次险些窒息。可当他看见挂在教室里的“全兔班”奖旗时，就战胜了酷暑。

皮皮鲁变得沉默寡言了，他不敢张嘴说话，他不能说出自己的主见，因为他已经是兔子了。

徐老师、皮皮鲁的父母和全兔班同学都为皮皮鲁的转变感到由衷的喜悦。

皮皮鲁生活中的唯一希望，就是能有一天脱掉

这模拟兔衣。

他从骨髓里害怕穿一辈子。





国际机场戒备森严。手持对讲机的警察比比皆是。车顶闪烁着警灯的警车一辆挨一辆。

出入航空港的旅客们猜测，今天准有外国国家元首的专机降落。

懂行的却感到蹊跷：停机坪旁没有一辆外交部的轿车。文化部的汽车却足足开来了八辆，它们一字排开停在阳光下。

一架身上涂着耀眼航徽的巨型喷气式专机降落在跑道上，它的机身在克服了强大的惯性后缓缓朝停机坪驶来，活像一艘巡洋舰进港。

警察们的表情立即进入紧张状态，他们的眼珠四处乱转，恨不得看穿机场上每一位旅客的衣服。

专机刚刚停稳，手持杀伤武器的士兵呼啦一下就将飞机包围了。他们一个挨一个地背朝飞机平端着自动武器围成圆圈儿。

五辆装甲运输车开到专机旁。

文化部官员来到舷梯旁同从专机上下来的外国人寒暄。专家们清点着从飞机货舱里往装甲运输车上移送的箱子。F国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24幅名

画。这些名画均出自人类历代最有名的画家之手，每一幅都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将这些名画中的一部分送到国外展出，是F国议会经过了3年的激烈辩论后才勉强通过的。

这次送到国外展出的名画一共8幅。尽管展出国拍肿了胸脯说绝对不会出差错，F国还是提心吊胆。

装甲运输车在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的前呼后拥下，离开了机场，驶向国家美术馆。

为迎接这次展览，国家美术馆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翻建。展览厅装备了第一流的防盗设施。室内温度和湿度都是恒定的，误差为零。

尽管参观券价格贵得惊人。可要想买到票还得从半夜起就去美术馆售票处排队。入馆参观还有极为苛刻的条件：不准带包。不准穿大衣。不准带照像机。美术馆就差做除了眼睛以外身体的其他部位一律不得入内的规定了。

这天中午放学后，皮皮鲁回家吃饭。他打开信箱取出报纸，里边还有一封给爸爸的信。

爸爸撕开信封，是市美术家协会寄给他的一张名画展览赠票。

“这个展览的票很难买。看看是什么时间的？”餐桌旁的妈妈问。

爸爸将票翻过来看背面：“哟，是今天下午的。”

爸爸和妈妈遗憾地摇摇头。

皮皮鲁家正准备搬家。爸爸妈妈和一家室内装

饰公司联系好了，下午去新居研究如何装修新居。

“我去。这票可不能作废。”皮皮鲁放下饭碗，从爸爸手里拿过入场券。

“你下午还得上学。”妈妈反对。

“看这样的展览能比上学学到更多的东西。”皮皮鲁说完看看爸爸，分明是寻求支援。

“那倒是，就让他去吧。”爸爸觉得艺术熏陶对一个人的全面成长有重要作用。

“我也要去！”鲁西西不干了。

“就一张票，掷硬币决定谁去。”皮皮鲁提议。

鲁西西没别的办法，只能同意。

“你要哪面？”每次掷硬币之前皮皮鲁总是宽容大度地先让妹妹挑。

“正面。”鲁西西说。

就像往常掷硬币一样，皮皮鲁又赢了。

“拜拜。回来给你讲。”皮皮鲁饭也不吃了，拿着票跑出了家门。

鲁西西将那个硬币翻过来倒过去看了几十遍，愣是找不出一点儿破绽。

2

皮皮鲁的目光刚一接触到那幅画，他全身的血液在瞬间就凝固了。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只剩下他和那幅画。

这是一幅油画，它出自十七世纪欧洲一位大画

家的笔下。夕阳的余辉均匀地涂抹在一座别致的小木屋身上，树叶仿佛在微风中摇曳。屋旁的草地上坐着一位迷人的少女，少女身旁卧着一条漂亮的牧羊犬。

使皮皮鲁的心灵产生震颤的是那少女和她的牧羊犬。

皮皮鲁见过不少画上的漂亮的女孩子，可她们从未引起过他的注意。这次，当他的目光与油画上的少女相遇时，他的大脑和全身骤然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

不知为什么，皮皮鲁觉得自己了解她，他好像知道她的一切。从她的目光里，皮皮鲁也清楚地看出她同样喜欢他。这不是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倾慕，这是那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交流。像电。

眼睛的确是心灵的窗户。

至此，皮皮鲁才死心塌地地服了这句话。

皮皮鲁就这么呆呆地在那幅画前站了两个小时。他和她说了好多话，没使用语言。

闭馆的铃声响了，皮皮鲁三步一回头地走出展览大厅。

街头已被暮色笼罩。皮皮鲁感到心里没着没落的，他在美术馆旁边的街心公园里找了一处长椅坐下。

一片树叶擦着皮皮鲁的鼻尖落到他脚上，皮皮鲁看着树叶发呆。

有人拍皮皮鲁肩膀。

皮皮鲁一回头，愣了。

他身后站着油画上的那位少女。少女身旁是那条牧羊犬。

皮皮鲁忙从长椅上站起来。他转过身，面对少女，不知所措。

“你好，我叫莎莉。”少女伸出手来。

“莎莉……”皮皮鲁重复着这个名字，他的大脑一片麻木。

“刚才咱们聊了半天，不是吗？”莎莉把手又往皮皮鲁这边伸了伸。

真是油画上的少女！

皮皮鲁激动地握住她的手。

“你叫什么名字？”莎莉问。

“皮皮鲁。”皮皮鲁脸还有点儿红。

“你的名字真好听。”莎莉笑了。她的笑容美极了。

皮皮鲁拍拍牧羊犬的头，牧羊犬友好地冲皮皮鲁摇摇尾巴。

“你怎么能从画上下来呢？”皮皮鲁问莎莉。

“我也不知道。我本来一点儿意识也没有，你的目光可真厉害，在你的注视下，我先是有了知觉，后来身体的各个部位就能活动了。”莎莉回忆着。

“那画上不就空了？”皮皮鲁说。

莎莉耸耸肩。

“你还回到画上去吗？”皮皮鲁问这话时心情挺复杂。他不希望莎莉走，可他又担心那幅名画的完

整。

“不，不回去，我要和你在一起。再说，我怎么回去呀？你能把一个大活人弄到画上去吗？”莎莉问。

皮皮鲁在替美术馆遗憾了一分钟后，心花怒放。

“我想看看你的国家，你带我到处转转。”莎莉说。

“嗯，我的国家很大，够你看的。”皮皮鲁恨不得现在就带莎莉周游全国的名山大河。

“咱们别老在街上站着呀，带我去你家，好吗？”莎莉对皮皮鲁说。

皮皮鲁这才想起了莎莉的居住问题。

实话说，皮皮鲁不敢把莎莉往家里领。先不说他用意念把莎莉从名画上弄下来算不算闯祸，单就把一个无家的少女领回家里就够皮皮鲁受的。

莎莉也不能住旅店，她没有护照和任何身份证明。再说，莎莉身上的这套十七世纪的欧洲服装也够引人注目的，幸亏现在是傍晚，如果是白天，非引起路人围观不可。

“你没有家？”莎莉看出皮皮鲁在为难。

“有……”皮皮鲁说。

“父母对你不好？”

“好……”皮皮鲁越说越窘。

“那为什么不能带我去？”莎莉不解地望着朋友。

“是这样……在我们这儿……”皮皮鲁不知道怎么说好。

“我们是朋友吧？”莎莉似乎有点儿明白了。

“是。”皮皮鲁使劲儿点头。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莎莉又问。

“愿意。”皮皮鲁肯定。

“那……”莎莉两手一摊，等皮皮鲁解释。

二十世纪的观念居然不如十七世纪的观念。皮皮鲁无地自容。

皮皮鲁忽然想起了新居，他眼睛一亮。

皮皮鲁家的新居虽然正在装修，但有一间小屋子已经装修完毕，可以住人。

皮皮鲁身上正好带着新居的钥匙。

“我带你去我家。”皮皮鲁对莎莉说。

莎莉笑了。

皮皮鲁清楚莎莉不能坐公共汽车，他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司机用惊奇的眼光看莎莉和牧羊犬。

皮皮鲁告诉司机目的地。

莎莉显然是头一次坐汽车，她一会儿看窗外，一会儿看司机。

“这叫什么？”莎莉问皮皮鲁。

“汽车。”皮皮鲁说。

“谁拉着它走？”

“发动机。”

“发动鸡？什么鸡这么大劲儿？”

“不是发动鸡，是发动机。机器的机。”皮皮鲁忍住笑。

出租车司机一直在注意听身后两位小乘客的对

话。

新居到了，皮皮鲁将妈妈给他的交书本费的钱从衣兜里掏出来给了司机。

司机目送着皮皮鲁和莎莉走进楼房的单元门。

3

皮皮鲁家的新居是一套四室一厅的单元房，各种装饰材料堆放在门厅里。

“新房子怎么这么乱？”莎莉问。

“正在装修。其实我最反对室内装修，特别是新房子。”皮皮鲁说，“我对爸爸说，往厨房的墙上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往锅里放什么。书柜的数量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像力的数量。往地上铺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历史上能留下几个脚印。”

“你爸爸怎么说？”莎莉笑弯了腰。

“我爸爸说我是奇谈怪论。”

“我看你的话挺有道理。”莎莉支持皮皮鲁。

“说穿了，装修房子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几乎人人都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住在一个很好的地方。其实，室内修饰材料大都是化工材料制成的，这些材料在老化过程中不断向空中散发一种有毒气体，危害人们的健康。用自己的寿命换取别人的羡慕，得不偿失。”皮皮鲁见莎莉支持他，更来劲儿了。

莎莉欣赏皮皮鲁的分析能力，入木三分。

“这个房间已经装修好了，也有家俱了，你先休

息一会儿，我去那边找我妹妹，让她给你找几件衣服换上。你这身打扮是不能出去的。”皮皮鲁说。

“你去吧，我等着。”莎莉在出租车上已经接受了皮皮鲁的解释，她知道必须尊重皮皮鲁的国情。

皮皮鲁回到家里，家人正准备用晚餐。

“展览好吗？”妈妈从厨房探出头问皮皮鲁。

“好。”皮皮鲁回答得心不在焉，他朝妹妹的房间走去。

鲁西西正趴在桌子上写作业。

皮皮鲁关上房门。

鲁西西回头一看是皮皮鲁，没理他，继续写作业。

“还生掷硬币的气哪！我有事求你。”皮皮鲁笑容可掬地坐在鲁西西身边的沙发上。

“你肯定作弊了。”鲁西西说。

“绝对没有。对天发誓。”皮皮鲁说。

“那你为什么从来没输过？”鲁西西质问。

“这绝招我可以传授给你。我每次掷硬币之前，心里反复说‘我准赢我准赢我准赢’，结果我就赢了。”皮皮鲁说。

“你骗人。”鲁西西不信。

“这叫信念的魔力，不信下次你试试，准赢。”皮皮鲁拍胸脯。

“可你也在心里反复说你准赢呀！”鲁西西问。

“那就看谁真相信自己的信念了。”皮皮鲁说。

鲁西西半信半疑地点点头。

“你说你有事求我？”鲁西西问。

皮皮鲁把下午的经历扼要地给鲁西西叙述了一遍。

“真的？”鲁西西盯着皮皮鲁的瞳孔。

“千真万确。”皮皮鲁周身透着正义。

“她现在就在咱们家的新房子里？”鲁西西还是不信。

“嗯。”

“她是从十七世纪的名画上下来的？”鲁西西强调了“十七世纪”四个字。

“十七世纪。距现在300年左右。”皮皮鲁不含糊。

“你可真行。国家怎么办？”鲁西西问。

“国家？什么国家怎么办？”皮皮鲁不明白。

“名画上的人丢了，国家怎么向F国交代？”鲁西西问。

“画又没丢，F国可以鉴定嘛。人自己愿意从画上下来，咱们国家有什么办法！还不是因为咱们这儿好！”皮皮鲁有点儿得意。

“你还不如说，是因为咱们这儿的人好呢！居然能用意念把人家十七世纪名画上的女孩弄下来，以后掷硬币我是甭想赢了。”鲁西西冲皮皮鲁耸鼻子。

“借你几件衣服，怎么样？”皮皮鲁说。

“我看这事得告诉爸爸妈妈。”鲁西西想了想，说。

“这可不行，他们非骂我不可。”皮皮鲁急忙反

对。

“你没错，怕什么！没偷没抢，她自己从画上下来的。可是如果不同爸爸妈妈说，等事情闹大了，你可就被动了。再说，你也不能总让她躲在那栋房子里呀！白天还有工人去装修房子，她往哪儿躲？”鲁西西想得还挺全面。

皮皮鲁知道只有一条路了：告诉爸爸妈妈。

全家人围坐在餐桌四周，开吃。

“皮皮鲁，你怎么不吃？”妈妈见儿子光出神，不吃饭。

“我……”皮皮鲁看了鲁西西一眼。

“闯祸了？”爸爸习以为常。

“有点儿……又不算闯祸……”皮皮鲁吞吞吐吐。

“我来替你说吧。”鲁西西放下饭碗，向爸爸妈妈转述皮皮鲁在美术馆的故事。

转述完毕。

爸爸和妈妈对视。然后一同看皮皮鲁。

皮皮鲁不敢迎视，他低下头。恭候训斥。

奇怪的是没人说话。欲发火的爸爸妈妈不约而同地想起他们俩就是在美术展览上认识的，而且当时二人高中均未毕业。

沉默。

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

“此事非同小可。”爸爸终于说话了，“咱们得把她交给国家。”

“为什么？”皮皮鲁冲口而出。

“画上少了人，国家怎么向F国交代？”爸爸问皮皮鲁。

皮皮鲁不吭声了。

“我提议，咱们现在去看看莎莉。”鲁西西说。

爸爸点点头。

莎莉总算见到了皮皮鲁的家人，她很高兴。

皮皮鲁的爸爸妈妈不得不承认，莎莉是个十分可爱的女孩子。鲁西西也非常喜欢她。

“莎莉，我爸爸说，得送你回美术馆去。”皮皮鲁小声对莎莉说。

“为什么？”莎莉愣了。

皮皮鲁将理由告诉她。

“是我自己下来的，又不是你们把我从画上偷下来的，你们没有任何责任呀！”莎莉有点儿急。

“我们得为我们国家的声誉着想。”爸爸向莎莉解释。

“你们国家的声誉不会受任何影响呀！”莎莉不理解。“名画并没有丢呀！”

“莎莉，你别着急……”鲁西西劝莎莉。

“反正我不回去，我不离开你们，不离开皮皮鲁，我喜欢和你们在一起，我要加入你们的家庭。你们还要让我再回到画上去当那个没生命的人？”莎莉哭了。她的肩膀抽搐着。

妈妈的心先被哭软了，她对丈夫说：

“她说得也有道理，既然活了，怎么还能再回到

画上去呢？”

“爸爸，留下她吧！”鲁西西央求爸爸。

爸爸皱着眉头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好，先留下吧，咱们注意一下事态的发展，再决定怎么办。”爸爸也不忍心将这么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送回到画上去。

鲁西西把带来的衣服给莎莉换上。妈妈将莎莉的衣服藏进衣橱里。

“走，咱们回那边去，给莎莉和牧羊犬做一顿好饭吃。”爸爸说，他还特别喜欢这只威风凛凛的大狗。

4

国家给美术馆下了个死规定：闭馆后每隔5分钟由警察在展览大厅巡逻一次。

美术馆外边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一架警方雇佣的飞艇悬停在美术馆上空，负责监视美术馆方圆3公里内的动态。

四名佩戴手枪的警察排着方队每隔5分钟巡视一次展览大厅里的名画的数量。

这是他们今晚第15次例行巡逻了。

画一幅不少。

他们正要离开大厅，其中一个突然站住了。

“怎么？”小头目问。

“我觉得有一幅画好像有问题。”那警察说。

“哪幅？”小头目紧张了。

那警察带着同事们来到一幅画前停住了。

“不是挺好吗？”小头目检查了一遍固定画的螺丝，没发现问题。

“这画上原来有个女孩子，还有一条狗，怎么不见了？”那警察说。

“说什么胡话，怎么可能！”小头目只对画的数量负责，他没正眼看过画的内容。

“这幅画上好像是有一个女孩子。”另一名警察说。

小头目看看两名部下：

“真有？”

“好像有。”部下不敢肯定。

小头目从皮带上解下对讲机。

30秒后，美术馆的专家跑来了。

他的目光刚一接触那幅画，两腿立刻就发软，一屁股坐在地上。

“教授，您怎么了？”小头目以为教授脑血栓了。

“画……画……被换……了……”教授指着墙上的画喊。

“啊——”小头目傻眼了，他掏出警笛玩命吹。

听到警笛声，保卫中心拉响警报器。

刺耳的警笛声在美术馆空旷的展览大厅里像野马一样四处乱撞。

闻声跑来的负责此次展览的文化部官员看着那幅画呆若木鸡。

“戒严！一只蚂蚁也不能放出去！”负责名画安

全的警察局副局长大喊。

警察和士兵将美术馆围得水泄不通。

机场关闭。火车停驶。道路封锁。

与此次展览有关的所有头头脑脑都从被窝里爬出来赶到现场。

大家面对那幅画叹气。

“这窃贼也太猖狂了，偷走一幅，居然还敢弄来一幅挂上，放肆！”

“这么大的画，他们是怎么运来的？！”

“准有内线。”

跟随名画来的F国专家被警笛惊醒后踉踉跄跄奔进展厅，他只看了一眼那幅画就放声大哭，接着大骂，边哭边骂，谁也劝不住。

F国专家给该国大使打了电话，大使顾不上要车和穿鞋，光着脚从使馆跑到美术馆。

大使知道自己的总统梦彻底完蛋了。他原计划明年竞选F国总统，这次画展就是在他的力主下促成的。这下可好，别说当总统，回去恐怕连个镇长秘书也当不上了。

警察局的反盗窃专家赶来了，他们的情绪比较稳定。

勘察现场。取证。鉴定。拍照。

结果出来了：该画没有任何被换过的痕迹。

“这怎么可能？”大使对结果表示一千个不信。

“您看，固定画的螺丝钉上的铅封还在，铅封上盖的是警察局的铅封印，完好无损嘛。”反盗窃专家

指给 F 国大使看。

“我们的专家呢？”大使回头找。

随画来的专家忙从泪水中出浴。

“您鉴定一下，这幅画是原来的吗？”大使对本国专家说。

专家从兜里掏出放大镜，哆嗦着手仔细观察画面。

他的眼睛越瞪越大，以至于他佩戴的隐形眼镜全部逃离眼球。

专家回头找大使，找不着。

“我在这儿，怎么样？”大使看出专家表情不对。

“这画是原画。”专家对大使耳语道。

“是原画?!”大使给专家摸了摸脉。

“千真万确，是原画。”专家抽出手，表示自己肌体正常。

“那画上的少女和狗呢？”大使问。

“是怪，我还从来没见过偷画这么偷的，光偷画上的某一物体，而且不留痕迹。”专家用手触摸画上那片属于少女和牧羊犬的位置，天衣无缝。

大使走到文化部官员面前：“贵国必须在两天内破案，向我归还名画。否则一切后果由贵国承担。”

F 国专家补充道：

“其余的名画停止展出，由我国空运警察负责保护。”

明显的不信任。没脾气。

国家给警方下达的死命令是：限期 24 小时破

案。

警察局长向部下许愿，谁破了此案，他就把局长的宝座拱手让给谁。

5

在警界有“破案大王”绰号的探长陈担负领导警员破案的重任。他只有 24 小时。

陈的脑瓜的确清楚，他只思索了 10 分钟，就对手下说：

“我要看当天的监视录像片。”

名画展出期间，每幅画的对面墙上有一架微型摄像机进行定时监视录像。

陈点上一只香烟，一边狠狠抽烟一边眯着眼睛仔细观察屏幕上的每一位观众。

陈破案主要靠直觉。他能在芸芸众生中一眼看出谁是贼。全凭直觉。

可今天他看谁谁像贼。

“注意这个人。”陈指着屏幕上的一个人对手下说。

半个小时之内，陈确定了七十多个嫌疑犯。他的助手们不知所措地看着他。陈的直觉显然失灵了。

突然，陈的鼻尖几乎挨到了屏幕上。

他注意到了在名画前久站不动的皮皮鲁。

“这个男孩子在丢失的那幅名画前站了整整两个小时！”陈对助手们说。

助手们全围过来看。

“倒带，重放。”陈把烟蒂狠命往烟灰缸里拧着按。

所有侦探的眼珠都一动不动地盯着屏幕。

皮皮鲁一副痴迷的表情。

尽管皮皮鲁在名画前站了两个小时，尽管他对那幅名画一往情深，可侦探们仍然认为这个男孩子不可能盗画，他的年龄摆在那儿。

陈皱着眉头看皮皮鲁，看得很苦。

“啪！”陈的手拍在桌子上。

助手们不约而同地起立。他们知道，破案有望了。

“找这个男孩子！”陈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他凭直觉断定屏幕上的男孩子与名画被盗有关系。

助手们动用各种手段查询皮皮鲁是何许人也。

这天夜间，由于莎莉的光临，皮皮鲁家像过节。

妈妈给莎莉做了一顿丰富的晚餐，爸爸给牧羊犬做了一盒可口的佳肴。

莎莉是头一次吃饭，她强烈感受到生命的愉悦。

莎莉边吃边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大家轮流解答她的问题。爸爸还许愿说，明天要亲自给莎莉当导游，带她逛遍这座城市的所有值得看的地方。

皮皮鲁全家都喜欢莎莉，还有牧羊犬。

“这是什么？”莎莉指着电视机问。

“是电视。”鲁西西接着牧羊犬说。

“电视。”莎莉歪着头看，“做饭用的？”

大家都笑了。

皮皮鲁接通了电视机的开关。

荧光屏上出现了一位女播音员，她脑袋旁边的方块里写着：午夜新闻。

莎莉睁圆了眼睛。

女播音员正在夸某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突然有人递给她一张纸。女播音员看了一遍纸上的文字，脸上的表情晴转阴。看得出，她脸上的表情与新闻内容是同步的，不会有好事。

“现在播送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女播音员拿着纸照念，“正在本市举办的F国名画展览从明日起停止展出。原因是有一幅名画被盗。据了解，这幅名画的价值在五千万美元以上，它是F国的国宝之一。据悉，F国已向我国提出抗议。另据报道，警方现在正全力以赴争取在24小时之内破案。希望知情的市民向警方提供线索。这件事直接关系到我国的信誉。”

节日的气氛骤然降温，全家的目光都落在莎莉和牧羊犬身上。

“咱们必须去告诉国家，不能让国家的信誉受到损害。”爸爸声音缓慢一字一句地说。

“我不愿意回到画上去。”莎莉明白皮皮鲁爸爸的意思，“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爸爸说不出“你必须回去”的话，可他又觉得如果不将内情告诉国家，从而圆满解决这件事，今后再不会有任何国家敢来这里办任何展览了。

可如果说了，莎莉的命运会怎样呢？她现在毕竟是活人了，她有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权利。

痛苦的选择。

“不能把莎莉交给他们。”皮皮鲁站起来。“她已经不是名画的一部分了，她现在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不是一件东西，她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不错，名画是F国的国宝，可莎莉确实是自己活的，不是被贼从画上偷下来的，F国应该正视这个现实。”

爸爸不得不在心里承认儿子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的，莎莉已经不是画了，她有人权。

有人敲门。

妈妈趴在门镜上往外看，吓了一跳。

“警察。”她回到餐厅告诉家人。

“莎莉，你和牧羊犬去我的房间躲一下。”皮皮鲁说。

莎莉和牧羊犬躲进皮皮鲁的房间。

爸爸运了运气，然后去开门。

“是皮皮鲁家吗？”门外的探长陈有礼貌地问。

“是的。请问您……”爸爸试探来者的意图。

陈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皮皮鲁的爸爸。

“是警察。找皮皮鲁有什么事？”爸爸佩服这位探长的判断力。

“想向他了解点儿情况。”陈笑着说，“他在家吗？”

“在，请进。”爸爸只得请陈进屋。

陈吩咐警察们在走廊里等着。

“你是皮皮鲁？”陈认出了皮皮鲁。

皮皮鲁点头。

“你知道名画被盗的事儿吗？”陈问皮皮鲁。

“不是被盗吗？”皮皮鲁觉得“盗”字刺耳。

“那是什么？”陈兴奋了。他知道方向没找错。

“是……”皮皮鲁找不着合适的词。

“是这样。”爸爸看出陈是经验丰富的警探，他已认定皮皮鲁与名画案有关。爸爸索性将莎莉从画上下来的经过告诉陈。

全家看陈的反应。

陈像听天方夜谭。

他回忆皮皮鲁看名画时的表情。他信了。

“莎莉在哪儿？”陈问。

“你把莎莉带来。”爸爸对皮皮鲁说。

“爸爸！”皮皮鲁抗议。

爸爸拍拍皮皮鲁的肩膀，说：

“我看这位探长是值得信赖的，你去叫莎莉吧。”

陈冲皮皮鲁点点头。

皮皮鲁的目光和陈对视了半分钟。皮皮鲁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6

莎莉和牧羊犬站在陈面前。陈从衣口袋里掏出名画的照片。

莎莉正是十七世纪名画上的少女。

“你得和我们去一趟。”陈对莎莉说。

“爸爸！”皮皮鲁大喊一声，他觉得上当了。

“皮皮鲁，你别误会，我是带她去见F国大使。你还不知道，F国大使限我们两天内破案，否则一切后果由我国负责，当大使知道了事情的真实经过后，会向国际社会澄清事实的，也会尊重莎莉的选择的。你别忘了，F国是尊重人权的。”陈对皮皮鲁说。

“那我跟莎莉一起去。”皮皮鲁仍然不放心。

“可以。”陈同意。

皮皮鲁、莎莉和牧羊犬跟陈走了。

鲁西西和爸爸妈妈干坐了一个通宵，没说一句话。

F国大使馆。

三辆黑色轿车驶进使馆的大院。

门卫打电话给大使，告诉他名画被盗案已侦破，文化部官员来见。

大使三步并作两步蹿下楼梯，走到客厅。

“画呢？”大使劈头就问。

文化部官员对陈使了个眼色。

陈将莎莉和牧羊犬送到大使面前。

“这是干什么？”大使不明白弄一条狗和女孩子来干什么。

陈将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还把皮皮鲁介绍给大使。

“开什么玩笑？！”大使脖子上的每一根青筋都迅速膨胀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自尊受到了自他有

生命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这是事实。”陈镇静地说。

“放肆！！”大使咆哮了，“野蛮！愚昧！愚蠢！荒唐！无知！……”

“请大使先生息怒，您可以同名画的照片对照一下。”陈掏出照片递给大使。

大使把照片撕得粉碎。

陈真想掏出手枪毙了大使。

F国的名画专家闻讯赶来了。他还算冷静，悄悄掏出名画照片在一边比较。

除了服装，基本上一致。

专家和大使咬耳朵。

大使边听边看莎莉和牧羊犬。

“好，既然你们说她就是名画上的少女，如果你们能让她穿上她在画上穿的那身十七世纪的服饰，我还可以考虑。注意，我们可有专家，必须是十七世纪的原装，复制可不行。”

“她的衣服在哪儿？”陈小声问皮皮鲁。

“我带你去拿。”皮皮鲁说。

“我也去。”莎莉不喜欢这儿。

文化部官员陪着大使等候。

汽车直驶皮皮鲁家的新居。

皮皮鲁打开衣橱，愣了。

衣橱里是空的。

“衣服不见了？”陈问。

“明明放在这儿的，是吗？”皮皮鲁扭头问莎莉。

莎莉点头证实。

陈傻眼了，他看看手表，没时间让他再破一个案了。一个毫无线索的盗窃案。

莎莉拍拍牧羊犬的头，趴在它耳朵上说着什么。

牧羊犬在衣橱里嗅着。

陈的眼睛里有了光泽。

牧羊犬离开了衣橱，它一路嗅到门口。下楼。出单元门。

“开车跟着它。”陈下令。

7

皮皮鲁和莎莉跟着陈上了汽车。

牧羊犬上了公路，它走了几十步后，站住了。显然是在犹豫。

“如果偷衣服的人是坐车走的，它能找到他吗？”皮皮鲁担心。

“它能。”陈肯定地说。他对牧羊犬有信任感。

汽车停在牧羊犬身后，静静地等待它推理。

牧羊犬低头嗅地，又昂头环顾四周，再竖起耳朵寻找声波。

突然，牧羊犬果断地奔跑起来。

陈驱车紧追。

牧羊犬越跑越快，每一个动作都透着自信。

皮皮鲁看了一眼仪表盘上的时速表，指针与80重叠。

“它好像在追前边那辆车。”莎莉了解牧羊犬。

陈点头。

牧羊犬追上了那辆小轿车，它从后边跃上了汽车的车顶。

皮皮鲁觉得那辆车挺眼熟。

陈超越那辆车后，往右一打方向盘，拦住了它。

陈拔出手枪，跳下车。

皮皮鲁想起来了，这辆车是拉他和莎莉从美术馆去新居的出租车。

车上下来的正是那位司机。

陈从汽车的后座下边找出莎莉的衣服。

“怎么回事？”陈问司机。

“我看了电视，知道名画丢了。我想起刚才拉过两位乘客和一只狗，我总觉得其中的一位女孩子和狗是名画上的人物，我就去偷了这身古代的服装，我想卖大钱。”出租车司机全招了。

陈将衣服递给车里的莎莉，说：

“把衣服换上吧。”

牧羊犬从出租车上跳下来，陈亲热地拍拍它的头，说：

“应该给你记功。”

当莎莉穿着她的衣服和牧羊犬再次站在大使面前时，大使和专家不禁吃了一惊。

专家走到莎莉身旁，问：

“我可以看看你的披肩吗？”

莎莉将披肩递给专家。

专家用放大镜观察披肩的成分。

“是我国十七世纪的纺织品。”专家告诉大使。

“真会有这种事？”大使接过披肩，用手指感觉。

使馆的秘书拿着一份传真走到大使身边。

大使接过传真一看，脸上开始冒汗。

F国外交部发来的，让大使做好离职回国的准备。原因是议会全票通过由于丢失名画撤大使职的议案。

“马上开记者招待会，我有重要新闻向全世界发布。”大使一边擦汗一边向秘书吩咐。

他拼命也要保住大使的职位。他只有相信莎莉是从名画上下来的。别无出路。

尽管皮皮鲁不愿意，莎莉还是在数百名记者前亮了相。这等于在全世界面前亮了相。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大使提出将莎莉和牧羊犬留在大使馆。

皮皮鲁不干。他看陈。

陈对大使说：

“我们有责任保护莎莉和牧羊犬的安全，请让我们和她在一起。”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大使只好同意了。但他威胁说，如果莎莉和牧羊犬再出闪失，他将代表F国宣布断交。

陈的上司坚决不同意让莎莉跟皮皮鲁回家。上司要将莎莉和牧羊犬送到一座专门腾空了的大饭店保护起来。

陈拔出手枪对着上司说，如果上司不同意莎莉和皮皮鲁回家，他就开枪。

上司在枪口的威逼下不得不妥协。

皮皮鲁觉得陈是个男人。

“你带莎莉和牧羊犬回家，有什么情况我再去找你。”陈对皮皮鲁说。

太阳出来的时候，鲁西西和爸爸妈妈又见到了莎莉和牧羊犬。

大家的感觉一样，亲人团聚。

8

当 F 国的民众从新闻媒介中得知他们的国宝名画被盗是虚惊一场，名画上的少女和牧羊犬是自己从画上下来的时，举国欢腾。他们盛赞他们民族的画家有神来之笔，他们急于见到画上下来的同胞。有人说莎莉是少女，有人说莎莉的年龄足以当所有国人的奶奶。

大使的声望直线上升，民意测验表明，如果他竞选总统，有百分之六十四的选民会在他那蹩脚的名字下边画勾。

F 国大使闻讯后连喝了三瓶白兰地，他马上通知文化部官员，F 国来接莎莉的专机两小时后着陆，请莎莉和牧羊犬做好回国的准备。

莎莉坚决不走。牧羊犬也一样。

F 国大使不信。在他和莎莉面谈后，他信了。

“你必须走。”大使认定是这个国家的人给莎莉施了魔法。

“您应该尊重她的选择，她现在已经不是画了，她是人。”皮皮鲁对大使说。

大使瞪了皮皮鲁一眼。

大使同国内联系后，向皮皮鲁所在国的外交部长递交了一份措词强硬的照会。照会大意是，如果不交回莎莉和牧羊犬，F国将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要回莎莉和牧羊犬。

两国关系笼罩上了火药味儿。

莎莉不愿意皮皮鲁的国家和F国打仗。

她又不想离开皮皮鲁。

莎莉觉得活着不如在画上省心。

她隐约感到生命未必美好。起码不全是。

为了和平，为了千万个家庭的完整，莎莉决定带牧羊犬回国。

她知道，她一离开皮皮鲁，这个世界对于她来说就不存在了。

可她不能为了保全自己的世界而使千万人失去他们的千万个世界。

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有人高兴，就必定有人痛苦。有人痛苦，就必定有人高兴。这就是人类。这就是生命。

皮皮鲁目送莎莉乘坐的专机起飞。

他没哭。脸上全是泪。



巴斯波和他的飞碟

虽然灯已经关了将近 20 分钟，可皮皮鲁还没睡着，他躺在床上想刚才看的电视剧。

突然，一道闪电从窗外划过，灼眼的光芒在一瞬间把房间照得雪亮。紧接着，阳台上传来一阵物体落地的声音。

皮皮鲁蹑手蹑脚下床走到窗帘旁，他轻轻撩开窗帘的一角。

阳台上多了一个黑糊糊的大东西，像电视卫星天线那么大，圆的。

皮皮鲁从抽屉里找出手电筒。

手电的光线给皮皮鲁带来的判断令他吃惊：一个飞碟。体积虽然不大，但周身透着先进和豪华。

皮皮鲁打开阳台门，他走到飞碟旁，蹲下来观察它。

不错，的确是一个飞碟，除了体积小之外，其他的和真飞碟一样。

“遥控模型？”皮皮鲁伸手抬了抬它，很重。

“你能帮助我吗？”黑暗中传出声音。

吓了皮皮鲁一跳。他看看四周，没人。声音是从飞碟里发出来的。

“你是谁？”皮皮鲁问。

“用你们的话说，应该叫外星人。”

“外星人?! 这么小?” 皮皮鲁惊讶。

“我路过地球时，飞碟发生故障，不得已，我迫降在这里，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愿意帮助你。” 皮皮鲁兴奋了，他从小就相信宇宙里有外星人，为此还和同学打过赌。

飞碟上打开了一个小门，从里边钻出一个一尺高的外星人。

“你好，我叫皮皮鲁。” 皮皮鲁说。

“你好，我叫巴斯波。” 外星人巴斯波自我介绍说。

“你的飞碟怎么了?”

“太阳能电池出了点儿故障，得修理一下。”

“搬到屋里来修吧?”

“谢谢。”

皮皮鲁试了试，他能搬动巴斯波的飞碟。

皮皮鲁将飞碟搬进屋里。

“能开灯吗?” 巴斯波问。

“……行……” 皮皮鲁迟疑了一下，还是答应了。熄灯后，如果他又开灯，一般会将爸爸或妈妈吸引过来。

皮皮鲁打开灯。

巴斯波冲皮皮鲁笑笑，他开始修理他的飞碟。

“在宇宙里飞行很痛快吧?” 皮皮鲁坐在床上问巴斯波。

“当然，可惜你们地球人的身体太大，要不然我

带你去宇宙里转转。”巴斯波一边修飞碟一边说。

“你想吃东西吗？”皮皮鲁问。

“不，谢谢，我们有这个。”巴斯波从飞碟里拿出一个小瓶子，他喝了一口瓶里的水。

“饮料？”皮皮鲁问。

“一种含有宇宙能量的液体，只需要一滴，就可以把你变成超人。”巴斯波说完将瓶盖拧紧，放回飞碟。

“一滴就可以变成超人！”皮皮鲁吐了一下舌头。他做梦都想当超人。

“皮皮鲁，怎么还不睡觉？”爸爸推门进来了。

“爸爸，这是巴斯波，外星人。”皮皮鲁忙给爸爸介绍。“巴斯波，这是我爸爸。”

爸爸瞪大了眼睛看着深更半夜呆在儿子房间里的小外星人。

“您好！谢谢您的儿子帮助我。”巴斯波说。

皮皮鲁把经过告诉爸爸。

“一块电路坏了，真糟糕。”巴斯波发现了飞碟的故障所在。

“你没有配件？”爸爸问。

“没带，我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起飞否则就要误事了。”巴斯波焦急不安。

“爸爸，咱们家没有他需要的电路器件吧？”皮皮鲁问。

爸爸也为巴斯波着急，可他对电器一窍不通。

皮皮鲁看见了屋里的电视机。

“这里说不定有你用得着的東西。”皮皮魯指着电视机对巴斯波说。

巴斯波站在电视机上透过散热孔往里看。

“还真有。”他说。

皮皮魯看爸爸。

“给他用吧！”爸爸点点头，他觉得他要代表地球人慷慨地对待外星人。

皮皮魯觉得爸爸特伟大。

皮皮魯和爸爸打开了电视机后盖。

巴斯波钻进电视机，从里边拆走了他需要的零件。

10分钟后，飞碟修好了。

巴斯波钻进飞碟试飞。飞碟缓缓升到空中。

皮皮魯和爸爸将飞碟抬到阳台上。

巴斯波将那瓶水送给皮皮魯。

“不要多喝，只一滴就够了。剩下的就送给最需要帮助的弱者吧！”巴斯波说，“千万别给品质不好的人喝，我可不希望坏蛋喝了它刀枪不入地去打劫银行。”

巴斯波和飞碟离开地球走了。

皮皮魯后悔没和巴斯波合张影。

当晚，皮皮魯喝了一滴巴斯波送给他的水。几分钟后，皮皮魯感到心明眼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第二天上体育课时，碰上了皮皮魯最怕的跳高。

体育老师将横竿升到1米时已经没有几个同学能跳过去了。

皮皮鲁一跃而过。

体育老师吃惊。

一米一。

皮皮鲁过去了。

一米二。又过去了。

一米五。

过去了。

老师像看猴似地看皮皮鲁。

当皮皮鲁跃过二米二零时，体育老师发疯似地往空中挥舞拳头。

“奇迹！天才！”体育老师狂喊。

放学路上，有几个高中生欺侮皮皮鲁和同班同学。

皮皮鲁这个小學生把他们都打趴在地上，其中一个管皮皮鲁叫爷爷。

晚上，皮皮鲁全家每人喝了一滴太空水，包括鲁西西。一家超人。

“剩下的太空水怎么办？”妈妈问。

“应该制成一种口服液，给那些势单力薄的孩子喝。”皮皮鲁说。

“那能制多少瓶？”鲁西西觉得太少。

“一瓶里面放一滴，估计能做五千瓶。”爸爸说。

一个星期后，五千瓶名为“皮皮鲁口服液”的太空水问世了。

皮皮鲁的任务，就是确保喝“皮皮鲁口服液”的每个人的心地都是善良的。



皮皮鲁的爸爸妈妈有一个最神圣的心愿：让自己心爱的儿子皮皮鲁上大学，将来当工程师。为此，他们想方设法让皮皮鲁上了全市第一流的百百中学，享受第一流的中等教育。

干吗叫百百中学呢？这是因为，百百中学的升学率是百分之百。就是说，所有的学生都能考上大学。这个光荣的名称还是市长亲自命名的。

可皮皮鲁却不争气。

他的数学考试从来没超过九十分；语文考试总是在七十分到八十之间转悠；外语常不及格……。

“这孩子脑子太笨。”皮皮鲁的老师贝贝先生叹了口气，对皮皮鲁的爸爸说。

“他，他能考上大学吗？”皮皮鲁的爸爸提心吊胆地问。

“说不好。不过，从现在来看，希望不大。”贝贝先生摇摇头。

“烦您费心！我觉得皮皮鲁脑子不算笨。”皮皮鲁的爸爸恳求说。

“试试吧！”贝贝先生答应了。

从此以后，贝贝先生对皮皮鲁的要求更加严格了。每天放学后，还要单独给皮皮鲁讲两个小时的课，有时连晚饭也顾不上吃。眼看着贝贝先生的脸一天天瘦下去，眼镜都戴不住了，只好在眼镜腿和脸之间塞了好多层纸。

皮皮鲁心里挺难受。他拼命地学，拼命地记。

“上不上大学先别管他，先让贝贝先生把眼镜腿上塞的纸拿下来再说。”皮皮鲁心想。

他认真地看着贝贝先生在黑板上写公式。

“这个符号真逗，象只鸭子。”皮皮鲁忽然有了发现，他随手在书上画了只鸭子。皮皮鲁从小爱画画，看见什么画什么。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他把家里的墙上都画满了，为此挨了爸爸一顿打，从那以后，他再不也在家里画了。

“那个符号象公鸡！”皮皮鲁又发现了“新大陆”。于是，书上又多了一只公鸡。

不一会儿，皮皮鲁的书上就画满了武士、仙女、大象、毛驴……皮皮鲁沉浸在自己的王国里，忘记了这是贝贝先生在给他单独补课。

贝贝先生以为皮皮鲁一直在认真地抄黑板上的数学公式。他满意地走过去一看，当场昏过去了！

皮皮鲁听见身旁“咕咚”一声，抬头一看，没人！再往地上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只见贝贝先生两眼发直，浑身哆嗦。

皮皮鲁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忙打电话叫救护车。

经过二十天的抢救，贝贝先生总算醒过来了。医

生说他患的是“信心毁灭症”。

皮皮鲁真后悔。贝贝先生刚醒过来，皮皮鲁就把十五万字的检讨书递上来。

“你这纸留着给我塞眼镜腿吧。”贝贝先生有气无力地说。

“以后再不许他画画了！”皮皮鲁的妈妈说。

贝贝先生点点头，问皮皮鲁：“你能做到吗？”

皮皮鲁使劲儿点头，他在心里发誓再不画画了。画画把贝贝先生都气成“信心毁灭症”了，今后一定玩儿命地学习功课，一定当工程师！

画家把皮皮鲁画走了

从那以后，皮皮鲁真的不画画了。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功课上。数学考试总算得了个九十一分；语文考试超过了八十分；外语及格了……

“这孩子脑子不聪明。”贝贝先生拿着皮皮鲁的成绩单叹了口气。他承认，皮皮鲁为此耗费了比其他同学多十倍的精力。

这天早晨，皮皮鲁到公园去背外语单词，一个老头儿坐在他对面。

老头儿是一位大画家。他发现皮皮鲁长得挺有特点，就打开画夹，给皮皮鲁画起像来。

不一会儿，像画好了。画家站起来，走到皮皮鲁身边。

“你看像吗？”画家笑眯眯地问皮皮鲁。

皮皮鲁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画上的皮皮鲁和真皮皮鲁一模一样。

“您是画家？”皮皮鲁问。

画家点点头。

皮皮鲁的眼睛里闪出了羡慕的光。

“你喜欢画画？”画家问。

一听这话，皮皮鲁的眼睛失去了光泽。他想起了昏过去的贝贝先生……

“不，我不喜欢！”皮皮鲁说完，站起来跑了。

“真是怪孩子，他好象不大顺心。”画家自言自语地说。

画家把皮皮鲁的画像装进画夹，慢悠悠地回家去了。

到家以后，画家把皮皮鲁的画像拿出来，细细端详了一阵，越看越喜欢，随手贴在墙上了。

由于画家的画技高超，他把皮皮鲁画活了。可画家自己一点儿不知道，他的生花妙笔从皮皮鲁身上又分出一个皮皮鲁来。

皮皮鲁坐在画家工作室的墙上，他觉得自己好像是鱼儿回到了水里，鸟儿回到了天空中。看着这些画具、颜料、各种各样的画，他高兴得直想哭。

每天天刚亮，画家就来到工作室，开始画画。皮皮鲁坐在墙上，屏住气，贪婪地看着，哪怕最细小的一笔，他也不放过。皮皮鲁觉得画家的每一笔他都能看懂、理解，不像上数学课或外语课那样，还要老师讲半天才懂。

到了晚上，画家休息去了，工作室成了皮皮鲁的天下。他把白天学到的本领尽情地发挥出来，一画就是一个通宵，一点儿也不困。天一亮，皮皮鲁赶忙把画具恢复原样，把自己画的画藏起来，然后回到墙上一动不动地坐着。

一年过去了，画家硬是没发现。

皮皮鲁本身成了画家的作品

最近一个星期，皮皮鲁发现画家很苦恼，总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还不停地在工作室里来回踱步。

原来，画家正在创作一幅大作品，准备参加世界金杯奖美术比赛。这是一幅很伟大的作品，它在画家的脑海中整整酝酿了四十年。

当这幅伟大的作品快画完时，画家遇到了难题——画面上有几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画家画了好几遍都不满意。可别小看这几个孩子，把他们画好了，整个画面就活了。要是画不好，整个作品将大大逊色。

这天晚上，画家睡觉去了，皮皮鲁从墙上跳下来，他忍不住拿起画笔，在画家未完成的大作品上画了几个孩子。画完以后，皮皮鲁吓坏了，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这是画家呕心沥血的作品啊，自己怎么能在上面乱画呢！

擦是擦不掉了，只好听天由命吧。

第二天早晨，画家愁眉苦脸地走进工作室。他

无意识地扫了那幅画一眼，画家眼睛一亮。

“哎呀，大手笔！大手笔！”

画家看见了皮皮鲁画的在海边玩耍的孩子，连连称赞。

“谁画的呢？”画家马上想到了这个问题，他四处看看，没人呀！

这回皮皮鲁忍不住了，他“咯咯咯”的笑起来。

画家吓了一跳，回头一看，皮皮鲁已从墙上跳了下来。

“怎么，是你画的？”画家惊讶地问。

皮皮鲁点点头。

“我说呢！一年前画你时，我就发现你身上有画家的气质。”画家想起来了。

皮皮鲁告诉画家，他每天白天怎样看他画画，晚上怎样自己练习画。

“我说颜料怎么用得这么快！”画家笑了，“快把你画的画给我看看。”

皮皮鲁把自己的习作找出来递给画家。

“不得了！不得了！”

“前途无量！前途无量！”

画家一边看一边赞不绝口。他兴奋地意识到，一颗真正的画坛明星就要从他的工作室里升起了。

“老师，我今后跟您学画行吗？”皮皮鲁问。

“那还用说，你是难得的人才，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来，咱们现在就制订一个学习计划，先从基础训练开始……”

画家忘记了自己的作品。他觉得，皮皮鲁就是自己最得意的作品……

皮皮鲁成了举世闻名的大画家

从此以后，皮皮鲁按照画家制订的课程严格学画。画家放弃了自己的创作，把全部精力和心血放在培养皮皮鲁身上。他为自己发现了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而高兴，画家年轻了十岁。

皮皮鲁学习画画一点儿不吃力，他跟画有着先天的缘分。只要画家稍一点拨，他马上就心领神会，再加上皮皮鲁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他的进步快极了。

三年过去了，皮皮鲁的作品在世界金杯奖美术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当他把光芒四射的金质奖杯献给自己的老师时，老画家热泪盈眶，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在自己的学生身上实现了。

皮皮鲁成了举世闻名的大画家。他的画风靡全世界……

构思新颖，画法独特，想象力丰富，这位二十岁的大画家受到了各国艺术家的尊重。

另一个皮皮鲁的遭遇

自从在公园里碰见画家跑掉以后，皮皮鲁再不敢想画画的事了。他不能辜负爸爸妈妈和贝贝先生对他的期望——上大学、当工程师。

特别是当他知道，如果他考不上大学，学校就不能再叫百百中学时，皮皮鲁哭了整整一夜。怎么能因为自己笨而影响学校的荣誉呢？

皮皮鲁发狠了，他拼命地死记硬背，把各种功课一古脑往大脑里装，装进去再加上一把大锁，牢牢地锁住。

谢天谢地，皮皮鲁总算勉强地考上了大学。百百中学的荣誉保住了！为此，学校还给贝贝先生颁发了一级荣誉勋章，奖励他教学有方，为百百中学立下了汗马功劳。

皮皮鲁的爸爸妈妈更为儿子考上了大学感到骄傲。他们觉得功夫没白花，总算对得起自己的儿子了。上了大学，皮皮鲁就算成才了！

皮皮鲁呢？也挺满意。虽然是以一分之差险上大学，但校徽上并没有写着分数。迎接他的是爸爸妈妈和贝贝先生的笑脸，是邻居们羡慕的眼光……

大学毕业后，皮皮鲁当了工程师。他只能重复前人的知识，一点儿发明创造也搞不出来。他的大脑只是一座储存别人发明出来的知识的仓库……

两个皮皮鲁相遇

这天，各大报纸都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重要消息：

百百中学明日隆重举行校庆

百百中学是本市第一流的中学。几十年来，她培养出了大批人才，为本市的教育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凡在该校毕业的同学，请于明日上午到母校参加校庆活动。

市长将亲临祝贺。

整个百百中学一派节日的景象。今天，市长要亲自来参加校庆，还有各界著名人士等等。

工程师皮皮鲁来了。尽管他什么创造发明也搞不出来，可他有一张烫金的大学毕业文凭，这就足以保证他能当一辈子让人羡慕的工程师了。皮皮鲁找到了贝贝先生，他紧紧地握着贝贝先生的手。皮皮鲁打心眼儿里感激贝贝先生，如果没有贝贝先生的培养，皮皮鲁哪儿有今天啊！

只有贝贝先生才能体验到这种独特的喜悦心情。像皮皮鲁这样不成才的差生都被他培养成人才了，多不容易啊！皮皮鲁和贝贝先生的眼睛都发热了。

“告诉大家一个特大喜讯，”扩音器里传来女广播员的声音，“获得世界金杯奖美术比赛一等奖的著名画家皮皮鲁也是本校的学生，他今天将来参加我们的校庆活动。”

整个校园都轰动了，谁不知道大画家皮皮鲁啊！真没想到，他居然也是百百中学的学生！

百百中学的校长愣住了，自己的学校里没有培

养过这位世界闻名的大画家呀！教师们也都纳闷了，谁也没教过这个伟大的学生呀！贝贝先生想，我只教过工程师皮皮鲁，画家皮皮鲁是谁教的呀？

工程师皮皮鲁早就听说过大画家皮皮鲁，可他也是头一次知道画家皮皮鲁是自己的同学。

大家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射向校门口，期待着大画家皮皮鲁的到来，整个校园安静极了。

一辆天蓝色的大型卧车出现在校门口。

画家皮皮鲁从小卧车里钻出来。

工程师皮皮鲁愣住了。

贝贝先生愣住了。

校长愣住了。

画家皮皮鲁一眼就看见了工程师皮皮鲁，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工程师皮皮鲁跟前。

“你是……”工程师皮皮鲁看着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大画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我就是你呀！”大画家一边拥抱工程师，一边说。

众人瞠目结舌。

市长亲自来请画家皮皮鲁给大家讲讲究竟是怎么回事。

画家皮皮鲁来到主席台上，从画家在公园里给皮皮鲁画像讲起，一直讲到现在。

大家一边听一边看着两个皮皮鲁，同样一个人，一个成了举世闻名的大画家，一个是徒有虚名的“工程师”，这百百中学……

原准备在校庆大会上介绍经验的贝贝先生，悄悄地把发言稿撕了。

市长终于对百百中学在培养人才的问题上发生了怀疑，他宣布取消百百中学这一称号。

百百中学的校长和教师们羞愧了。他们意识到，自己培养过不少人才，但也扼杀了不少人才。贝贝先生哭了……





皮皮鲁和水姑娘

这天早晨，皮皮鲁起床后准备洗脸，他把脸盆放在水龙头下面，打开开关。自来水“哗哗”地流出来。

皮皮鲁伸手准备关水龙头。

“别关！别关！我的胳膊还没出来呢！”

一个小姑娘的声音。

皮皮鲁把手缩了回来。

“行啦，关吧！”

皮皮鲁顺从地把水龙头关上了。

“谢谢。”

从脸盆里传出来的声音。

可脸盆里除了半盆水以外什么也没有呀！

“你是谁？”皮皮鲁惊奇地问。

“我是水姑娘。”

“水姑娘？会说话？还有胳膊？”

“那当然，没胳膊怎么拿东西！”

皮皮鲁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瞪大眼睛使劲儿往脸盆里看。真的，他似乎看见一个透明的水孩子在脸盆里，真是个小姑娘。

“我天天用自来水，怎么没见过你？”皮皮鲁想不通。

“还问呢！你要不就是关得早，要不就是关得晚，总没有合适的时候。今天要不是我喊一声，胳膊又被你给关在水管子里了！”水姑娘还挺生气。

“真对不起。”皮皮鲁抱歉地说。

“别说对不起呀，我还得感谢你呢！”水姑娘觉得自己的话说重了，挺不好意思，“我给你唱个歌吧？”

“你会唱歌？”皮皮鲁睁大眼睛。

“爱听歌吗？”

“嗯。”

真怪，皮皮鲁是有名的淘气鬼，可跟女孩子单独说话时这么老实和顺从。

水姑娘唱起了歌。那歌声悠扬动听，像小溪轻轻擦着鹅卵石流过，像小河拍打着岸边的土坡……

皮皮鲁被水姑娘的歌声打动了。

“皮皮鲁，干什么哪？还不快洗脸！又该迟到了。”房间里传来妈妈催促的声音。

皮皮鲁这才想起了洗脸的事。拿水姑娘洗脸？皮皮鲁不干，他已经喜欢上水姑娘了。把水姑娘倒掉？皮皮鲁更不会干了。

皮皮鲁打开水龙头，胡乱抹了两把脸。

“委屈你一下，”皮皮鲁找来一张报纸，“要是让妈妈看见盆里有水，肯定会倒掉的。”

“倒掉？多可怕！”水姑娘胆怯地说。

“别怕，有我呢！”皮皮鲁把报纸盖在脸盆上，把脸盆塞到床底下，外面又堵上两个纸箱子，谁也看不见。

“你干吗去？”水姑娘还是害怕。

“上学呀！中午就回来。”皮皮鲁安慰她。

“你快点儿！”

“行。”

二

皮皮鲁从来没觉得时间过得这么慢，一节课真长。水姑娘怎么样了？她的歌真好听。

好不容易放学了，皮皮鲁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家，他连书包也顾不上摘下来，趴在地上往床底下一看，松了一口气——妈妈没发现藏在床下的脸盆。

皮皮鲁小心翼翼地把脸盆端出来。

“你可回来了，床底下真黑。”水姑娘说。

“今天过得真慢。再唱支歌好吗？”

“行。哎，你身上背着什么？”

“书包。”

“书包？”

“就是装书的。”

“书？”

“书上有各种各样的故事。”

“故事？给我念一个听听，行吗？”

皮皮鲁平时不大喜欢看书，可是给水姑娘念故

事听是一种享受。他打开语文课本，挑一篇童话，读给水姑娘听。

“真好。”水姑娘听得入了神。

“唱支歌吧！”皮皮鲁合上课本。

水姑娘唱了一支优美的歌。

就这样，皮皮鲁给水姑娘讲故事，水姑娘给皮皮鲁唱歌，时间过得真快，皮皮鲁和水姑娘已经认识两天了。

三

这两天，妈妈到处找脸盆。

“皮皮鲁，看见脸盆了吗？”妈妈问。

“没有。”皮皮鲁红着脸摇头。

妈妈终于发现了，儿子把脸盆藏在床底下。

“你这是干什么？”妈妈奇怪地问皮皮鲁。她看见儿子在对着脸盆里的水说话。

妈妈端起脸盆就要去倒水。

“妈妈，您别倒。”皮皮鲁急了。

“为什么？”

“这是水姑娘。”

“什么？”妈妈怀疑皮皮鲁得了什么病。她伸手摸摸皮皮鲁的额头，不烫呀！

“求求您，别倒。”皮皮鲁快哭了。

“你就别倒啦！”皮皮鲁的爸爸说话了。

“你就宠着他吧，不好好学习，把一盆水藏在床

底下，怪事！”妈妈把脸盆放在地下。

晚上，皮皮鲁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知道，等他去上学的时候，妈妈就会把水姑娘倒掉的。

“怎么办呢？”皮皮鲁想不通，妈妈为什么不相信脸盆里有个水姑娘？大人的脑子总是那么简单，只相信眼睛看得见的东西。难怪他们老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唉声叹气！

“你还没睡觉？”水姑娘的声音，她知道皮皮鲁在为她操心。

皮皮鲁眼睛忽然一亮，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把你送到公园的湖里去，我以后每天放学后去看你，还给你讲故事，你还给我唱歌，好吗？”皮皮鲁说。

“谢谢你！你每天都得来，我等着你。”

“一定！”

第二天早晨，皮皮鲁端着脸盆去公园。一路上，人们都向他投来好奇的目光。皮皮鲁才不管他们，看吧！瞧吧！你们看是一盆水，我看是水姑娘。你们的眼睛有毛病，真可怜。

在公园的湖边，皮皮鲁给水姑娘讲了一个故事。水姑娘给皮皮鲁唱了一支最好听的歌。然后，皮皮鲁恋恋不舍地把水姑娘放在了湖里，他看见水姑娘的身体和清澈的湖水溶在一起了，整个湖变成了水姑娘。

从这天起，每天放学后，皮皮鲁都要来湖边坐一会儿，把新学到的故事讲给她听。水姑娘呢，仍

旧给皮皮鲁唱最好听的歌。这歌，只有皮皮鲁能听到。





皮皮鲁几乎每天放学后都要被老师留下来训几句，他已经习惯了。今天，皮皮鲁上课又走神儿了。叶老师提问，让皮皮鲁回答，他说得驴唇不对马嘴，差点儿让同学们肚皮笑破。没说的，放学后叶老师把皮皮鲁留下来批评了一顿。

皮皮鲁没精打彩地走出老师的办公室，来到校门口。

“皮皮鲁，你先替我看会儿门，我去给李老师送封电报。”传达室的王大爷拿着一封电报对皮皮鲁说。

“行，您去吧！”皮皮鲁是热心肠，爱管闲事。

皮皮鲁坐在传达室里，电话机上一行小字跳进了他的眼帘：

打电话请先拨 0

皮皮鲁心里一动：打电话都是先拨一个零，如果拨两个零，会打到哪儿去呢？

皮皮鲁拿起话筒，连着拨了两个零后，又胡乱

拨了几个号码。

听筒里传来一阵奇怪的“通！通！通！”的声音，象是心脏跳动的响声，接着，传出一个女孩子的说话声：

“明天就要考试了，今晚爸爸肯定不让我看电视……”是女孩子在自言自语？

皮皮鲁惊讶得睁大了眼睛。他掐断电话，又重新拨了两个零，再拨了几个号码。

又是一阵“通！通！通！”的响声，接着听筒里传出一位老奶奶的声音：

“放多少盐合适呢？再放一点儿吧。”

皮皮鲁忽然明白了：连续拨两个零以后，电话能打到别人的心里去！能听见别人在想什么！！

皮皮鲁激动了，他发现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全世界只有他皮皮鲁一个人知道！

皮皮鲁已经意识到这个重要发现的伟大意义了，他早就想知道班上那些优秀生们心里想些什么，他们的学习成绩怎么总是遥遥领先呢？有什么绝招儿吧？

“可我不知道他们的号码呀！怎么打到他们心里去呢？”皮皮鲁为难了。

这时，王大爷回来了。

“谢谢你，快回家去吧！”王大爷笑眯眯地对皮皮鲁说。

皮皮鲁头一次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学校。

二

晚上，皮皮鲁翻来复去睡不着觉，他在想怎样才能知道每个人心里的电话号码。

皮皮鲁心里忽然一亮，对了，把每个人的出生日期连在一起，就可以……可同一天出生的人很多呀！对了，再把……

皮皮鲁绞尽脑汁想着，深夜十一点钟时，他总算把班上几名优秀生的电话号码算出来了。

第二天上午考试，皮皮鲁决定豁出去不参加了，反正也考不好。他去打电话！听听好学生考试前是怎么想的，学着点儿。

皮皮鲁来到大街上一个公用电话亭，他拿起话筒，拨了两个零，又拨了班上优秀生张全全的号码。怪事，不通！

皮皮鲁这才想起，打街上的公用电话不用拨零，那么，打到别人心里去只拨一个零就够了。

电话通了，是张全全的声音！

皮皮鲁激动得快喘不过气来了。

看来，老师正在发考卷。

“但愿其他同学做题都出错！但愿其他同学做题都出错！但愿其他同学做题都出错！”听筒里传出张全全心里的话。

皮皮鲁愣了。怎么，优秀生张全全考试前心里想的是这个？不错，他每次考试几乎都是全班第一，

可也不能……

皮皮鲁每次考试前只是想：“这次一定别马虎，这次一定别马虎。”他无论如何也生不出希望别的同学考不好的念头来呀！

皮皮鲁把电话又打到班上另一位优秀生陈丽丽的^心里。她是班上唯一可以和张全全在考试成绩上作竞争的学生。

“要是张全全的钢笔写了一半没水儿了才好呢！”陈丽丽心里说。

皮皮鲁的眉头拧到了一起，他“啪”地一下挂上了电话。

皮皮鲁刚要走，忽然想起应该听听差等生们想些什么，没准儿，比张全全还恶心呢！

皮皮鲁算出了王小明的号码。王小明是班上学习最差的女生。

“真糟糕，又有一半儿题不会做！”王小明正在着急，皮皮鲁听见她心里在哭呢！“老师又要说我了，爸爸又要骂我了，妹妹又该笑我了，我要是有陈丽丽一半儿聪明就好了。爸爸和老师都说我将来没用，其实，我要是当个裁缝，不也挺好吗？将来陈丽丽当了教授，出国考察去，我给她做出国服装，多好啊！”

皮皮鲁的眼睛湿了。他知道，王小明在家整天挨爸爸骂，在学校又挨老师训，他们都说她长大没用。可是，皮皮鲁见过王小明给布娃娃做的衣裳，漂亮极了。

皮皮鲁再也忍不住了，他放下听筒冲出电话亭，直朝学校跑去。他要告诉叶老师，应该给王小明打一百分！张全全和陈丽丽不及格！

三

班上的同学已在陆陆续续交卷了。

教室门“通”地被推开了，皮皮鲁满头大汗地闯进来。

“叶老师，不能给张全全和陈丽丽打一百分！”皮皮鲁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说什么？”叶老师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皮皮鲁又重复了一遍。

“为什么？”叶老师气坏了，这个调皮捣蛋的皮皮鲁，自己不来参加考试，等人家考完了，又来捣乱。

“他们心眼儿不好！”皮皮鲁看着张全全和陈丽丽说。

“你胡说！”张全全急了。

“你……”陈丽丽哭了。

“你怎么知道人家心眼儿不好？就你心眼儿好！”叶老师快发脾气了。她觉得皮皮鲁胆子越来越大。

“张全全考试前在心里希望其他同学做题都出错！”皮皮鲁大声说。

张全全的脸“刷”地一下红了。

“陈丽丽希望张全全的钢笔没水儿！”皮皮鲁看

着陈丽丽说。

陈丽丽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

“你怎么知道人家心里想什么？”叶老师不允许皮皮鲁这样侮辱她的高材生。

“我……”皮皮鲁不愿意把这个伟大的发现告诉别人。再说，告诉了别人，别人也不信。

“你考试前才那么想呢！”张全全一看有老师撑腰，反击了。

陈丽丽也大声哭起来，好象受了天大的委屈。

“看你把班里搅成什么样子了！你说，是不是该给你打一百分呀？”叶老师开始挖苦皮皮鲁了。如果把叶老师挖苦讽刺差等生的词儿都汇集起来，能编一本厚厚的词典。

“应该给王小明打一百分！”皮皮鲁大声说。

“王小明？为什么？”叶老师觉得很奇怪，皮皮鲁从来不理女生呀，怎么单单提王小明呢？

王小明愣了。

皮皮鲁把王小明的心理话告诉了大家。

“王小明，你是这么想的吗？”叶老师问。

王小明站起来点点头。

“一定是他们串通好了。”叶老师心想，好啊，皮皮鲁和王小明联系上了，这可是班上的新动向。

“皮皮鲁，王小明，放学后你俩留下。”叶老师宣布。

“您……”皮皮鲁不明白，留王小明干什么？

“我……”王小明哭了。她真后悔，还不如刚才

不承认自己心里想过的事呢！别看她考试老不及格，可她不会撒谎呀！

四

叶老师狠狠批评了皮皮鲁和王小明，说他们串通起来在班里闹事，嫉妒优秀学生……并且当着他们面宣布，张全全和陈丽丽的考试成绩都是一百分，王小明不及格，皮皮鲁旷课，零分。

皮皮鲁现在一点儿也不稀罕张全全和陈丽丽的一百分了。不错，他们解题很快，也很准确，可他们的心灵多脏呀，顶多打二十分！

皮皮鲁决定晚上往叶老师心里打一个电话，他真不明白为什么叶老师想问题这么简单？皮皮鲁要让叶老师相信，他确实能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皮皮鲁最怕的不是考试不及格，而是长不高。

他觉得，生活在 21 世纪的男孩子，身高不够 180 公分，就不叫男孩子。他还认为，在 21 世纪身高不够 170 公分，就不叫女孩子。

可直到上初三时，皮皮鲁的身高还只有 164 公分，他感到沮丧。

皮皮鲁拼命练跳高，吃牛肉喝牛奶，仍然无济于事，班里排队时他还是倒数第二。

这天上化学课时，老师讲台上放着一排化学试剂。老师要求同学们将这些试剂互相搭配，做化学试验。

这项试验引起了皮皮鲁的兴趣，他按不同的剂量将不同的试剂混合在一起。

忽然，皮皮鲁产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他想把袜子泡在自己调配的试剂里，他觉得被混合试剂泡过的袜子穿在脚上说不定会产生助长作用。

皮皮鲁脱下袜子扔进玻璃罐里。

皮皮鲁身边的同学最先发现了同桌的杰作，她忍不住笑出声来。

全班同学闻声望来，哄堂大笑。

老师见状怒不可遏，勒令皮皮鲁立即离开教室，

去办公室反省。

皮皮鲁从玻璃罐里拎出袜子，在同学们的笑声中离开教室，来到老师的办公室。

他穿上湿袜子，靠墙站直身体，用笔量着头在墙上画了一条线做记号。

10分钟以后，皮皮鲁再量，发现自己比刚才高了1公分！

皮皮鲁清楚是经过化学试剂浸泡的袜子起作用了。他将在半小时内长成身材魁梧的男子汉。今后班级排队时，他皮皮鲁将站在排头。

忽然，皮皮鲁想起班上最矮的同学李磊。李磊的身高在全班倒数第一，经常受几个高个子同学的讥笑。皮皮鲁觉得应该让李磊先长个儿，因为他最需要摆脱个矮的困境。

皮皮鲁觉得这双经过化学试剂浸泡的袜子的助长功能是有时间限制的，他必须抓紧时间。

皮皮鲁不顾一切地跑回教室，在众目睽睽之下脱李磊的鞋和袜子。

“你干什么？”李磊反抗。

“皮皮鲁！”老师大吼。

皮皮鲁用最快速度将袜子套在李磊的脚上。

“你……”李磊以为皮皮鲁在搞恶作剧。

“你马上就能变成大个子，真的。”皮皮鲁对李磊说。

个高的同学听了皮皮鲁的话大笑。

皮皮鲁把李磊拉到讲台上背对黑板站好，他用

粉笔在李磊身后的黑板上比着李磊的头画了一条线。

一分钟以后，没人笑了。所有同学包括老师都清楚地看见李磊的头超过了皮皮鲁在黑板上画的那条线。

10分钟后，那条线已经位于李磊的耳朵下边了。

教室里鸦雀无声。

下课铃响时，李磊已经是身高180公分的“巨人”了。

皮皮鲁向李磊要过袜子，穿在自己脚上，他准备也长到180公分。

奇迹没有再出现。不出皮皮鲁所料，袜子的增高功能是有时间期限的。

皮皮鲁找他那瓶试剂，同桌告诉他，在他去老师办公室反省时试剂已经被老师倒掉了。

下一节课是体育。全班排队时，皮皮鲁降到了倒数第一名。李磊站在排头。

后来，皮皮鲁天天和化学试剂打交道。经过3个月的努力，他终于研制成功了能增加身高的魔袜。这不，皮皮鲁已经获得了国际发明专利。

如果你想长个大个子，要是碰上卖皮皮鲁牌和鲁西西牌袜子的，可别错过哟。



梁冰早就想得到一盒皮皮鲁牙膏，但妈妈去了几家商店都说没货。售货员说，皮皮鲁牙膏卖得特别快，每次进货十几箱，当天就卖光了。

这天，妈妈终于给儿子买到了皮皮鲁牙膏。梁冰被皮皮鲁牙膏的奇特包装盒吸引住了。往常的牙膏盒都是长条形状的，而皮皮鲁牙膏的包装盒却是方形的，里边装了两筒牙膏，一支是早晨专用，另一支是晚上专用。

梁冰看看墙上的电子挂钟，到了看动画片的时间，看动画片是他每天最大的享受，可惜时间太短。

梁冰将皮皮鲁牙膏放在桌子上，他打开电视机，动画片开始了。梁冰津津有味地看动画片。

这是一部描写外星人的动画片，屏幕上驾驶飞碟的两派外星人在太空搏斗，杀得天昏地暗。

梁冰从小就喜欢飞碟，他曾梦想自己也能拥有一架飞碟，哪怕小一点儿也行。

眼看荧光屏上的一派外星人支持不住了，他们的飞碟纷纷败下阵来，梁冰为他们着急和担心。

梁冰的余光忽然觉得他身旁的桌子上有什么东

西飞了起来，他扭头一看，桌子上的皮皮鲁牙膏升到了空中。

梁冰瞪大了眼睛，他开始不相信这是真的，当他确信皮皮鲁牙膏确实升到空中后，他很兴奋。

只见皮皮鲁牙膏旋转着逼近电视机。

“你要干什么？”梁冰问。

“帮助他们。”一个很粗的声音从皮皮鲁牙膏里发出来。

“帮谁？”梁冰惊讶。

这回皮皮鲁牙膏没回答，它从包装盒上射出了一道纤细的光柱，像是激光炮，命中了动画片中占上风的那派外星人。

皮皮鲁牙膏整个一个小飞碟，它在帮助就要失败的那派外星人。

梁冰的脑子不够用了，他猜测大概是电视中的外星人发出了某种求救信号，皮皮鲁牙膏接收后，迅速变成飞碟增援。梁冰想起刚才他从皮皮鲁牙膏的说明上看到，皮皮鲁牙膏的膏体是由高科技原料构成的。

“大概高科技原料能接收外星人的信息。”梁冰想。

皮皮鲁牙膏飞碟帮助一派外星人打败了另一派外星人，战斗十分激烈，梁冰都看呆了。

动画片结束的时间到了，梁冰看看表，叹了口气。

“你不高兴？”皮皮鲁牙膏飞碟问。

“我不想让动画片结束。”梁冰说。

“这好办，我可以让电视上老演动画片。”皮皮鲁牙膏飞碟悬停在梁冰头上，说。

“真的？”梁冰高兴，又有点儿不信。

只见皮皮鲁牙膏在屋子里快速盘旋了几圈儿。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部梁冰从未见过的动画片，情节极为精采。

“太棒了！”梁冰欢呼。

皮皮鲁牙膏得意地摇了摇身子。

“能看多长时间？”梁冰怕只演1集。

“你想看多长时间就看多少时间。”皮皮鲁牙膏口气特牛。

“一直演到晚上9点！”梁冰胃口很大。

“行。”皮皮鲁牙膏说，“不过，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是我干的，不得暴露我。”

“没问题。”梁冰一口答应。

到了电视台演新闻的时间，爸爸走进来。往常，电视台演完动画片，就播新闻，爸爸看新闻和梁冰看动画片一样，天天不落。

爸爸见屏幕上仍然是动画片，他看看表。

“已经到了新闻时间，怎么回事？”爸爸纳闷。

梁冰装傻，继续专注地看动画片。

皮皮鲁牙膏看见梁冰的爸爸进来，已经悄悄在桌子上着陆了。

超过播新闻的时间20分钟了。

爸爸转换电视频道，所有频道全是动画片！

“电视台都疯了？”爸爸自言自语。

一直到晚上9点，梁冰家电视机的所有频道都是动画片。

睡觉时，梁冰将那盒皮皮鲁牙膏放在枕头旁边。

“谢谢你。”梁冰说。

“咱们是朋友了，不用客气。”皮皮鲁牙膏说。

“你怎么有这么大本事？”梁冰问。

“不知道，大概是刚才动画片里的外星人赋予了我超级能力。”皮皮鲁牙膏说。

“电视台播的动画片太少了，看着不过瘾，还净是外国的，我想看中国自己的动画片。”梁冰说。

“明天我给你播中国动画片，你把它录下来，送给电视台，让电视台播放。”皮皮鲁牙膏说。

“不要那种特甜特酸的动画片。”梁冰想起了往常看过的一些中国动画片。

“当然，全是吸引人的，比外国的动画片精采多了。”皮皮鲁牙膏说。

第二天上学时，梁冰向同学们讲述他昨天看的动画片，同学们都不信，说他瞎编。

放学回家后，皮皮鲁牙膏升到房间的空中给梁冰看动画片，梁冰用录像机将动画片都录下来，那动画片很棒，画面上的右下角每时每刻都出现一行字幕：中国国产动画。

星期日，梁冰拿着录像带来到电视台少儿部。

“你找谁？”一位导演问梁冰。

“谁最大就找谁。”梁冰说。

“什么事？”导演问。

“送一部动画片给你们。”梁冰拿出录像带。

一屋子工作人员看猴似地看梁冰。

导演接过录像带，插进录像机。

电视荧光屏上出现的动画片把导演们都看傻了，绝对第一流的动画片。

“哪儿来的？”导演问。

“好吗？”梁冰问。

“太棒了。”所有人异口同声。

“那你们就播吧，别老放外国动画片了。”梁冰说。

“谁拍的？”导演还是追问。

“中国人拍的。以后我每个星期日给你们送一盘。”梁冰说。

电视台少儿部的工作人员像看天外来客似地看梁冰。

当天晚上电视台就向全国播放了梁冰送去的名为《超级发明公司》的中国动画片。全国的小观众都像过节一样兴奋，他们早就想看高质量的国产动画片了。

一天，梁冰对皮皮鲁牙膏说：“你能把数学书和语文书编成动画片吗？我们看了数学和语文动画片，就学会了数学和语文。”

“当然可以。”皮皮鲁牙膏满口答应。

一个星期后，电视台开始播放数学和语文动画片，再不爱上学的同学也轻而易举地掌握了语文和

数学知识。

梁冰舍不得用这盒皮皮鲁牙膏刷牙，皮皮鲁牙膏告诉他尽管用，还说就剩一个空盒也能飞行。梁冰将牙膏从包装盒里取出来，包装盒真的能飞行。

这天，梁冰在放学的路上遇到了几位初中生的拦截，他们威胁梁冰说，明天还在这儿等他，还说他必须带 20 元钱来，否则就会挨打。

梁冰回家后愁眉苦脸，他不敢告诉爸爸妈妈。
皮皮鲁牙膏能帮梁冰吗？

第 2 集

梁冰晚上躺在床上发愣，枕头旁的皮皮鲁牙膏问他：

“你怎么了？”

“有几个初中生向我要钱。”

“要钱？他们认识你？”

“不认识，说白了，是抢。他们让我明天下午在放学的路上给他们送 20 元钱，还说如果不送就天天在路上拦我。”

“明天你带我去，我治治他们。”皮皮鲁牙膏说。

“你？能打过他们？”梁冰眼睛一亮。

“你别忘了，我获得过宇宙能量，是超级飞碟。”皮皮鲁牙膏说。

这一夜，梁冰睡得很踏实。

第二天早晨，梁冰用皮皮鲁牙膏刷完牙后，将

皮皮鲁牙膏装进书包。碰巧被妈妈看见了。

“早就让你把这个空牙膏盒扔掉，整天宝贝似地拿着，还要带到学校去。”妈妈让梁冰把皮皮鲁牙膏从书包里拿出来。

“老师让带的。”梁冰撒谎。老师经常会让学生带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去上学，比如白菜根啦，新长出的柳树叶啦。老师让带什么，家长就得到处找什么。

妈妈摇摇头：“真怕你们老师有一天会让你们带一颗人的心脏去。”

梁冰这一天上课都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他满脑子就想皮皮鲁牙膏如何大战那几个初中生。

放学路上，梁冰远远的就看见了那几个拦截他的初中生。他们坐在路旁的石栏上，其中一个还叼着香烟。

“你准备好了吗？”梁冰问书包里的皮皮鲁牙膏。

“准备好了，你就大胆走过去吧，想对他们说什么就说什么，别怕。”皮皮鲁牙膏说。

梁冰走到那几个小子面前。

“给大哥送钱来了？”三个初中生中的一个卷头发说。

“大哥还等着去玩游戏机呢，快把钱交出来。”另一个瘦子说。

“没带。”梁冰说。

“你说什么？”一个皮肤黑极了的瞪着眼珠大吼一声。

“我说没带！”梁冰重复了一遍。

三个小子对视了一下，卷毛说：

“我来收拾他。”

卷毛站起来，一步步朝梁冰走过去。

梁冰打开书包，拿出皮皮鲁牙膏。

卷毛站住了，他不明白面前这个小學生拿牙膏干什么。

“你们最好让我过去，不然这盒皮皮鲁牙膏不会轻饶你们。”梁冰托着皮皮鲁牙膏说。

三个初中生看到这个小学生拿着一盒皮皮鲁牙膏吓唬他们，感到十分好笑。

卷毛飞起一脚，朝梁冰托皮皮鲁牙膏的那只手踢去。

就在卷毛的脚踢到梁冰的手的一瞬间，卷毛摔倒了。

梁冰哈哈大笑。

卷毛急了，他从地上爬起来，朝梁冰扑过去。

皮皮鲁牙膏升到空中。

卷毛看见皮皮鲁牙膏悬空停在空中，没有任何支撑物，他站住了。

“你们最好别再干抢钱这种事了，它是飞碟，它会教训你们的。”梁冰指着空中的皮皮鲁牙膏对几个初中生说。

“他这是魔术，小把戏，一个破牙膏盒，什么飞碟，鬼才相信。”黑小子从地上抄起一根木棍，抡起来打悬在空中的皮皮鲁牙膏。

皮皮鲁牙膏开始自卫，她让黑小子手中的木棍着了火。

黑小子慌忙扔掉着火的木棍，他捡起一块砖头朝皮皮鲁牙膏砸过去。

那砖头非常奇怪地掉转飞行方向，砸在黑小子的脚面上。

“别打了，它是外星飞碟。”梁冰劝那几个初中生。

初中生们无论如何不相信皮皮鲁牙膏是什么外星飞碟，他们凑在一起商量。

“咱们要是能得到这盒皮皮鲁牙膏就好了。”卷毛说。

“它好像真有点儿神力。”黑小子一边揉被砸疼了的脚一边说。

“得来点儿计谋。”瘦子的体重和他的人生一样没份量。

梁冰不想理他们了，他招呼皮皮鲁牙膏回家。

“别走，咱们商量点儿事。”瘦子小心翼翼地对梁冰说。

“你喜欢玩游戏机吗？”瘦子笑咪咪地问梁冰。

“喜欢。”梁冰回答。

“跟我们一起去看前边那家游戏机厅玩吧。”瘦子认为皮皮鲁牙膏一定能不花钱就弄到很多游戏机专用币。

“不想和你们一起玩。”梁冰讨厌这几个初中生。

有的人生像酿酒，时间越长，越香醇。有的人

生像积水，时间越长，越浑浊。

梁冰觉得这几个初中生的生命越活越浑浊，他不理会瘦子的纠缠，冲天上的皮皮鲁牙膏招招手。

皮皮鲁牙膏在梁冰的手掌上着陆了，说时迟，那时快，三个初中生突然朝梁冰扑过来，他们要抢皮皮鲁牙膏。

皮皮鲁牙膏反应极快，只见它脱离梁冰的手掌同三个坏小子同时搏斗。皮皮鲁牙膏四面树敌，八面威风。

一阵警笛声划破天空。

梁冰回头一看，两名巡警跑过来。

巡警认定这是一场斗殴，他们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了三个初中生和梁冰。

皮皮鲁牙膏回到了梁冰手上。

“怎么回事？”一名巡警严厉地问。

“他使用魔法打我们。”瘦子恶人先告状，指着梁冰对巡警说。

“魔法？”巡警不明白。

“就是他手里的那盒牙膏。”卷头发说。

“牙膏？什么牙膏？”巡警纳闷。

“是他们截我，向我要钱。”梁冰反驳。

“胡说，你把我们打成这样，还说我们抢你的钱！”黑小子指着自已脸上的伤给巡警看。

皮皮鲁牙膏确实把这三个小子打得不轻，脸上红一块紫一块。

“你为什么打人？”巡警问梁冰。他看到梁冰身

上秋毫无损。

“我没打，是他们抢我的钱。我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三个人？”梁冰为自己辩解。

两名巡警也认为梁冰不可能打得过三个比他大的男孩子。

“他怎么可能打得过你们？”一位巡警手按在警棍上问黑小子。

“他手里那盒牙膏有魔法。”卷毛说。

一位巡警从梁冰手里拿过皮皮鲁牙膏，打开看，只是一个空牙膏盒。

“这牙膏盒能有什么魔法？别胡说了。”巡警瞪了卷毛一眼。

“都跟我们走一趟。”另一位巡警严厉地说。

经过审查，三名初中生因犯抢劫罪遭到了处罚。

晚上，皮皮鲁牙膏和梁冰聊天。

“人都挺喜欢钱？”皮皮鲁牙膏问。

“对。不过应该通过自己的劳动挣钱，不能拿不属于自己的钱。”梁冰说。

“我能把石头变成金子。”皮皮鲁牙膏说。

梁冰大吃一惊。

第3集

“你真的能点石成金？”梁冰不信，他觉得皮皮鲁牙膏在吹牛。

“你找一块儿石头塞进来试试。”皮皮鲁牙膏说。

天已经黑了，梁冰在这个时间离开家下楼是不可以的，但他实在抑制不住做点石成金试验的诱惑。

梁冰轻轻打开自己房间的门，他避开爸爸妈妈的视线，蹑手蹑脚离开家下楼找石头。

敏感的妈妈发现儿子的蹊跷行为，她没喊住儿子，而是和丈夫一起趴在窗户上往楼下看，看儿子下楼干什么。

梁冰捡了两块鹌鹑蛋大小的石头子，他悄悄潜回自己的房间。

“你把石头放进来吧。”皮皮鲁牙膏说。

梁冰打开皮皮鲁牙膏盒，将两颗小石头放进去，然后把牙膏盒关上。

“两分钟后你再打开。”皮皮鲁牙膏说。

梁冰看表。

两分钟过去了。梁冰打开皮皮鲁牙膏盒，从里边掉出来两颗小金球。

“真的把石头变成金子了。”梁冰愣了。

这时，房间门被推开了，爸爸和妈妈一起走进来。他们要查看儿子下楼捡了什么。

当爸爸和妈妈看到儿子手中拿着的是金子，他们呆了。

“哪儿来的？”爸爸问。

妈妈拿过金子，经过初步鉴定，是24K黄金，她还从未见过这么重的金子。

“捡……的……”梁冰不知如何回答。

“捡的？”爸爸皱起眉头，“你从窗户上看到楼下

的地上有金子？这么黑的天，咱们家又住8层。”

几乎所有父母发现孩子手中有不明来源的钱财时都如临大敌。

“你必须说实话。”妈妈的态度也强硬起来。

“真的是捡的。”梁冰镇静了一下，认为自己没有撒谎。

爸爸和妈妈对视，表情像探监。

“如果你们不信，我可以下楼再捡几块金子。”梁冰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不得不这么说。

钱这东西很怪。自己挣的，越多越光荣。拿别人的，越多越卑鄙。钱能使人成为英雄，也能使人成为罪犯。

“你去再给我捡一块。”爸爸接受儿子的挑战。

梁冰拿起皮皮鲁牙膏盒，再次下楼。

爸爸妈妈没有跟下去，他们根本不信儿子能再捡一块金子上来。

梁冰下楼又捡了一块更大的石头，塞进皮皮鲁牙膏盒。两分钟后，一块更大的金子出现在爸爸妈妈手上。

爸爸和妈妈的眼珠竞赛似地往大了瞪。

“到底是哪儿来的？”爸爸厉声问。

“捡的。”梁冰不改口。

妈妈注意到了儿子手中的皮皮鲁牙膏。

“你拿皮皮鲁牙膏下楼干什么？”妈妈问儿子。

“没……没……干什么……”梁冰有点儿慌，他开始语无伦次。

妈妈从儿子手中拿过皮皮鲁牙膏，打开一看，是空的。

“如果你不说出这几块金子是怎么回事，今天晚上咱们都别睡觉。”爸爸作出决定。

“告诉他们吧。”皮皮鲁牙膏开口说话了，它知道梁冰的爸爸说到做到，如果不把金子的来历弄个水落石出，谁也别想睡觉。

陌生的声音突然出现在只有三个人的屋子里，吓了爸爸妈妈一跳。

“谁在说话？他在哪儿？”妈妈问儿子。

“它说的。”梁冰指指桌上的皮皮鲁牙膏。

“皮皮鲁牙膏会说话？”爸爸根本不信。

“是我说的。”皮皮鲁牙膏证实自己。

爸爸和妈妈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

梁冰把皮皮鲁牙膏如何接收了动画片中的外星飞碟的幅射后也变成了飞碟的事讲给爸爸妈妈听。

爸爸妈妈一脸的迷惘。

“皮皮鲁牙膏盒能点石成金，这些金子是把石头放进去后变的。”梁冰说。

皮皮鲁牙膏从桌子上起飞了，它在屋子里盘旋了几圈儿。

爸爸和妈妈开始相信了。

梁冰又下楼捡回一块石头。

皮皮鲁牙膏当着梁冰爸爸妈妈的面将那石头变成了金子。

“这些金子值多少钱？”妈妈看着桌子上的一堆

金子问丈夫。

“起码值 30 万。”爸爸给金子估价。

“30 万！”妈妈的声带还是头一次说这么大的数。

“咱们怎么办？”爸爸看着妈妈。

全家人的呼吸都开始急促，当他们意识到皮皮鲁牙膏还能给他们变出 300 万 3000 万和 3 亿时，他们的呼吸就更急促了

“咱们不能要这些钱。”妈妈说。

“为什么？”皮皮鲁牙膏问。

“不是我们劳动挣来的，我们不要。”爸爸支持妈妈。

“对，不要。”梁冰表态，尽管他早就想买一台高档的电视游戏机，一直未能如愿。

皮皮鲁牙膏觉得梁冰一家人就是金子。

“刚才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一个山区很穷，那儿的孩子上不了学，没有学校。”爸爸说。

“把金子捐到那儿去盖一所学校。”妈妈提议。

“同意。”梁冰举手。

第二天，爸爸和妈妈将金子兑换成钱，又化名将钱汇给了那个山区所在县的县长，爸爸在汇款单留言上写道：

请用此笔款盖一所学校。

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在饭桌上，妈妈想起了那个山区。

“学校该建好了吧？”妈妈说。

“我去看看。”皮皮鲁牙膏说。

“快去快回。”梁冰说。

皮皮鲁牙膏飞出屋子，消失在夜空里。

半个小时后，它回来了。

“怎么样？”梁冰问。

“学校是盖了，但都是草房子。”皮皮鲁牙膏说，“连课桌也没有，学生坐在地上上课。”

“怎么可能？那钱足够盖一座带游泳池的学校。”爸爸大声说。

“我查了，咱们寄去的钱，被那县长扣了百分之八十。”皮皮鲁牙膏说。

“他用这钱干什么了？”妈妈问。

“买了一辆高级轿车，剩下的都吃了。”皮皮鲁牙膏说。

“啊？！”梁冰全家瞠目结舌。

“我发现，越穷的地方的官越富。”皮皮鲁牙膏说。

“应该教训他一下。”爸爸说。

“我去。”皮皮鲁牙膏自告奋勇。

“你准备怎么办？”梁冰问皮皮鲁牙膏。

皮皮鲁牙膏和梁冰耳语。

“你可真够损的。”梁冰捂着肚子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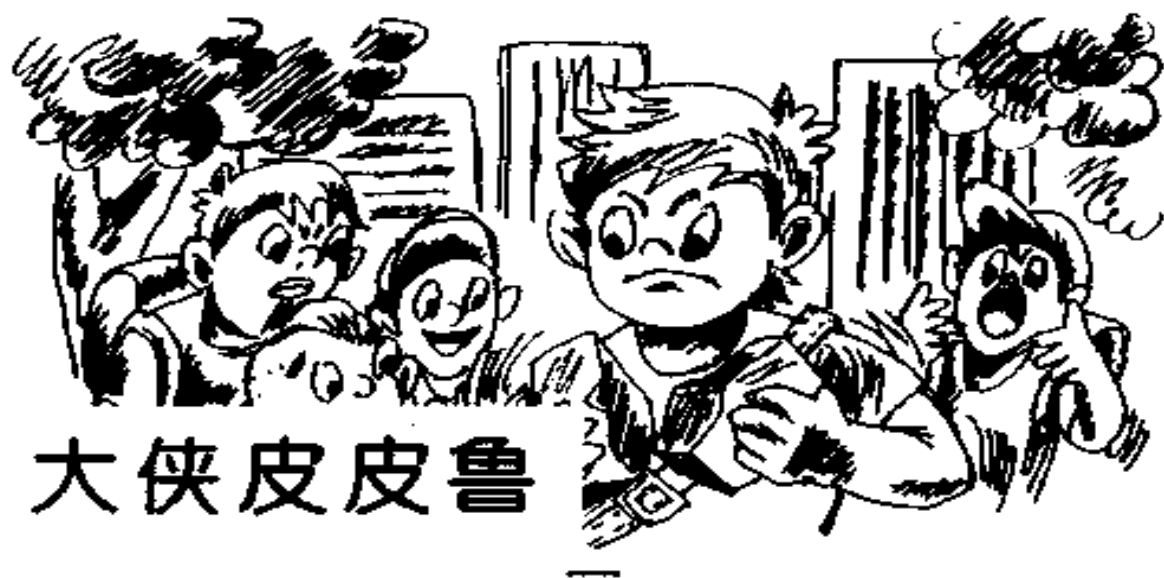
爸爸和妈妈很想知道皮皮鲁牙膏的行动计划，可梁冰和皮皮鲁牙膏就是不说。

皮皮鲁牙膏这次出行的经历可以称得上是历险记，写100集电视连续剧都用不完。

那县长运气太差。

不过，心术不正的人，最终没一个运气好的。





大侠皮皮鲁

这天下午放学后，皮皮鲁刚走出校门，七八个低年级小同学围住了他。他们好像是专门在等皮皮鲁。

“什么事？”皮皮鲁对比他年级低的同学从来都很客气。

“我们……”

“其实……”

小同学推来推去，谁也不敢先说。

“说吧。”皮皮鲁催问。

“就是……”一个小同学鼓了鼓勇气，“高年级的大同学老在回家的路上截我们，欺负我们。嗯……我们听说您办法多，我们想请您帮帮我们，行吗？”

皮皮鲁还是头一次听人家称呼他“您”。他觉得，这些小同学把他当大人看了。得，义不容辞！

“行，我送你们回家！”皮皮鲁拿出拔刀相助的骑士派头，一口答应了。

“噢——”小同学们欢呼起来，簇拥着皮皮鲁朝前走去。他们刚来这所学校上学时，就听说本校有

个名扬四海的皮皮鲁。现在，皮皮鲁亲自给他们当保镖，他们不怕那些高年级学生了。

皮皮鲁觉得自己是大侠，正去主持正义，“杀富济贫”。唯一遗憾的是胯下没有坐骑。

“您看，他们在那儿！”一个小同学告诉皮皮鲁。

皮皮鲁看见前方有十几个高年级的学生一字排开横在路中间，个个头上戴着用树枝编成的帽子，手里拿着棍子。

皮皮鲁这才从遐想中清醒过来，他站住了。对面是十几个高年级同学，而他——皮皮鲁，才上四年级。实力相差太悬殊了！怎么办？去学校叫老师？皮皮鲁从来不干这种事。硬着头皮迎上去？只有傻瓜才这么做。告诉他们别欺负低年级同学？皮皮鲁最讨厌讲大道理。那怎么办？

皮皮鲁这才明白没有大侠的本事是当不了大侠的。

“咱们迷惑他们一下，怎么样？”皮皮鲁说。

“听您的。”小同学们无比信任皮皮鲁。

“跟我跑！”皮皮鲁说完朝路边的草地跑去，小同学们跟在后边。皮皮鲁是想绕道回家。

“追！”高年级的学生们反应过来后，从后边追上来。

皮皮鲁带着小同学拼命跑，他觉得这真是奇耻大辱。他们总算摆脱了高年级学生的追击。

“这就叫迷惑吗？”一个小同学气喘吁吁地问。

“明天放学时你们还在门口等我！”皮皮鲁没有

回答这个小同学的问题。他在心里发誓明天一定要挽回面子。

“我要是会武术就好了。”皮皮鲁想。

二

回到家里，皮皮鲁连作业也不写了，他坐在桌前，用手劈桌面，嘴里还发出“嗨！嗨！”的声音。哎，可惜来不及了，要想一天练出劈砖的功夫，不太容易。

皮皮鲁忽然想起了家里的高压锅，他眼睛一亮：妈妈用它能把排骨都煮软了！有办法了。

皮皮鲁找来一块砖头，放进高压锅里，他又往锅里倒了些水，然后点着煤气炉。

高压锅喷气了。一小时后，皮皮鲁打开高压锅，看上去砖头还是老样子。皮皮鲁把砖头拿出来，用力一捏，软的！他接着用手掌一劈，砖头两半了！哈，成功了。

皮皮鲁又找来一块砖头，再加上一个鹅卵石，一起放进高压锅蒸起来。

三

第二天放学时，小同学们在门口等皮皮鲁。

“今天最好别迷惑他们，教训教训他们！”一个小同学对皮皮鲁说。他们觉得“迷惑”太累。

“没问题！”皮皮鲁毫不犹豫，“开拔！”

那几个高年级学生还像昨天一样横在路中间，他们就喜欢拿不是对手的人当对手，摆摆大侠的威风。

“请让开！”皮皮鲁一拱手，对他们不客气地说。

“胆子不小，谁上？”高年级学生的头儿问部下。

“慢着！”皮皮鲁从书包里掏出经过高压处理的砖头，“你们的头硬还是这砖头硬？”

高年级学生们一时说不出话来。

只见皮皮鲁左手擎砖，右手横劈过去，嘴里发出震天的“嗨”声。手到砖断。

高年级学生们愣了，大眼瞪小眼。

皮皮鲁又从书包掏出鹅卵石，握在手中，只见他“啊”的一声，鹅卵石粉碎了。

“谁来打？”皮皮鲁拍拍手上的粉末。

没人吭气。

“告诉你们，以后想欺负低年级同学，先把头练得比砖头硬了再说！”皮皮鲁说完一挥手，大摇大摆地领着小同学沿着大路扬长而去，连头也不回。

四

皮皮鲁能劈砖。这消息立即传遍了全校。爱欺负小同学的高年级学生怕他了，真怕。

高年级学生欺负小同学的现象一直没有杜绝，学校为此很伤脑筋。皮皮鲁劈了一块砖，解决了。

后 记

我写了 22 年童话,大约有 700 万字。你看到的这本《皮皮鲁传》和《鲁西西传》只是我的作品中很少的一部分,可以说是“沧海一粟”。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和大灰狼罗克是我的作品中的 5 个主要人物。我的所有已经写出的童话作品,都收入了《郑渊洁童话全集》(30 卷)。如果你还想知道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和大灰狼罗克更多的故事,应该设法得到 30 卷《郑渊洁童话全集》。这些年,我的作品一出版,往往被盗版。为了打击盗版,购买《郑渊洁童话全集》的方法只有一个:向北京郑渊洁少儿用品开发有限公司邮购。除此之外,在任何地方通过任何方法买到的《郑渊洁童话全集》都必然是盗版。邮购地址为:北京 7801 信箱郑渊洁少儿用品开发有限公司,邮编:100078。每卷邮购价 17 元。咨询电话:(010)89357011。网址:WWW.ZHYJ.COM。

我新写的童话作品,都刊登在我的童话专刊《童话大王》月刊上。《童话大王》月刊在邮局订阅和发行。每月中旬邮局和书摊上会有零售。也可以到邮局订阅,订阅代号 22-89。

希望我的作品带给你欢乐。永远。

郑渊洁